

台兒莊會戰

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

後編：自七七事變至抗戰勝利

國史館印行

編輯例言

一、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繼淪陷，至二十七年春，日軍企圖打通津浦鐵路，爭取徐海軍事要地，以貫通南北戰場，便利爾後作戰。乃以華中日軍於攻取南京前後，以一部向江北進出；同時以華北之敵，抽調精銳，集結主力，沿津浦線南下，另以一路從青島進攻臨沂，圖在津浦線會師徐州。我除對津浦南段以攻為守外，遂調集有力部隊，於津浦鐵路徐州地區佈署反擊作戰，以粉碎日軍企圖，由是震鑠中外的台兒莊會戰於焉開始。

二、台兒莊會戰，國軍以劣勢裝備對抗絕對優勢的日軍，而贏得我國自七七抗戰以來第一次大捷，意義重大，故特彙輯有關此次會戰史料，以為紀念。

三、本輯之取材係就本館特藏檔案、圖書及各報章雜誌所刊佈之有關文獻史料，予以原文輯錄，文末並註明其出處。



四、本輯蒐編中，曾分訪參與此次會戰各將校，作歷史口述，所獲資料，彌足珍貴，謹此誌謝。惟惜當年參戰人員已星散凋零，對當時作戰史實頗難蒐輯完整，誠為憾事。

五、本輯內容，疏漏遺珠，在所難免，今後若續有發現，當逐步充實，俾供研史者參考。



照

片



(圖一) 蔣委員長於戰地指示作戰機宜



(圖二) 第五戰區高級幹部軍事會議：左起張仲直、
高松元、劉汝明、王鳴詔、郭懔、湯恩伯、
孫連仲、李宗仁、張自忠、黃琪翔、韋永成





(圖三) 孫連仲於台兒莊戰火緊急時與第三十軍軍長
田鎮南(中)及師長池峯城(右)合攝



(圖四) 以重大代價奪回之台兒莊城堡，國軍士兵正將
青天白日旗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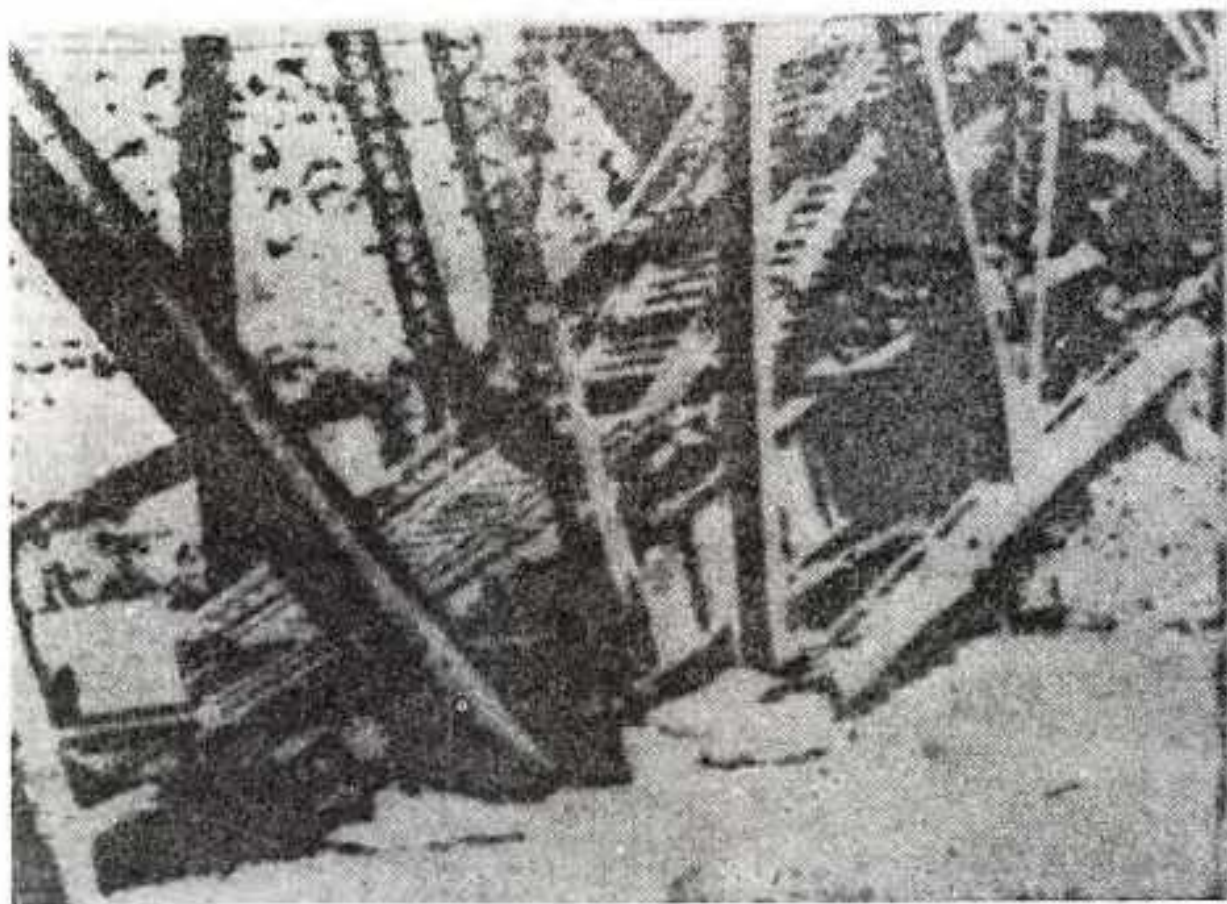
(圖五) 台兒莊車站一角



(圖六) 台兒莊大捷國軍乘勝猛攻殘敵



(圖七) 台兒莊一役，共殲敵三萬餘人，當敵敗時，倉皇北潰，並將台兒莊車站附近鐵橋炸斷，使我軍不能銜尾追擊，圖為該橋被炸燬形狀。



(圖八) 台兒莊戰役我軍士兵之英姿



(圖九)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



(圖十一) 第八十五軍軍長王仲廉



(圖十) 第二十軍團軍團長湯恩伯



(圖十二) 第五十二軍軍長閻麟徵



(圖十三) 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震



(圖十五) 第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



(圖十四) 接替韓復榘代理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孫桐萱



(圖十六) 第三十軍三十一師師長池峯城



日本軍方面



(圖十九) 華中派遣軍司令官
畑俊六中將



(圖十七) 華北方面軍司令官
西尾壽造大將



(圖二十) 第十師團師團長
磯谷廉介中將



(圖十八) 第十六師團長
中島今朝吾中將



(圖廿一)
第十四師團長土肥原賢二中將



(圖廿二)
第五師團師團長板垣征四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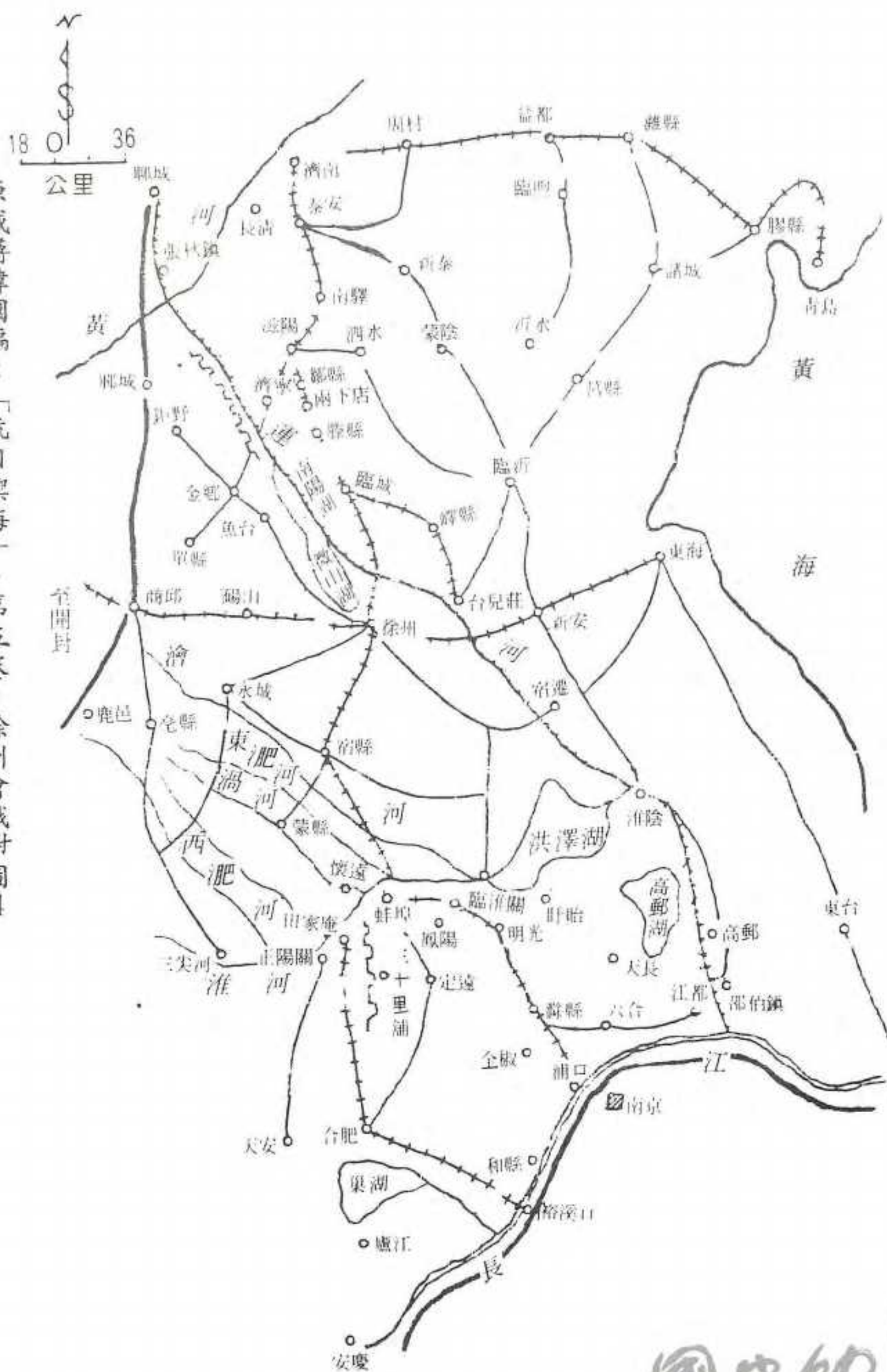


照片來源

- (1) 原載蔣緯國編「抗日禦侮」第三部，第五卷。
(2) — (5)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四期。
(6) 同(1)
(7) 原載香港「華字日報」，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8) — (16) 同(2)
(17) — (21) 同(1)
(22) 同(2)

台兒莊會戰地理位置概見圖

原載蔣緯國編：「抗日禦侮」，第五卷，徐州會戰附圖4



台兒莊會戰 目錄

編輯例言

照片

台兒莊會戰地理位置概見圖

壹：蔣委員長勗勉台兒莊會戰將士電令五則

貳：津浦南段戰鬥狀況：

一、淮河左岸戰鬥……………七

二、定遠附近戰鬥……………二三

叁：津浦北段戰鬥狀況

一、濟寧汶上戰鬥……………二九

二、鄒縣滕縣附近戰鬥……………三二



肆：臨沂附近戰鬥狀況

伍：台兒莊之戰。

陸：追擊戰——嶧縣東南地區之追擊

柒：有關輿論及報導

一、由徐州赴淮河前線視察經過·····	中央社記者·····	九五
二、臨沂殲滅戰·····	曹仲植·····	九八
三、台兒莊殲敵記·····	蒼岑·····	一〇二
四、台兒莊大勝之意義·····	華字日報社論·····	一〇五
五、台兒莊收復後視察記·····	中央社記者·····	一〇八
六、暢論台兒莊殲敵情況·····	陳誠·····	一一〇
七、台兒莊殲滅暴敵血戰的一幕·····	惜夢·····	一一八
八、台兒莊·····	馮玉祥·····	一二二
九、外報論我台兒莊大捷·····	·····	一二三



十、慰問台兒莊……………	長	江	一二四
十一、台兒莊喋血旬日記……………	李壯士	士	一三一
十二、台兒莊血戰故事……………	長	江	一三三
十三、魯南戰地巡禮……………	定	芬	一三六
十四、魯南二次會戰的認識……………	漢口大公報社評		一四一
十五、中大戰地服務團陳組長與前線運返之傷兵談話……………	陳璇珍	珍	一四四
十六、台兒莊殲敵記……………	斛	泉	一四七

捌：有關論述及追憶

一、台兒莊之戰……………	黎東方	方	一五三
二、台兒莊戰鬥與徐州會戰……………	何應欽	欽	一八三
三、台兒莊會戰……………	孫連仲	仲	一八六
四、徐州會戰……………	孫連仲	仲	一八七
五、我軍大捷台兒莊……………	羅毓鳳	鳳	一八九
六、台兒莊戰役的回憶……………	王仲廉	廉	一九五
七、滕縣之役……………	孫震	震	二〇七



八、徐州會戰與台兒莊大捷·····	李品仙·····二二〇
九、台兒莊會戰——錄音訪問·····	石覺·····二二八
十、台兒莊會戰實錄·····	侯象麟·····二二三
十一、台兒莊會戰——錄音訪問·····	王毓文·····二四三
十二、台兒莊會戰·····	苟吉堂·····二四三
十三、台兒莊大捷憶往·····	蕭自誠·····二八〇
十四、台兒莊戰役紀念碑·····	王化宇·····二八四
十五、張自忠將軍與台兒莊大捷·····	譚世麟·····二八六
十六、台兒莊會戰——錄音訪問·····	黃輝亞·····二九九
十七、台兒莊會戰——錄音訪問·····	隋兆善·····三〇一
十八、參加「台兒莊之役」·····	劉守元·····三〇四

玖：台兒莊之役日本檔案

洪桂己

拾：台兒莊會戰大事紀要



壹：蔣委員長勗勉台兒莊會戰將士電令五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蔣委員長電令 (一)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對第四十軍、五十九軍之指示)

臨沂捷報頻傳，殊堪嘉尚，仍希督勵所部，確切協同，包圍敵人於戰場附近而殲滅之，如敵脫逸，須跟踪猛追，開作戰以來之殲敵新紀錄，藉振國軍之氣勢，有厚望焉。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一一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蔣委員長電令 (二)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林蔚次長轉)

台兒莊屏障徐海，關係第二期作戰至鉅，故以第二集團軍全力保守，卽有一兵一卒，亦須本犧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全體官兵應加重懲，卽李長官、白副參謀總長、林次長亦有處分。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三)，頁一五一—一五二)



蔣委員長電令 (三)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時一元電)

臨嶧台韓間之敵，經我軍連續猛攻殲滅過半，其退路斷絕，增援無望，尙作最後之掙扎。臨沂方面之敵，苦戰之餘，放棄戰場，竟分兵向台兒莊轉進；淮南之敵，不顧側背危險，向蚌淮集結；晉南豫北之敵，不惜放棄既得地區，抽出兵力，以圖策應，均足證明敵人對於魯南會戰之重視，及其危殆之程度。仰我英勇將士，其各認清本會戰之重要性，並我軍將獲全勝之現狀，嚴令所屬作最大之努力，爲戰略上適切之協同，促成絕對的勝利；以利全局，發揚國威，有厚望焉！

(原載苟吉堂編：「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記實」，頁七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蔣委員長電令 (四)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七日)

「各戰區司令長官、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報館、並轉全體將士、全國同胞公鑒：軍興以來，失地數省，國府播遷，將士犧牲之烈，同胞受禍之重，創鉅痛深，至慘極酷，溯往思來，祇有悚惕。此次台兒莊之捷，幸賴我前方將士之不惜犧牲，後方同胞之共同奮鬥，乃獲此初步之勝利，不過聊慰八閱月來全國之期望，稍弭我民族所受之憂患與痛苦，決不足以言慶祝。來日方長，艱難未已，凡我全體同胞，與全體袍澤，處此時機，更應力戒矜誇，時加警惕，唯能聞勝而不驕，始能遇挫而不餒，務當兢兢業業，再接再厲，從戰局之久遠上着眼，堅毅沉着，竭盡責任，忍勞耐苦，奮鬥到底，以完成抗戰之使命，求得最後之勝利，幸體此旨，共相勉勵為盼。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七日。」

(原載四月八日，香港華字日報)



蔣委員長電令要旨 (五)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八日(侍秘鄂電)對第二十軍團之指示)

台兒莊勝利，敵寇就殲，軍心丕振，爲我最後勝利之開始，我將士奮勇犧牲，致此戰役堪爲我民族戰史上留光榮一頁，披閱捷報，殊深感慰，惟有再接再厲，勿以初步勝利而驕矜，務當倍矢勤勞，益加惕厲，努力繼續追擊，克竟全功。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三)，頁一五九)



貳：津浦南段戰鬥狀況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五日至二十一日)



貳：津浦南段戰鬥狀況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華中之敵攻陷南京前後，以一部向江北進出，同時華北之敵渡黃河陷濟南繼續南進，似有打通津浦線連貫南北戰場之企圖。當時津浦南段之作戰，由第五戰區李品仙副司令長官統一指導。迄二十七年一月十八日明光失守，三十日池河鎮被突破，二月一日定遠、臨淮關，二日蚌埠、懷遠、鳳陽，相繼失守，第三十一軍退守洛河、蘆橋鎮之線。五日敵強行渡河，侵佔懷遠北岸之小街及蚌埠北岸之小蚌埠，第五十一軍退守湖溝集、蘄縣集一帶陣地，十三日第五十九軍到達固鎮以南地區增援。此時我第三十一軍及第七軍圍攻定遠、上窰、考城之敵，先後克復上窰、新城口，於是侵入淮河北岸之敵，大部回援淮南，第五十九軍乘機反攻，恢復淮河北岸原陣地，旋以津浦北段情況轉緊，第五十九軍奉命北調臨城，淮河左岸仍由第五十一軍固守，第七軍在老人倉向池河鎮、定遠反攻，敵一部被我牽制於該方面，淮河正面遂成對峙之狀態。

淮河兩岸地形

淮河水深流急，爲中國四大名川之一。淮北地勢平坦開闊，均屬旱田，淮南多屬水田，乃華中、華北之天然境界。淮南之池河、小溪河，淮北之澥河、濇河、淝、渦、茨等水，均注匯於淮，惟二十七年

春，天旱水淺，徒涉場甚多，除渦河以外，均不成大障礙。交通有津浦鐵路、宿蒙、宿懷、宿臨、蚌懷諸公路，及其他鄉村牛車道，因地形平坦，破壞困難，修復及繞道容易。二月間，平均溫度為攝氏四十四度，恆風為北風，風速平均每秒三米，日出七時零五分，日沒十八時零八分。

一、淮河左岸戰鬥（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五日至二月二十日）

（一）淮河左岸防禦（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五日至十一日）

截至二月一日止，判斷津浦南段之敵，計有第十三、第十六師團及獨立野戰重砲兵一聯隊，戰車二十餘輛、裝甲車五、六十輛，在懷遠方面有敵二千餘人，蚌埠方面約兩個聯隊，臨淮關方面約三個聯隊。

當時第五十一軍之第一一四師，受第三十一軍指揮，在淮河左岸構築工事。

第五戰區李司令長官遵 最高統帥電令要旨，為確保淮北、收復懷遠、鞏固淮西起見，即令在碭山待命之第五十一軍，全部移淮河左岸，歸李品仙副司令長官指揮，二月四日，第五十一軍到達淮河北岸集結完畢，並奉命令要旨如左：

一、第一一四師歸還第五十一軍建制。

二、鐵甲車第八中隊、安徽保安第二團，改歸于學忠兼軍長指揮。



三、第五十一軍先驅逐侵入懷遠之敵後，於淮河左岸佔領陣地，極力拒止右岸之敵渡河，並與第三十一軍互取連絡，相機進出淮河右岸游擊。

四、作戰地境，第三十一軍與第五十一軍間，新城口以下，沿淮河之線（淮河左岸屬第五十一軍）。

二月五日，于學忠兼軍長基於右令即分別令砲兵第一營及安徽保安第二團歸第一一三師指揮，軍砲兵營歸第一一四師指揮，並策定淮河左岸防禦計畫要旨如次：

一、第一一三師第三三九旅附騎兵一連（欠一班）、工兵第一連（欠一排），在龜山頭、小街亘西趙家（不含）之線佔領陣地，砲兵第一營（欠一連）在蘇集佔領陣地，重點置於右後——齊郢、魏郢附近，相機進佔懷遠縣城，並在朱家崗亘徐大崗（不含）之線佔領支援陣地。

第三三七旅附工兵一連（欠一排）在西趙家、小蚌埠、西門渡（不含）之線佔領陣地，砲兵第二連在太平崗佔領陣地，重點置於鐵路西側——梅橋、曹臺子、馮咀子地區，並在徐大崗亘太山廟之線佔領支援陣地。

師部及直屬部隊位置於曹老集附近。

保安第二團在沙溝集附近集結待命。

二、第一一四師第三四〇旅附騎兵一排在黃家咀（不含）臨淮關、毛灘集之線佔領陣地，重點置於西營子、年家廟一帶，並以一部對新集、姚官集等處警戒。

第三四二旅在西門渡、沫河口、黃家咀之線佔領陣地，重點置於王莊、吳家湖一帶，兩旅並在民陳

家、路家廟、郭家、沫河口之線構築東向側面陣地。

軍砲兵營（欠第二連）由該師直接指揮，在大莊口、孫家塘附近佔領陣地。

師部及直屬部隊位於大蔣家附近。

三、軍部及直屬部隊在固鎮附近。

第五十一軍淮河左岸防禦戰鬪，於五日開始，小蚌埠之爭奪激烈，一度將敵擊退淮河右岸，旋敵挾飛機、砲火之優勢，再行強渡，經堅強抵抗，予以重大打擊後，於十一日即向北轉進，茲將敵軍狀況及各師戰鬪分述如左：

二月五日至七日之敵軍狀況

第一一三師當面：懷遠、蚌埠方面之敵，五日以來，連日集中砲兵向龜山頭、仙河街、小蚌埠、吳小街陣地猛烈轟擊，掩護敵軍木筏、民船強渡淮河、渦河，均被擊退。據報懷遠方面，連日敵載重汽車數十輛，滿載軍運頻繁，往返蚌埠、懷遠間，裝甲車、戰車不時在蚌埠、懷遠公路上來往，渦河蘆葦已被敵焚燒無餘，沿河船隻亦被搜集殆盡，懷遠東門外塗山、荊山爲敵砲兵陣地，進駐懷遠之敵，爲第九師團及鈴木旅團。蚌埠方面，有步騎聯合之敵六、七百名，馱馬百餘匹，六日由鳳陽進入蚌埠，蚌埠機場時有敵機降落，連日小蚌埠，司台子陣地上空，敵機偵察投彈。

第一一四師當面：五日，第三四二旅將小蚌埠、西門渡間防務交由第一一三師之第三三七旅接替完竣，各部遵照命令分別部署，連日長淮集與霸王城之敵，集中砲兵向王家渡、頭鋪、尤家巷陣地射擊，



企圖掩護步兵由長淮集、臨淮關右岸施行強渡，均經擊退，七日晨，敵機、砲火不斷向守軍轟擊，正午，敵機二十餘架，由五河方面沿淮河西飛，曾在頭鋪、二鋪上空盤旋偵察，並發見敵步兵五、六百名、騎兵二百餘人、砲六門、汽車三十餘輛、戰車四十餘輛，由大、小溪河附近向臨淮關方面急進。

至此，第五十一軍綜合連日各部敵情，判斷敵似有作威力搜索，爲強渡淮河、渦河之準備，當即嚴令守軍加強陣地工事，竭力防止敵人渡河，並悉第五十九軍於七日由徐州鐵道輸送增援，惟在該軍未到達前，第五十一軍當面戰爭益趨激烈。

二月八日至十一日之戰鬥經過

第一一三師對小蚌埠之爭奪

八日拂曉，懷遠、臨淮關及門台子方面敵人，均向蚌埠移動，九時三十分向龜山頭、小街砲擊，十一時敵機飛臨陣地上空偵察，旋有敵轟炸機二十四架在小蚌埠陣地上空猛烈轟炸，損失頗大，十七時敵砲兵亦向小蚌埠一帶集中射擊，澈夜未停，有三、四百名之敵施行強渡，經第六七三團奮戰擊退；二十時許，敵約五、六百名由蚌埠、船塘，利用民船、汽艇、木筏等作第二次強渡，該團第三營已增援前線，乘其半渡予以猛擊，溺敵無算，登岸者完全殲滅，斯時周光烈師長爲再度阻敵，遂將師預備隊之第六七四團（欠一營）推進雙墩附近，準備增援，令砲兵營第一連速向太平崗推進，直接支援第一線；二十一時，敵用裝甲汽車、戰車四十餘輛橫列堤上，燈盡啓，砲齊發，更番猛轟，敵七、八百名乘汽艇、木筏作第三次強渡，瞬時小蚌埠已半爲敵佔有。周師長立以電話令第三三七旅竇希哲旅長率所部速行恢復

攻擊，縱全部犧牲亦所不惜。竇旅長奉命後，即令第六七三團速行反攻，第六七四團抽派一營推進至蘇台子準備策應，並親率預備隊至吳台子督戰，第六七三團梁忠武團長更身先士卒，全線士氣振奮，經反復衝殺，激戰至九日一時，卒將小蚌埠完全收復。

九日拂曉，敵以重砲及飛機二十餘架交互轟擊，蚌埠之敵仍作繼續強渡準備，周師長爲策小蚌埠安全，於十二時下達變更部署命令，第三三九旅奉令陣地左翼延伸至山陽寺，該旅長以爲陣地守兵向左延伸，側敵行動，易受損害，乃以第六七八團第三營迅速接替西趙家、山陽寺陣地，另以第六七七團第三營推進至徐大崗附近，第三三七旅遂以第六七四團接替鐵路西側小蚌埠亘山陽寺間陣地，整日隔河對戰，黃昏後，敵利用夜暗，藉砲火掩護，約五、六百名之敵偷渡進攻未逞，其後續部隊相繼強渡，經新銳守兵浴血力拒，俱被擊退，至登陸之敵，亦盡被殲滅。

十日拂曉，敵以集中砲火及飛機輪番對小蚌埠不斷轟擊，陣地及附近房屋盡成焦土，守軍裹傷迎戰，工事隨修隨燬，敵復利用多數汽艇、木筏強行渡河，蜂擁登岸者約千餘人，守軍奮起反復肉搏，終以連日苦戰，傷亡過重，小蚌埠遂於十時復陷敵手。

周師長以第三三七旅傷亡慘重，遂決心轉用兵力，期對小蚌埠之敵構成包圍態勢，俾使恢復攻擊容易，遂令該二旅調整部署；第三三九旅奉命後，即令第六七八團李玉堂團長率該團第三營及第六七七團第三營速向山陽寺以東地區急進，協助反攻恢復小蚌埠；令配屬該旅之砲兵營（欠一連）以一連迅即向雙墩附近變換陣地，協力對小蚌埠之攻擊。第三三七旅奉令後，即將第六七四團稍事整頓，展開於蘇台



子東西之線，俟第三三九旅增派部隊到達後，即行反攻。

敵佔小蚌埠，即利用殘餘房垣、水塔及舊有工事，築成碉堡式據點，其後續部隊絡繹登岸約二千餘人，至十一時，乘我變更部署之際，曾以一部向我第六七三團主陣地猛撲，孫文彬營長率部與敵反復肉搏四次，全營犧牲甚重，孫營長亦負重傷，陣地一度失陷，梁團長率隊增援逆襲，始將陣地恢復。十三時，第三三九旅兩營已就攻擊位置，遂即協同第三三七旅開始攻擊前進，因地形開闊，敵機及砲火猛烈轟擊，運動困難，損失奇重，薄暮，迫近文昌宮、小蚌埠附近，敵據險頑抗，我官兵則奮不顧身，攀垣肉搏達九小時，第六七七團第九連徐旆鈞連長身先士卒，格鬥負傷，第六七八團第八連王歧連長、第九連王文慶連長、均攀登碉樓陣亡，該團雖因傷亡過重，未能將小蚌埠奪回，然仍在小蚌埠附近與敵堅苦相持。二十時，小蚌埠敵之後續部隊源源增加，周師長鑑於整日攻擊，迄未得手，為挽回戰勢計，遂用電話命令竇、孟兩旅長及張儒彬團長，限二十三時前克復小蚌埠；並令第三三九旅第六七七團派兵一營前往增援，並接替第六七八團李玉堂團長指揮任務。第六七七團張丙南團長率第一營到達後，嚴密部署，步砲協同施行，迄二十一時，竇旅長親至蘇台子督飭第六七四團及第六七三團主力沿鐵路西側向敵進攻，終與敵白刃格鬥，且張儒彬團長身先部曲，督隊突進，直搗市內，與敵發生巷戰，第六七四團第三營常營長身負重傷，同時第六七七團張丙南團長亦已突入文昌宮敵陣線內，斯時我進攻該埠西北兩側進展頗速，第六八四團竟迅速通過街市，進佔河堤一帶陣地，第六七七團一部沿河堤深入市區與敵發生巷戰，反復衝殺，奪取河堤之一部，致傷亡亦重，第一連馬德賢連長肉搏重傷，第二連王奎峯連長巷戰陣



亡，激戰至二十二時，卒將小蚌埠完全克復。此後小蚌埠對岸之敵，澈夜向我砲擊，並搜集船隻木筏準備繼續強渡，臨淮方面亦澈夜砲聲不止。

十一日拂曉，敵仍恃其強烈砲火、飛機、戰車之掩護，強渡進攻，迫近河堤陣地，守軍雖經澈夜之激戰，猶能據險死守，敵復連續猛衝，陣地驟被突破，張儒彬團長親率有力部隊逆襲，反復爭奪達四五次之多，終以張團長身負重傷，士兵殘存無幾，兼以敵飛機、砲火不斷轟擊，連續進攻不已，小蚌埠遂告再陷敵手。十時，第六七四團亦感受敵極大壓迫，始撤至蘇台子東西之線，但小蚌埠東西兩側河堤陣地，仍由第六七七團及第六七三團固守。此時敵雖已渡過淮河，而兩側感受威脅，未敢冒然輕進，竟日在小蚌埠、蘇台子間躊躇，與我相互對峙。

第一一四師臨淮關之戰鬥

八月十七日，敵步兵數十名，在馬城舖對岸用小船偷渡，經守兵擊退。九日晨，牟中珩師長爲策應小蚌埠方面作戰，卽令第三四二旅第六八三團（欠一營）迅速前進，至八達集附近沿淝河佈防，以便支援第一一三師。

十日一時，敵在霸王城附近集中十五榴重砲三十餘門，向臨淮關附近北岸第六八〇團陣地猛擊，掩護其大部步兵施行強渡未逞，六時許，敵砲火益烈，飛機五架亦協同轟炸，以掩護其步兵約一聯隊，利用煙幕，分別由前宣灘、臨淮關、晏公廟各渡口作第二次強渡，經第六八〇團守兵竭力抵抗，斃敵甚衆，卒以敵火力猛烈，守軍犧牲過大，晏公廟對岸陣地已被突破，登岸者約二百餘人，當時因通信被毀斷



絕，迨增援部隊到達，敵已佔領河堤，掩護後續部隊渡河達一營之衆，我援隊又被敵砲火所遮斷，致敵將梅園子、前坡子、郭府窰、曹家牆、新莊等處要點佔領，第六八〇團陳營長率第一連向梅園子逆襲，肉搏數次，營連長均負傷，士兵傷亡亦大，七時許，第二營到達郭府，向新莊攻擊前進。

牟師長以敵大部既已渡河，決以全力將該敵殲滅，恢復原陣地，卽於八時許，令李蔭坡旅長飭第六八三團（欠第二營）迅速集結於二舖、三舖一帶，又令其第二營進至高莊附近，並以第六八四團第一營由黃家咀沿淮河北岸河堤向尤家巷攻擊，統歸第三四〇旅廬先梅旅長指揮，並嚴令原陣地收復，非有命令不得擅退。

廬旅長爲指揮便利計，八時許卽進駐高莊督戰，並令第六七九團（欠第二營）集結於段莊附近，十時四十分，第六八〇團第二營卽與新莊之敵接觸，反復肉搏，卽營長身負重傷，猶督隊猛進，官兵傷亡雖重，仍能浴血猛攻，廬旅長當令第六七九團長率第一、三兩營火速進至前、後段莊附近，並令第六八〇團第三營協助第二營併力向敵攻擊，將其擊退，新莊卽於十二時收復。是時第六八〇團第一營仍與敵激戰，第六七九團（欠第二營）亦到達前、後段莊，遂令第六八〇團第二、三兩營，除留一部固守已克復之新莊外，其餘乘勝續向郭府窰之敵攻擊，廬旅長爲一鼓迅速殲滅該敵恢復原陣地計，卽令第六八〇團第一營固守原陣地，第六七九團（欠一營）火速向前坡子、中坡子、後坡子之敵攻擊，該團駐守西營子之第二營（欠兩連）亦向郭府急進，協同第六八〇團第三營向郭府窰之敵攻擊，十三時，第六八三團第二營到達二舖，卽向尤家巷前進，歸第六八〇團于團長指導，協同該團第一營併力攻擊梅園子之敵，十



四時三十分，各部到達指定位置，第六八四團第一營即由馬城鋪攻擊前進，至前宣灘與敵人接觸，將敵擊退，十五時許佔領前宣灘，扈旅長當即決定攻擊部署如左：

一、第六七九團（欠一營）爲中央隊，擔任主攻，向前坡子、中坡子、後坡子之敵攻擊。

二、第六八〇團李團附指揮該團第一營及第六八三團第二營之一部，爲右翼隊，向曹家牆之敵攻擊，以其主力攻擊梅園子，威脅敵之左側背，並堵擊晏公廟對岸之渡口，阻敵續渡。

三、第六八〇團于團長指揮所部第二、三兩營之各一部，協同第六七九團第二營（欠兩連）爲左翼隊，除留一部固守新莊外，其主力應向郭府窰、後坡子攻擊，以繞擊敵之右側背。

十五時，第六七九團第二營（欠兩連）到達郭府，扈旅長即令全線於十六時三十分總攻，並通知軍砲兵營適時向前坡子、中坡子、後坡子、曹家牆之敵射擊，以掩護步兵攻擊前進；十七時許，第六八三團第二營即與曹家牆之敵接觸，隨將其擊退，曹家牆當即收復，除留一部固守該地外，以主力迅速協同第六八〇團第一營併力進攻梅園子；十七時五十分，第六七九團（欠一營）與前坡子、中坡子之敵接觸，敵利用村落房屋及土牆，並依其周圍水塘爲外壕，頑強抵抗，其砲兵亦行支援射擊，致我進攻部隊傷亡甚重；是時左翼隊各營，亦與郭府窰、後坡子之敵激戰，反復爭奪，失而復得者再，終於十八時將郭府窰佔領，第六八〇團除留一部固守該地向河堤警戒外，遂乘勝以主力繼續向後坡子攻擊，以一部沿河堤向南推進；十九時四十分，右翼隊各營已衝入梅園子村內，與敵發生巷戰，肉搏約四十分，卒將梅園子克復，即向晏公廟對岸之渡口攻擊前進。二十二時許，敵之後續部隊仍繼續強渡，總計渡河之敵，已增



至一聯隊以上兵力。

十一日一時許，第六八四團第一營除留一連於前宣灘外，其餘即增援臨淮關、梅園子，以便令第六八三團第二營集結兵力攻擊晏公廟對岸渡口之敵；一時四十分，第六八〇團第二、三兩營、第六七九團第二營與後坡子之敵激戰，敵傷亡甚大，被迫退至中坡子，我佔領後坡子，即乘勝向中坡子攻擊，扈旅長爲指揮便利計，當令第六八三團第二營歸還建制，由第六八三團黃團長指揮所部兩營向尤家巷推進，並令第六八〇團于團長速至郭府指揮該團之第二、第三兩營及第六七九團第二營；第六七九團（欠一營）與前坡子之敵，自十日十七時五十分激戰至十一日三時五十分仍未停止，官兵與敵肉搏數次，第一營王建忠營長陣亡，第三營汪營長負傷，計傷亡連、排長二十餘員，士兵五百餘人，敵砲火雖熾盛，而各官兵仍堅守陣地未被突破。四時二十分，敵汽車三十餘輛，滿載步兵由西向東輸送，同時復在晏公廟渡口繼續強渡約六、七百人，扈旅長遂於五時二十分命令全線作第二次總攻，六時十分，第一線各部隊均有進展，但至七時許，敵砲復集中火力射擊，並有飛機九架助戰，致我官兵傷亡奇重，繼以敵援兵復增至一千以上，併力猛撲，第六七九團正面忽被突破，不得已撤至黃家東南五百公尺處；八時五十分，敵步兵三百餘人，藉砲火之掩護，由毛灘集強行渡河，經第六八〇團擊斃甚多，但渡過河者仍有二百餘人，我左側頓受威脅。是時官兵不眠不食達兩晝夜，與敵肉搏多在十次以上，士兵傷亡二千餘人，官長傷亡七十餘員，致各部隊掌握困難，加以夜間反復白刃衝鋒，遂成混戰狀態。牟師長不得已，乃令臨淮關北岸及梅園子等處部隊轉移頭鋪、尤家巷、郭府審之線，以資整頓，當各部奉令轉移陣地時，敵步兵猛



烈追擊，砲兵亦行延伸射擊，我第六八四團第二連爲達成掩護任務，全部被敵包圍，壯烈犧牲。

當時師因各部幹部傷亡過重，而敵軍復源源渡河增加，向師正面及左側背猛攻，爲免在敵集中砲火下徒招損失，於十三時，遂令前線各部撤至沫河口至西門渡之線，十七時全線均到達指定位置，整頓收容。

于兼軍長判斷此次渡河北犯之敵，經連日激戰，傷亡必鉅，勢非整頓後難再繼續進攻，當時我第五十九軍已全部到達固鎮附近，並歸于兼軍長指揮，爲掃蕩淮河左岸之敵，遂決心積極整補，以準備爾後之作戰，於十一日二十四時，下達真亥電命令，其要旨如左：

- 一、第五十九軍以一部於固鎮附近佈防，掩護本軍轉移。
- 二、第一一三師酌派一團於曹老集附近佔領陣地，掩護全線轉移，候兩師通過後，歸還建制。
- 三、第一一三師（附砲兵第一團之一營）主力於十二日一時，經三官廟、蘇莊、向何集附近轉進待命。
- 四、第一一四師（附軍砲兵營）於十二日一時，經王莊、仁和集、向新橋附近轉進待命。
- 五、保安第二團歸第五十九軍第三十八師指揮。
- 六、本部暫仍在固鎮東北漂澗鋪村。

十二日一時，各部遵照命令實施，於十四時前，各到達指定位置集結，隨之攻佔小蚌埠之敵，一部迂迴至王莊、曹老集東十公里。

于兼軍長爲求迅速集結，於十三日十二時部署如左：



- 一、第一一三師在高口集、官溝集結待命。
- 二、第一一四師在蘄縣集附近集結，掩護軍之右側，並策應爾後之作戰。
- 三、軍部在西寺坡。

第五十一軍轉進澮河、潁河之際，第五十九軍即於十二日在淮河北岸與敵接觸。

(二) 淮河左岸增援戰鬥（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至二十日）

當淮河左岸戰鬥緊張之際，第五十九軍原在徐州附近集結，第五戰區李宗仁司令長官於二月十日即令該軍歸于學忠總司令指揮，指派第三十八師向蒙城、龍亢間前進，以防懷遠北犯之敵，並協助第五十一軍規復懷遠。自敵侵佔小蚌埠，第五十一軍後撤時，該戰區曾命該軍第三十八師速向懷遠、渦河北岸推進，在徐州之第一八〇師即向宿縣、固鎮間推進。張自忠軍長奉令後，即率同軍部與第一八〇師向指定地區前進，同時並奉于總司令命令，飭第三十八師到達渦河北岸後，應連接胡口子、張莊以西之線，對懷遠佯攻，藉行牽制，軍即遵照轉飭實施，是時第五十九軍各部已到達指定地區。

李品仙副司令長官十一日知淮河以南地區之新城口、考城，先後為第三十一軍克復，上密正在圍攻中，戰鬥進入有利態勢，乃令第五十九軍協力第五十一軍極力拒止敵於固鎮以南地區，以待第二十軍團到達後，乘敵北進，相機反攻。

于總司令以敵北進甚速，即於是日二十一時命令第五十九軍在固鎮附近佔領陣地，阻敵北進。



第五十九軍奉令後，即於二十三時下達防禦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第三十八師（欠第一一四旅）配屬山砲一連，佔領瓦疇集、姚集（含）之線，拒止敵人，並以一團佔領新集子之前進陣地，另派有力之一部，對由蚌埠北進之敵施行側擊。

二、第一八〇師配屬山砲一連，右接第三十八師左翼，佔領固鎮、徐大樓之線，拒止敵人，並以有力部隊佔領郭潘家、聞潭子之前進陣地。

三、各師須多派有力之游擊部隊，對火星廟、新橋車站、凡灣集以南地區，極力消滅敵之便衣隊及零星搜索部隊。

四、兩師之作戰地境，為陳河頭、張家園、陳家圩、高家湖連接之線，線上屬第一八〇師。

五、特務團（欠山砲兩連）為軍預備隊，集於梅園子附近。

六、第一一四師位置於蒙城以南地區佔領陣地，掩護第二十軍團之進出，俟任務完畢即歸還軍預備隊位置。

七、軍部在任橋集。

十二日，第一八〇師即佔領指定之線陣地，第三十八師於先一日以攻擊懷遠之目的，第一一四旅已與強渡渦河之敵發生戰鬥，隨將該敵擊退，斃敵四十餘名，旋以奉命佔領瓦疇集、姚集之線，乃向後撤。

九時四十分，我機十二架分別轟炸臨淮關、蚌埠車站、淮河南岸密集部隊，均命中目



標，兩處車站燃燒，鐵路叉道炸毀，水塔亦被炸倒。

二月十三日，我鐵路正面之敵，已進至新橋、火星廟等地，八時四十五分，我機四架轟炸蚌埠車站。張自忠軍長於十四日得知懷遠之敵，已增二千餘人，砲十餘門，新橋車站發現敵便衣隊百餘名，曹老集有敵大部，王莊附近到敵一部，我第三十一軍、第七軍正對上密、定遠之敵猛攻中，淮河北岸之敵，以定遠方面戰況緊急，其主力似抽調回援。

張軍長鑑於目前戰況有利，爲掃蕩淮河左岸敵人，策應定遠方面作戰容易計，卽令兩師各派一加強步兵團先遣隊，驅逐當面之敵。

各師遵令實施；第三十八師以第二二四團及第二二三團之一營爲右先遣隊，第一八〇師以第六七八團及騎兵一排爲左先遣隊，分向指定之線推進。茲將各師十五日至十八日戰鬥經過分述如左：

第三十八師方面：第一一二旅第二二四團——右先遣隊，十五日夜將火星廟敵便衣隊驅逐，十六日推進至蘇集、胡口子之線，十二時第三營進佔魏營，並向淮河左岸及南山行威力搜索，發現懷遠北門及西北小街東端有浮橋三座，當卽破壞之，遂攻佔小街，並構築防禦工事，一部佔領朱家崗，迄十八日九時，敵砲不斷向小街陣地射擊，掩護三百餘敵強渡渦河，經第三營奮勇擊退，旋敵機二架在該地上空偵察投彈，二十一時，該營卽在朱家崗、馬頭集、新河街、龜山頭取包圍態勢，留一小部於小街監視敵人。

第一八〇師方面：第二十六旅第六七八團——左先遣隊，於十五日已將新橋車站三百餘敵殲滅大部



，其殘部退回曹老集，一部退至簡家集河右岸頑抗，經驅逐後，跟踪追擊，十一時，團部進至仁和集，第一、二兩營進至曹老集北端與敵遭遇，激戰後，復向淝河右岸退走，我隨佔領曹老集、王莊之線；十六日拂曉，各部推進至湯家湖、八達集、五鋪之鋪，騎兵進至三鋪、毛灘集之間，經分向太平崗、趙家圩、徐家崗各地附近之敵掃蕩，敵均退走，並將修理淮河鐵橋之三十餘敵擊潰。十七日十二時二十分，我機三架在蚌埠上空連續投彈，炸毀蚌埠車站內之路軌及公路旁之房屋一所，並命中塗山陣地及淮河內之船隻。十六時，敵隔河砲擊，復以飛機十架，掩護步騎兵三百餘人、汽車五輛，向第二營猛攻，經激戰二小時，已近黃昏，該營奮勇衝殺，將敵擊退。十八日，佔據小蚌埠之敵百餘名，沿淮河左岸河堤東西出擊，被我高家庵、吳家庵、徐臺子一帶伏擊部隊擊退，當即佔領淮河北岸河堤之敵陣地，黃昏後，第二連呂連長率領精銳士兵二百名夜襲小蚌埠，與敵發生巷戰，斃日軍甚衆，遂完全佔領小蚌埠。

李副司令長官以淮南地區業已牽制敵約一師團兵力，爲加強第五十九軍迅速肅清淮河左岸殘敵計，十八日，對第五十一、第五十九兩軍下達變更部署命令，第五十九軍奉令後，秉承于總司令統籌部署如左：

- 一、第一八〇師以一部位置固鎮、潘家圩、胡口子、蘇集之線，主力向懷遠攻擊。
 - 二、第三十八師集結於藻林集、雙溝集附近地區，對懷遠、荆山之敵攻擊。
 - 三、各部定於十九日黃昏開始移動，向淮河北岸開始掃蕩。
- 各師奉到上令，在未變更部署前，仍與敵保持原態勢與敵激戰。茲將十九、二十兩日戰鬪經過分述



如左：

第三十八師當面：右先遣隊十九日在懷遠、渦河左岸小街，終日被敵砲飛機轟炸，十九時許，敵渡過渦河約百餘名，經激戰後，小街復陷，第三營乘夜逆襲，二十日拂曉，該營第十二連已攻入小街，該連吳錫巧連長衝入小街後，被機槍射傷，猶奮不顧身，反復猛衝數次，卒於陣亡，排長以下傷亡過半，遂退出小街，在朱家崗佔領陣地，互相對峙。

第一八〇師當面：左先遣隊十九日四時完全佔領小蚌埠後，將其重要據點破壞，於拂曉前仍退回警戒陣地；十一時，敵機五架盤旋小蚌埠上空偵察，對河敵砲仍不斷向該地射擊，蚌埠方面之敵亦未渡河，迄二十日，第五十一軍接防時，仍保持原態勢。

第五十九軍規復淮河北岸陣地後，遵照于總司令之變更部署命令，主力向懷遠攻擊，但此時魯南方面情況正緊，張軍長於二十日晨奉到戰區李司令長官十九日（皓）電令，停止攻擊當面之敵，所有防務交第五十一軍接替後，全部由固鎮登車，向魯南臨城一帶集結待命，該軍各部於二十至二十五日，分別將防務交於第五十一軍接替後，邁向指定地區集結。

(三) 戰鬥後狀況

敵退守淮河右岸後，以一部向上竄、考城方面增援，其大部仍在鐵路附近，第五十九軍奉命調津浦北段，第五十一軍接替防務。

敵此次進攻淮河左岸兵力約二個師團，另砲兵獨立聯隊一，傷亡約千餘，我參與戰鬪者，計四個師，傷亡官兵約四千餘。

二、定遠附近戰鬪（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至二月廿一日）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上旬，津浦南段之敵，侵佔定遠、蚌埠、懷遠後，乘勢越淮河北犯，突破第五十一軍陣地，該軍轉移於曹老集、蘇集之線時，戰區已令第五十九軍馳赴固鎮增援，同時淮河南岸之敵，已被第三十一軍圍攻於上窰、劉府、考城地區，李副司令長官即令合肥之第七軍向北挺進，攻擊定遠，以利第三十一軍之作戰。

二月十六日，

第七軍周祖晃軍長得知敵情，即下達攻擊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本軍以牽制定遠敵人西進，使我友軍作戰有利之目的，應以主力迅向桑家澗方面進擊，再相機向定遠攻擊，以一部向定遠西南游擊。

二、第一七二師程樹芬師長率所部於十七日開始運動，迅向桑家澗方面進擊，注意破壞公路道路，阻止池河鎮方面敵人西進，及戰車、裝甲車、汽車之活動，相機努力向定遠之敵攻擊。

三、第一七一師第一〇二一團位置於張橋鎮之北佔領陣地，對定遠方面警戒，並於十七日派隊會同當地「紅槍會」分向定遠西、南兩方游擊。



四、第一七一師楊俊昌師長率第一〇二二團控置於張橋鎮之東北舒莊附近，策應第一七二師作戰。

五、軍部位置於張橋鎮附近。

(一) 戰鬥經過

一、池河鎮、桑家澗之戰鬥：第一七二師十六日到達老人倉附近後，事先派一連向桑家澗方面施行威力搜索，旋將該地佔領，即派兵一團向池河鎮進攻，十七日與敵接觸；同日桑家澗復為敵由定遠馳援之步騎兵二、三百、戰車十餘輛攻佔，該師乃以一部監視池河鎮之敵，以主力攻擊桑家澗，十八日拂曉起該師圍攻桑家澗，一部曾衝入街內，惟被敵戰車所阻，旋復退出。同日定遠方面，敵增援數百，在桃園北端，被該師對定遠警戒部隊擊退，但攻擊桑家澗仍無進展。

是日，軍部得知侵入淮河左岸之敵，已大部撤回右岸，乃決定改用游擊戰法，遂令第一七一師及第一七二師在老人倉、張橋鎮附近集結，各派一小部向敵後游擊。

二、定遠、老人倉之戰鬥：十七日，第一七一師派第一〇二二團夜襲定遠，在五里拐與敵接觸，十八日拂曉，該團全部仍撤回高塘鋪附近，與敵對峙。十九日十五時，敵步戰砲聯合千餘人，由池河鎮方面向老人倉第一七二師之第一〇二七團進攻，激戰後，該團退出老人倉。是時第一〇二八團適由烏家趕到，攻擊敵之側背，戰況漸趨穩定，第一〇二七團遂佔領南徐家、蕭莊之線，與敵對峙。是日該師為避免與敵作真面目之戰鬥，以一部在孔塘附近監視敵人，主力復撤至譚家巷附近。

(二) 戰鬥後之狀況

侵佔老人倉之敵，復於二十三日向定遠退去，當面之敵均退守定遠、池河鎮兩據點。

第一七一師主力集結王回崗、張橋鎮附近，一部在老人、高塘鋪之線，並不時派小隊潛入敵後襲擊，第一七二師（欠第一〇二七團）向廣武衛、岱山鎮方面游擊，第一〇二七團在馬王集整補，軍部仍在張橋鎮附近。

此次戰鬥，敵約有三四千人，砲十餘門，戰車八、九輛，傷亡二百七十八名，我參與戰鬥者，計一師另一團，傷亡官兵一二九員名，失踪十三名。



徐州會戰津浦南段我軍指揮系統表

(國民二十六年十二月月上旬)

第五戰區副司令官李品仙

第十一集團李品仙(兼)	第三十一軍劉士毅	第一三一師覃連芳
	第一三八師莫德宏	第一一四師周光烈
	第一一三師周中珩	第一一〇師黃維綱
(後改為二十七集團軍)楊森	第五十一軍于學忠(兼)	第一三八師黃維綱
	第五十九軍張自忠	第一三〇師劉振三
	第二十軍楊森(兼)	第一三四師楊漢忠
(後改為二十一集團軍)廖	第七軍周祖晃	第一七〇師徐啓明
	第四十八軍覃雲萍	第一七一師程樹芬
	第七軍砲兵營	第一七二師賀維珍
第七軍砲兵營	第一七三師張光瑋	第一七四師區壽年
	第一七六師紀毓智	第一七六師區壽年
	第一七六師區壽年	第一七六師區壽年
鐵甲車第一隊	安徽保安第一團	安徽保安第一團
	安徽保安第二團	安徽保安第二團
	安徽保安第三團	安徽保安第三團
安徽保安第四團	安徽保安第四團	安徽保安第四團
	安徽保安第五團	安徽保安第五團
	安徽保安第六團	安徽保安第六團
安徽保安第七團	安徽保安第七團	安徽保安第七團
	安徽保安第八團	安徽保安第八團
	安徽保安第九團	安徽保安第九團
定遠警備司令程守之	合肥警備司令宋世科	第六游擊司令季光恩
	第六游擊司令季光恩	第六游擊司令季光恩
	第六游擊司令季光恩	第六游擊司令季光恩
巢湖水警團秦慶霖	巢湖水警團秦慶霖	巢湖水警團秦慶霖
	巢湖水警團秦慶霖	巢湖水警團秦慶霖
	巢湖水警團秦慶霖	巢湖水警團秦慶霖

1. 安徽保安第九團第二期加入戰區指揮系統。

2.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品仙副司令官奉令南下指揮，第五十九軍於二十七年二月十日奉戰區令南下增援，並歸五十一軍于學忠兼軍長指揮。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二)，頁七三—八八)



叁：津浦北段戰鬥狀況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至三月十八日)



叁：津浦北段戰鬥狀況

泰安失陷後，第五戰區李宗仁司令長官卽令第二十二集團軍由津浦路正面向滕縣以北地區推進，第三集團軍仍位置魯西待命。二月六日，李長官命令：「第三集團軍襲取濟寧、汶上，第二十二集團軍襲取鄒縣，以爲北進之根據。」第三集團軍自十二日起，以第二十二師進攻濟寧，第八十一師直取汶上，激戰數日，殲敵甚衆，嗣因敵軍大部增援，我傷亡奇重，乃於二十五日撤守相里集、大義集、獨山集、鉅野之線。第二十二集團軍十四日至二十日，向鄒縣攻擊，第一二七師游擊部隊在馬鞍山附近擊斃敵少將中島榮吉一員，以後相持於兩下店以南地區，至三月上旬，敵陸續增加，積極南攻，遂有滕縣之苦戰，迄十七日，滕縣被猛烈轟擊後陷敵，我守城之第一二二師及第一二四師一部官兵光榮殉國，第二十二集團軍大部轉移微山湖東南地區整頓，準備爾後之作戰。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二），頁九一）

一、濟寧汶上戰鬥（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至二月二十五日）

當時據守濟寧及汶上之日軍爲第十師團之一部，濟寧約三、〇〇〇人，砲約二〇門，戰車約一〇輛。汶上約五〇〇人，砲約六門。國軍第三集團軍轄第十二軍（第二十二、第二十、第八十一師及第二十



旅)及第五十五軍(第二十九及第七十四師)，該集團軍總司令部駐曹縣，第十二軍駐城武、定陶、嘉祥間附近地區，第五十五軍駐金鄉附近地區，另有劉耀庭游擊隊駐袁口，戴廟鎮間附近地區。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六日，第五戰區令第三集團軍以主力攻佔濟寧，以一部攻佔汶上後，並向濟寧、兗州(滋陽)間側擊，以策應其主力之戰鬥。第三集團軍以確保隴海路安全，橫斷津浦路北段之目的，於二月十日下午達攻擊命令。在濟寧方面：十二日夜，第十二軍第二十二師由大長溝渡過運河向濟寧北關攻擊，次日夜攻佔北關，並迫近城垣。第五十五軍之一部(第四三九及第一七一團)向濟寧西、南關攻擊，一度攻入其南面車站。十四日晚，繼續攻擊，第二十二師一部攀入城內發生激烈巷戰。十五日拂曉，日軍一、五〇〇餘人，砲約七、八門，裝甲車約二〇輛由寧陽方面增援濟寧。國軍第二十二師以一部迎擊於戴五屯，二十里鋪之線，以一部繼續攻入城內，反復與日軍血戰竟日。第五十五軍由西、南關予以策應，無大進展。十六、七兩日，日軍由城內外以步、戰、砲實施聯合反擊，國軍傷亡甚重，乃撤至南旺鎮至小流店之線防守。在汶上方面：二月十二日夜，第十二軍第八十一師由開河鎮渡過運河，向汶上圍攻，當夜攻入城北，與日軍巷戰甚烈。次日，日軍少數兵力由東、南兩方增援汶上。十六日，國軍以高昂戰志再興攀城攻擊。日軍據城固守，使國軍遭受重大傷亡，乃於十七日撤至開河鎮附近沿運河之線防守。二月二十日，日軍第十師團以瀨支隊(支隊長瀨武平少將(Rai Bu Hei)，以步兵四個半大隊、野砲兵二個大隊、戰車二〇餘輛為基幹)再興攻擊，重點指向嘉祥方面，國軍連日喋血迎擊，傷亡甚重。軍團乃下令於二十五日夜開始向鉅野、獨山鎮、大義集、孟家屯、相里集之線轉進，阻止日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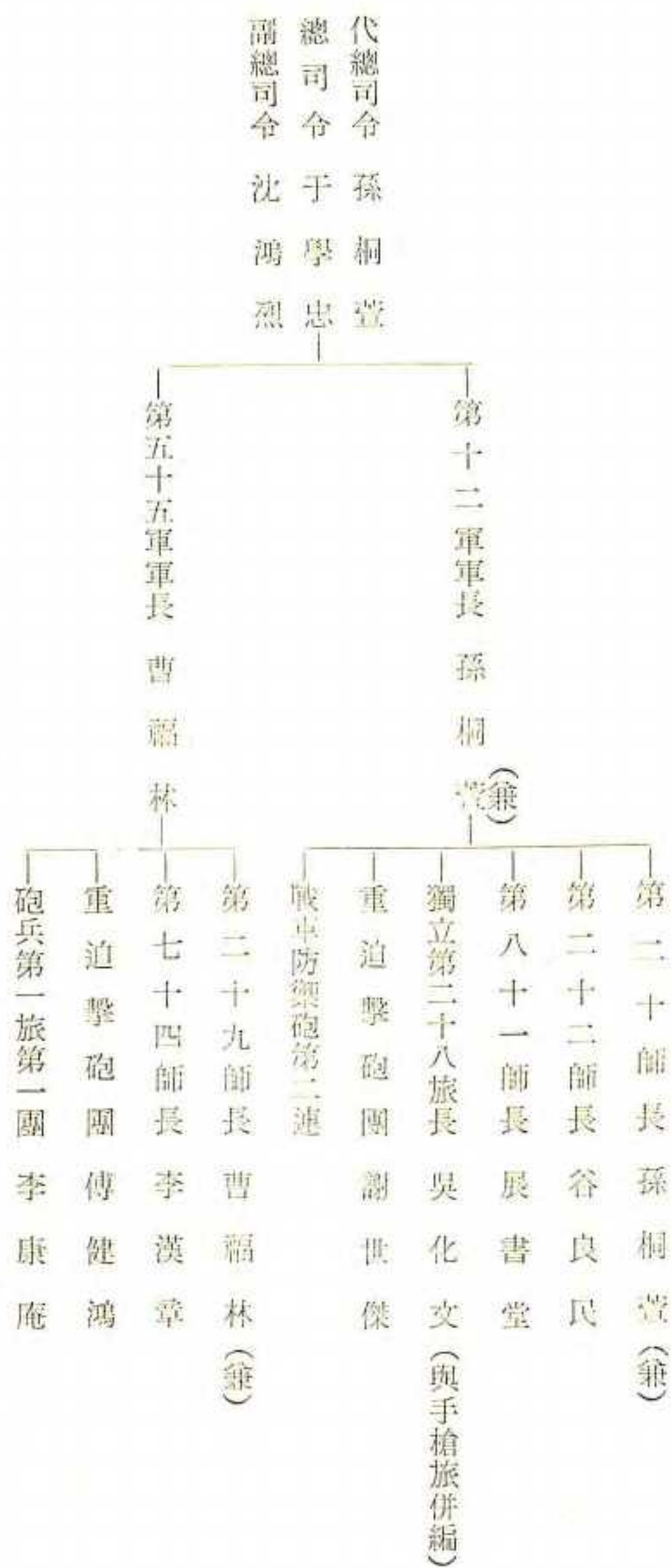


前進。日軍於二十五日攻佔嘉祥，停止於潭臺河北岸地區。

本戰鬪，國軍參戰部隊共五個步兵師，一個獨立旅，傷亡失踪官兵共約九、〇〇〇人。

（原載蔣緯國編「抗日禦侮」第三部，第五卷，頁一三一—一三二）

徐州會戰濟寧汶上戰鬪我軍指揮系統表（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上旬）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二）「挿表第十四」）



二、鄒縣滕縣附近戰鬪（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至三月十八日）

先是國軍第二十二集團軍，爲配合魯西方面第三集團軍作戰，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十四日開始對兩下店及泗水、曲阜、鄒縣方面之日軍，發動牽制攻擊，使其不能西進。但經連日戰鬪進展甚微。旋日軍增援反擊，第二十二集團軍被迫撤回兩下店以南東西之線與日軍對峙。

當時據守兩下店及鄒縣之日軍爲第十師團之一部——瀨谷支隊。國軍第二十二集團軍轄第四十一軍（第一二二及第一二四師）及第四十五軍（第一二五及第一二七師），該集團軍總司令部駐臨城。第一二五師主力佔領金山、香城之線，一部佔領龍山五一三高地。第一二七師佔領界河、棗莊、亘龍山五二二高地之線，一部佔領黃家山東西之線。第一二四師各以一部佔領石牆、石馬坡及李寨、小山、大山之線。第一二二師一部佔領北沙河東西之線，第三六六旅位於太平邑，對泗水方面之日軍警戒。其餘各部集結於滕縣；並調第五十九軍歸第二十二集團軍指揮。於三月一日集結於滕縣以西地區。嗣因魯東方面日軍向臨沂進逼，乃轉調該軍於臨沂方面增援第三軍團。三月二日第一戰區程潛司令官電申意見，略謂：「……倘敵將晉南吞併，必轉兵力南渡，爾時濟寧之敵，傾力西進……以湯軍團五師之衆，會合第三集團軍及第五十九軍，立向濟寧前進，將津浦鐵路北段之敵擊破之。」最高統帥在原則上同意。此際，日軍獲悉國軍將約以五個師，在三月中旬，由津浦路方面向日軍第十師團轉移攻勢。其第二軍司令官爲挫折國軍之攻勢企圖，決心先攻擊津浦路方面之國軍，乃於三月十三日令其第五師團以一部迅速攻略臨



沂，隨即向嶧縣方面進出，俾其第十師團作戰容易。令第十師團擊退大運河以北之國軍，並確保滕縣及其南方地區，爾後擔任治安工作。日軍第十師團長乃令瀨谷支隊（支隊長瀨谷啓少將（Rai Koku Kei），以步兵四個半大隊——十五日以後增爲四個大隊——野砲兵約三個大隊，野戰重砲兵一個大隊及一個中隊爲基幹）執行前項任務。

三月十四日，日軍瀨谷支隊由鄒縣南方出發，藉飛機及戰車掩護，分四路向國軍石牆、黃家山、白石山、普陽山等陣地攻擊。國軍奮勇抵抗，日軍攻勢銳猛，當日攻抵李寨、界河及大小塢村附近國軍陣地，部份國軍被迫分向龍山、滕縣後撤。集團軍乃在北沙河配備第二線陣地，並仍堅守普陽山及龍山各據點。此際擔任滕縣城防之第一二二師長王銘章將軍，乃調太平邑之第三六六旅增防滕縣。

三月十五日集團軍奉第五戰區電令，其要旨：「滕縣爲津浦路北段要點，關係全局，應竭力死守，以待增援。」該日拂曉日軍先以機械化部隊繞攻國軍北沙河陣地，經國軍第一二二師第三六四旅迎頭痛擊，但無進展，形成對峙。十二時許日軍一部向龍山東側南進，另一部於十三時許突破國軍界河陣地，並繞攻龍山。國軍退守城頭，日軍跟踪追擊，至常相附近與國軍增防滕縣之第三六六旅遭遇。該旅遭日軍步、戰聯合攻擊，被迫向嶧縣轉進。此時大、小塢村陣地，亦爲日軍攻取，國軍第三七二旅向滕縣撤退。集團軍乃令第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將軍兼代第七十一軍軍長，指揮該師及第一二四師殘部固守滕縣。

三月十六日晨日軍開始對滕縣圍攻，並以飛機、重砲及戰車支援。守城國軍反復衝殺，激戰竟日，擊斃日軍甚多，國軍傷亡亦大，東關終被日軍攻佔。當日集團軍電令守軍王銘章將軍：「該王代軍長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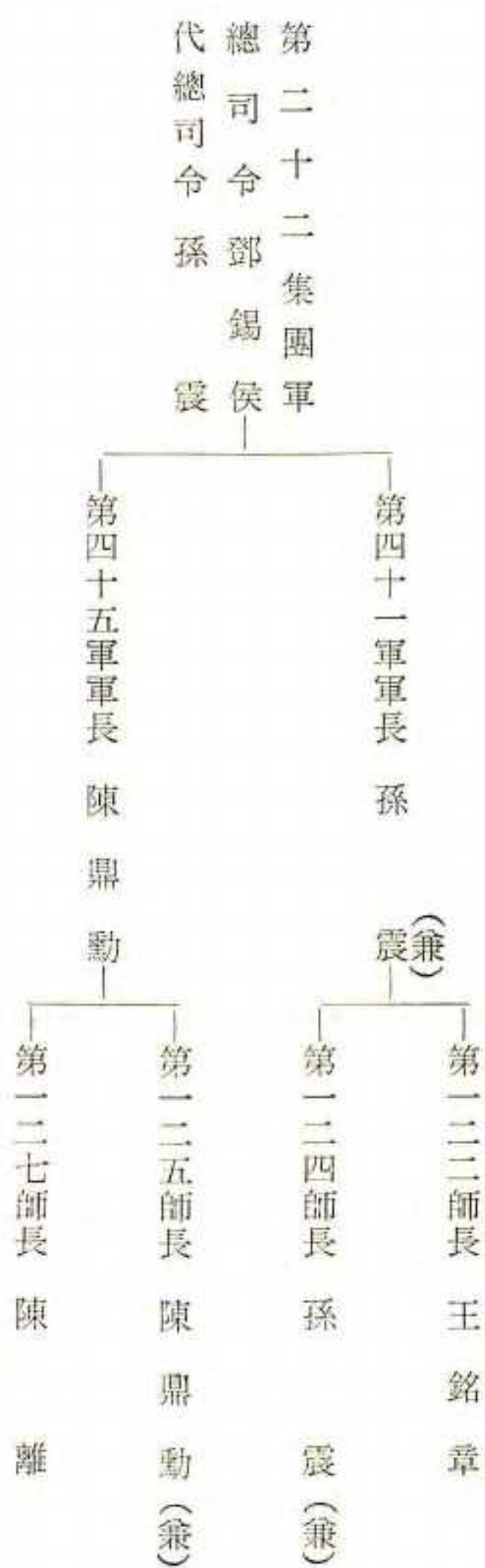
集結殘部，勉力殺敵，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三月十七日晚，日軍幾度夜襲，均被擊退。拂曉後日軍再以飛機、重砲轟擊，掩護其步兵攻城，城牆東、南兩面數處被毀，國軍併力奮戰，不稍後退，屢予日軍重創。當滕縣危急之際，王銘章將軍電孫代總司令（震），略謂：「目前敵用野砲、飛機，從晨至午，不斷猛轟，城牆缺口數處，敵步兵屢登城垣，屢被擊退。憶 委座成仁之訓，開封面諭嘉獎之詞，決心死力扼守，以報國家以報知遇。」發電後繼續督師奮戰，終因敵火熾烈，且連日激戰，戰士死傷塞途，各團長、旅長及參謀長，均先後陣亡。代軍長王銘章將軍一彈中腰仆地，猶振臂高呼殺敵不已。此時，有日兵數人欲趨前加辱，王將軍竭其餘力，連斃日兵三人，壯烈殉國！僅第一二四師副師長稅上校得以身免，入夜，率僅餘之數百戰士，突圍向臨城撤退，滕縣遂陷。日軍入城，劫掠燒殺，無所不爲。當滕縣戰況危急之時，堅守普陽山及龍山之第四十五軍第一二五師殘部南下馳援，當到達魯塞附近，與優勢之日軍發生遭遇戰，力不能敵，殘部三、〇〇〇餘人向嶧縣轉進。

本作戰，國軍參戰部隊共約四個步兵師，傷亡失蹤官兵約二、〇〇〇人。

（原載蔣緯國編：「抗日禦侮」第三部，第五卷，頁一三二—一三五）

徐州會戰鄒縣附近戰鬥我軍指揮系統表（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上旬）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二）插表第十五）



徐州會戰津浦北段敵軍番號主官姓名兵力駐地判斷表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中旬

番 號	區 分	第二軍西尾壽造(南濟)					主官姓名	兵力	駐地	備 考
		第十師團	第一〇八師團	第二十五師團	第一〇三師團	第一〇五旅團				
		磯谷廉介	下元熊彌	藤田誠一 (陣亡)	板田	重藤千秋				
		一師	一師	一旅	一旅	一旅				
		濟南至濟寧	鄒縣附近	汶上附近	鄒縣附近	鄒縣附近				
		該師團參加濟寧、汶上戰鬪後，全師調滕縣方面作戰。	該師於二月下旬調平漢路，以第一〇三師團接防。	該旅於二月下旬調平漢路，以第十師團接防。	該旅於二月下旬由朝鮮開來，接替第一〇八師國防務。	據第二十二集團軍詳報所載。				

附 一、本表根據特字情報第二、第三兩輯及集團軍詳報調製。
二、偽軍劉桂堂部未列入。

記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二)挿表第十三)



肆：臨沂附近戰鬥狀況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至二十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肆：臨沂附近戰鬥狀況

先是國軍第三軍團（轄第四十軍之第三十九師，海軍陸戰隊及魯省保安隊），爲配合魯西方面第三集團軍對濟寧、汶上之日軍作戰，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二月中旬與第二十二集團軍協同，對蒙陰、泗水方面之日軍，發動攻擊，牽制日軍不得西進。嗣因日軍第十師團於同月二十日向進攻濟寧、汶上之國軍反擊，其第五師團爲配合第十師團作戰，以其片野支隊（支隊長片野定見大佐 Katand Teiken 以步兵一個半大隊，山砲一個中隊爲基幹），自二月二十三日以後併爲坂本支隊（支隊長坂本順少將 Itamoto Jun 以步兵兩個大隊，野砲兵一個大隊爲基幹），於二十一日由濰縣乘汽車出發，對國軍在莒縣、沂水之第三軍團攻擊。國軍節節抵抗，退守沂河左（東）岸固守。三月初，戰區令第五十九軍增援臨沂，並派參謀長徐祖貽中將前往指揮該方面之作戰。是時據守沂河左（東）岸之日軍——第五師團坂本支隊——主力似在尤家莊一帶；國軍第四十軍（僅有第三十九師）在臨沂以東，沂河左（東）岸與日軍對峙。第五十九軍轄第三十八師及第一八〇師在上溝、東西墩、義堂集間地區集結，軍團司令部駐臨沂。

三月十二日，徐參謀長以戰區司令長官名義下達攻擊命令，其要旨如次：

一、第五十九軍，應以一部先確佔茶葉山高地，爲左翼據點，向葛溝、白塔間分途側擊，以牽制該



敵向南增援；以主力由船流至大、小姜莊間分途渡河，向南旋迴，與第四十軍呼應，包圍敵之主力於相公莊、東莊屯、停子頭以南地區而殲滅之。

二、第四十軍應以主力在沂河（東）岸與第五十九軍呼應反攻，包圍殲滅敵之主力；一部在沂河右（西）岸連繫，與第五十九軍之右翼渡河部隊，側擊尤家莊附近之敵。

三、以上各部隊，着於十四日拂曉開始攻擊。

三月十四日在第四十軍——第三十九師——方面：其第一一七旅攻擊順利，概已進佔東西旺莊，東西沙莊之線。第一一五旅與日軍激戰終日，無大進展。在第五十九軍方面，其第一八〇師分兩路渡河，一路向停子頭方向，一路向徐太平方向攻擊。日軍頑強抵抗，未能擊退。第三十八師亦分兩路渡河，一路向沙嶺方向，一路向張家莊方向攻擊，先後攻佔各目標。嗣日軍以步、砲、裝甲約六〇〇人增援，並以飛機四架協力反擊，該師被迫退回沂河右（西）岸。

三月十五日，國軍繼續攻擊。第四十軍——第三十九師——方面：其第一一七旅攻佔東西沙莊、鄭家寨子之線；第一一五旅攻佔黃家屯、柳行頭以南之線。在第五十九軍方面：以第一八〇師繼續攻停子頭之日軍，該日軍向東、西水湖崖撤退；第三十八師再分途渡河，向沙嶺、白塔、湯佛崖攻擊，六時許逼近各目標。適日軍以步、砲、裝甲約六〇〇人，由車莊附近渡河，向茶葉山、李官莊攻擊。國軍以左側背感受威脅，當即將攻擊沙嶺、白塔、湯佛崖各部隊撤回沂河西岸迎擊，予以擊退。

三月十六日，在第四十軍——第三十九師——方面：其第一一七旅攻佔大張家寨子、大小劉家寨子



之線，日軍殘部向東、西水湖崖撤退。第一一五旅仍無進展。至三月十七日始將日軍擊退至東、西水湖崖之線。在第五十九軍方面：三月十六日，日軍增援千餘人，西渡沂河向釣魚台、劉家湖、崖頭、石家屯之線攻擊國軍第三十八師。軍以預備隊第一一四旅增援，奪回劉家湖。三月十七日，日軍第五師團坂本支隊已逐次增強兵力，共有步兵六個大隊，野砲兵二個大隊及山砲兵一個中隊爲基幹，於同日再興攻擊。國軍第五十九軍再以第一八〇師一旅增援迎擊。連日英勇奮戰，殲滅日軍甚衆，日軍殘部紛向湯頭附近撤退。最高統帥於三月十七日以臨沂報捷，致電該兩軍嘉勉。略謂：「臨沂報捷頻傳，殊堪嘉尚，仍希督勵所部，確切協同，包圍敵人於戰場附近而殲滅之。如敵脫逸，須跟踪猛追，開作戰以來之殲敵新紀錄……。」

三月十八日，日軍續向北退。在第四十軍——第三十九師——方面：日軍向傅家池草坡撤退，該師第一一七旅跟踪追擊，向傅家池草坡方向推進，第一一五旅向東、西水湖崖以南之線推進。在第五十九軍方面：其第三十八師，以一部向湯頭以西追擊，以主力向車莊方面追擊。第一八〇師向湯頭以南方面追擊。此時發現日軍主力似在湯頭附近頑抗待援。

三月十九日，在第四十軍——第卅九師——方面，發現傅家池草坡、山東莊一帶，均有日軍構築工事，卽與第五十九軍協定，於當晚將當面之日軍擊滅。第卅九師乃以第一一五旅一部星夜馳赴賈家官莊迂迴襲擊日軍後方，並阻其反擊。第五十九軍以第一八〇師一部攻擊湯佛崖附近之日軍，主力續向湯頭以南攻擊；以第三十八師一部佔領輩沂莊、車莊之線，對北警戒，以主力對湯頭及其西北攻擊，並已將

湯頭附近之日軍形成包圍。三月二十日兩軍正協力圍攻之時，第五戰區忽電令：「第五十九軍（除留第一一二旅外）即調費縣，準備向泗水、滕縣轉用。」此際，適日軍增援部隊到達，實施反擊。第四十軍——第卅九師——以疲憊之師孤軍應戰，被迫退守原陣地——臨沂以東桃園、黃山之線，連日陷於苦戰。三月廿三日，第五十九軍奉最高統帥電令：略以「第五十九軍不必向泗水、滕縣分轉兵力，仍應協力第四十軍迅速殲滅臨沂北方之敵，以竟全功，而利大局爲要。」三月廿四日該軍乃回師古城（臨沂以西約十公里）附近，嗣後並在韋家屯、桃園等處與日軍發生激戰。至三月二十六日，臨沂戰況危急，戰區一再增援，繼續奮戰；日軍亦陸續增強攻擊，進迫臨沂。嗣日軍因其第十師團瀨谷支隊在台兒莊附近戰況緊急，三月二十九日，日軍第五師團坂本支隊乃中止對臨沂攻擊，以主力於三月三十日向台兒莊增援（於四月二日進至台兒莊東南邊）。國軍第五十九軍乃全線出擊，四月三日至八日發生激戰。嗣後在臨沂外圍構築陣地，以行防禦，並奉命各以一部向臨沂、沂水間及蒙陰、費縣間游擊。四月十日至十七日，臨沂西北、西南外圍陣地均迭次發生爭奪戰。四月十八日，日軍復由湯頭方面以步砲聯合增援，並以空軍支援對臨沂圍攻，激戰兩晝夜。十九日下午，戰區命守軍第三十九師勿作無謂犧牲，於入夜後撤退，臨沂遂陷落。四月二十日，第四十軍奉戰區命，開往郯城整訓。日軍跟踪追擊，二十四日郯城陷落，改令開往沛縣整訓。第十九軍奉戰區命令，轉向長城、四戶鎮夾擊第二十軍團當面之日軍。

本作戰，國軍參戰都隊共約五〇、〇〇〇人，傷亡失蹤官兵約一〇、〇〇〇人。

（原載蔣緯國編「抗日禦侮」第五卷，頁一三五—一三九）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國史館



第 五 十 九 軍		附 記	
軍 長張自忠			
師第三十八師 長黃維綱		師第一八〇師 長劉振三	
騎第二十軍團	旅第五十三旅 長王肇治	騎兵第十三旅 長姚景川	師第十三師 長吳良琛
三月二十七日暫歸指揮，三十一日歸還建制。	三月二十八日暫歸指揮，四月一日調歸第二十軍團指揮。	四月六日由晉南開來。	四月八日暫歸指揮，十四日主力奉令他調，十七日後還歸指揮。
		騎兵第九師 長張德順	師第二十一師 長李仙洲
		四月十四日到達戰場。	屬第九十二軍，四月十七日暫歸指揮，十九日到達戰場。
		海軍陸戰隊	三月十四日暫歸指揮。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二）插表第十七）



徐州會戰臨沂附近戰鬪敵軍兵力判斷表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中旬

徐州會戰臨沂附近戰鬪敵軍兵力判斷表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中旬																	
團		師		五		第		隊		區分																	
郎		四		征		垣		板		長		團		師													
						第九旅團 國琦登太郎		第三旅團 三浦敏事				主部 隊官 番號 姓及 名		主直 屬部 隊官 番號 姓及 名		兵力		備		考							
工兵第五聯隊 下野部						砲兵第五聯隊 和山		戰車第五聯隊 溫和		騎兵第五聯隊 小堀是繁		第四二聯隊 岩重義德		第二一聯隊 栗飯原秀		第四一聯隊 山田鐵二郎		第十一聯隊 長野祐一郎									
團						師						一															
												據俘虜玉利陸夫供稱爲栗飯原秀						三月十七日在劉家湖被我擊斃									
												據俘虜玉利陸夫供稱爲片野															



記	附	偽軍	兵團	酒井	團	兵	下	山	
		劉桂堂部	兵團長酒井鎬次		兵團長山下奉文				
			村井聯隊	長谷川聯隊	福田戰車隊	牟田聯隊	萱島聯隊	鈴木聯隊	岩仲戰車隊
		約五千	約一旅團		約一旅團				

一、本表依據特字情報第二、第三兩輯及原戰鬪詳報調製之。
 二、原戰鬪詳報所載之寺同部隊之森永、湯川、原口、下河邊各部，未有證實，均未列入。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二）插表第十六）



伍：台兒莊附近戰鬥狀況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伍：台兒莊附近戰鬥

民國二十七年春，徐州會戰開始後，我第二十軍團與第二集團軍相繼參加作戰，敵第十師團於三月中旬沿津浦線攻佔我滕縣後，以一部進佔韓莊，以主力沿臨趙支線壓迫我第二十軍團於棗嶧以東，即南向進攻台兒莊，我第二集團軍已先機到達，予以阻擊，反復爭奪，戰鬥激烈，第二十軍團乘勢向棗莊、嶧縣反攻，殺敵甚多。三月二十七日以後，台兒莊戰鬥益烈，第二十軍團遂留一部向棗嶧佯攻，以主力轉向台兒莊攻敵側背，三月三十一日末，台兒莊之敵已陷入我包圍圈內，適敵由臨沂方面抽調板本旅團及沂州支隊來援，經向城、愛曲威脅我第二十軍團之側背，我第二十軍團主力以洪山鎮為軸向左反轉旋迴，席捲該敵於我包圍圈內，敵遂與台兒莊之敵會合，並向岔河鎮方向反攻，我援軍亦陸續到達，協力圍攻，激戰至四月六日晚，將敵殲滅大半，殘敵向北退却，我軍跟踪追擊，獲得台兒莊空前之勝利。

一、台兒莊附近地形

津浦、隴海兩鐵路於徐州交會；臨趙支路，由津浦路之臨城東經煤礦區之棗莊，南向台兒莊越運河，至隴海路上之趙墩，構成四邊形鐵路網。台濰公路經嶧縣、臨沂，直達膠濟路上之濰縣，故台兒莊為水陸交通輻輳點。嶧縣地方，位於沂蒙山區之南端，為小起伏地區，便於諸兵運動，各大村鎮多石築圍



牆，並有磚石碉樓，民房以石爲基礎，非輕火器所能摧毀。

二、第二十軍團方面之戰鬪（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日）

當三月中旬，津浦路北段之敵，由鄒縣向我第二十二集團軍進攻之際，我第二十軍團駐歸德（商邱）、亳縣一帶整訓中。

第二十軍團，三月十四日十七時，奉第五戰區長官十四時電令要旨：「敵於津浦路北段增加兵力，大舉反攻，我滕縣守軍兵力薄弱，已奉准調第二十軍團第八十五軍駐歸德之一師，迅開滕縣爲守軍之總預備隊」。

二十一時，又奉 委員長電話：「令第八十五軍開臨城，限十七日拂曉前到達，第五十二軍即開歸德待命」。

第二十軍團除立時呈覆第五戰區長官，並遵令派第八十五軍之第四師鐵路輸送滕縣外，並於十五日八時下達命令，要旨如左：

- 一、津浦北段情況緊急，本軍團奉令策應該方面作戰。
- 二、第八十五軍，着即日由歸德以鐵路輸送臨城集中，相機策應第二十二集團軍之作戰。
- 三、第五十二軍本日即徒步由亳縣出發，限十六日到達歸德，乘車開徐州集結待命，十八日前應全部到達。



四、第一一〇師仍在蒙城集結，警戒待命。

五、第十三軍副軍長，率騎兵兩團，於勦匪任務完成後，速開亳縣集結待命。

十一時，奉第五戰區長官九時電令要旨：「鐵路正面，敵已突破界河，滕縣吃緊，第四師先頭之一部，應即開滕縣附近增援」。

第二十軍團二十時呈 蔣委員長報告概要如左：

一、第四師正趕向臨城集結，並遵第五戰區長官令，本晚派出一團，控置於滕縣東南山地，鞏固第二十

二集團軍右側背。

二、第八十九師本晚由歸德向臨城開始輸送。

三、第四、第八十九兩師主力，擬集結臨城東北地區，待機出擊。

四、擬懇准調第五十二軍輸送徐州待命。

第二十軍團部，十六日八時抵臨城，得悉滕縣附近各陣地已被突破，第二十二集團軍大部向後撤退，惟王銘章師長固守孤城，鐵路正面之敵約三四千人，其先頭已越滕縣至南沙河東西方之線，與我第四師之第二十團在龍山、虎山接觸，主力似在滕縣以東之桑村方面，有進窺棗莊，襲我側背之模樣。

斯時，已奉准調第五十二軍開赴徐州以北之韓莊集結，並據該軍報告，十七日晨可抵歸德，開始鐵路輸送。

第二十軍團四時下達命令要旨如左：



一、敵之一部已竄至南沙河東西方之線，與我第四師接觸，第五十二軍務於十七日拂曉前到達歸德，卽以一師先輸送至韓莊待命。

二、第八十五軍，以第八十九師之一旅，佔領臨城、官橋正面，該軍主力在東集、西集、上山口、下山口、鳳凰莊一帶集結，準備側擊由桑村南進之敵。

同時，第八十五軍之第八十九師一旅已抵臨城，當令該旅一部佔領臨城，以一部急進官橋，先機佔領陣地，以保鐵路正面。

三月十七日六時頃，敵步兵約二千餘人，砲十餘門，戰車十餘輛，猛攻我官橋陣地未逞，旋增加戰車二十餘輛，砲二十餘門，及空軍助戰，東西夾擊，我增援被阻，官橋失陷。入暮，我向青山頭附近轉移。第八十九師一部甫抵臨城下車，立足未穩，遭敵人奇襲，倉猝應戰，至十六時，臨城遂告棄守。第四師一部對龍山、虎山方面之敵攻擊，初頗順利，嗣以官橋、臨城相繼失陷，滕縣傳亦失守，爲避免被敵各個擊破計，軍團乃令第八十五軍第四師主力向嶧縣附近臥虎寨、老虎山移動，其在龍山、虎山之一部，向山口附近移動，第八十九師卽向井家峪附近轉移，入夜，第五十二軍第二師第六旅到達沙溝。

三月十八日，敵約六七千人，分向我第八十五軍第四師之山口與第八十九師之井家峪附近陣地攻擊，激戰至晚，第四師向嶧縣及其以東之九山、雙山，第八十九師向南子里、張家莊、小城子、和尚寺轉移。同時爲鞏固運河南岸計，卽令第五十二軍（欠第二師一部）急運韓莊、利國驛附近防禦。迄十九日

，該軍已全部到達指定地區，部署完畢。第四師方面，正在嶧縣附近與敵步兵及機械化部隊約四千餘人發生激戰，至晚，嶧縣失守，該師向向城附近轉進，第八十九師向青山、北大窪、傅山口附近轉移。

二十日，侵入嶧縣之敵，分向我第八十五軍尾追，其後續部隊沿臨台支路向嶧縣急進，我第五十二軍第二師原在沙溝之一旅，此時奉令歸還建制。

二十一日，嶧縣之敵尚無積極行動，入暮，我第八十五軍向嶧縣東北傅山口、平山、青山、女峯山一帶迂迴，準備側擊嶧縣、棗莊之敵。同日晨，我駐蒙城之第十三軍第一一〇師已抵運河南岸，第五戰區長官當即電令該師歸戰區直接指揮，接替第五十二軍河防任務，第五十二軍準備北渡運河，與第八十五軍協同攻擊嶧縣、棗莊之敵。

二十二日，竄據嶧縣之敵主力五六千人，就地構築工事，其一部千餘人，配置於丁家壩、紅樓一帶，並出沒於白山西以及獐山活動，我第二集團軍第三十一師主力扼守台兒莊，一部位於南洛、北洛，對嶧縣警戒，該師到台兒莊，戰區通知暫歸第二十軍團指揮，第五十二軍已渡運河北上，向洪山鎮、蘭陵鎮集結，準備向嶧縣反攻。

第五戰區長官同日授與第二十軍團命令要旨：「第二十軍團（欠第一一〇師）配屬第三十一師主力，應於二十四日拂曉開始攻擊，務先擊破嶧縣、棗莊之敵，再向臨城、沙溝兩地側擊，迫敵於微山湖東岸而殲滅之，另一部集結台兒莊北方，準備對嶧縣及西北地區，協力主力之作戰」。

第二十軍團長基於上令，於十四時下達戰字第三三四號命令，要旨如左：



一、軍團以殲滅嶧縣、棗莊、臨城一帶敵人之目的，二十四日開始攻擊。

二、第五十二軍（抽一旅爲軍團預備隊，俟攻略嶧縣歸還建制）河防交代後，由台兒莊以東渡河，限二十三日內在蘭陵鎮、洪山鎮一帶集結完畢，二十四日展開於土山、馬山、鵝山頭之線，開始向嶧縣附近之敵攻擊，限至二十五日完成任務。

三、第三十一師，本日應以一旅佔領台兒莊運河北岸寨垣，以一旅進出泥溝附近，對嶧縣方面警戒，午後暫歸第五十二軍指揮，此時歸軍團指揮。

四、第八十五軍，於二十三日晚移至台兒莊以北及傅山口一帶山地，以一部對臨城、滕縣方面警戒，主力於二十四日拂曉前，掃蕩棗莊附近之敵，並確實佔領之。

五、第五十二軍與第八十五軍作戰地境，爲尙岩、稅郭、郭里集、石磬、馬凹、山口、西集、官橋之線，線上屬第八十五軍。

三月二十三日午前，第三十一師一部，於泥溝以北地區與敵遭遇，發生激戰，十八時，泥溝、北洛相繼被敵突破，我退至南洛附近；嶧縣以東之敵無大變化，第八十五軍分向科拉崗、雲谷山、東鳧山口、井莊一帶推進，第五十二軍向青山、傅山口一帶推進，第二十軍團司令部由向城向雙河前進，均於二十四日先後到達，完成攻擊諸準備。

第二十軍團於二十三日電令第十三軍騎兵團及第二師騎兵團即日由亳縣出發，至歸德乘車向台兒莊集結待命。



二十四日七時，侵入北洛之敵，向我第三十一師當面之孫莊進攻未逞；至九時，敵一部約二千餘人，砲二十餘門，沿臨台支路經蘭城店向東南行進，十一時抵劉家湖東南附近，與我守台兒莊之前進部隊接觸，經我逐次抵抗後，退守園上，敵即以主力及空軍協力攻擊台兒莊，屢撲未逞，另一部於十二時三十分陷我園上。是日，第八十五軍已先後到達科拉崗、雲谷山、東鳧山口、井莊一帶，完成攻擊嶧、棗諸準備。

是日六時二十分，我機十四架，分兩隊轟炸臨城、韓莊、棗莊一帶敵司令部、砲兵陣地及增援部隊，於任務完畢後，飛返途中與敵機發生空戰，擊落敵機六架，重傷二架，我則損失驅逐機六架，運輸機一架，受傷飛行人員八員，陣亡三員。

第二十軍團於同日八時，除以電話令知第八十五軍攻擊棗莊及向臨城方面威力搜索外，並以電令第五十二軍，其命令要旨如左：

- 一、本軍團已抵雙河，擬十三時後移駐毛家宅子附近。
- 二、第八十五軍，本日晚以第四師挺進於黃山、馬山爲根據地，二十五日拂曉，向棗莊之敵攻擊，第八十九師佔領山口、東集、馬頭、東鳧山、雲谷山一帶掩護。
- 三、該軍應於二十五日拂曉，開始向嶧縣之敵攻擊，與棗莊附近之第四師連絡，關於神山、嚮水泉一帶山地，可先派兵一部佔領，作爲午後之根據。

三月二十五日拂曉，第五十二軍與興隆山、野葛埠及九山等處分進之敵約三千人、戰車三十餘輛遭



遇，我卽在義合莊、王家湖、稅郭、宋家莊、石灰窰埠、福林莊之線展開，激戰至七時，興隆山及野葛埠之敵不支，退守南安城附近，我遂乘勢追擊，九時復將該城佔領，殘敵匿入郭里集、紀官莊、牛角、譚河等村落內，據險頑抗，我仍繼續進攻，至十一時，除郭里集仍被我包圍外，其附近據點，均已次第佔領。由敵文件及俘虜供知，敵係磯谷師團赤柴大佐第十聯隊第二大隊，當時據守二莊及郭里集之敵，已由臨、嶧兩方馳援，此時我左翼已攻佔九山、雙山後，乃以一部續攻潭山，以主力指向郭里集，另以右翼隊之一部佯攻棗莊，主力向桃園、雙山以西地區活動，並阻敵之增援及西竄，十五時，佔領潭山、郭里集之敵亦被殲滅大半。第八十五軍方面之第四師，於二十四日午夜，進至馬山、卓山、黃山之線，當向棗莊之敵三面圍攻，至本日拂曉，克復中興煤礦公司之水塔及礮樓三座，拂曉後，敵復增援反攻，我乃以一部堅守旣得陣地，控制主力爲機動部隊，待行決戰。

第二十軍團二十四時擬乘敵分離各個擊破計，乃令第八十五、第五十二兩軍，於二十六日，各以主力攻擊棗莊及台兒莊以北之敵。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二十六日已抵台兒莊附近，令第三十一師歸還建制。

至二十七日，棗莊之敵，迭由臨城增加，我第四師仍與激戰；嶧縣之敵約有一聯隊分途南進，與第二集團軍各部在台兒莊以北之燕子景、孫莊一帶激戰；八時，第二十軍團爲防止郭里集、棗莊一帶之敵向東南逃竄計，遂飭第五十二軍連派一部佔領平山、傅山口、石城崗、青山一帶堵擊，並不斷向嶧縣東南襲擊，如敵東進，卽以主力側擊。

第二十軍團十四時接第二集團軍通報：「台兒莊寨牆北部被敵砲燬，突入約三四百人，與我混戰，嶧縣之敵約二千餘人，砲十餘門，戰車十餘輛，分途南下，一部乘車至北洛，向台兒莊急進」。軍團乃判斷先頭部隊，已開始攻擊台兒莊，其主力似尚抑留於嶧縣、棗莊附近，有復攻台兒莊模樣，是時適又奉第五戰區長官命令：「該軍團即放棄嶧縣、棗莊之計畫，速以一部監視當面之敵，以主力向南轉進，先殲滅台兒莊之敵」。

第二十軍團爲協同第二集團軍，將敵聚殲於台兒莊附近，擬全部南進夾擊敵人，乃於同日二十一時，令第五十二軍於本晚由傅山、青山一帶攻擊南下之敵，並與第二集團軍切取連絡，第八十五軍以一部佔領雲谷山、黃山、馬山、神山一帶，牽制齊村、棗莊、郭里集一帶之敵，主力於本晚集結神山、嚮水泉、豬山一帶待命。

第二十軍團二十八日據報，突入台兒莊寨內之敵，已大部就殲，泥溝一帶有敵千餘名，砲十餘門，戰車三十餘輛，續向台兒莊急進，我第八十五軍第四師與敵千餘人、砲十餘門、戰車十餘輛、於黃山、馬山、周村一帶，自晨至午，正激戰中。同日，第五戰區長官令第十三軍騎兵團，限二十八日開臨沂，歸第五十九軍指揮。

第二十軍團基於以上情況判斷，敵之主力似尚在嶧縣附近。十一時，乃下達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當面之敵主力，似尚徘徊於嶧縣附近。

二、第五十二軍，應以主力確保女峯山、石城崗一帶，同時選派有力之三個團，附全部山砲及戰車砲，



迅速馳援台兒莊，協力第二集團軍夾擊南攻台兒莊之敵。

三、第八十五軍，應以主力佔領抱犢崗、嚮水泉、豬山一帶高地，爲爾後出擊據點，以一部據守卓山、黃山、馬山、周村一帶，實行佯攻棗莊、嶧縣，以牽制敵之主力。

第五戰區長官同日二十二時電令：「台兒莊方面，第二集團軍陷於膠着狀態，敵我均在困難中，第二十軍團應爲有力之援助，迅速南下來擊敵人」。

第二十軍團二十九日晨對台兒莊附近敵之後方作嚴密之攻擊準備，至十二時，奉第五戰區長官命令，要旨如左：

一、台兒莊附近之敵，約三千餘人，重砲四門，野砲若干，據劉家湖、三里莊、南洛一帶村落，及台兒莊北部碉樓，頑強抵抗，我第二集團軍雖將敵三面包圍，但雙方膠着對峙，一時不能殲滅該敵。

二、我軍以先行掃蕩台兒莊附近敵人之目的，第二十軍團應以一部，於三十日對嶧縣伴攻，以牽制該敵南下，另以一部速向泥溝、北洛前進，到達後，以一部向南洛，協助第二集團軍解決台兒莊附近之敵，以主力極力破壞鐵路、公路，遮斷嶧縣與台兒莊敵之連絡線，並與我攻嶧縣之部隊，竭力阻止嶧縣南下之敵人。

第二十軍團遵照上項命令，於同日十四時下達攻擊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第五十二軍指揮第四師、第二十五師及第二師之一旅，本晚由女峯山、經尙岩、蘭陵鎮、向台兒莊東北沙江凹攻擊前進，協同第二集團軍擊滅進犯台兒莊之敵。

二、第八十五軍指揮第八十九師及第二師（欠一旅），本晚確實佔領平山、傅山口、石城崗、青山、女峯山一帶高地，並向嶧縣佯攻，牽制當面之敵，並掩護第五十二軍側背，對臨沂方面嚴密警戒。

三、軍團部即移四戶鎮。

三月三十日拂曉，各部隊已先後到達蘭陵鎮、青山、石城崗附近集結。六時頃，第二十軍團以電話命令（十時補發代電）第五十二軍，應先以一部在腰裏徐、柿樹園一帶佔領陣地，掩護該軍之進出，主力於黃昏前，在甘露寺附近就攻擊準備位置，即向南洛、北洛敵之側背攻擊，與第二集團軍切取連絡，並以有力之一部破壞台兒莊、嶧縣之交通；第八十五軍（欠第四師附第二師之一旅）應以主力於本晚向嶧縣之敵佯攻，以牽制當面之敵，掩護第五十二軍右側背，並與之切取連絡。至十一時許，第五十二軍已進抵紅瓦屋屯、陶墩之線，即向壕官莊、河灣、大莊、馬莊一帶之敵攻擊，其勢甚銳，敵感受威脅逐次增加，屢行反撲，經我奮勇衝鋒，至十六時，將以上各村完全攻佔，敵退據郝莊、賈家埠、小集、張樓一帶；是時，我一部已由獐山、天柱山附近向敵背後突襲，主力亦由右翼續行猛攻，激戰至日暮，即攻至賈家埠附近，敵退守蘭城店、小集一帶與我對峙。

第五戰區長官二十時電令第二十軍團，應以一部監視嶧縣，主力向台兒莊前進，協同第二集團軍肅清台兒莊附近之敵，並限三十一日拂曉前到達。軍團因奉上項電令，與所下達各部隊命令無大出入，遂決嚴督各部隊，仍照原計畫加緊進攻，湯恩伯軍團長即馳赴洪山鎮指揮。

是日，我輕轟炸機二架，於十一時四十分，在嶧縣城上空投彈二十二枚，均命中目標。



三月三十一日，第五十二軍方面，攻擊進展順利，十一時克蘭城店、三佛樓，十二時佔領水湖王莊，並殲滅敵騎兵百餘人，第八十五軍第八十九師大部已越過嶧縣東北之馬山、九山，正向雙山進展，恰可與第二集團軍圍殲台兒莊附近敵人。時臨沂方面敵步騎兵約三千餘人，附砲二十餘門，戰車十餘輛，已到達作字溝、向城附近，其先頭一部，十五時，於愛曲附近與第四師一部（歸第五十二軍指揮在蘭陵鎮爲軍預備隊）發生激戰，第八十五軍已派隊迎擊向城之敵，嶧縣、棗莊之敵，乘我部隊轉用，傾巢向泥溝攻擊，且探知有不明番號之敵馳援向城。此時敵我陣線互相交錯，態勢險惡，第二十軍團爲適應當前情況，遂調整部署，於十五時三十分下達命令，其部署要旨如左：

一、由臨沂南進之敵步騎兵三千餘人，砲二十餘門，戰車十餘輛，有援台兒莊附近之敵，威脅本軍團側背之模樣，其主力已到向城、作字溝附近，其先頭一部，已與我第四師於愛曲附近激戰。

二、第五十二軍留一部於台兒莊附近監視，以主力依洪山鎮爲軸，外翼經該鎮東北轉向向城、愛曲、秋湖席捲，將敵捲入我包圍線內。

三、第八十五軍（該軍以第二師歸還第五十二軍建制）由青山、平山、傅山口及向城附近一帶，分數縱隊，強行向南橋、魯坊一帶之敵掃蕩，並掩護第五十二軍之側背，排除台兒莊及嶧縣、棗莊兩面敵人之尾追，並截留牽制愛曲、秋湖之敵，以阻止其前進。

四月一日至七日台兒莊之戰鬪：自一日八時許，作字溝、愛曲附近之敵，乘我第四師（欠一旅）轉移洪山鎮、蘭陵鎮、前煙頭一帶時，於正午陷我後煙頭，我固守洪山鎮待機反攻；第五十二軍除留第二



師騎兵團於柿樹園、張樓一帶監視外，主力已到達南橋、魯坊附近，十六時，湯軍團長令第二師、第四師各分別歸還第五十二軍及第八十五軍建制，第八十五軍應以第四師（附野砲一連）固守蘭陵鎮、洪山鎮、李莊之線，並相機出擊，協同第五十二軍夾擊當面之敵，第八十九師控制於四戶鎮附近，爲機動部隊；第五十二軍應以主力卽由欒家莊、作字溝迂迴敵之側背，猛烈攻擊，一部控置於鳳落、大古莊、金莊、河灣一帶。十七時，軍團將柿樹園附近之第二師騎兵團調回，二十時，第五戰區長官復電令第一三九師歸第二十軍團指揮，並限於今晚開岔河鎮，掩護砲兵第四團開邳縣。二十四時，戰區又令第十三軍獨立騎兵團返孤山湖東南地區，歸還建制。

是日十四時，我轟炸機三架，在嶧縣上空，發現東關與西關有密集部隊，當投下炸彈八十四枚，均命中爆發，殺傷敵軍甚衆。

二日午前，劉莊、愛曲、蘭陵鎮一帶之敵，經我軍協力猛攻，我先後克復劉莊、作字溝、鳳凰莊、前後煙頭，敵一部仍在愛曲、蘭陵鎮附近抵抗，主力已向西南鑽隙竄擾，似有會同台兒莊附近之敵，向岔河鎮進攻模樣。第五戰區長官本日電令第五十七軍第一一師第三三三旅歸第二十軍團指揮，該旅已於九時開南橋、魯坊待命。十一時又令第七十五軍（欠第九十三師）、第九十二軍之第十三師、砲兵第四團，均開岔河鎮，歸第二十軍團指揮。

第二十軍團十二時許，乃令第五十七軍之第三三三旅及第十三軍之獨立騎兵團歸第五十二軍指揮。至二十時，湯軍團長下達命令，要旨如左：



一、蘭陵鎮、洪山鎮一帶之敵，經第八十五軍連日攻擊，受創甚鉅，其一部仍在頑抗，業經第五十二軍迂迴包圍，即可就殲，其主力已向西南鑽擾，似有連合台兒莊方面敵一部，經岔河鎮以西地區南進模樣，其先頭部隊，本日十六時已達陳瓦房附近，與第一三九師接觸。

二、本軍團以攻擊該敵之目的，以一部肅清洪山鎮附近之敵後，主力由岔河鎮、大良壁出擊，迫敵於台兒莊以北地區，一舉而殲滅之。

三、第六師、第一三九師、附砲兵第四團、着歸第七十五軍周軍長指揮，於三日拂曉，由岔河鎮向耿莊、鳳凰橋、三河口、邢家樓方面攻擊，進出莊場、關莊、譚莊之線。

四、第八十五軍（欠第四師），三日拂曉，應由大、小良壁、向鸞墩、蔡莊、朱莊攻擊前進，並掩護第七十五軍之右側背。

五、第五十二軍，本晚應派隊接替第四師陣地，並肅清蘭陵鎮、洪山鎮一帶之殘敵。

六、第四師交防後，即歸還建制。

七、第三三三旅爲軍團預備隊，控制於四戶鎮附近。

八、軍團部在四戶鎮。

我第五十二軍，三日八時，夾擊劉莊、袁家溝上、作字溝、向房前、小鍋里附近之敵，敵退據紅爐口作困獸鬪，我乃一面以砲火向敵制壓，一部迂迴至敵側背，至十時許，敵大部就殲，殘敵向西北尙岩退去，從敵屍檢獲文件，知爲片野先遣隊及新島騎兵聯隊，時第四師已將防務交第五十二軍接替，向四

戶鎮附近轉移爲軍團預備隊。

第二十軍團三日接奉第五戰區長官二日二十時命令，要旨如左：

一、敵第十師團及第五師團之一旅，自經臨沂、台兒莊諸戰鬪後，傷亡極大，現參加決戰之兵力，至多不過五個聯隊，附山野砲五十門、重砲數十門、戰車數輛，其一部約千餘人，在洪山鎮北方秋湖附近，被我第二十軍團包圍，其主力向台兒莊東側陳瓦房、鳳凰橋、馬家窰一帶運動，續向第二集團軍右翼迂迴攻擊中。

濟南、大汶口、汶上、濟寧、滕縣間爲敵第五師團之另一旅團，分段守備中。

二、本戰區，以迅速合圍殲滅敵人之目的，決於明三日開始全線總攻擊，保持重點於第二十軍團之右翼，將敵包圍於台兒莊北側地區而殲滅之。

三、第二十軍團，以一部消滅洪山鎮北方之敵，以主力於三日保持東西正面，向台兒莊附近敵之左側背攻擊，逐次向左迂迴，務在台兒莊左側地區，將敵捕捉殲滅之。

攻擊開始時間，由該軍團自定。

因戰況之進展，須隨時遮斷敵自嶧縣退却之路，並對向城方面增援之敵人嚴密警戒。

四、軍隊區分。

右翼兵團

第二十軍團長湯恩伯

第五十二軍

第八十五軍

第七十五軍之第六師及第一三九師

第五十七軍之第三三三旅

第十三師

騎兵第九師

砲兵第四團

我第五十二軍四日在蘭陵鎮、洪山鎮一帶，一面調整部署，肅清殘敵，一面積極準備向底閣、腰裏徐、柿樹園一帶席捲。第八十五軍及第七十五軍方面，在小良壁、大顧珊、朱灘、蔡莊、鸞墩、大良壁之線，三時與敵激戰，卽克復朱灘、蔡莊，大顧珊之敵，經圍攻後，狼狽逃潰，鸞墩、餓虎橋之敵，亦相續向譚莊退却，復經我乘勢追擊，奪取譚莊繼轉向東西范墩及黃淵攻擊，同時以步砲熾盛之火力猛烈射擊，敵傷亡慘重，殘敵潰走，是役我傷亡亦鉅，惟俘獲無算，誠作戰以來之空前勝利。

第二十軍團長十一時電令各部隊，要旨如左（後補五日八時命令）：

一、台兒莊東南一帶之敵，經我第二集團軍及第八十五軍、第七十五軍三面圍攻，已成動搖狀態。

我第三集團軍已佔領官橋，第一一〇師已佔領獐山，第五十九軍一部已由臨沂南進堵擊，第九十二軍定五日由韓莊渡河向嶧縣挺進。



二、本軍團以圍殲該敵之目的，繼續向泥溝、北洛、台兒莊之線攻擊前進，迫敵於運河北岸，捕捉而殲滅之。

三、第七十五軍，應以一部鞏固岔河鎮南方一帶之據點，主力繼續向蕭汪、東莊、台兒莊攻擊前進。

四、第八十五軍，應向低石橋、燕子景、岔路口、劉家湖一帶繼續攻擊前進。

五、第五十二軍（欠第四師）、（附騎兵三個團），應以有力之一部，鞏固洪山鎮、蘭陵鎮一帶之據點，主力即開始經甘露寺、腰裏徐、向泥溝、北洛之線攻擊前進。

六、作戰地境：

第五十二軍
第八十五軍
第七十五軍

小良壁——朱莊——尋莊——張樓——南洛之線，線上屬第八十五軍。
馬甸——耿莊——邢家樓——馬家密——台兒莊之線，線上屬第七十五軍。

七、第四師及第三三三旅（欠一團）為預備隊，控置於四戶鎮附近。

是日八時四十分，我輕轟炸機三架，在台兒莊西北泥溝附近車站上空，發現敵軍，經連續投彈，斃敵甚衆，車站中彈一枚全燬。十二時十分，第五戰區李長官電話指示，我機應轟炸台兒莊東北二十華里之敵軍司令部及砲兵陣地，我機二十三架，於十四時二十分到達台兒莊上空，發現台兒莊東北鐵路以東一帶村莊內及附近公路上有部隊及騾馬向北移動，經連續投彈八十八枚，並用機槍掃射，敵軍人馬死傷甚重。



五日，第五十二軍分由蘭陵鎮、沿橋頭、甘露寺及洪山鎮附近之孫樓、柳樹王、房莊、晁村一帶進攻，敵雖不斷增援抵抗，我仍攻佔底閣、楊樓、陶墩、常溝之線；第八十五軍方面之敵，自拂曉後，即增援反攻，激戰至九時許，譚莊、蔡莊、大顧珊，復陷敵手，經我官兵展開慘烈之爭奪戰，譚莊反被我收復，二十時，我又攻大顧珊，數度進至村緣，均爲敵火所阻，至午夜成對峙狀態。同日，第二十軍團令砲兵第四團第二營歸第四師指揮。

是日，我機兩架，在莒縣上空對東北移動之約三四百敵人，投彈十枚，斃敵甚多。

六日，第五十二軍主力，仍在底閣、楊樓之線，與敵激戰；第八十五軍仍與大顧珊之敵對峙；第七十五軍之第六師及第一三九師分向蕭汪、辛莊及賀莊、耿莊、陳瓦房一帶之敵攻擊，一度佔領火石埠、辛莊、東莊。其時第五戰區長官業於五日十九時電令第三師星夜開赴四戶鎮，歸第二十軍團指揮，遂飭第十三師開魯坊、南僑、官莊之線佔領陣地，以掩護我攻台兒莊部隊右側之安全。

十四時，敵由台兒莊向北移動，其主力已迂迴到底閣、楊樓之線，十五時，第二十軍團飭各軍師遵照五日八時電令，向當面之敵繼續攻擊前進，限於七日拂曉前，第五十二軍到達南洛、劉家湖之線，第八十五軍到達邵莊、滄浪廟之線，第七十五軍到達邊莊、趙村之線，爾後協同第二集團軍，猛烈夾擊台兒莊附近之敵，第十三師應確實佔領作字溝、鳳落、王莊、大官莊之線，對北警戒，掩護出擊部隊之安全。

同日，第二十軍團，奉 蔣委員長五日十二時令一元手令要旨：「台兒莊附近會戰，我以十師之衆

，對一師半之敵，歷時旬餘，未獲戰果，該軍團居敵側背，態勢尤爲有利，攻擊竟不奏功，其將何以自解，卽應嚴督所部，於六七兩日，奮勉圖功，殲滅此敵，毋負厚望，究竟有無把握，仰具報」。

湯軍團長當卽轉飭各部隊遵照，並呈覆：「當面之敵經各軍奮勇猛擊，殲敵過半，已嚴令各軍迅向台兒莊攻擊前進，臨沂西南中村附近之敵，似有南進模樣，已令第十三師先頭之一旅，佔領作字溝、鳳落、大官莊之線，準備迎擊，掩護我向台兒莊攻擊部隊右側，如敵不再增援，當可於今明兩日，將該敵壓迫於台兒莊以北附近地區殲滅之」。

四月七日拂曉，第五十二軍方面之敵，由楊樓、陶墩、柿棧園一帶向第二十五師陣地攻擊，激戰至十五時未逞，入暮，我以主力向敵攻擊，另以騎兵一團迂迴楊樓附近敵軍司令部，殲敵甚衆，餘不支，紛向嶧縣方面潰退。第八十五軍之第八十九師，於十時先後克復蔡莊、大顧珊，殲敵步騎兵千餘人，我陣亡羅芳珪團長、李友干團附、童亞營長等三員，官兵傷亡亦多；第四師一部，克復關莊、車墩、朱莊、郁莊，並尾隨敵主力猛烈追擊。我第二集團軍亦向南洛、北洛一帶追擊，敵突圍向嶧、棗退却。

此次戰鬪，我先後參戰部隊有步兵七個師、一個旅、騎兵一個師、騎砲兵各一團，共計約官兵七二、二七八人，馬六八五〇匹，傷亡失蹤官兵約二〇三四二人，馬一〇四七匹，俘獲步機槍三七八枝，擲彈筒五具，及裝備物品甚多。

三、第二集團軍方面之戰鬪（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七日）

第二集團軍於民國二十七年一月間由晉調豫南武勝關、潢川一帶，一面整訓，一面構築國防工事，三月十四日，奉 蔣委員長電令，向鄭州、洛陽集中，擔任黃河防務，及抵鄭、洛時，適魯南滕縣、臨城、嶧縣、棗莊均相繼失陷，情況頓呈緊張，第一戰區轉 蔣委員長電令，第二集團軍全部迅開歸德（商邱）集結待命，歸第五戰區長官指揮。

第二集團軍於三月十九日開始，按第三十一師、獨立第四十四旅、第二十七師、第三十師之順序，向歸德輸送中，適奉第五戰區長官電令，第三十一師附獨立第四十四旅，暫歸第二十軍團指揮，並飭集團軍以主力扼守台兒莊，以一部任運河防務。同日，又奉第一戰區轉 蔣委員長電令，着以兩師開歸德，以一師開銅山，至二十三日止，全部已先後輸送完畢。時先頭之第三十一師已抵台兒莊附近，同日，復奉第五戰區電令，第三十師在青泉集一帶集結，為戰區預備隊。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三月二十三日九時抵津浦路之茅村鎮，得悉在臨城、棗莊、嶧縣、韓莊一帶之敵，為第十師團步砲聯合約萬餘人，附戰車五六十輛，我第二十軍團第五十二軍已北渡運河，正向蘭陵鎮附近集結，第八十五軍正向青山、女峯山一帶迂迴，準備側擊嶧棗之敵，第三十一師一部扼守台兒莊，一部在泥溝、康莊、獐山附近警戒，第一一〇師及獨立第四十四旅擔任台兒莊至韓莊間運河南岸防務。

九時三十分，敵步騎兵約二百餘人，戰車一輛，由嶧縣向東南行進，與我第三十一師在康莊警戒之騎兵接觸，旋敵續增三百餘人，砲四門，沿鐵路向東南續進，至趙莊附近與我騎兵支援部隊激戰，十一

時，敵復增加五百餘人，砲六門，戰車七輛，向趙莊、前城、獐山之線壓迫，迄十四時，趙莊陷敵，時前城被敵包圍，獐山我便衣隊被迫退至白山西附近，敵遂集中兵力陷泥溝，續向北洛進攻，我騎兵退潘家庵、蘇家埠監視；十七時，敵十餘人，戰車五輛，猛攻北洛，經抵抗後，於十八時退南洛、賈家口各要點。同時，第五戰區長官命令第二集團軍孫連仲總司令卽赴台兒莊指揮，暫歸第二十軍團指揮之第三十一師、獨立第四十四旅，歸還建制，駐賈汪之第二十七師，星夜向台兒莊附近集結。

第二集團軍基於上項命令，遂令第二十七師派隊接替第三十一師之河防任務，歸第三十一師指揮，總司令部卽向台兒莊附近移動。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三月二十四日四時抵韓家寺指揮；七時，北洛之敵向孫莊進攻未逞；九時，敵二千餘人，砲二十餘門，沿台嶧公路由蘭城店向東南急進，同時北洛之敵，砲擊三里莊、台兒莊及北站各地，繼以步兵約五百餘人，攻擊南洛未逞；十一時，由蘭城店南下之敵，抵劉家湖、邵莊之線，向園上、台兒莊攻擊，並以飛機三架助戰；十二時三十分，園上陷敵；十四時，我一部由南洛向敵右翼側襲，將敵主力擊潰，克復劉家湖、邵莊，敵大部退滄浪廟、邊莊，少數仍據園上碉樓頑抗；十七時，北洛、滄浪廟、邊莊之敵，向劉家湖反攻，以砲火將台兒莊寨垣轟破一缺口；十八時，敵二百餘，以戰車掩護，突入寨內，經守兵殲滅之，我王震團長、姜常泰營長二員重傷，官兵傷亡亦多。二十四時，白崇禧副參謀總長蒞臨台兒莊南站，垂詢戰況，指示機宜，並令調砲兵第七團之一營、戰車防禦砲一連、及鐵甲車第三中隊，歸第三十一師指揮。



三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一師第一八六團以一部猛攻孟莊，以主力向園上之敵出擊，敵退據民房及礮樓內頑抗；同時，第一八五團一部由邵莊向裴莊攻擊，互有進展；第一八二團由北站經台兒莊轉向滄浪廟繞攻，戰至四時許，敵大部經彭村向蟠龍柱、前後裴莊撤退，一部退園上，時我第一八五團乘勢佔領裴莊，俘敵二名，得悉敵係第六十三聯隊。

第二集團軍九時令飭第三十一師守寨部隊，迅速肅清突入寨內之敵，第二十七師以一部由黃林莊渡河側擊，攻台兒莊敵之側背，獨立第四十四旅接守台兒莊南岸河防。

十時許，敵大部向南洛、劉家湖、邵莊之第三十一師陣地攻擊，十一時，敵勢益烈，我梁敬賢營長陣亡、王郁彬團長、高立均營長均負重傷，以下傷亡亦鉅，劉家湖、邵莊遂被侵佔，同時南洛陣地突出，乃令退守魚鱗。十六時頃，台兒莊北門及小北門寨牆，被敵砲火轟燬數丈，繼敵二百餘人由小北門突入，被我圍困於大廟內，時王冠五師附督率官兵將破口堵塞，第二十七師一部向劉家橋之敵奇襲，未獲進展，鄭雲奇團附陣亡，官兵傷亡九十餘名。

第二集團軍，二十時五十分，爲確保台兒莊及北站計，下達攻擊命令，其攻擊部署要旨如左：

一、第一一〇師，以兵力兩團向金家莊、二五〇高地方面威脅敵人。

二、獨立第四十四旅，以一團由胡魯溝向鐵路方面威脅。

三、第三十一師附山砲營，以主力佔領台兒莊及北站地區，加強工事，拒止當面之敵，以一部佔領東林橋及其以南地區，乘機側擊南下之敵。

四、第二十七師，以一旅集結陶溝橋村、富草溝、上莊，速構成據點工事，乘機側擊南下之敵，以一旅集結黃家樓、水晶溝附近，爲總預備隊。

二十六日，據報敵主力由嶧縣向台兒莊附近增加，當面之敵，不斷以飛機及火炮向台兒莊寨內及附近轟炸，第五戰區電令第二集團軍，以第三十師一團增援台兒莊，歸該總司令指揮，其餘開茅村鎮集結。

孫總司令爲增強兵力，經電請將第三十師全部調歸指揮，嗣於十二時下達命令，要旨如左：

一、軍以殲滅由嶧縣南下增援敵人之目的，擬二十七日拂曉開始攻擊。

二、第二十七師爲主攻部隊，本日晚秘密向上莊附近地區集結，二十七日拂曉，向孫莊、北洛、劉家湖一帶之敵攻擊。

三、第三十一師（附砲兵第七團之一營）扼守原陣地，主力集結於左後方，二十七日拂曉，以小部襲擊當面之敵而抑留之，使主攻容易。

四、獨立第四十四旅集結於胡魯溝附近，以主力乘夜向高家莊、西邵里前進，於二十七日拂曉，相機協同攻擊敵之側背，並派一部佔領獐山，遮斷敵歸路。

五、第三十師，以一團接替台兒莊運河南岸守備，另以一團任頓莊閘、郝樓間河防，歸獨立第四十四旅指揮，餘在原地爲總預備隊。

六、重砲兵連佔領水晶溝附近陣地，對敵制壓，並支援我攻擊。



二十七日五時，第二十七師開始向北洛、孫莊、劉家湖一帶之敵攻擊，至七時，先後佔領張家樓、楊家廟、後棗莊、前棗莊、蟠龍柱、邵家莊、裴莊、孟家莊各村落；十四時，敵步騎兵五六百人，戰車六七輛，向前後棗莊反攻，經戰鬥後，雙方傷亡均重。第三十一師當面之敵，五時許，以集中砲火摧燬台兒莊大小北門，乘勢突入百餘人，被我殲滅大半，並檢獲文件，得知爲瀨谷支隊，殘敵退入大廟及碉堡內抵抗；十三時，敵戰車十餘輛由劉家湖向台兒莊前進，被擊燬六輛，餘倉惶退去。

同日，據報敵千餘人，砲十餘門，戰車三十餘輛，於四時許，由泥溝向台兒莊方面急進。

第二集團軍基於上項情況，遂於二十時，令第三十一師仍固守台兒莊及北站，應乘夜肅清寨內之敵；第二十七師確守既得之村落，於二十八日拂曉，以主力集結於右翼，向南洛及台兒莊以北之園上方面攻擊；獨立第四十四旅於二十八日拂曉前，確實佔領插花廟、彭家樓，側擊北站之敵；第三十師第八十九旅第一七六團歸第三十一師指揮。

三月二十八日五時，第二十七師開始向劉家湖、園上一帶之敵夾擊，未得進展；十五時，敵復陷邵家莊、孟家莊，我傷亡頗衆。第三十一師四時許向寨內大廟之敵攻擊，殲滅甚多；七時許，敵砲二十餘門，分向台兒莊西北角及北站轟擊，敵步兵一部猛撲北站未逞，時寨牆已被砲燬數丈。二十時，第二集團軍爲肅清台兒莊寨內之敵，擬先將寨外各村之敵殲滅，以斷其內外連絡，遂令第二十七師附山砲一營、戰防砲二門，以三團兵力，須於二十九日拂曉，將園上、孟家莊確實佔領；第三十一師附第三十師之第一七六團、砲兵第七團之一營，於二十九日拂曉前，以全力將台兒莊寨內及寨外附近之敵肅清；第三



十師（欠第八十九旅）附獨立第四十四旅，於二十九日拂曉前，向南洛、北洛截斷敵之連絡，阻敵增援部隊之南進。

同時，台兒莊寨內外之敵，向我反攻，遂發生慘烈巷戰，房舍燃燒，電訊中斷，陷於混戰狀態，敵乃乘勢由西北角突入寨內百餘人，曾將其殲滅，惟敵續有侵入，激戰至二十三時，寨外之敵攻勢雖烈，仍被我擊退，是役除我王祖獻營長陣亡外，雙方傷亡均約五百餘人。

二十九日三時，第二十七師開始向園上、孟家莊、裴莊、邵家莊攻擊，當時將裴莊及邵家莊一部佔領，五時，敵復集中火力猛烈轟擊，我利用斷壁頽垣，與敵戰鬥，同時砲擊劉家湖之敵，十三時，敵擊燬我戰防砲二門。第三十一師方面，於五時分向寨內之敵展開巷戰，我軍奮勇力戰，將北門及西北角之敵，驅入於大廟及礮堡內，十時，寨外之敵猛攻北門，寨內之敵向外擴張，時我腹背受敵，官兵悉沉着應戰，敵終未逞。第三十師方面，一時許，向南洛、三里莊攻擊，二時佔領南洛及三里莊之一部，當時敵由劉家湖方面增援五百人，向三里莊反攻，我遂退回原陣地。

同日，林蔚次長轉 蔣委員長電令要旨：「台兒莊屏障徐海，關係第二期作戰至鉅，故以第二集團軍全力保守，即有一兵一卒，亦須本犧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全體官兵應加重懲，即李長官、白副參謀總長、林次長亦有處分」。

第二集團軍基於上令要旨，電令各部隊概要：台兒莊附近之敵，未能一舉肅清，殊與統帥部期許相違，爲保持過去的光榮，各官兵應抱定犧牲奮鬥決心，即最後一滴血，亦須洒於戰場，同時以種種方法



，向敵擾亂，使疲勞其兵力。

是日，我第二集團軍之第五十二軍，已南下準備進出北洛、泥溝一帶，側擊敵人。

三十日，佔據台兒莊北門之敵，乘其飛機轟炸我守備地區時，逐漸向東門區擴張。

此際，第二集團軍守寨部隊，日有傷亡，乃令第三十師之一部向前城增加，遂與敵發生巷戰，短兵相接，反復衝殺，數小時後，卒將敵迫入碉樓內，敵遺屍甚夥，我損失亦重。九時許，據報敵裝甲汽車數輛，沿嶧台公路向南急馳，已抵北洛村內，又敵步騎兵約一聯隊，戰車二十餘輛，由北田家營向賈家口方向前進，遂令第三十師派隊迎擊。九時四十分，與敵騎兵於閻家莊北遭遇，激戰至日沒，成對峙狀態。十五時，敵戰車十餘輛、裝甲汽車二三十輛，乘兵三百餘人，由嶧縣南進至張莊下車，向胡魯溝方面運動，似有包圍我左翼企圖；同時敵一部約三四百人，戰車多輛，已抵楊家廟、賈家園附近，一部向常家溝前進，與第五十二軍第二師接觸，當時馬莊被敵戰車突破。

第二集團軍十八時基於上項情況，遂令第三十師速以一部佔領南壩子、李家溝，阻止胡魯溝方面之敵；獨立第四十四旅守備候新閘至頓莊間運河南岸；第一一〇師以一旅仍在運河北岸金莊附近高地，以一旅守備韓莊、新閘子間。

二十四時，第五十二軍於馬莊、大莊子、郝家莊一帶與敵對戰，第二集團軍令第二十七師於三十一日拂曉，連繫第五十二軍第二十五師，由蟠龍柱向劉家湖之敵攻擊。

三十一日拂曉，第二十七師主力向劉家湖攻擊，以一部佯攻三里莊，至十二時，敵以戰車七八輛，



步騎三百餘人，攻擊我岔路口陣地未逞，敵繼續增援猛撲，遂發生肉搏，相持不下，我乃以一部繞敵背後襲擊，敵不支，向劉家湖退去。入夜，敵又以戰車七八輛，包圍岔路口，另以十餘輛阻我園上至孟家莊交通，並集中砲火摧燬我陣地工事及家屋，守軍仍堅苦戰鬥，將敵擊退。二十時，台兒莊內外之敵一再猛攻，北門被突破，侵入五百餘人，西北角亦竄入百餘人，向西門附近進攻，與守軍發生巷戰，幸西門正面之敵，此時被擊退，惟缺口處未及堵塞，敵仍繼續侵入。第二集團軍乃於二十三時令第二十七師、第三十一師堅守原陣地，第三十師除以一團迅向台兒莊移動，歸第三十一師指揮外，餘在插蘭廟、彭家樓、小莊子、龔莊一帶游擊，並向台兒莊北站之敵攻擊，獨立第四十四旅集結石家莊整理，第一一〇師河防向右延伸至頓莊閘東端之線，所有游擊任務着即取消。

四月一日，僅敵機不斷向台兒莊寨內轟炸，但第二集團軍爲迅速殲滅台兒莊寨內殘敵計，於十四時，令第二十七師挑選奮勇隊二百五十人，於本夜由台兒莊東北角突進寨內，撲滅碉樓及大廟之敵；第三十師（欠兩團）以優勢之兵力，向三里莊攻擊；第三十一師於第二十七師部隊進寨後，開始向敵出擊；砲兵隊於本日十九時後，向劉家湖集中射擊。

二日一時，第二十七師之奮勇隊，由台兒莊東北角衝入，向敵突擊，敵倉惶應戰，被擊斃甚衆；至四時，我已佔領東北隅至東門以北地區數要點及碉樓；十四時，將寨東部佔領。第三十師之第一七五團，亦於六時將寨內西北角之敵驅出寨外，斃敵百餘，獲步機槍九十餘枝及其他文件甚多。台兒莊以北之敵，乘第二十軍團部隊截擊由臨沂竄來之敵時，即大舉向第二十七師燕子景、雷草溝、滄浪廟、斗溝、



孟家莊陣地猛攻，我傷亡過重，退守五聖堂、李莊、五岔路、東莊、邊莊之線，時敵仍繼續前進，並以一部向右翼包圍，經我岔河鎮之第一三九師側擊，形勢稍穩。

同日二十時，第五戰區長官下達命令，要旨如左：

一、敵第十師團及第五師團之一旅，自經臨沂台兒莊諸戰鬪後，傷亡極大，現參加作戰之兵力，至多不過五個聯隊，附山野砲五六十門、重砲數十門、戰車數輛；其一部約千餘人，在洪山鎮北方秋湖附近，被我第二十軍團包圍，其主力向台兒莊東側陳瓦房、鳳凰橋、馬家密一帶運動，續向第二集團軍右翼迂迴攻擊中。濟南、大汶口、汶上、濟寧、滕縣間，為敵第五師團之另一旅團，分段守備中。

二、本戰區以迅速合圍殲滅敵人之目的，決於明三日開始全線總攻擊，保持重點於第二十軍團之右翼，將敵包圍於台兒莊北側地區而殲滅之。

三、各兵團任務如下：

第二集團軍右翼與第二十軍團連繫，於三日全線反攻，消滅台兒莊附近之敵，第一一〇師準備以一旅由萬里閘附近渡河，向北洛附近敵之右側佯攻。

四、軍隊區分：

左翼兵團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

第二集團軍

第一一〇師

砲兵第十團二個連

戰車防禦砲三個連

重迫擊砲營二個連

五、第一一〇師河防由第二十二集團軍部隊接替。

四月三日七時三十分，敵集中砲火向第二十七師當面轟擊，掩護步兵前進，攻佔我李莊、五聖堂、東莊、邊莊等地，我退守石拉、古梁王城之線，與敵對峙。九時許，邊莊附近之敵二百餘人，戰車四輛，進佔黃林莊，企圖偷渡運河，我遂令獨立第四十四旅之一團及第三十二軍之重迫擊砲營（欠一連），迅速佔領黃林莊附近之運河南岸陣地，阻止敵人，歸第三十一師指揮。十五時許，台兒莊寨內之敵，向我反撲未逞。十七時，敵以戰車十餘輛陷石拉，施放煙幕，企圖渡河，被我擊退。

四日，由臨沂竄愛曲方面之敵主力，已抵陳瓦房附近，與第八十五軍發生激戰，第五十二軍已由洪山鎮方面向敵後攻擊，第一一〇師正向獐山、泥溝、北洛一帶襲擊，第五戰區預備隊之第十三師，控制於車輻山圩附近，第二十七師被迫退至台兒莊東南地區，台兒莊南門一度失守，寨內已陷於苦戰。

第二集團軍基於以上之狀況，乃決定先肅清運河北岸之敵，使爾後作戰容易，於十六時，令第二十七師派隊驅逐黃林莊、石拉之敵，並於佔領後，迅速構築由台兒莊東南起至劉莊之線據點工事；第三十



一師附第三十師之兩團、重砲兩門，攻擊侵入台兒莊及其附近之敵；第三十師（欠兩團）附重迫擊砲排，驅逐頓莊閘、南壩子附近之敵，並向北擴張戰果；獨立第四十四旅附重迫擊砲連，任郝家寨、黃林莊南岸河防，並協助第二十七師攻擊黃林莊；第十三師以一團任黃林莊至萬里閘（均不含）南岸河防，餘在徐家莊集結。

是日，我飛機二十七架分兩批在台兒莊東北及西北投彈，均命中目標，斃敵甚衆。

四月五日十一時，第二十七師攻克黃林莊、石拉，敵向北退去。拂曉台兒莊寨外之敵，集中火力，協助寨內之敵向我攻擊未逞。時第二十軍團已將南下之敵包圍，戰勢錯綜，敵已陷於苦戰。第一一〇師已進抵金陵寺附近，正向獐山急進中，同時探悉台兒莊附近之敵，一部似向北移動，餘已呈動搖狀態。

第二集團軍基於當前狀況，遂限各部隊於六日至八日，三日內，協同友軍殲滅台兒莊之敵。

六日十時，第二十軍團各部已先後進抵底閣、常溝、大顧珊、東莊之線，午後與敵激戰於大顧珊、楊樓一帶。

第二集團軍觀此狀況，乃於十二時下達命令，要旨如左：

- 一、敵已被第二十軍團包圍，連日損失極重，該軍團並定本日午夜，先後向劉家莊、岔路口一帶總攻。
- 二、第二十七師，於二十時，以一部向孟家莊、裴莊、園上地區進出，協力第二十軍團作戰。
- 三、第三十一師，於二十時，分向三里莊以南及寨內之敵攻擊。
- 四、第三十師，於二十時，以有力一部向南洛、北洛進出。



五、獨立第四十四旅任河防，並相機協助第二十七師作戰。

十八時，我以有力一部，分爲數組，向東莊、李莊、斗溝、陶溝橋、滄浪廟、園上之敵襲擊，因出敵不意，向其猛攻，敵倉惶應戰，傷亡甚多，寨內之敵，擬由西北門增援，被我擊退，我乃乘勢克復西北門，寨外之敵，亦大部向北潰退，二十三時，我已佔領陶溝橋亘園上之線，同時，我主力部隊亦跟蹤到達，復乘勢向邵家莊、劉家湖攻擊，另一部已進入台兒莊寨內，協同寨內守兵掃蕩殘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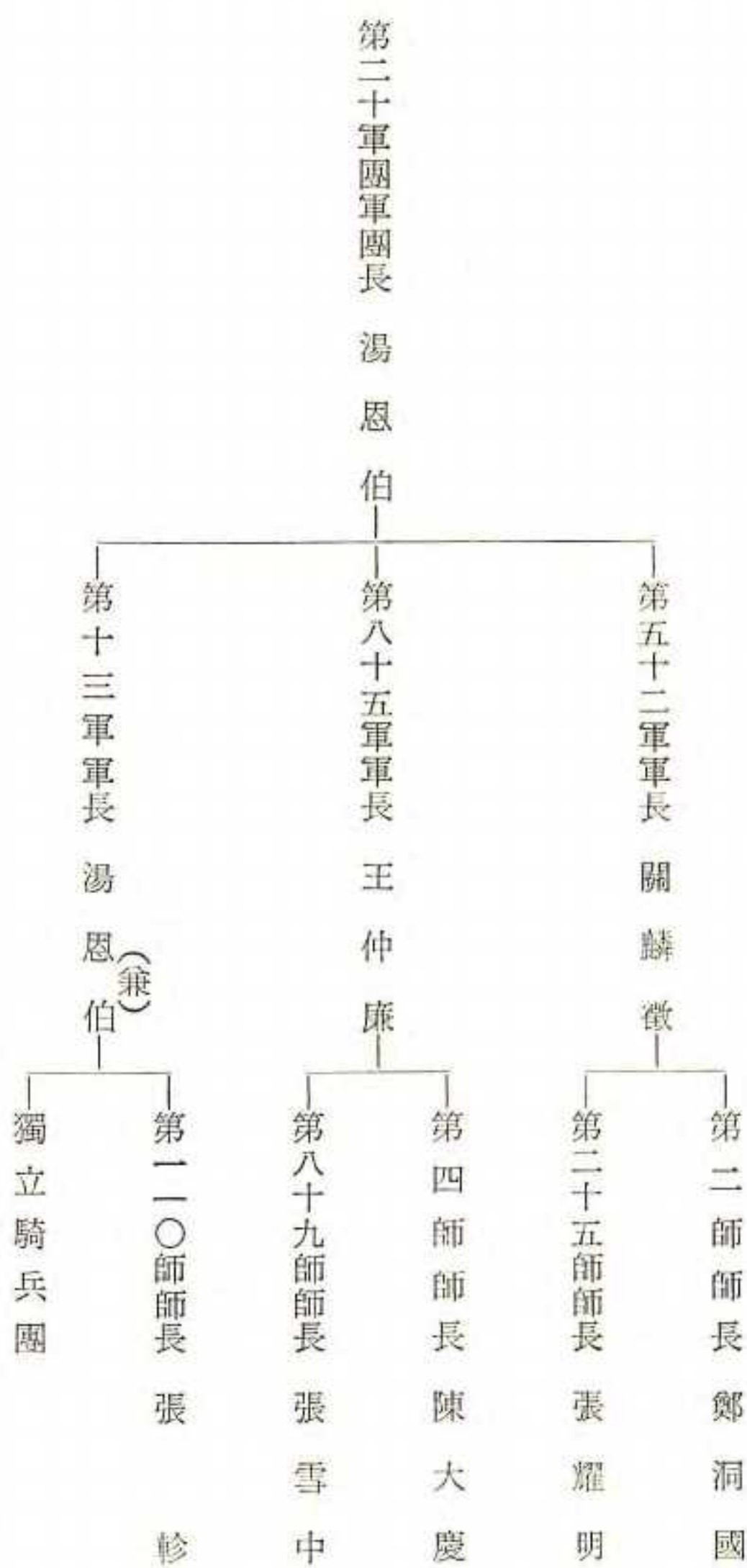
四月七日二時許，邵家莊、劉家湖、陳家堂殘餘之敵，毀砲焚車，遺屍多具，向嶧縣方向潰去；此時台兒莊寨內殘敵，猶作困獸鬬，不斷反攻，經我包圍搏擊，無法逃逸，乃燒燬彈藥、房屋，投火自殺，致一時寨內煙焰彌漫，火光燭天，彈藥爆發，聲震天地，我軍趁勢掃蕩，至四時，將殘敵大部殲滅，俘獲武器裝具物品甚夥。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三），頁一三一—一五六。）



徐州會戰台兒莊附近戰鬥我軍指揮系統表（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中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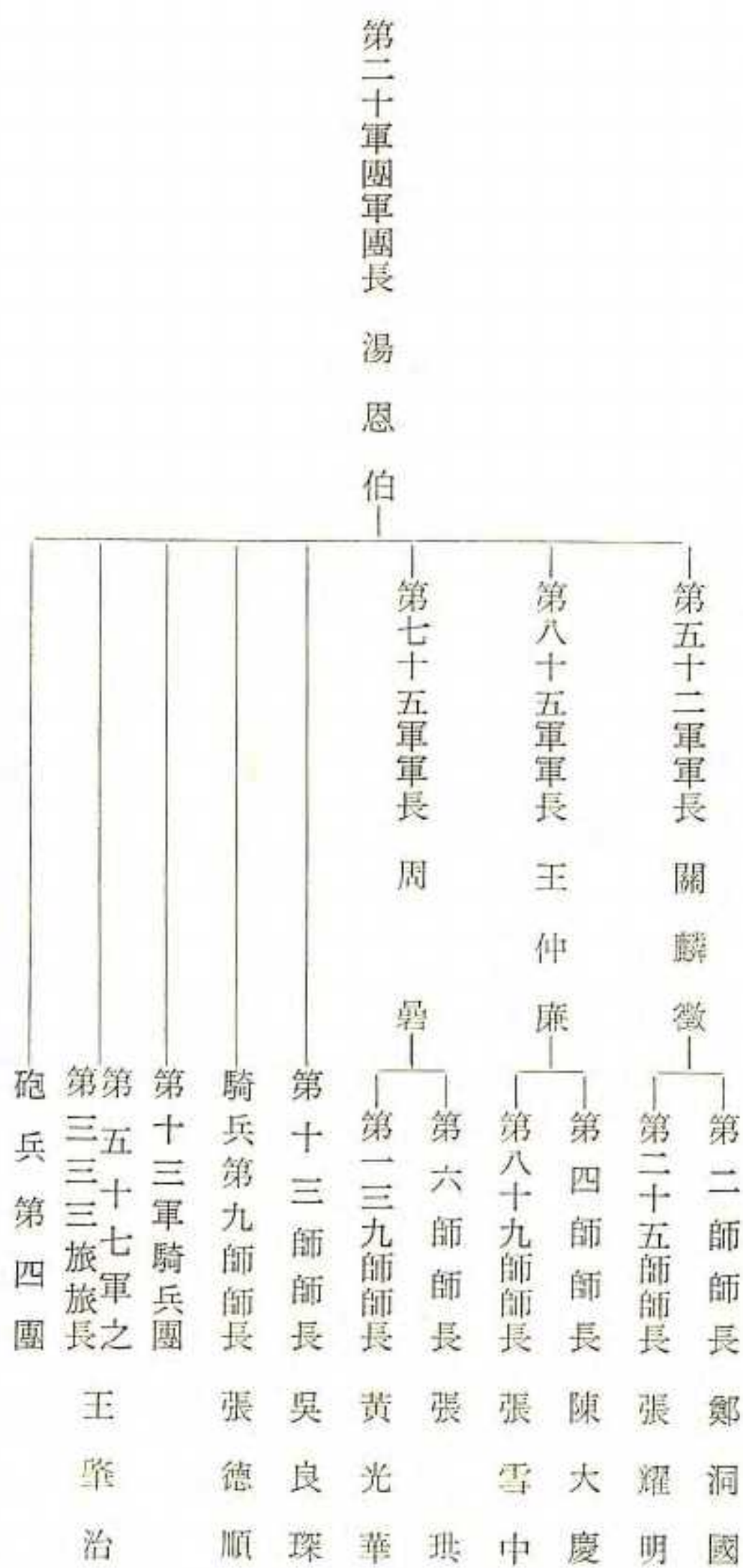
七六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三），插表第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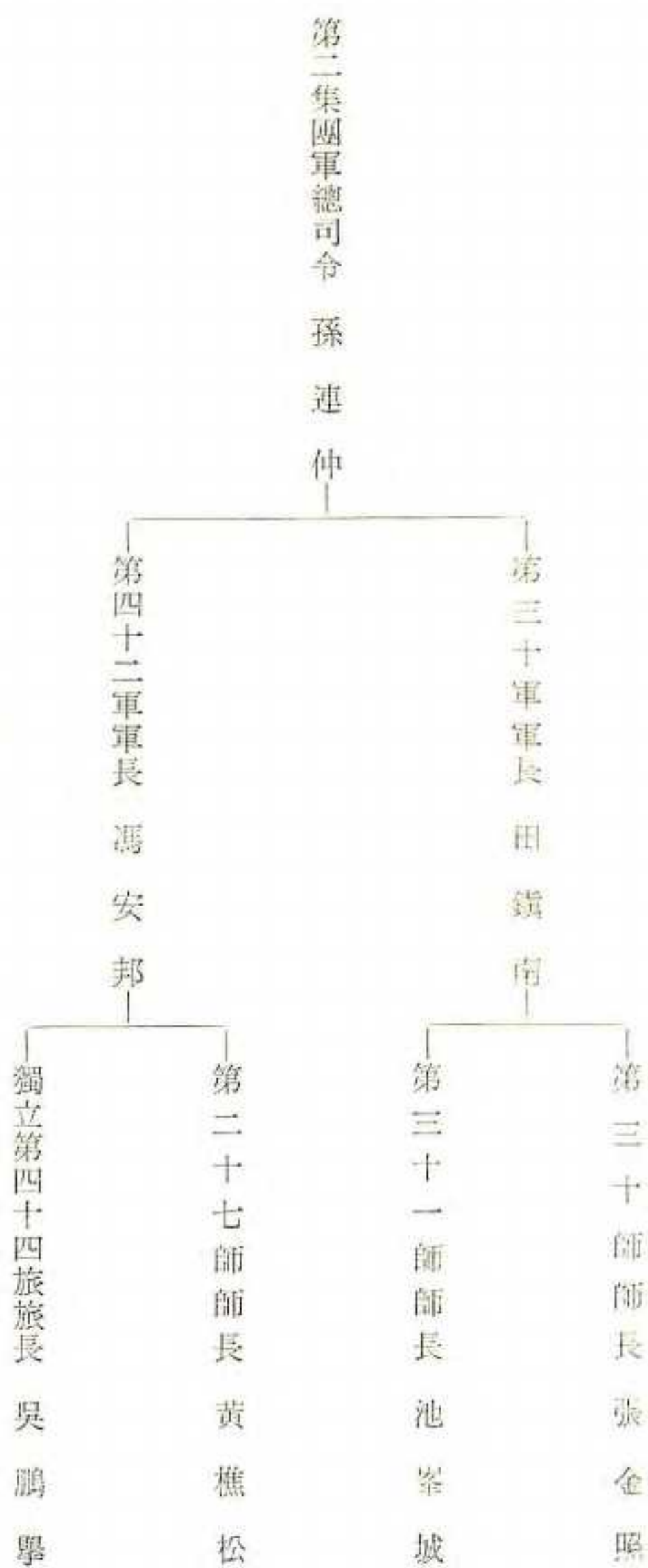
徐州會戰台兒莊附近戰鬪我軍指揮系統表（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日）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三），挿表第十九。）



徐州會戰台兒莊附近戰鬪我軍指揮系統表（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中旬）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三），插表第二十一。）



徐州會戰台兒莊附近戰鬥敵軍番號主官姓名兵力判斷表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上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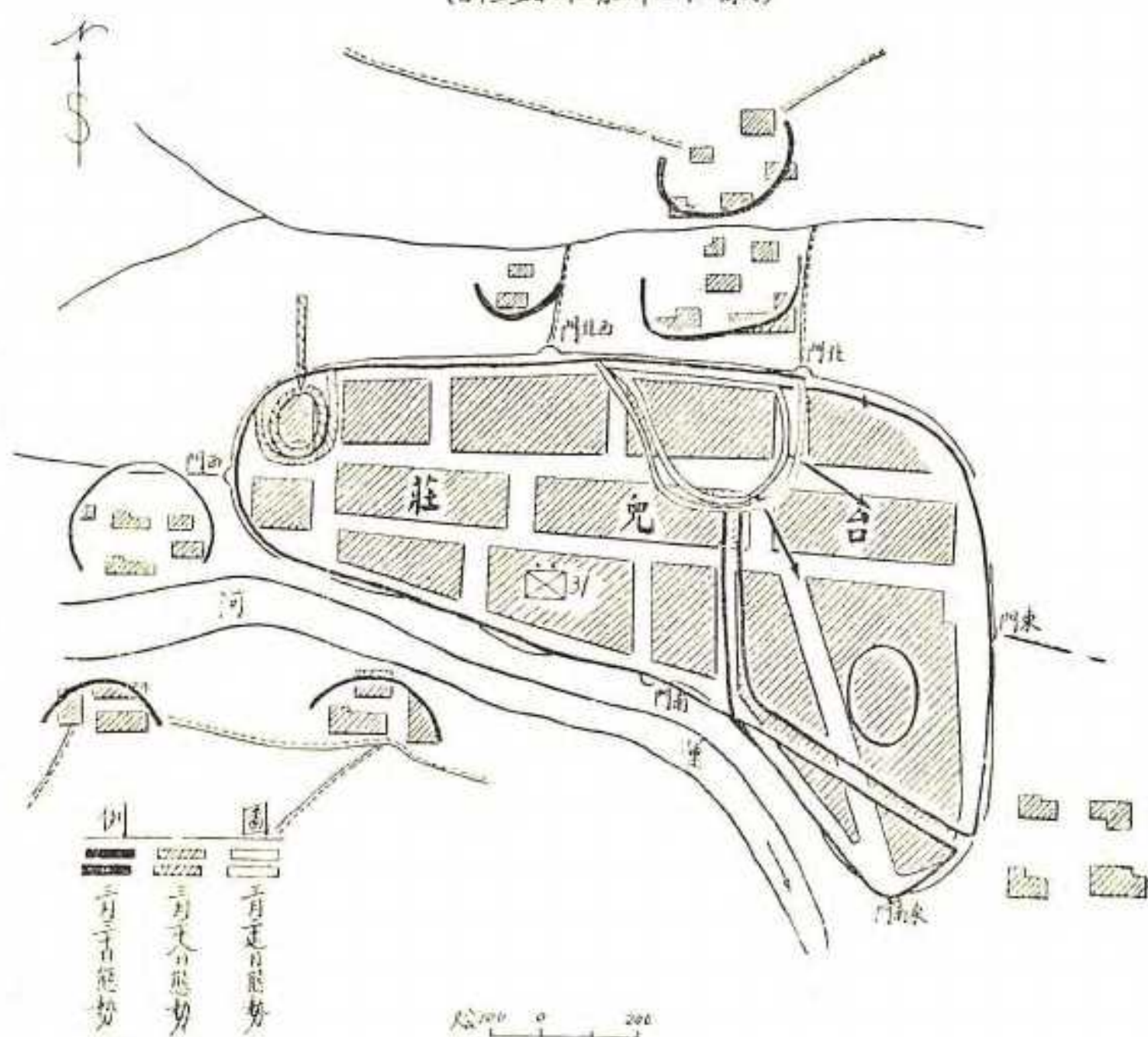
番 號	區 分	主官姓名	兵力	備 考
第十師團		磯谷廉介	一師	沿臨臺支線犯臺兒莊
第五師團			一旅	
第一〇三師團			一旅	由鄒城臨城增援
片野先遣隊 新島騎兵聯隊			一團	由臨沂方面向愛曲竄擾經五十二軍從文件中譯知
附 記	本表按第五戰區電及第二十軍團詳報調製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三），插表第二十。）



徐州會戰台兒莊巷戰經過要圖

(日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十三日)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三)，挿圖第五十四。)



陸：嶧縣東南地區之追擊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八日至十九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陸、嶧縣東南地區之追擊

嶧縣東南地區之追擊

第五戰區，自四月二日，以第二十軍團長指揮右翼兵團，向台兒莊之敵包圍攻擊，七日，敵主力第十師團及第五師團大部被我擊潰，遂令該兵團向北追擊，十日，逼近嶧縣，敵據嶧縣東北郭里集、稅廓之線，憑險頑抗，迄十九日，右翼兵團曾迭次猛攻，戰鬥激烈，其經過如次：

第五戰區長官部四月七日十二時下達追擊命令，要旨如次：

一、台兒莊附近之敵，經我孫連仲、湯恩伯兩軍擊潰，現向嶧縣方面逃竄。

二、湯軍以一部肅清戰場，以主力由台棗支路（不含）以東、沿夏莊、馬山、九山、潭山、向嶧縣之線追擊前進。

三、孫軍指揮第一一〇師，即由台棗支路（含）西側，向嶧縣追擊前進。

四、如敵退據嶧縣城，孫、湯兩軍各以一部監視之，主力尾隨窮追。

右翼兵團基於上項命令，於七日十四時下達追擊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第八十五軍迅向岔路口掃蕩，到達後，即向北旋轉，沿台棗支路（不含）以東地區，向馬山、雙山、潭山追擊前進。



二、第五十二軍，應以一部消滅甘露寺、楊樓一帶殘敵，主力即由甘露寺、底閣、向四流井、馬山、石門莊追擊前進，並相機進出嶧縣東北地區，截擊北竄之敵。

三、第七十五軍，須掃蕩台兒莊、殭石溝至大良壁之線以南地區殘敵，並清掃戰場，爾後集結常溝、沙江凹、小良壁、河南頭一帶，爲兵團預備隊。

四、第十三師，以一部在向城、青山、傅山、石城崗一帶佔領陣地，對臨沂方面警戒，主力控制於作字溝附近。

五、第三三旅仍控置於小良壁、四戶鎮一帶。

六、作戰地境：

第五十二軍

低石橋——柿樹園——出頭林——高莊——土山之線，線上屬第八十五軍。

第八十五軍

當命令下達後，所屬各部隊均強行戰場追擊，時敵仍步步爲營，極力抵抗，我則節節進攻，齊一併進，至二十二時，隨戰況進展，變更作戰地境，乃電令各部隊（命令八日十七時補發），其要旨如左：

一、第五十二軍，本晚由傅山口向九山、雙山、潭山、嶧縣城攻擊前進，該軍前進時，對右側背嚴密警戒。

二、第八十五軍，應沿台棗支路以東地區，向嶧縣攻擊前進，協同第五十二軍，殲滅嶧縣附近之敵。

三、第七十五軍，於八日黃昏前，集結底閣、甘露寺附近地區待命。

四、作戰地境：

第五十二軍

底閣——出頭林——蘇家埠——吳家林——八里屯之線，線上屬第八十五軍。

第八十五軍

四月八日，第五十二軍一部進至仙人橋附近，遭在小屯、車莊、仙人橋一帶之敵四五百人、裝甲車十餘輛、砲數門射擊，我佔領馬山、官莊及車莊以東之線，向仙人橋攻擊，另以一部由右翼向九山攻擊，激戰至十六時，左翼攻佔車莊、小屯，右翼敵憑險頑抗，至夜，我始將九山東部佔領，成對峙狀態。第八十五軍第四師二十時將蘭城店之敵驅逐後，即在蘭城店、河灣、腰裏徐之線佔領陣地，另一部亦於本晚克復紅瓦屋屯，第八十九師克復馬莊、尋家莊、沙家凹、低石橋、馮家湖、柿樹園等處。

同日十五時，右翼兵團電令第二十一師（按該師係六日到達徐州，第五戰區長官令向臨沂前進，截擊西竄之敵），附砲兵第四團一營，調洪山鎮爲兵團預備隊；同時令第七十五軍，即調底閣、楊樓、陶墩集結待命，附屬該軍之砲兵一營，調洪山鎮歸第二十一師指揮。

蔣委員長八日電（待祕鄂）第二十軍團（右翼兵團）要旨：「台兒莊勝利，敵寇就殲，軍心丕振，爲我最後勝利之開始，我將士奮勇犧牲，致此戰役堪爲我民族戰史上留光榮一頁，披閱捷報，殊深感慰，惟有再接再厲，勿以初步勝利而驕矜，務當倍矢勤勇，益加惕勵，努力繼續追擊，克竟全功」。

右翼兵團九日接奉上令後，當轉各部隊遵照。八時，令第十三師第七十二團第三營，歸第一三九師孫旅長指揮圍攻向城，十二時，令第一三九師以主力在傅山、石城崗、平山、筐岡一帶，掩護本兵團之



側背，以一部圍攻向城，十四時，令第一三九師歸第二十一師指揮。時第五十二軍已佔領九山，正向雙山、潭山攻擊，第八十五軍第四師已進至響連屯、孫家埠、郭園一帶，第八十九師集結於紅瓦屋屯附近。十八時，右翼兵團飭第五十二軍，應嚴令第二師於本晚確實佔領雙山、潭山，並與在棗莊以北地區之第三集團軍切取連絡；第八十五軍應與第二師連繫，本晚先掃蕩嶧縣東南地區殘敵，續向嶧縣城南壓迫前進。

是日十時零五分，我機一架轟炸嶧縣城東潭山敵砲兵陣地，並偵炸向北潰之敵。十四時三十五分，我機十九架到達嶧縣上空，發現該城西南有敵部隊逃匿，當即投彈，命中目標，並以機槍掃射。

四月十日，右翼兵團各軍已迫近嶧縣附近，惟敵一部尙頑據獐山、天柱山，第二集團軍被阻獐山以南地區，致我攻擊部隊，受敵天柱山砲火瞰制，進展甚緩。第五戰區長官十七時電令要旨如左：

一、頃令第二集團軍於本晚攻擊前進，限十一日拂曉到達亂溝、丁家壩、天柱山、劉村山頂、黃山湖之線，到達該線時，速將砲兵推進至郭莊、李莊附近，向雙山、潭山射擊。

二、右翼兵團，如情況可能，即襲擊雙山、潭山而佔領之，如攻略困難，可俟砲兵之協助，惟今晚第十五軍應由潘家巷協助第二集團軍，向郭莊、丁莊、亂溝襲擊。

右翼兵團基於上令，當令第五十二軍猛攻雙山、潭山，第八十五軍以主力迫近嶧縣城南，以一個旅由米莊、潘家巷、向亂溝、郭莊前進，協助第二集團軍之攻擊。

是日，我驅逐機十八架，按照第五戰區長官之協商及指示，改炸棗莊中學校之敵，於十一時二十二



分到達目標上空，見棗莊南方公路，有敵軍車數輛停止路旁，並有敵士兵牽馬馱砲向棗莊南門進入，當即攻擊，並向棗莊中學投彈，並以機槍掃射，該校及全鎮旋爲黑煙籠罩，馬匹亦狂奔各處。

十一日午前，各部隊之攻擊，未獲進展，右翼兵團遂於十三時下達攻擊命令：以第五十二軍之一部，進出雙山、九山以北，主力向雙山、九山、潭山挺進；第八十五軍以一部沿鐵路向嶧縣南關攻擊前進，主力向七里店、楊樓、吳家林攻擊前進；第二十一師附第一三九師爲追擊隊。黃昏時，各部隊正本此方針部署之際，第五十二軍之第二師方進出四流井附近，即與由稅廓向陳家嶺、桃園一帶迂迴之敵相遭遇。時湯兵團長已抵傅山口，當令第五十二軍，仍以第二十五師任正面，第二十一師向石城崗、平山、筐山一帶迂迴，限十二日拂曉前到達，即向李家口、桃園、稅廓、南安城敵之側背攻擊，協同第五十二軍殲敵於稅廓附近。同日晚，第二十五師與敵反復爭奪激戰，陳家嶺、桃園得失者再。

四月十二至十三兩日之戰鬪；十二日八時，第二十一師已抵筐山、魯城、崖上之線，其一部在李家口附近已與敵接觸；第五十二軍第二十五師午後克復桃園、陳家嶺，敵分由嶧縣、棗莊雙方馳援，飛機數架亦參加助戰，向我反攻。至晚桃園再陷，時敵經我兩日來之攻擊，傷亡慘重，雙方遂成膠着狀態。向城方面之敵，亦不斷增加，第一三九師仍圍攻中。

是日，我偵察機一架，於十六時三十分頃，偵視嶧縣城東山上有敵砲兵陣地，並將傳單散於嶧縣城上空，臨棗支路之公路上未見敵踪。

十三日拂曉起，我向稅廓、桃園攻擊，敵陸續增加步騎兵約四五千，砲二十餘門，戰車十餘輛，



激戰至午，未獲進展。

右翼兵團十二時下達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當面之敵，一部仍在棗莊、嶧縣、雙山、潭山及以南地區要點固守，牽制我兵力，其主力陸續向稅廓增援，我第五十二軍在沙溝亘石門莊之線與敵對戰，第二十一師正向稅廓側擊，第三集團軍佔領黃山、卓山一帶，正向棗莊之敵圍攻，第一一〇師之一旅佔領永安莊，一旅已繞至八里屯，第二集團軍第二十七師已繞至壕溝、王莊一帶，正向臥虎寨、嶧縣圍攻中。

二、本兵團以殲滅敵人之目的，以一部於潘家巷、蘇家埠、馬山、土山、石門莊、太平莊、沙溝之線佔領陣地，堵敵東竄，主力向敵左側背迂迴攻擊。

三、第八十五軍（欠第四師）附第一三九師及第二師之各一團，為守備部隊，應以一部鞏固平山、傅山、石城崗、青山一帶據點，並包圍向城之殘敵，主力位置於潘家巷、蘇家埠、小屯、馬山、土山等處，並於本日十八時前，將第五十二軍石門莊、太平莊、沙溝之線陣地接替完畢，擔任堵塞敵東竄、及掩護我攻擊部隊左側背之任務。

四、第二十一師，本晚應繼向稅廓之敵攻擊前進。

五、第五十二軍（欠一團），本晚交防後，速繞店子街、老書房、筐山、魏家莊、馬廟、龍頭灣之線，向南移動，十四日拂曉，開始向南安城、郭里集之敵攻擊前進。

六、第五十二軍與第二十一師作戰地境，為猪羊山、菜園、泉子溝、義合莊、南安城之線，線上屬第五



十二軍。

七、第四師爲兵團預備隊，本晚向女峯山、後峪一帶集結待命。

第五戰區長官十三日十時電令要旨：「現當決戰緊要關頭，各部應不顧一切損害，奮勇猛攻，以使主力決戰有利」。

第五戰區長官十四日電令第九十三師前進出頭林附近，歸右翼兵團指揮，右翼兵團令該師於本晚接替石門莊附近陣地，至十四時，重申攻擊部署命令，要旨如次：

一、第八十五軍（欠第四師）、第二十一師、第五十二軍（欠一團）、仍服原任務，於本晚二十時向敵攻擊。

二、第九十三師，於本晚二十時，由石門莊、向三里屯、稅廓、南安城之敵攻擊。

三、第一三九師全部移轉向城附近，應迅速包圍向城之敵而殲滅之，並堵截臨沂方面敵之增援部隊，其所遺陣地，卽由第四師接替。

迄夜二十四時，各部隊正準備開始攻擊之際，第五戰區長官電話令右翼兵團：「卽行停止圍攻計劃」。

湯兵團長乃親至下村，下達變更部署命令，要旨如左：

一、第五十二軍全部調回青山、傅山口、馬嶺、鵝山一帶集結待命。

二、第二十一師仍留置於蛇山、筐山、後峪、女峯山一帶，監視桃園、李家口一帶之敵。



三、第八十五軍仍守備平山、石城崗、石門莊、土山、九山、馬山之線，監視當面之敵，右與第二十一師連繫。

四、第九十三師仍位置於馬山、大小官莊、孫家埠附近地區。

五、第一三九師仍圍攻向城。

六、第二十一師與第四師作戰地境，爲李家口、老書房、向城之線，線上屬第二十一師。

四月十五日八時，各部均已調動完畢。

第五戰區長官十八時命令要旨如左：

一、據報青島、濟南新到敵約三萬餘人，其由青島西進之一部，先頭部隊約二千餘人，目前已到達湯頭鎮以南，繼續前進，其後續部隊正跟進中。

二、戰區爲阻止與嶧縣、棗莊之敵會合計，右翼兵團以主力監視稅廓之敵。

三、第八十五軍（欠第四師）附第九十三師及第六師之一團，歸王軍長指揮，於十六日拂曉，由東向西攻擊天柱山、獐山，掃蕩嶧縣以南地區殘敵。

四、第五十二軍軍長指揮第一三九師、第十三師，於十六日攻擊向城。

右翼兵團當轉飭各部隊遵照實施。

四月十六日拂曉，第九十三師一部佔領康莊，二十時，第六師之一部佔領李家樓，向城方面無大進展。



同日，第五戰區電令新編第五師李銑師長，率部迅由亳縣徒步至歸德，以火車輸送，經銅山至臨台支線之車輻山下車，集結待命。

十七日，圍攻向城仍未獲進展，右翼兵團遂下令變更部署，其要旨如左：

一、第十三師，主力於紙房、崔頭嶺、賈莊、官橋，一部佔領作城，阻止費縣方向南進之敵。
二、第一三九師，除一部固守盛莊、尙岩，仍以主力在張家橋、朱家村、張莊，監視向城之敵。

同日佔領康莊之部隊，終日與敵激戰，我傷亡甚重，該地復告失守。

第五戰區長官十八時電話命令要旨：「第十三師、第二十一師，合編爲第九十二軍，以李仙洲爲軍長，尅日經寨子開往馬廠湖，歸張自忠軍團長指揮」。

右翼兵團基於上令及當前狀況，乃下達命令，要旨如左：

一、奉戰區長官電令，以第十三師、第二十一師合編爲第九十二軍，以李仙洲爲軍長，尅日經寨子開往馬廠湖，歸張自忠軍團長指揮。

該軍俟第二十一師防務交第二師接替後，卽向馬廠湖前進。

二、第二師，本晚着以一部接替第二十一師大台莊、馬廟、毛埠崖、樓上及駝山、李家口東端之線陣地守備，主力控置於筐山、老書房、郭家村、女峯山附近，並限十八日拂曉前接替完畢。

三、第八十五軍，應以一團於本晚接替第二師第八團馬山附近陣地，該團交防後，卽歸還第二師建制。
四、第五十二軍（欠第二師）爲兵團預備隊，仍控置於寨子、馬家嶺一帶。



五、第一三九師仍監視向城之敵。

同日，電令第八十五軍停止攻擊天柱山、獐山，第九十三師歸還第七十五軍建制。

四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戰鬪：十八日拂曉，第八十五軍方面之敵，以步騎兵五百餘人，挾戰車十餘輛，猛攻沙溝、三里屯、小雙山一帶陣地，激戰至十二時，三里屯陣地被敵突破，敵乃沿公路進攻太平莊未逞；同時敵一部向小雙山方面包圍，第四師一部增援被阻。至十五時，小雙山失守，該敵即會同三里屯之敵夾攻太平莊，守軍反復肉搏。至十七時，戰鬪益烈，陳好善營長陣亡，該營指揮無主，太平莊亦告不守。當戰鬪方酣之際，敵一部曾攻吳家山未逞。至十九時，敵竟不顧人道，以窒息性毒氣向我射擊，我則不惜犧牲，冒毒抵抗，敵續增援，陣地一度失守。同日五時，敵步兵二千餘人，砲十餘門，向四流井迤西之劉曜村陣地攻擊，戰鬪持續至十七時，敵復以戰車七八輛，由該村側面繞攻，守兵犧牲慘重，陣地始陷。敵更以步兵由兩翼攻寨山，至午，第四師一部由寨山側面出擊，爭奪甚烈，但敵不斷增加，我乃改守馬山、紅山頭一帶陣地；敵又以二千餘人跟蹤進迫馬山、車屯、蘇家埠一帶，經激烈戰鬪，敵未得逞，但我傷亡較重，黃昏後，遂令退守左莊、大官莊、小官莊一帶。同日拂曉，敵步騎二千餘人，砲十餘門，戰車十餘輛，復陷官莊，我退守土山、馬山之線，十八時，我以第二十五師之一團增援，並令第八十九師一部集結鵝山附近，一部接替第四師馬寨之防務。

十九日拂曉，敵三四千人，向吳家山、黃家泉、四流井、店子街、羅藤等處前進，其勢甚銳，第四師一部由石城崗增援未果，至午土山失守，敵竟超越至城前附近，與第二十五師發生激戰。向城方面之



敵，日有增加，第一三九師漸陷危境，綜觀全局，益趨不利，第五戰區長官遂電令向蘭陵鎮、洪山鎮東南地區轉移待援。二十二時，右翼兵團乃轉令各部隊，即向四戶鎮一帶轉移，爾後遂演成邳縣以北地區之戰鬪。

此次戰鬪，經月餘之激戰，敵竭力運用其優勢飛機、砲兵及機械化部隊猛烈圍攻，終賴將士用命，抱與陣地共存之決心，奮勇抵抗，殲敵泰半，獲致抗戰後第一次光榮勝利，我參戰部隊，除建制外，增加第一一〇師及砲兵第七團，共計約官兵四六、一五〇人，馬三、二五〇匹，傷亡失蹤官兵約七、五六〇人，馬二〇七匹，俘獲步機槍二六六枝，山砲二門，戰防砲一門，及裝備物品甚多。

（原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三），頁一五七—一六五。）

柒・有關輿論及報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由徐州赴淮河前線視察經過

中央社記者

中央社記者七日赴淮河前線視察，翌晚抵淮河以北四十二公里之固鎮，該地屬靈璧縣境，有房屋百餘棟，爲一小型鎮，嘗遭敵機空襲，鎮內商店民房多被炸燬，居民亦大部疏散，頗呈荒涼景象。記者幸蒙□軍長派李副官長招待，得在鎮外寄宿一農家，是晚前方傳來砲聲緊密而有節拍，一若爲征人伴奏催眠曲然，九日午記者復乘車續向曹老集進發，車抵曹老集，首先進入記者視線者，爲數十位甫由前線爲國受傷之忠勇將士，已在站鵠候救護，記者向各受傷將士敬致懇切慰問後，卽往某地訪晤擔任守小蚌埠之□師長。

師長雖徹夜未眠，精神仍極奮發，渠告記者，敵人欺我太甚，原期祇需少數部隊在淮河強渡，卽可收到在黃河作戰之同樣效果，惟□某職位渺小，實不敢以韓復榘自居，故已秉承□軍長意旨，下令所部死守北岸，堅決抵抗云。繼謂軍興以來，本部雖南北移調，然始終未獲與敵人接觸，此次能在淮河與敵相見，誠千載難逢之機，故全體官兵莫不奮勇斬殺，期將六年來抗敵之素願在此盡性發揮。我人雖不敢保證置淮河陣線於磐石之安，一寸山河，一寸血肉，敵若圖進展，必使其付出相當代價云，記者叩以八日、九日兩日我敵在小蚌埠淮河激戰之經過，□師長不願有所發表，當備馬請記者親往前線作實際調查。

記者深感其誠摯，卽於暮色蒼茫中，偕同業數人策馬告別而奔小蚌埠之征途，小蚌埠在蚌埠對岸，



距曹老集僅十三公里，是時上弦半月朦朧，益增大地之沉寂，記者舉目遠眺，懷遠之荆吐二山，已難識其真面目，小蚌埠上空則紅光萬丈，似烽火又似烺烟，蚌埠市內之電燈，亦忽隱忽現於淮河南岸，惟曠野中除烟村犬吠，與馬蹄之聲相互唱和外，似無其他音浪，蓋前線經數次激戰後，已入休止狀態矣，行數公里，轉入公路，空氣漸趨緊張嚴肅，又行數公里，則已到達小蚌埠之外圈。

當下馬赴火線，訪我英勇戰士，就悉各旅團營長，在激戰時均已進入第一線，兩日來雖未食未眠，並經數度猛烈衝殺，而我英勇戰士之銳氣，仍異常飽滿，毫無倦色，各戰士見記者皆樂道兩日來激戰經過，綜合所得戰報如次：蚌埠之敵，以小蚌埠河面較狹，企圖在該處實施中央突破戰略，自八日下午五時起，敵砲由蚌山觀測所指揮向小蚌埠集中射擊，共達三百餘發，我陣地被毀甚重，官兵略有傷亡。敵砲彈中並雜有照明彈及燃燒彈，致小蚌埠照耀如同白晝，民房多處起火，亘燒兩晝夜，記者在曹老集所見小蚌埠上空紅光照天，即爲此種原因，同時敵即用兩個步兵連約三百餘人，先在南岸兩船塢內分乘小艇六十艘，將渡河射擊，準備裝設竣事，藉砲火掩護，陸續衝出船塢，沿鐵橋向北岸強渡，至九日晨止，被我用平射砲及重機槍在半渡擊沉而溺斃者逾百八十餘人，餘則已在小蚌埠登陸。九日晨敵機二十一架，又飛我陣地轟炸，我軍奮勇，不顧一切，衝入小蚌埠街內，即與登陸之敵，白刃肉搏，又斃敵六十餘人，我奮勇隊亦傷亡過半，殘敵六十餘人，見勢不佳，匿入鐵橋側堤下茅屋內頑強抵抗，我又派某連前往掃蕩，當時蚌埠寶興公司樓上之敵，齊用機槍向該連掃射，欲爲堤下頑敵解圍。該連雖遭重大犧牲，終藉手榴彈與刺刀威力，將堤下茅屋內之頑敵，掃蕩淨盡，至是北岸無一敵軍。九日晨十時及十二時，

敵又由船塢內衝出，悉被我擊退，過午敵因傷亡慘重，未敢再來嘗試，戰事遂告停息。

綜計是役約共斃敵三百餘人，我亦傷亡一百八十餘人，九日下午，敵以在小蚌埠強渡失敗，已由蚌埠分乘載重汽車二十九輛，向臨淮關方面移動，有改向臨淮關再圖強渡模樣，至此次在小蚌埠登陸之敵，半爲日人，半爲韓人，已無一生還。各戰士復告記者，七日晨我空軍一隊六架到蚌埠轟炸，毀撤輜重及工事甚多，六機于完成任務，卽飛臨北岸，我軍見之，歡聲響徹雲霄，機中戰友頻頻揮手向地下示意，盤旋兩週，卽安然返防云，至此，時近午夜，記者乃離火線策馬赴曹老集，乘車返徐，每至一站月台，均擁無數羣衆，莫不喜形於色，蓋彼等已得悉八日、九日兩日之捷訊，誤聽俘虜由該次車北解，特爲觀看侵略者之猙獰面目而來也。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香港華字日報。



二、臨沂殲滅戰

曹 仲 植

一、由臨城到臨沂

筆者於十二日晚與駐防臨城之孫將軍握別後，即乘臨棗支路之火車赴臨沂，抵棗莊時已萬家燈火，乃下車換乘龐炳勛軍團長派來之汽車星夜啓行，由棗莊至臨沂有公路可通，長約二百四十華里，經嶧縣向東北行，隱約間山脈起伏峰巒縱橫路頗崎嶇，筆者爲前線將士殺賊之熱烈情緒所誘引，尙恨車行之遲緩，惟吸雪茄以解長夜漫漫顛簸之苦耳。沿途爲軍隊輸送給養彈藥之牛車，絡繹不絕，人困牛乏時，即在曠野，打尖者捲臥車下，以避風寒，樸原之色，令人油然起敬，雖其衣服襤褸，面貌黧黑，但其不避艱險忍受飢寒供獻於國家者鉅，誠我國之大好男兒。時已深夜，突一載重車風馳而至，司機者忽停車與載重車之司機稍談片刻，兩車又各奔前程，司機者狀甚快慰，我急詢：「何事？」據云：「那輛車是昨天從敵人手裏得來的，開車的小鬼也給咱們砍死了，還得了好些東西，不過……前邊就有我們的騎兵巡哨，汽車路東邊莊裏正幹著，離這裏也不過十幾里地，你聽！」予急請停車，時萬籟俱寂，從窗中聞槍聲、砲聲、喊殺聲清晰，予及季勳、鐵帆均興奮萬狀。



二、論臨沂形勢

十二時半抵臨沂城，司機向衛兵交涉開門，經詳細說明，衛兵班長謂：「現在異常吃緊，須向營長報告，始敢放入」。予等乃下車等候，遠聞機槍聲，響成一片，加以隆隆之砲聲，人喊馬嘶，備覺悲壯，旋衛兵啓門放入，抵司令部時，龐軍團長正對懸掛壁上之軍用地圖作透視狀，並邀予近前詳加指導。查臨沂爲魯南重鎮，且係各公路之交叉點，南通新安鎮至徐海，西南通台兒莊、棗莊、嶧縣，西通費縣、泗水，西北通蒙陰、新泰，北通沂縣，東通日照。如臨沂失守，則徐海危急，隴海、津浦交受其困，爲屏障徐海，收復齊魯，鞏固津浦右翼計，非出死力保衛臨沂不可。

三、龐炳勛之強硬態度

現在第□軍團長之龐炳勛將軍，曾任孫萬行先生之參謀長，沉着果敢，彼與其部隊共甘苦，同患難，有深長之歷史，自滄州轉進後，卽負警備徐海之責，後敵軍渡河，濟南淪陷，魯南吃緊，乃率軍星夜馳援進駐臨沂，與敵鏖戰十餘日，自莒縣失守，臨沂人心恐慌，龐召集父老謂：「只要我龐炳勛在，卽剩一兵一卒一彈，也要與臨沂共存亡，我年將六十，一腿尙癱，毫無牽掛，備覺國家到此地步，最高領袖夙夜勤勞，身爲將官，自當一死報國，故自我到臨沂後，人心漸漸安定，大家都起來幫助運輸給養彈藥，毫不驚慌逃避，所以我覺着非常有把握，前線抬回來的傷兵，沒有一個抱怨長官的，將士沒有奉到



命令，決沒一個向後撤退，我們的仗是越打越有勁，越打越有希望。」

四、誘敵深入

敵軍自陷莒縣，游擊司令劉震東陣亡後，探知龐軍人數，卽節節進逼。湯頭鎮、相公莊繼續失守，以爲臨沂彈丸之地，垂手可得，我軍奉最高統帥「誘敵深入，一舉殲滅」之密令，由龐軍徐徐後撤，誘敵至臨沂城附近之芝蔴墩、蘭墩、宋家埠一帶，東南兩面完全被敵包圍。最近處，只距城四五里，與敵隔沂河對峙，十二日下午二時敵開始以猛烈炮火攻擊，敵機連日飛我陣地轟炸，臨沂已成危城一座，張自忠自滕縣奉令後，迅開臨沂星夜增援，與龐熟商後，其十一個步兵團，於十三日拂曉自敵側面偷渡沂水，將士忠勇奮發，一往直前，張當時進駐城東十二里之南曲房村，親自指揮，以大軍團活動於敵人側背。

五、光榮之殲滅戰

此時龐軍全線反攻，兩軍夾擊，於是十三日之殲滅戰開始，飛機七架，自晨至午，飛臨沂轟炸七次，張自忠軍首先克復白塔、頂子舖與敵實行肉搏戰，往返爭奪，敵自發現我生力軍在其背後，士氣稍覺頹喪，迫近臨沂之敵軍，急向後撤，集中兵力，應付張軍，龐炳勛部乃乘勝追擊，於當夜十一時佔領距城三十里之相公莊，並派手槍隊出城肅清城東南附近之殘敵。我騎兵當夜越過相公莊之東威脅敵軍，使



其無喘息之餘裕，同時張自忠軍將敵擊潰後，跟踪向湯頭鎮追擊（距臨沂九十里爲通莒縣大道）。計是役敵陣亡一千五百餘，張自忠部傷亡一千三四百，龐炳勛部傷亡五六百，當夜據由莒縣逃出之人談，敵軍指揮官力野一日向板垣師團長求援三次，至晚僅到湯頭鎮，力軍百餘人，尙係由青島濰縣分道而來，可見當時寇酋急窘之一般。筆者於敵軍狼狽退却後，急赴火線，訪問張自忠將軍，出東門時已薄暮，沂河西岸深溝高壘，附近村民正集合修築已破壞之公路，莫不喜形於色，歡欣無已。見筆者汽車過，均招手示意，其一幅快活心情眞人人皆體會得來也。時張已兩晝夜未眠，仍抱電話機指示作戰機宜，鼓勵其將士奮勇追擊，頻呼：「犧牲是免不了的——我們好容易找著這個機會爲中華民國効死，萬不要輕易放過，總要沉住氣，這一硬仗過去就好了。」

筆者握手誠懇慰問外，張謂：「我自從回部隊後，就抱定三種決心，第一，是整肅軍紀，必須使軍隊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有力量，有生命。第二，是遇見機會就率領全軍爲國家効死，我相信若是爲救國家的危亡，爲服從長官的命令死了，就是到了陰間，一般將士也不能瞞怨我，因爲這是軍人的大義。第三，是抗戰結束後，就能解甲歸田。」

筆者返城時，龐將軍仍透視壁上所懸之軍用地圖，惟已將咄咄逼人之紅色三角小旗，（代表敵軍）移至距臨沂三十里之相公莊以東，藍色小旗（代表我軍）已由相公莊之南向湯頭鎮前進矣。龐笑語筆者謂：「此光榮之殲滅戰也。」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香港華字日報。



三、台兒莊殲敵記

蒼

岑

這在記者是一件最欣喜的事，在剛到漢口之後，想到徐州參觀大戰還未起身以前，居然有機會能够從新由台兒莊受傷來漢治療的兩位驍勇善戰的團長口中，一聆這次保衛大徐州首次在台兒莊殲滅敵人的激戰的實況：他們兩位本是屬於□□路□□師的團長，一名王烈武，河北省任邱縣人，一名王郁彬，河南省封邱縣人。我們本來素不相識，乃由友人T君介紹，在四月一號的下午，到□□醫院特五號病室會到的。那是一間布置整潔，陽光充足的病室，那時兩人正靜靜地臥在兩個平行着的鋼絲床上休息着，經T君介紹並說明了我的來意之後，蒙他倆熱烈地對我招呼，於是我首先上前慰問他倆的創傷和辛苦。

王烈武團長是在上月二十四號午後四時許在台兒莊寨牆邊受傷的，槍彈由右肩穿過，肩胛骨折斷，並傷及關節，現在正用架子夾着。王郁彬團長的傷口則在左膝蓋骨上部，亦為槍彈所穿透，惟未傷及骨骼，受傷地點在台兒莊北八里劉家湖。「這真是所謂『光榮的創傷』啊！我們在後方的人對你們有說不出的崇敬和感謝。」我這麼說着，「不要客氣，我們且談那兩天的戰況吧。」他倆說。

「這一次在台兒莊對敵人的首次殲滅戰。」王郁彬團長首先開了口：「雖然我倆都受了傷，但實在是最痛快的一戰，心裏興奮得很，敵人的企圖，是在奪得臨城、棗莊、嶧縣之後，想接着佔領台兒莊，威脅徐州的。這一路的敵人，當時有兩萬五千左右，以磯谷師團為主力，我方早已看透了敵人的奸計，



所以一方面將本路急調台兒莊附近堵擊，一方面並調曾經在南口作戰的□軍向臨城棗莊大迂迴，以圖一舉將臨棗台支線敵人消滅，首先渡過運河進駐台兒莊的，是我和烈武團長所帶領的這兩團人。當時佔據嶧縣想進犯台兒莊的敵人約有三千餘名，當時我們向旅長請示，決不等他們進犯，再去迎戰，我們要先給他們一個教訓才行，於是決定由烈武團長指揮全團把守台兒莊，由我率領本團全部北進去引誘敵人，兩面夾擊，一舉將嶧縣的敵人消滅。計議既定，於是我便在上月二十三號正午向北進至泥溝車站去誘敵，該地距離嶧縣七十八里，敵人乘佔嶧縣之餘威，正想南下進攻台兒莊，見我們向他來挑戰，便立時派一□隊約一千人向我們猛衝，激烈戰事遂於該日下午一時在泥溝附近展開。雙方肉搏衝鋒，敵人炮火失去效用，激戰約三小時，斃敵二百餘人，我方亦傷亡百餘，並有八連連長陣亡。

同時我並派便衣隊將泥溝迤東□村將敵人消滅一部。

這時，我見誘敵的目的已達，爲的和台兒莊我軍收夾擊之效，便佯作敗退，於同日下午五時，撤至泥溝迤南八里之北洛。七時許，敵人果跟踪而至，全力向我攻擊，我與激戰兩小時，便又於當晚十二時撤至北洛迤南五里之□□，這時敵人距台兒莊已不過十七八里了。

二十四號拂曉，敵人由北洛轉趨東南，繞南洛，佔據台兒莊迤北八里之劉家湖。傍午時分，便進犯台兒莊，與我守軍作猛烈之戰鬥，同時用大炮六門，集中向該莊寨牆轟擊。我見我們的計劃完全實現，殲敵的時機已經到臨，遂率部抄襲敵人後路，乘敵人用全力攻擊台兒莊之際，收復劉家湖，該村敵人守軍不足百人，掃數被我消滅，有八人逃至村南跪地舉槍，表示投降。這時敵人腹背受擊，驚慌狼狽，遺



屍遍地，所有敵人千餘名，被我殲滅七百餘，殘部遂向東北方潰退，而我們這首次的殲滅戰於是完成，我也便在這時受了傷。哈哈！這一戰，受了傷也是痛快的，至於在台兒莊方面激戰的情形，只好由烈武團長報告了。」他說完後，面上浮滿着笑紋。

「是的，這一戰真是非常痛快。」

王烈武團長說：「我是在上月二十二號早八時率全團接防台兒莊的，我們誘敵夾擊的計劃既定，我便指揮所部在該莊佈置一切，預備殲滅敵人。台兒莊在運河北岸西南，距徐州八十里，北距嶧縣六十里，居民有三千餘戶，形勢非常重要。所以敵人對該莊志在必爭，而我們則非給他一個大釘子碰碰不可。二十四日清晨，天霧濛濛，敵人步炮兵千餘繞過南洛之我軍，經邵莊、劉家湖攻擊台兒莊，自早十時，用大炮六門向該莊寨垣轟擊。

步騎同時利用砲火掩護攻城，我軍利用寨垣掩蔽，以機槍集中掃射，斃敵約三百餘名。十二時左右，戰爭少停，因我軍已收復劉家湖敵人後路被斷大起恐慌之故，我守軍於是奮勇出擊，頗收夾攻之效。將敵人又解決七百餘名，殘餘便向東北方潰退了，我們的計劃於是完成。我是在敵人攻寨垣的時候受傷的，好在是在肩上，一個月便可痊癒了，我只恨自己受傷太早，不能在這次大會戰中，將敵多消滅幾個啊！」他說時滿面帶着怒氣，彷彿面前就有敵人一般。

我見時候已經不早，訪問的目的也已達到了，遂道了一聲：「請你們爲國珍重。」而興辭了出來。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七日，香港華字日報。



四、台兒莊大勝之意義

香港華字日報社論

捷電傳來，我軍於六日徹夜之血戰，肅清台兒莊附近之敵軍，獲得空前之大捷。據台兒莊位置，徐州之東北，運河之北岸，爲津浦、隴海兩線中間之重要據點。敵軍如欲攻徐州，必先奪取斯地，而我軍爲保徐州，亦必須固守斯地。自上月二十四日起展開爭奪台兒莊之血戰，敵軍大舉增援，不斷猛攻，我軍亦再接再厲，奮勇出擊。經兩週主力之決戰，我軍卒將敵之精銳部隊板垣、磯谷兩師團擊潰，其間作戰之劇烈，尤過於淞滬之役，殲敵之衆多，亦超於臨沂之役。從此台兒莊轉危爲安，徐州更安如磐石，而敵軍主力傷殘，士氣衰竭，打通津浦線之迷夢，殆已完全粉碎矣。

抑此次台兒莊我軍之大勝，不僅關係台兒莊一地之得失，津浦路一線之安危，在整個中日戰局中，實有重大之意義。

第一：充份表現我軍經九閱月之抗戰，不但軍力愈戰而愈強，士氣愈戰而愈旺，並且戰略與戰術，尤有驚人之進步。回溯第一期抗戰之中，我軍固然弱點太多，經驗不足，而因武器裝備之遠遜敵人，祇能守而不能攻，祇能被動的抗而不能主動的戰，在戰爭進行上及軍民心理上，尤有極不良之影響，蓋守而不攻，祇有犧牲而無勝利，一般人亦認爲軍事上之取勝至難，惟有步步爲營，處處抵抗，盡最大之犧牲，作長期之支持，以消耗敵人之力量，靜待國際之變化。然自最近我軍採取以攻爲守之戰略，放棄被



動之抗而爲主動之戰，臨沂一捷，台兒莊再勝，已充分證明我軍不但能守，而且能攻，雖以劣勢之武裝，亦可補之以英勇之精神與精巧之戰術，而收克敵致勝之效果。在戰爭過程中，我軍已不復有敗而無勝，有退而無進，敵軍亦非戰必勝而攻必取。換言之，卽我軍因戰略之進步，心理之改變，目前已有制敵取勝之方，勝負已不必決之於最後矣。

第二：充分證明敵軍之不足畏，與夫我軍之優越。按敵人陸軍精強，有名於世，積屢勝之餘威，躋頭等之軍國，此次悍然大舉侵華，以爲不難速戰速決，庸詎知屢爲我軍所重創，大損皇軍之威名，黔驢之技，不過如此，喪師失利，遺笑全球。夫以中國軍隊裝備不足，素質不齊，敵軍當之，猶屢遭頓挫，則世界頭等強國之軍隊，又豈敵軍所能一較短長乎？世之震於日本軍隊之虛聲者，從此亦可以不復重視矣，抑自另一方面言，世界各國之軍隊，必須在同等武裝之下，勢均力敵，始能作戰。若夫我國軍隊，以劣勢之武裝，抗強大之日軍，居然能制敵取勝，假使我軍與敵軍有同等之裝備，則勝負之數，不戰可知，且日軍所恃者，惟物質之裝備，精神則墜落不可收拾。厭戰畏死，貪色好財，野蠻殘暴，無惡不爲，以視我軍之犧牲精神，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總之，經此一戰，已充分證明敵軍之不足畏，而我國軍隊無論在精神上或戰鬥能力上絕不弱於世界任何強國之軍隊，其犧牲精神與耐苦程度且毋寧爲世界任何國家軍隊所不及也。

第三：充分證明征服中國之不可能。敵人佔領南京之後，狃於初期作戰僥倖之勝利，更擴大侵華之野心，欲徹底征服整個中國，其第二期作戰之目標卽在肅清黃河北岸打通津浦鐵路，以犯中原，而攻武



漢。然在山西，既遭頓挫，在津浦線，失敗更大。弱點暴露，困難日增，敵人侵略力量固然有限，絕對不能征服我國，而我國有此堅強之軍隊，補充力量，無窮無盡，亦斷無被人征服之理也。

綜上所述，此次台兒莊之大勝，足以顯示我國抗戰軍事之好轉，益以堅定吾人對於最後勝利之信念，惟是全國軍民亦不宜因勝而驕，尤其不能輕敵，對於蔣委員長之陽電，必須拳拳服膺，從此兢兢業業，再接再厲，堅持沉毅，奮鬥到底，則最後之勝利，始有絕對把握也。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九日，香港華字日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五、台兒莊收復後視察記

中央社記者

一、記者於收復台兒莊後三小時，入莊視察，見劫後台兒莊大半化為瓦礫，敵我分疆決戰之壕塹，宛然在目，而橫屍倒馬外，不復見敵人踪跡。民間草舍，餘煙未散，則為敵縱火殘痕，與三兩鄉民縮瑟作態，同為戰場之標識。此魯南大堡為中華民族爭生存而全燬，記者信步憑弔，不禁浩歎，鄉民告記者三月三十一日後劇戰時情形，謂大砲小砲，密如連珠，每日動以千百計，而我軍之重砲，入晚亦隆隆密集在敵陣爆炸，如細長紅繩，作短波振動，庄中大小四千五百餘家名寨巨樓，至五晨存者寥寥無幾，敵於三日下午即作動亂模樣，爬行之車，紛紛他去。而敵軍官常對人搖頭，吸煙作粗暴聲，第不解其何意，街溝積屍，敵擔架隊抬往庄外郊野一帶埋掩，日必數百人，鄉民自言積二日饑餓，不能自支，幸在一敵屍旁得一罐粥，遂得二日支持全莊。敵兵於六晨全部消滅，庄中遺屍尚不下一百餘具，屍體發臭，腥血凝流，轉為暗黑色。我軍池師正在作清理搜索工作，鄉民告我軍以敵軍潰退前有埋掘情形，顯係埋藏地雷，遂亦各處細查，敵自佔各堡寨，我更加注意，隨痕掘出，池師追擊部隊七日晨即越園上北進，先後收復三里庄劉家湖邵庄各村落，頓庄聞我軍由李庄向東北挺進，敵倉惶沿臨台線北退，在南洛、北洛間，圖站穩陣腳，經數小時之遭遇戰，又復倉惶退去。目下敵主力一部分集嶧縣，四週被我軍圍攻，三日內將有重大發展，記者沿園上北行至三里庄、邵庄時



，見倒地敵屍三五成列，而敗毀之戰車，則如死鼉蟄伏，狀殊可笑，其潰退時之狼狽，正在我想像之中，鄉民指邵庄爲敵軍埋屍所，隆然成堆，上有旗幟。日本人民，受其軍閥所犧牲，歸骨於斯，其魂必作啾啾叫也，墓標已爲鄉民拔歸撕毀，以洩心忿。記者索閱未得，深爲惋惜，劉家湖以北我追擊部隊，正搜索前進，記者亦待機向前。

二、外報某隨軍記者由台兒莊電告前方軍情云：台兒莊戰事至七日晨則有重大轉變，日軍全線大崩潰，日軍之死於華軍槍彈手榴彈及刺刀之下者，不知凡幾。其殘餘部隊縱能僥倖逃脫亦不知向何處可以逃生，台兒莊今已無一完壁，街上人屍與獸屍混成無數堆頭，餘燼未熄之房屋尙不斷崩陷，據美國電影攝影員伊溫斯之報告謂：台兒莊戰情之激烈，遠非西班牙之內戰可比，地方破壞情形，恰似歐戰時之西防線，記者見有日坦克車四架，被華軍之反坦克車彈所毀壞，今尙陳列於該處，車內之日軍屍體亦未移去，日軍之機械化部隊亦遭此重大打擊，日軍之喪膽固由有也。記者入台兒莊時，見許多華軍隨意取食由後方送來之慰勞食品，或弋尋戰利品如催淚彈及毒氣彈等，華軍軍心異常壯旺，遠非日軍可能比擬，日殘兵今尙被華軍窮追中。依記者所見，中日戰爭自開始以來，華軍之軍械能與日軍匹敵者以此爲初次，華軍以坦克車對坦克車，以飛機對飛機，戰後外記者之到台兒莊視察，以余爲第一人，在台兒莊陣亡之日軍，其中多係自殺者，華軍喜溢眉宇，相慶勝利，七日之夜砲聲不絕，此係慶祝勝利之禮砲，而非攻擊敵人之砲火，蓋戰事重心已北移矣。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日，香港華字日報。



六、暢論台兒莊殲敵情況(一)

陳 誠

台兒莊之役，敵膽爲喪，國際談爲我英勇將士及民衆艱苦抗戰之精神所感動，我國舉國上下亦堅信抗戰已有最後勝利之把握。此役戰績，當爲我抗戰史上光耀之一頁，記者昨特趨訪政治部陳誠部長，叩詢經過，承詳告以殲滅敵寇情況，並引述坦能堡之役，證明我軍在此役戰術戰略上之成功，源源本本，純以軍事學家之態度所作綜合之分析，茲誌其談話如次：敵軍會攻徐州用三路分進合擊之法，其東台與臨沂方面，係屬助攻。盤據東台之敵，自我反攻以後，在草堰鎮（東台以北）轉取守勢，迄無變化，臨沂一帶之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七日之間，經我擊退以後，敵深知由臨沂正面攻擊已無效，故將大部兵力西犯向城，希圖由蘭陵鎮、洪山鎮南犯，直接予台兒莊之我軍以側背之威脅，盤據津浦正面之敵，自攻陷滕縣臨城以後，其進攻徐州之計劃如下：「以一部沿津浦線兩側攻擊韓莊，以主力由棗嶧攻取台兒莊，後再由此向右旋迴，以攻徐州」。由地形上言，此種作戰計劃，並無可非議，蓋韓莊以南山地重重，進攻較難，而台兒莊以南地較平坦，進攻較易也。其次進攻台莊，可截斷我臨沂軍之退路，則臨沂方面之敵，自可順利南犯，以達分進合擊之效。

敵依此計劃於達臨城後，分兵兩路：以一部沿鐵道直向韓莊，於三月二十日到達韓莊，與我軍隔運河對峙。其主力逕趨棗嶧縣，於翌日（二十一日）達於嶧縣。敵既以津浦線上之全力離其所盤據之策



源地（濟南泰安）五六百里而深入魯南，思一舉而攻下徐州。因之在棗嶧方面之主力軍，期迅速攻擊，以略取台兒莊，於三月二十五日，由棗嶧東犯，二十八日即達於台兒莊以北地區。其主力更向東移動，二十九日將台兒莊西北高地及北站佔據，並有一部衝入台兒莊北門，此部經我守城部隊肉搏巷戰，於四月二日擊滅。

在此期間，敵主力盡全力向台兒莊東側地區行動，希圖突破此方，企與蘭陵鎮洪山鎮之敵會合，其一部於四月三日衝至台兒莊南門，用毒瓦斯攻擊，我守城軍死力抵禦，死傷甚多，但敵終未攻，在台兒莊東方作戰之我軍某師，自三月三十日起至四月三日之間，受優勢之攻猛，傷亡達十之七八，不得已退過運河南岸，敵之在台兒莊西側者，亦猛烈向運河進攻，希圖由頓莊閘附近渡過運河，但終被我擊退，以上為敵攻擊最激烈時期。

至我軍作戰，此次純以攻擊為主，對於一城一寨之得失，初不以為重，主在引敵深入，使其兵力分散，而予敵主力以打擊，故棗嶧之被佔，並未與之猛烈爭奪，並將主力略向北移，以引敵深入。而我則常保持重點於外翼，以爭取包圍之自由，三月三十日以後，敵既移主力於台兒莊東北方，正向南猛攻，我右翼漸次展開於甘露寺大小良壁一帶，四月一日由臨沂轉向向城之敵，向蘭陵鎮猛攻，我軍因該敵直接威脅我之側背，乃先予以痛擊，於三日將此敵全部圍殲。計轟斃敵聯隊長赤柴大佐一名，大隊長以下軍官士兵三千餘名，由臨沂西竄之敵，完全殲滅。於是台兒莊北方之敵，其東竄企圖，完全消滅，於是盡其全力，向南衝突，此時我中央軍亦次第展開於岔河鎮戴莊一帶，敵在韓莊之一部，經我猛烈攻擊，



於四月一日退撤，我軍即佔領韓莊，轉向北進，三月三十日以來，我軍之由微山湖南陽橋一帶渡過運河者，將敵之後方連絡線鐵道及公路節節破壞，並於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兩日佔領兩下店界河，並向南行動，以威脅其後方。

四月四日我包圍之右翼中央左翼各軍，漸次推進，其於四月三日被敵壓迫南守運河南岸之左翼軍一部，繼續反攻，渡過運河，奪回黃村庄趙村。又左翼軍之左翼部隊，強渡過運河，由萬里閘北進，佔領獐山，四月五日我圍攻部隊均已連接，達於柿樹園、常溝、譚庄、蕭汪、辛店、台兒莊、插花廟、張庄之線，五日主力移向東南，全線火炮百數十門，戰車百數十輛，向我中央軍猛攻，戰爭至為激烈，我士兵浴血抗戰，屹然不動。我右翼軍勇猛前進，達於張樓，敵感腹背受敵，五日下午砲火漸稀，戰車亦不甚活動，想係油彈均罄，四月六日我全線向敵猛攻，右翼軍由張樓向南，左翼軍進佔南路，合圍聚殲，已在目前。六日夜，敵由張樓逃走，一部全殲滅，敵遺棄死屍五六千具，傷兵數千，因醫官先時逃遁，致臥血泊中，痛呼救命，無人救治，戰場慘狀，目不忍觀。已由我衛生隊迅速加以救治，戰場發現一部因數日饑餓不能奔逃之敵士兵，被我俘獲，我方均給以乾糧，被俘者歡聲雷動，殘敵向嶧縣逃遁，與嶧縣之敵相合，該敵將嶧縣城民房悉數焚燒，少數難民，悉被殺害，剖肚剝腸，以資洩憤。慘無人道至於此極，與我迅速救治敵傷兵與餓莩之寬大態度，益證敵野蠻民族之獸性，暴露無遺。現我軍正向嶧縣方向追擊，目下已佔嶧東之九山，由臨棗支路追擊者，已越過獐山，由津浦線北下者，已達棗西之齊村。諒此少數之殘敵，直如甕中之鼃耳，對於俘獲，目下尚未查清，其已知者如下：戰場敵死屍五六千具，傷



兵約一千五六百具，俘虜一千餘人，火炮七千餘門，戰車四十餘輛，裝甲車七十餘輛，汽車一百餘輛。

至此次殲滅戰成功之因素，可分戰術戰略兩方面言。戰術上成功之因素，吾人可以坦能堡會戰為例，加以說明。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德國第八軍主力在東普魯士古屏能（Gumbinnen）攻擊俄第一軍失敗，第八軍司令官撲列鐵維趣辭職，已故興登堡元帥接統該軍，於二十三日下令停止第八軍主力向後撤退，決定先擊破由瓦哨烏斯道進攻之俄第二軍，（由五軍團編成，軍司令官沙姆索諾夫），此時俄第二二軍正以兩軍團以上之兵力在坦能堡附近猛攻德之第二十軍團，該軍團之左翼因俄軍優勢之壓迫，略向後退，俄第二軍主力遂進佔阿倫斯坦。德軍形勢殊為危急，興登堡元帥命二十軍團盡力支持當面之敵，並抽調後備旅兩旅增援左翼，一面令由古屏能方面撤下三軍團轉用於此方，以第一預備軍團及第七軍團由古屏能南方森林地區向南行動，以第一軍團由鐵路輸送，經科尼希堡馬倫堡，以轉用於內赤阿勞，此種運動於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漸漸形成包圍俄第二軍之形勢，於二十七日合圍完成，至三十日俄第二軍完全殲滅，俘獲九萬六千人，俄軍之死於戰場蓋逾十萬也。按坦能堡會戰成功之因素有二：①德正面之二十軍團抵抗俄優勢軍之攻擊，屹然不退，故兩翼包圍始得成功。②德第一預備軍團及第七軍團在側翼之行動異常秘密，故不為敵所察覺，若被敵覺察，則敵將轉移正面或退却，不過成一普通之戰勝而已。

上述成功之因素，可以比照我在台兒莊之勝利，我側翼軍在台兒莊正面受優勢敵軍壓迫，屹立不動，可與德第二十軍團媲美。我右翼軍之行動，前後凡十日，而始終不為敵所注意，則與古屏能以兩軍



團之行動無異，至先擊滅蘭陵鎮洪山鎮之敵，則尤得戰術活用之妙也，日本軍人自詡爲能學得德國戰術，而模仿坦能堡之殲滅戰，尙不如吾人之神似。至戰略成功之原因，目下敵軍在中國境內各戰場者，（在東北四省不算）計共有五十餘萬人，而參加台兒莊會戰不過五六萬人，彼何以不抽調他處兵力增援，此蓋因我國自採用游擊戰以來，各處圍殲其少部，襲攻其後方。卽如山西境內，我方有二十萬之游擊隊，遂使敵五師團之衆，祇能據守同蒲路沿線，不敢遠離鐵道一步，其他平漢線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戰場，均自顧不暇，遑言抽調，以遠水救近火乎？故台兒莊之戰勝，在戰略上觀察，乃各戰場我軍努力之總和，不可視爲一戰區之勝利。簡言之，卽我游擊戰運動戰在戰略上之功效也。

至台兒莊勝利之影響，有下列之數點：①軍隊之攻擊精神興起，各部隊將士，均希望得一台兒莊類似之功績，則各自努力圍殲當面之敵，或可將盤據我國土之敵人於較短之時間，分別殲滅，則戰禍或可因此而短縮若干時日。②國民之自信力增強，過去悲觀之心理予以完全掃蕩。③國際間之視聽將爲我堅苦抗戰之精神所感動，益能助我而抑制敵人。④敵國國民將益仇視其軍閥之暴亂謬誤行爲，起反抗之心理，或竟爲敵人崩潰之導線。⑤傀儡漢奸知敵之敗徵已現，將斂其跡而不敢倒行逆施。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一、十四日，香港華字日報。



暢論台兒莊殲敵情況(二)

陳 誠

月來我抗戰之焦點，端在魯南，惟三月中旬以來，東戰場敵軍所演之外線作戰企圖，以七軍圍攻廣德，消滅長興、宜興、廣德間地區之我軍，卒爲我各個擊破。此種成功，實于我抗戰史上有極大之意義，中央社記者爲欲明瞭我英勇將士抗戰之壯績，及轉以告慰國人，因謁晤政治部陳部長，叩詢經過，承詳告如下：

一、敵軍企圖及計劃

敵鑒於江南我游擊隊愈形活躍，予敵現在及將來軍事政治進行中一莫大掣肘，於是遂以肅清我各地游擊隊爲先決問題，因此有所謂「掃蕩計劃」之建議，企圖攫取廣德，封鎖廣長公路，以使皖南浙北之敵軍，聯成一氣，繼則欲以各個擊破之戰法，消滅我游擊隊於江南以鞏固杭州、武庚，掩護京杭國道，其全部計劃乃由三月十五日開始，以二星期完成之。

二、敵軍準備與部署

敵依其計劃及其預定日期，遂開始軍事行動，其進攻部署並使用兵力人數略述如下：(一)以波田旅團



(臺灣軍)佔宜長公路西犯泗安。(二)以藤田兵團主力分三路進犯戴埠、星張渚鎮。(三)以某師之一部，沿宜廣公路東犯洪林橋，企圖滙合東北南三路敵軍，四面圍攻廣德。(四)此外另調中島兵團之一部北赴孝豐，並以第十七師團一部東襲安吉，以爲接應。

三、我軍當時各部形勢

敵對東戰場之毒辣計畫，我統帥部早已洞燭其奸，遂決以各路配置之部隊，依迅速機動、猛烈分擊，乘敵軍合圍未成之際，予以各個擊破。同時最高統帥部更鼓勵各部之攻擊精神，以期確實破敵之狂妄之企圖，至於當時我軍各路之情勢：甲、廣德、泗安、安吉等要點，有□□部守備。乙、東之孝豐西之誓節渡，均有我□□等部駐守。丙、□隊及□部在崇德、德清及宜興以南太湖以西地區。

四、雙方戰鬥經過概況

(一)我軍各部擊破敵軍，經過如次：甲、東路方面由長興西犯泗安之臺灣軍，三月二十四日我某部在泗安西北發生遭遇戰，一時曾被攻陷，嗣經增援反攻，約四日，迄二十八日即將該敵擊潰，向流洞橋宜興方面逃竄，此役斃敵約二千餘，又由吳興進佔安吉之敵，第十二師一部，我迎頭痛擊，傷亡慘重，敵不支遂退去。乙、北路方面南犯戴埠、張渚鎮、金鷄嶺、同官里之敵第三師主力先後均被我一一予以各個擊破，敵勢成總崩潰，紛向宜興、溧陽方面逸去。丙、西路方面由宣城東犯洪林橋之敵某師一部，於上



月二十一日即爲我堵擊於該處。丁、其他方面：至于企圖侵犯孝豐、安吉之牛島兵團，及藤田兵團之一部，均被我嚴重打擊，敵知勢難得逞，遂喪氣潰退。(二)流洞橋附近戰況經過：進犯泗安、廣德之敵藤田師主力，及臺灣軍被我軍逐次猛烈反攻，敵不支遂於三月二十五日向流洞橋退却。當時我軍臨機變更新部署，即以若干師之兵力，由東西南北四面圍殲該敵，大部已被我殲滅，殘敵均向宜興方面退去，此役敵傷亡五六千，我軍亦稍有犧牲。(三)流洞橋戰後我軍追擊情況：敵在廣德以北地區，圖負隅頑抗之敵，先後均被我軍擊潰，紛向宜興、溧陽方面潰竄，我軍卒以宜興、溧陽爲目標，分三路緊迫，現各先頭部隊均已抵破□鎮、張渚鎮、戴埠鎮附近，宜興、溧陽以南，廣德以北，太湖迤西，郎溪已東已無敵踪，所謂「掃蕩計劃」遂已告粉碎矣。

五、綜合東戰役之成功

(一)東戰役爲對敵外線作戰：予以各個擊破後，更對其集結之兵力，行包圍攻擊，於戰術上有甚大價值。(二)東戰役我軍之成功原因：爲一、攻擊精神熾盛。二、各部協同一致良好。三、機動能力甚大。四、善於利用山地之有利地形。(三)敵之失敗原因：在計劃過於遠大，而實行力不足以副之，其他如連繫不良，部隊精神萎靡，亦其敗因也。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香港華字日報。



七、台兒莊殲滅暴敵血戰的一幕

惜 夢

一、台兒莊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這次台兒莊的殲滅戰，造成了抗戰以來空前的勝利。台兒莊的地方，在過去並沒有人怎樣注意，這一次空前的勝利，會把台兒莊寫在中日戰史最光榮的一頁，台兒莊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地方，我願意在這裏對國人簡略的介紹一下：

台兒莊是一個市鎮，是運河和臨台支線水陸交通兩便的市鎮，西北距嶧縣三十四公里，西南距隴海路的運河口四十六公里。雖然是市鎮，因為水陸交通便利，實際的繁華並不次於一個縣城，他的四週，也正是如城垣一樣用磚砌成了很高的圍牆。莊的西面，是緊靠着臨台支線的車站。西南一段，運河是緊緊的靠着牆根，全莊居民，約二千六七百戶。因為水陸交通的便利，居民生活，大體都可以維持，莊垣四週，散布着很多的村落，特別是東北兩面更多。

因為村落是這樣稠密，如以水陸交通的便利，南下運河口，可以截斷徐海一段的鐵路。西北兩面和臨城韓莊呼應，可以直逼徐州，所以敵人在津浦北段，把台兒莊作了一個重要據點，集磯谷、板垣兩師團的主力，來和我們決戰。



從三月中旬開始，全莊的居民，已經推測到了這地方將成為敵我兩軍在津浦北段決戰的要地，婦孺老幼漸漸搬到四鄉外，許多青年壯丁，依舊留在莊上，來幫同軍隊工作，直到二十七日正午，敵人幾千發砲彈幾乎把全莊打平了，他們不得已才退出了莊外。

二、殲滅暴敵的一幕血戰

根據八個月來抗戰的經驗，敵人慣技，只有兩個：一個是迂迴，一個是中央突破。此次津浦北段的大戰，敵人是同時採用了這個慣技，一方面乘佔領了臨城的餘威，立刻分出來幾百騎兵，想直逼韓莊；一方面把主力分向台兒莊猛進，用迂迴來側攻徐州。但是，我們的戰略變更了，已把被動變為主動，已把退守變為進攻，加以將士的用命，動作的協調，所以才造成了這次空前的勝利。昨天在梅神父醫院慰問□□□路新由台兒莊帶着光榮創傷回來的官兵，有□□□師□□□團的一個連長董萬成君，他在台兒莊領着全連的弟兄，作了三天的血戰，結果除了和他兩個排長同兩個傳令兵受傷生還以外，全數都犧牲了。他的任務是堅守北門，由二月二十四日起，敵人砲火一天比一天猛烈，衝出衝入，每天不知要有多少次，直到二十七日的上午，北面的垣牆，被敵人幾千發砲彈完全轟平，隨着敵人的步兵便蜂擁衝進，全連的弟兄，便這樣壯烈的犧牲了。

董君旁邊，臥在他同師□□□團的一個連長于春元君，猛然坐起來，很興奮的插著說：「台兒莊的戰事，實在太激烈了，比我們在北漢線，在娘子關，都激烈得多。我們一團，有一營在車站，有兩營在



莊子裏，我正是在莊子裏面的，敵人一天不知有多少次衝鋒、爬牆，向莊子裏進攻，我們一天便不知要和敵人肉搏多少次。敵人仗着猛烈的砲火，到底攻進來一些，於是便發生了巷戰，這次巷戰，不止爭一條小街和一條小路，連一個院落和一間房子，誰也都不肯放過，有時，我們爬進一間房子，從牆上挖一個小洞，彼此就拋開手榴彈，莊裏的房子，多半都被打平，特別是東北兩面，雖然剩一點，也是殘破不堪了。我們師長池峯城，親自領着我們幹部，每營、每連，都連坐，只有死，誰也不能退。其實，早已打成仇了，叫退也是不能退，敵人進來多少殺多少，另外俘虜很多，這樣激烈的血戰，一直到二十七日的午後，我們四個團長，受傷五個，連代理的都受傷了。」

三、這仇恨是不能不報復的

于連長的話還沒有說完，另外一個受傷的兵士，從他枕頭下取出了很多敵人的東西給我看，裏邊還有幾張從敵人身上搜出來女人的像片。「媽的，誰都有老婆孩子，看是誰害了誰。」他這樣氣憤的罵了兩句，董連長在旁邊笑了。說起來這些東西，實在是沒有人性，在台兒莊有好多弟兄被他們捉去，用繩子把手足全捆起來。

「敵人越殘忍，越結深我們對於敵人的仇恨，所以一見面就往死裏打。平常我們一個人只帶五六個手榴彈，這次誰都儘力帶，想要多炸死幾個敵人，有時候留着最後一個人準備和敵人一齊死，也不讓他們活捉去。有時候子彈和手榴彈打完了，便搶上前去用嘴咬。請想，這是懷着多麼大的仇恨。」



我們將開到台兒莊的時候，敵人的飛機給我們散過很多的傳單。勸我們□□路不要再打，不想弟兄們看到了，打的更格外起勁。我們受傷了，從二十七日被救護退下台兒莊，到了徐州，一部分輕傷的弟兄，自動的提出一個驚人的請求，凡是輕傷，認為不要緊的，都願意轉回前方，再和敵人去拚命。

長官有命令給我們，活捉一個十元錢。這個時候誰要錢，不是我活，就是他死，不是他死，就是我活，以外什麼都說不到。現在，誰都明白了，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再沒有第二條活路，小日本擋在我們的前頭，我們非把他們趕走，活路是走不着的。

因為弟兄們都是這樣報仇的心理，我們預料到了進攻台兒莊的敵人，不會活着回去的。果然，昨天傳來了勝利的消息，一方面我們是覺得興奮，一方面我們又覺得慚愧，興奮的是這個仇恨多少是報了一些，慚愧的是我們都受傷了，沒有親自完成這一個復仇的血戰。

不過，我們又幸而只是受傷了，傷一好，我們還是跑到前線去，小日本給我們留下了永久的仇恨，這一個仇恨，一天不死，一天總是要想法報復的。」于連長更加興奮的補充着說。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香港華字日報。

八、台兒莊

馮玉祥

徐州東北台兒莊，軍事據點爲最上，□□來攻打，主力移此方。磯谷各師稱勁旅，孤軍深入半陣亡，飛機擲炸彈，大砲火力強，一月以來爭奪戰，殺得強盜心膽喪，最近後路斷，敵難運彈糧。我方許多敢死隊，屢襲敵營更難防，一次殺五百，十次五千亡。我軍官長受了傷，依舊督戰在前方，傷處加細紮，一人百可當，還有高級各將領，遣囑寫好寄家鄉，能死不能退，與土共存亡。戰區司令苦運籌，發動民衆大力量，軍民成一片，勝利有保障，最高調動大軍者，心平氣和不慌忙，勝算在胸中，籌劃早周詳。再說寇軍被圍困，既無子彈又無糧，我軍乘機攻，勇猛不可當。湯將軍有進無退，孫指揮謀略非常，關抄敵背後，曹從北面上，一部一部層層圍，敵如甕鼈大恐慌，一衝死八百，再衝二千喪，運河之水成赤紅，我軍士氣更奮揚。一度殺上前，再度往前撞，寇部潰亂不成軍，一千二千來投降，我軍三總攻，寇已不能抗。□□死傷兩萬餘，繳獲兵器難計量，臨沂大勝後，這是第一仗，此役勝利實空前，革命史上垂榮光，價值無比擬，人人不能忘，從此打下好基礎，最後勝利已穩當。我們更奮發，我們更圖強，細心檢討勝利因，爭取更大之勝仗，各界快起來，努力來追上，□□實力已難支，失地收復麥未黃。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香港華字日報。

九、外報論我台兒莊大捷

華盛頓十二日電 此間之明星晚報今日著論云：自一九一八年春，德軍被聯軍擊敗以來，此次華軍大破日軍於魯南，堪稱爲最偉大之戰績，日軍打通津浦路之大規模軍事計劃，已根本失敗矣。魯省關係于中國命運之重大，猶之亞爾薩及羅蘭兩省之于法國，倘徐州係亞洲之滑鐵鎚（卽拿破崙軍覆滅處），吾知將來歷史家必有其公允之評判也。又華盛頓日報云：日本四十餘年來之延續的軍事成功，已爲台兒莊一役所截斷，而其長勝之迷夢亦從此被打破，故台兒莊之戰，可稱爲世界重要決戰之一，然非謂中國藉台兒莊一役成功，將來可必得全勝者，其最大意義係從事實上證明中國軍隊已得英明之統帥指揮，若予以優良之軍械配備，當可抗衡日軍。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慰問台兒莊

長

江

一、炸裂了的土地

台兒莊完全規復後四小時，我們立刻離開孫××先生的野戰司令營，在×××約好池××師長，同入台兒莊。池師長是此次台兒莊支持戰的主將，半個月無休息的戰爭，使他的頭髮和鬍子都長得很長，嗓子已經啞了，面色有如無光的黃紙，但是半個月的苦戰，已經換得了四月七日晨間的勝利，在敵人敗退之後，挾揚眉吐氣之心情，以入浴血苦戰之寨堡，任何沉重、疲勞，也抵不過這樣光榮的興奮了。

韓佛寺離台兒莊約有十里，我們坐手搖車循鐵路北進，韓佛寺已在敵人重砲射程之內，在韓佛寺南數里之數小山地帶，敵曾發砲至二三千發，但石山地區，彈痕尚不鮮明，韓佛寺北三四里處，在一片麥地上，敵人砲兵所謂「遮斷射擊」之痕跡，則異常清晰，與鐵路大致成十字交叉之敵砲遮斷線，將麥地大致以東西方向，擊成漏斗形。每一重砲彈所及之被彈面，據云有四百公尺，則依地面被彈窟之密度觀之，當時此線實已成為難能通過之彈牆。更北行二三里，鐵道附近有半百左右之飛機重量炸彈所炸巨坑，鐵道亦曾被炸斷。池師長當時見此巨坑，亦大為搖頭，蓋當某次他白日乘鋼甲車到前方督戰時，敵轟炸機十一架即對鋼甲車集中轟炸，鐵軌已斷，車不能開，池乃下車避麥地中。敵機更低飛投彈，其前後



左右麥地，盡被敵彈炸翻，獨他倖得無恙。故至今回想，仍覺有間不容髮之緊張情緒也，時鐵路兩側有傷兵抬下，大家皆脫帽或舉手致敬。據云，在三月二十七、八日磯谷師團猛撲台兒莊時，四月三日板垣部隊最後參戰時，鐵路兩側，每日有傷兵自此運下。

車前進至一鋼骨水泥橋下，在八小時前，仍爲台兒莊前方司令官指揮所，橋之左右，河岸兩旁，重砲與野砲曾大量光顧，現則若干傳令兵休息其間。過橋，卽爲台兒莊之南火車站，由此過運河北爲北火車站，北站東約二里，爲台兒莊，南北站與台兒莊構成三角形，北站與台兒莊爲運河北岸兩據點，亦卽爲此次數萬健兒浴血之場。

南站附近，地上彈窟已不能數計，站上三層洋樓，已爲敵砲打落一層，站之北端有一較大之地下室，其後左右所有地皮，皆爲敵機敵砲所炸翻，獨此室得無恙。時敵偵察機一架，現於南站空中，轟炸機三架續至，我們在小地洞中避了一會，避得不耐煩，乃急步過南站，直至運河邊，向東隨交通壕而行，敵機此時投彈數枚，似爲掩護退却，交通壕掩蔽部內，若干士兵正在甜蜜的甜睡，有些新得敵人的槍枝，正在試射其有無毛病，故槍聲雜起，此時台兒莊東數里之村中，尚有數十敵人正被我圍攻殲滅中，故機關槍聲仍不絕於耳。

交通壕將盡處，也××旅長率團長等來晤池師長，所有官兵皆紅光滿面，喜氣盈盈，若干士兵正繼續作工，若干士兵則優游自在的在運城河邊洗脚，雖舉目敗瓦頽垣，瘡痍滿地，而勝利後的將士，則在精神上整個侵入了得勝的光輝中。



壕邊未炸之重砲與野砲彈，隨地皆是，敵當時目的，本欲痛射壕中士兵，然而其砲彈非落前，卽落後，壕中中彈甚少，也旅爲最初誘敵出嶧縣，繼而阻敵於南北洛，終則繞攻敵側背於劉家湖、邵莊三里莊一帶，使敵不能放心全力攻台兒莊之辛勞部隊。

壕盡，自浮橋過運河，橋已中數彈，勉強能過人馬，時河北士兵正進餐，狀態從容，身體壯實，除有少數士兵眼部略有發炎狀外，皆無疲憊氣象。

又數十步，進台兒莊西門，西門外橋已塞斷，蓋敵曾擬猛衝西關，根本斷我城內與外間之聯絡也，西門已堵塞一半，衛兵二三人仍嚴密守護中。

二、台兒莊內

入西門後，卽見滿街瓦礫、沙土、破紙、爛衣、倒壁、塌牆……所有房屋，無不壁穿頂破，箱櫃殘敗，闔無一人，有福音堂一所，亦毫無例外的澈底被毀於敵人密集砲火之中。士兵之駐民房中者，皆另在地中掘孔而居，上蓋厚土。

台兒莊尙有唯一完整之房屋，中有戰利品甚多，除旗幟、符號、日記等無所不有外，催淚毒瓦斯和窒息毒瓦斯之陳列，給參觀者以戰爭殘酷程度之深刻印象，催淚瓦斯筒長約五六寸，其用法不詳，而窒息毒瓦斯之鐵罐，則長達四五尺，合四人之力，始能將其抬動。此一巨量窒息瓦斯，如果順風散放，不知要殺害我們多少官兵，敵人在台兒莊頂得勢時，除東半部被全部佔領外，西北城角亦爲其所襲據，我



們最弱時只保有西南一隅，我們反攻是從西北角之收復開始，故我們首先去弔看西北角。

所謂台兒莊的西北角，是空無所有的荒地，城牆內數十步處始有民房土屋數間，而雙方在此却死亡了四五百人，西南角到西北角的道路已完全堵死，我們完全順西城牆邊穿壁而行暗道，始能達到西北隅。原來我們有一連人守着西北角，和西南角連成一氣，對付城東半部的敵人，敵人爲了動搖我死守城內的部隊，故選拔敢死隊在強烈砲火之下，衝進西北角。雙方肉搏，死亡累累，敵人隨得佔領西北角內幾間土屋，且人數逐漸增多，用平射砲及擲彈筒向我西南部攻擊，雙方兵器懸殊，形勢對我日漸不利。這時尙斌排長所率領之五十七壯士突然出現，以神聖、果敢、堅決之英姿，向長官請命，願以最勇猛之決定的攻擊，消滅西北角之敵人，並皆自立誓言，如不成功，卽皆自殺。果也，他們滿帶炸彈大刀短槍，自西門出去，暗自繞至西北角城外，然後以迅速之突擊，爬城而入，以毫無顧惜之肉搏戰，將敵人全部消滅。立刻挽回台兒莊的頹勢，而我可敬可愛之壯士，亦犧牲四十餘人。最令人感動者，爲最初受傷之四勇士，他們被救護隊救下之後，皆同時自殺，其自述理由爲「未曾成功」，彼等蓋不知其受傷之後，其他同志已將目的完成也。

在西北角上，敵人亦作有臨時工事，但與我方比較，則見其因循苟且，不肯費力，隨便掘一窟窿，得過且過之狀況，最難能者，當東半城入敵手，北門及西北角皆爲敵有之時，北城牆上之一小段，仍由我張慶照連長率殘部死守，使西北角之敵不能與東北角聯成一片，故五十七壯士能奏膚功。我們立張連長及其所部所曾苦鬪之斷牆上，南望台兒莊市街一片焦土，萬孔千傷，令人感到無精神支持之優越兵器



，無論如何凶暴，終不能敵抱必死之心之戰士也。

北門附近，已爲敵軍佔領地，有一大廟，被敵軍砲毀，佛像自樓上跌至地下，雙手仍作捧腹狀，而盤腿已被敵彈打去一隻，牆下有一身長老人被擊死，長袍馬褂，似爲一私塾先生，廟之北面，有敵所焚尸骨兩堆，餘烟猶存，塘內有家鴨十餘隻，已被密彈射死十分之九，僅有二鴨尚悽然蠕蠕於水池之旁。

北門裏有敵子彈庫數間，六日晚被我迫擊砲打中，全部炸裂，數間土屋之牆壁屋頂皆已絲毫不見，惟遺成堆之彈殼與彈頭。

三、勝利的光輝

敵人在台兒莊死亡的確數，無法知道，不過，確實不少，則可以定論。東門裏，敵所留陣亡校尉官神位，有四十餘個，北門外有敵在六日晚新焚屍灰一堆，其中計有鋼盔五百餘頂，則敵人四月一日戰鬥之死亡，至少五六百人，城外園上等小村，每村皆有敵成堆屍灰，及未埋屍體，我方軍隊爲掃清戰場計，皆加以掩埋，而由屈參謀主任建議，名之曰「矮子墓」。邵莊附近有敵不及焚毀屍體，合埋五大公墓，據參預埋葬之士人報告，每墓有五六百人不等，則合以台兒莊各次戰役之犧牲，敵實死亡四五千之估計，爲最低限度之看法。我們這次重砲的威力很大，邵莊附近，敵戰馬被我炸死二三百匹，載重車和彈藥庫，都被我們打中了，邵莊敵砲彈之損失，遠在北門內彈藥庫之上。蓋邵莊爲敵重砲陣地，所失盡重砲彈，現尚遺數大堆巨口砲彈筒，總以千發計。



三里莊以北，則有敵機一架，已自焚毀，我們的士兵看見敵人飛機，非常痛恨，因為我們常常受敵機的威脅，四月四日，我們飛機飛到台兒莊上空，因為太高看不清楚，故疑為敵機，我軍皆藏入掩蔽部內，敵軍則紛紛高揚白旗，誰知我機乃突然降下，乘敵不備狂炸一番，敵四處亂竄，我軍皆拍掌大歡呼，你們也怕飛機麼？在台兒莊戰爭中，陸地上弟兄最恨坦克車，三月二十九日那天，磯谷師團實在不能忍耐台兒莊不能攻下的恥辱，乃以坦克車十一輛，直向台兒莊西北角及西關衝鋒，其後面尾隨步兵三四百人，昂首托槍而前，目中無人態度令人不能忍。此時我戰車防禦砲，早已在其側方準備，俟其近至四百公尺時，連放六砲，即打毀其坦克車六輛，餘車急狼狽而逃，其不可一世之步兵，亦作鳥獸竄，後來被敵人拖走兩輛，其餘四輛，則至四月七日止，仍遺置台兒莊北城外之三四百公尺處。四輛之中，有三輛已被焚，有一輛即發動機仍完好，其名稱一為「毛沙思」，其牌號為「日戰車三十七號」，二為「奇些」，牌號不明，三為「拿路蝦」，牌號為「日戰車三十八」，四為「孚孜孜」，牌號不明。士兵為報復起見，羣立坦克之上，顧盼自豪，意若「亦有今日」者。車旁尚有敵坦克車駕駛員及射手等屍身，未及掩埋，因坦克車被我擊毀後，其駕駛員等皆下車圖逃，然而我城上士兵之槍彈殊不能相讓矣。

敵軍原不料台兒莊會有如此一場惡戰，祇以為隨便即可以佔領台兒莊，然後以一師團完整之兵力，直取徐州。故敵軍日記中有打油詩一首：「四小時下天津，六小時佔濟南，小小台兒莊，誰知道竟至於這樣困難。」

敵軍輕視中國軍人，一味虛驕，一次日本對台兒莊散傳單，謂：「日本是太陽，你們□□□路要想



打敗日本軍，就等於想打下太陽，現在日本軍大敗而特敗了，太陽還不是照樣嗎？」

黃昏回台兒莊旅部，我們約集許多軍官開了一次座談會，大家說來說去，總是證明我們必定勝利，日本必定敗亡。台兒莊新戰術思想的運用，竟讓磯谷、板垣喪師，以後我們更熟練的運用新戰術，一次一次勝利，毫無問題的，一定會不斷的到來。

晚間離開台兒莊，河岸上戰溝裏士兵們歌笑聲四起，加以留聲機及口琴胡琴聲，台兒莊已成音樂之城了。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五、十八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一、台莊喋血旬日記

李壯士

台兒莊現已無敵踪了，回憶上旬在此地掀起劇烈的爭持戰，十蕩十決，白刃肉搏，幸賴我忠勇戰士，前仆後繼，卒將頑敵殲滅淨盡。余友黃君，是津浦線上的民族鬪士，曾參與台兒莊之役，頃據其從戰地來鴻，述及當日我軍「火攻台兒莊」之奇妙戰術頗詳。現特節錄如下，投諸精華錄，以饗讀者：

台兒莊地區，運河據其南，微山湖阻其西，三角形山伸其東，北面約四里許，則爲棗莊，形勢很險要，爲軍事上必爭之地。我軍於此，迭創暴敵，漢家聲威所播，有令敵寇失魂喪膽，這種空前收穫，實爲抗戰以來未有之大勝利，尤開近代戰爭的新紀錄。世界軍事專家且將「台兒莊」比擬歐戰時的「歪皮利斯」城。台莊大捷，固非偶然，蓋近年我國陸軍大學員生常以這裏爲野戰演習地點，對於這個地區，早已重視了。敵軍自三月十四日起開始向魯南取攻勢，台兒莊卽與臨城、臨沂同時發生激戰，敵軍初以一個半師團深入台兒莊，欲以主力突破，但係台兒莊這個地形活動範圍甚狹，飛機不能舒展其所長，坦克車無法縱橫馳騁，大砲亦失了效用。而且臨城大汶口間的鐵路，被我游擊隊截成數十節，後面連絡已斷，運輸發生困難，接濟遂告斷絕。右翼臨沂方面，經我張自忠、龐炳勛兩師前後擊潰，又復增調長垣一師團反攻，亦被張龐兩師居中阻隔，在沂河兩岸展開大血戰，便不能與台兒莊相策應。我軍湯孫兩部，遂採用白刃戰，每個英勇的士兵，手持二尺許長的大刀，頸際繫着數枚手榴彈，殺進前去。先投擲手



榴彈，轟轟隆隆，繼而揮動大刀亂斬，敵人抵擋不住，血肉橫飛，向北潰逃，退至台兒莊墟北的鄉村，憑礮樓抗拒。我軍挑選敢死隊三百名，衝前圍擊，各士兵奮勇爭先，當堂自願應徵者八百名，衝上礮樓內，各敢死隊的喊殺聲與手榴彈聲，震動雲霄，把礮樓上的敵兵盡行殲滅。有士兵劉志浩，以大刀連斬十三個敵人，士兵王嘉善，以大刀連斫九個敵人，士兵張紹敏以大刀連殺五個敵人，敵軍遂向後竄，後來敵軍得增援兵趕至，再復竄回，在台兒莊發生爭奪戰。苦戰數晝夜，成拉鋸的形狀，一部敵軍竄匿在台兒莊墟內，死守不去。我軍把他重重圍困，施行火攻方法，聚集柴薪，灌以電油，縱火焚燒，剎那間四面火光熊熊，並用自動汽車數輛，滿載灌電油的柴薪，焚燒着，開了機掣，分頭向墟內縱馳入去，敵人圍在中心，欲逃不得，又無法撲滅，完全被火燒死。有的發起狂力，跳過火坑，衝出至墟外，亦被我軍堵截擊斃。事後調查，有人說被燒斃的敵軍，儘在五百名以上，但已盡成灰燼，實無從得其確數，或不只五百名也未可定。據軍事家說，敵軍在台兒莊，可算空前的慘敗，比之歐戰的坦倫堡，也不過如是。聞敵軍現擬設法收買那的灰燼，出資利誘聚莊附近的鄉民，潛入台兒莊墟內偷偷地把那些灰燼掃回，因為敵軍欲取得屍灰，運回本國去，分給與斃命士兵的家屬呢。橫豎被砲火或大刀所殺斃的敵兵，倒要用火攻成灰，今被華軍火攻斃命，可慳一筆火葬的柴費，把這一筆費用轉給鄉人做工資，亦同一樣，猶便宜了一番手續，得華軍代他焚化妥當，不須自己動手哩。但係一片焦土，瓦礫零亂，恐怕連灰也不能得回了。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二、台兒莊血戰故事

長 江

台兒莊爭奪戰的勝利，新戰術之運用是根本原因，而我官兵之鎮定英勇，亦為達成此種新戰術之基礎。

當台兒莊于四月三日最危急之時，我王冠五旅長所部僅佔城內五分之一，眼看此最後根據地，即將不保，而後方司令部打電話問他：「怎麼樣？」他說：「不要緊。」前方下級幹部問他如何支撐這樣危難的局面？他說：「自有辦法。」其實他何嘗有什麼特別辦法，不過他相信上級官長一定會盡全力以支持台兒莊，絕對不會作退後的打算。同時相信部屬抗戰的忠貞，絕對不會動搖，他的部下對他也是如此，因為有此互信，故造成牢不可破的共信。池師長是他直屬長官，而且是負責保守台兒莊的人，他清楚的知道台兒莊的實情，當他聽到王旅長說「不要緊」時，凜然一面感動，一面立刻吐出一口鮮血，因為他確實知道，「不要緊」的實際，是如何的「要緊」啊。

奈谷支隊進襲台兒莊時，其砲兵陣地在莊北七八里之劉家湖，敵一向和中國作戰，總是猛攻正面一點，很少後顧之憂，誰知我防守南北洛之七旅，乃轉攻而東，直取劉家湖砲兵，敵砲六門，倉皇而逃，我步兵在麥地中跟蹤追殺，敵驅馬急，蔚為壯觀。

胡營附告訴我們，士兵在台兒莊爭奪戰中，造成了新的信念，巷戰經驗告訴了士兵們，本日作戰，



飛機不如大砲可怕，大砲不如機關槍，而進入街市戰之後，機關槍不如手榴彈，手榴彈不如大刀了。馬功魁營長也說，士兵覺巷戰有味道，敵人機械化的兵器，不易使用，而我們的長處，在近距離中可以大大發揮，故敵人愈迫進，士兵愈歡迎。

台兒莊巷戰中，因為大家混戰，而且在同一小鎮內彼此混戰了八天，不能不算戰爭史上的奇蹟。某次，我兵數名守一有樓家屋，大家因為太疲困，就在樓上打盹了，樓外的敵軍乃自外掘孔而入，直至我護牆，將槍自我所作槍口伸入，欲行射擊，突被我守兵覺察，一面在下面與之拖槍，一面自上面擲手榴彈，敵軍逃去。

在許多場合內，敵我僅隔牆而居，牆上掘一槍孔，則彼此共用，拖槍之事，每日總有好幾次，到不能解決時，則我常越牆擲手榴彈，士兵引以為樂。

某家屋內肉搏時，初時我方失敗，尚餘一未及退出之我兵，乃避入一日軍所掘地洞中，彼手中步槍，已無子彈，僅大刀尚可用，旋我軍反攻佔此屋。又有一日兵避入此地洞，洞中漆黑，彼此皆以疑為自己之夥伴，默不作聲，久之，此屋之肉搏戰已過，洞中聞地上已無聲息，日兵乃先出，我兵隨之，剛出洞口，我兵發現前者為敵人，乃急拔刀欲殺之，時敵亦覺察，急回身槍射中我兵右腿，兵倒地，但仍乘日兵驚慌中，急揮大刀砍中敵腰，敵亦倒，我兵乃起奪敵槍，勝利以歸隊。

我軍態度之堅決與勇敢，實在感動人，如姜玉清連附，在肉搏戰中，被敵所俘，他絕對不甘被縛，全力與敵爭奪，遁到牆邊，乃突猛力以頭碰牆死。



我軍所守一樓，被敵砲擊毀，敵軍且自缺口衝上，于是乃以分班堵塞方法，不顧砲火，自缺口以狙擊敵軍，一班甫上，因直當敵砲射擊下，頃刻即傷死以盡。然而第二班、第三班者自動踴躍撲入，四月五日，此三班壯士在極短時間中同時犧牲，但後繼請求加入之人更踴。

敵軍常用燒房子辦法，待我軍不能立足，欲乘火勢剛過，即向我進攻，但我們官兵常在火頭剛熄，地灰猶紅時，已急撲灰中，依敗牆進行防禦。

某兵與敵肉搏，手握敵步槍之刺刀敵掙扎不脫，乃開槍，故子彈隨拳心打出，但始終將該槍奪回，隨奇怪之傷手，以入醫院。

張營長在野戰中受重傷，腸已流出，知不能生，乃捧腸嘆息道：「可惜我不能再打日本了。」台兒莊戰爭，孫連仲部新兵甚多，不但無一人逃跑，而受傷之後，大家異常興奮，傷兵們都說：「這回打得好，我們的仗打活了。」他們對於攻擊的防禦，感到了興味。

犧牲的決心，是大家一致的，不只戰鬥員如此，非戰鬥員的救護醫務人員，這回也在前線硬幹，擔架排長死了兩個，擔架兵都有很大的犧牲。

池師服務團這回服務成績也很好，女同志還有在前線抬傷兵的，一位叫蕭培及的女團員，始終在火線上出入，一點也沒有恐懼。

這回不大聽見什麼漢奸了，敵人曾買一十二、三歲小孩，到我軍陣地作偵探，他毫不客氣的到我們司令部自首，把敵軍情形，詳細報告，而回去對日本儘量撒謊，他的理由：「我是中國人，當然不能忠於日本。」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三、魯南戰地巡禮

定

芬

一、再過台兒莊

這次台兒莊的勝利，在戰術上言，顯然是我們效法坦倫堡大會戰之成功。孫部以堅苦卓絕精神，運用陣地戰姿態，死守台兒莊，雖經過敵人的不斷猛攻，仍屹然未動，實在值得我們景仰。同時，我們在魯南山地作戰的部隊，運用運動戰的姿態，秘密由山地迂迴襲敵之側背，截斷敵之歸路，使殲滅戰獲得迅速的完成，其功尤不可湮沒。正因為這關係，記者便由泥溝折返台兒莊，轉魯南山地視察。這次通過台兒莊的時候，已近黃昏，晚霞反映着魯南大堡，襯着運河的碧波，格外雄美，記者不願再說些慰問憑弔沒出息的話，來毀滅魯南大堡的偉大。却有三件值得自豪的事，要作補充報告：第一：現代國家戰爭，最接近的名詞莫若巷戰，這次中國軍人發明了室戰牆戰，因為我敵這次在台兒莊內之戰，係同室而戰，隔牆而戰，距離的接近，要比巷戰更進步。第二：台兒莊內除了碉堡而外，沒有鋼骨水泥的建築，我們將士完全以血肉作長城，與裝備齊全器械精良的頑敵相持過旬，終將頑敵摧毀。日俄戰爭時，日人常以「肉彈」自詡，現在我們已經做到了「肉城」的地步，要比他高明得多。第三：我們重兵器發揮的威力，是敵人望塵莫及，台兒莊北門內敵的彈藥儲藏所，被我們山砲打個精光，西北墟外敵人的坦克車，



被我們打壞四輛，拖着走不動。村莊的敵人砲兵陣地，被我們破壞無遺，這都是有現成的鐵般事實證明。反之，敵人的砲彈，不是落在無辜的民房，就是落在麥田裏，還有落在運河裏的，這也是現成的鐵般事實證明，敵人常誇其射擊精確，這一次可要落伍了。

二、洪山至蘭陵

魯南大堡的偉大，實在無法盡情描寫，祇好奔魯南山地的征程，爲了要多流覽戰跡，特繞道向東北的洪山前進。行十五公里，前方傳來的砲聲，已由隱約而趨明晰，打破了夜的沉寂。路上遇見負責光榮創傷的勇士，正由民衆組織的擔架隊抬着，向後方輸送，同時傷愈歸隊的榮譽團，也正在這時候開上前線去補充，這種越傷越幹，再接再厲的精神，正表示出中華民族性的堅毅，絕非敵人砲火所能屈服。再行十五公里，已臨遺汗山山頂，一座殘破的碉堡在月光的照池下，依然顯出巍巍峨峨的雄姿，這兒是本月三日湯將軍與敵遭遇的所在。當時敵由沂河西岸增援台兒莊之板垣部隊，正竄抵蘭陵向洪山疾進，敵砲並集中向洪山射擊，山頂碉堡雖中了兩彈，我們的湯將軍依然無事，並且指揮關軍一部向山麓的洪山鎮出擊，佔領敵之聯隊司令部。敵聯隊長中島亦於是役陣亡，斃敵千餘，並有俘獲。緊接着施以追擊，又於四日收復蘭陵鎮。時已深夜，記者忽忽別離了洪山，續向離洪山西北四公里的蘭陵鎮進發，記得前次隨同張藎臣軍長和徐燕謀參謀長經蘭陵到臨沂的時候，從公路只望蘭陵鎮，充分顯出繁榮景象，因爲蘭陵美酒遠近聞名，一年出產將近廿萬，小小的一個村鎮，有這巨額的對外貿易，無怪一切均呈活躍。

這次踏進蘭陵鎮的南墟，不僅蘭陵美酒的製釀商逃避一空，連他們的工具也炸成焦土，劫後淒涼景象，有些類似台兒莊。祇是還有十分之二的房屋，照舊倖存無恙，記者在鎮內來回走到黎明，總想找點有關軍事的材料，也許是天黑的關係，這個願望終成泡影。在晨光曦微中，走出了墟門。再往西北的魯南山地前進，沒有走上一公里，成批的難民已自山地返還蘭陵的家鄉。他們問記者蘭陵究竟怎樣，記者除答復蘭陵已爲我軍收復，早已沒有敵踪而外，實在不願說其他的話，來減低他們回家的勇氣。我想這成批的難民，踏進蘭陵的時候，真見他們完整的房產家具，在幾天工夫之內，燒個乾淨，真是如同做了一場大夢，不知要如何的傷感，如何去謀恢復。

三、訪問湯軍長

自西北走了十餘公里，經過多方探聽，才在離火線不到五公里一個農家，找到了這位饒勇善戰的湯恩伯將軍。湯將軍有廿多天沒有安睡一次，精神上異常興奮，記者首先向他表示慰勞敬意，將軍謙謝不已，隨即拿出一張地圖，把他這一軍團兩旬來在魯南作戰經過，指示一個輪廓。最初渡過運河，向山地迂迴進攻郭里集、嶧縣、棗莊，其次由山地迂迴到台兒莊東北，側襲敵之後路，再次迂迴到洪山蘭陵，腰擊由沂河西峯向西增援之敵。最後仍舊迂迴到台兒莊東北，側襲敵之後路。兩旬來幾無日不在迂迴線上運動，無役不取攻勢，尤以夜襲收效最大。接着他的重要幕僚又告記者，郭里集、棗莊之役，曾將礮谷師團之赤柴聯隊整個殲滅。這次遭遇有一樁笑話，當時赤柴聯隊一個大隊已經進到郭里集宿營。我們

一個旅長也帶着一部隊伍進集宿營，並且比隣而居，後來發覺隔壁的隣居是我們的敵人，這位旅長很機警偷偷把隊伍帶出集外，乘敵熟睡來一個火攻，這一大隊敵人沒有一個逃出了火坑。兩次台兒莊東北之役，祇一次得手，因為第一次敵自蘭陵洪山襲擊我們後路，我們不得不忍痛掉頭去應付。當時為顧全台兒莊友軍安全，還留了一部在台兒莊東北蘭陵城店張樓之線，威脅敵側背挺進部隊。並已越支線到達嶺山，斬敵之援軍，另一部在紅瓦屋屯監視嶧縣敵之活動，其餘部隊才掉頭去反攻洪山與蘭陵。第二次斃敵逾三千，將犯台兒莊敵之主力擊潰，並俘獲無算，以完成殲滅戰之基本勝利，繼之施以追擊動作，又在楊樓陶墩底石橋之線斃敵千餘，至洪山蘭陵之役，他和記者在上節所敘述的無出入。綜計四次的大迂迴，有三次成功。共殲敵約七千人，我亦有壯烈犧牲，傷亡團長三、營長九、士兵八千餘人。其他零細接觸所得到的勝利，尚未計在此內。記者聽到這種偉大的勝利消息，非常興奮，要求過幾天隨軍生活，想了解他們勝敵的真實原因，好提出來，公開報告，給大家做個參考。將軍慨然應允，祇說隨本軍團生活，要請多受點辛苦而已。

四、三個大問題

記者隨湯軍團生活，雖祇三天短促時間，可是到第一線去過三次，經過兩次夜行軍，在宿營上、行軍上、陣地上看到這一個龐大軍團的動作和精神，實在令人肅然起敬，他們又負盛名，實非偶然。廿天之內，他們在抱犢谷台兒莊百餘方里的地區內，來回走了八次，沒有一個人表示過疲勞，有一次他們由



抱犢谷出擊之前，因要保守行動的秘密，不讓給養車在路上輸送，四天大家沒有進過飯食麵食，僅以小豆及地瓜充飢。大家還是興奮，他們上下還堅守兩個牢不可破的信條。第一：無上級命令決不撤退。第二：遇任何情勢決不潰亂。過去南口之役，無論敵砲如何猛烈，羅芳珪團屹然不亂，甯與陣地同殉。這次棗莊之役，王克強營長負傷不退，照舊指揮作戰，卒使情勢轉佳。這些事實，都是堅守信條至死不渝的表現。記者在第一線遇見十五年未見的老友陳漾灝師長，又承告謂他們這個軍團制敵的戰略，是絕對維持攻勢，避免正面衝突，這許多血肉換來的經驗，都值得我們作抗敵的參考。後來因為他們又要進行一種新迂迴計畫，記者便離開他們，臨行湯將軍還提出三個問題，要記者帶到後方來：（一）宣傳我國優待俘虜事實，減少戰報上不必要的廝殺。（二）切實救濟傷兵策勵將士的勇氣。（三）維持出征軍人眷屬生活，免分前方將士殺敵之心。記者當答復湯將軍：第一個問題，我們新聞界要負相當責任，其餘的問題，自然要公開向政府與人民報告，同時還預祝湯將軍建立鋼鐵似的陣線，隔絕台濰公路和臨棗支線兩方面敵之連絡，築成堅強的封鎖線，埤截驍騎間敵軍之歸路，湯將軍復高高興興的接受，並且說敵人沒有後方，乃敗退的必然性，遂相互道別，在虫抱犢谷通過石龍口時，適為敵觀察所視線所及，接着由兩門野砲發來六顆砲彈，有四顆落在記者左後側廿呎附近的鬆地，幸沒有爆炸，好像是給記者送行的禮砲。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四、魯南二次會戰的認識

台兒莊的勝利，全國同胞都空前的興奮，空前的鼓舞，這一星期來，敵人對魯南再度增加援兵，這幾天已經開始初步接觸，大概幾天內，就要大決戰，這次決戰，比上次規模要大，而決戰的結果，其影響比上次要深。國人近來都沉重地關切魯南戰局，大家都希望能看出點戰爭的端倪，大家憂慮憂慮台兒莊的光榮，不要受了挫折，同時大家盼望，盼望這一次能造成比台兒莊更大的勝利，我們希望大家時時以勝敗的心理撇開，我們要進一步分析第二期抗戰的意義和魯南第二次決戰在第二期抗戰中的關係。

八·一三至十二·一三南京陷落是第一期抗戰，我們的政略戰略、和戰術，可以說都是試驗時期。十二·一三以後，我們對於敵人的政略戰略和戰術才算有了比較正確的了解，和研究出了正確的對付方法。我們從大量的犧牲中知道了敵人並不可怕，我們已經有了方法，終可以戰勝敵人，但是我們又知道，強大的敵人，必須經過長期疲困，長期的消耗，到它的力量在我們對比以下時，然後加它以決定的打擊。

所謂第二期抗戰，任務在困疲和消耗敵人，並不在處處消滅敵人，更不是要在這一時期中，求得戰爭最後的勝利，所以我們這時所爭的，不在每一戰爭的勝敗，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疲困敵人到甚麼程度，消耗敵人到甚麼程度，比如一個縣城的爭奪，我們不應當重視縣城的得失，而當問敵人攻這個縣城消耗了多少彈藥，傷亡了多少人馬。假如敵人犧牲了一千人，攻下一個普通縣城，就算是我們的勝



利。我們第二期抗戰的根本戰術是運動戰，陣地戰和游擊戰，是以次要地位和運動戰配合。運動戰的目的，是以機動的軍隊，在運動中打擊敵人消耗敵人，自然我們有些據點要死守，如台兒莊、如徐州，斷不可輕易放棄。但是我們堅守的手段，還是以運動戰始終牽制敵人主力，進行野戰。第一次魯南會戰，我們勝利了，但是我們當知，第一次會戰勝利，其意義不僅在我們守住了台兒莊，而在我們配備一個壯大的湯軍團，始終在敵人側背執行了正確的運動戰，用運動戰困頓了敵人，改變了敵人，而且部份地殲滅了敵人，挫折了敵人。國際和國內的聲威，相當地動搖了敵人戰爭的信念。但是這裏或多或少，却產生了一種錯覺，在軍人方面，就有想乘勢大舉攻堅，一鼓而掃蕩敵人。而民衆方面，即以爲勝利已經開始，即想從此節節勝利，不再耐心第二期抗戰平凡艱忍的消耗過程。

所以魯南二次決戰尚未揭曉之時，國人之關切，其程度遠過台兒莊勝利之前夕。二次決戰，就目前說，我優勢如無偶然原因，勝利仍屬於我，然而正確觀點，還是應該看重我們在魯南山地這一戰區中，我們是否有強大的部隊，正確地執行運動戰的任務，是否我們能控制這魯南山地，是否能有強大兵團東西縱橫于津浦路與台灘公路之間，是否能以迅速堅決靈敏的行動，吸引着從鐵路和公路南下的敵軍的主力，是否能調動敵人南攻的劍鋒，是否能局部地打擊敵人，是否能遲緩，甚至於頓挫敵人攻擊徐州的企圖。至於敵軍，也許可能暫時佔幾個比較重要的城市，徐州附近也許衝過來一部份敵人，但是如果上述問題我們都能得到正面的答案，日本增兵就算徒勞，魯南二次會戰，我們就算勝利。

照第一會戰經過看來，前方統帥之鎮定堅決公平，將校之機謀果毅，士兵之忠誠勇敢，與前方全體



軍民忍苦耐勞公忠和協之氣象，實表示中華民族已開始步入輝煌燦爛之偉大途程，與驕橫暴戾殘狠淫亂之敵人相較，斷無不勝之理。敵陸相杉山最近由中國視察返日對路透社記者說，中國軍隊已喪失了戰鬥精神，而且向敵軍投降者日衆。這種欺騙日本國民的宣傳，當不能發生任何效力，然而我們後方各界也不應只一味打聽前方消息，過分期望各戰場上已萬分辛苦壯烈犧牲的前方將士，而應當加緊我們內部的團結，積極開展後方支撐抗戰的工作，要和前線一樣公忠和協，一樣忍苦耐勞，這才是支持二期抗戰的根本辦法，這才能保障前線已有的勝利和爭取不斷勝利的到來。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香港華字日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五、中大戰地服務團陳組長

與前線運返之傷兵談話

陳璇珍

從前我曾聽到一位武裝同志說：「我們要知道前方的軍事情形如何，祇看運回的傷兵多少，便可決定。傷兵愈多，而我軍愈是勝利。」近幾天從徐州一帶，運來的傷兵，源源不絕。那末，我們台兒莊的大勝利，便可證明那位武裝同志的話不訛呵。

十四日下午三時許，接到傷兵招待所的電話說：「有傷兵過汴，要到車站幫忙招待。」我們立即整隊前往。抵達車站，火車已到了許久，勇敢受傷的將士們，都已換過藥，吃過飯了。我們只好給他們精神的安慰，作個別的談話。

我所攀談的那一位，姓于名華峯，是×××路××師的弟兄，當我說明我的來意向他慰勞，他很歡欣地，表示感謝。望來這位弟兄，年約二十四五歲，容貌很英偉，舉動很有禮，說話很深刻，他一手指着額間的疤痕說道：「這是守雁門關時的成績，現在傷的是肩部和手部。在台兒莊奪取白山等那四個山頭，總攻擊的一天夜裏，當月落西山的時候，那三個山頭，都已取得，第四個山頭，便是白山，是兄弟守衛的地方，一般兄弟，因為進取之心過急，不待機會，便向前衝上。不幸被敵人開槍掃射，弟兄們躲



在大石塊的下面，沒有受到砲彈創傷，敵人以為沒有人，於是我們又作第二次的猛攻，雙方開始了激烈的戰爭。英勇的弟兄們，皆用刺刀和敵人死拚，一個不留神，敵人的砲彈，炸傷了我的肩部，當時還不覺痛，再向前衝，我的手臂，不幸又為敵人的子彈傷了，我倒在地上，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我的神智才清醒過來。睜開眼睛看看，同倒在地上的弟兄們很多很多，一會兒救傷床來了，擔架的弟兄們，把我放在床上，同時告訴我白山頭已經在我們手中了，那時候，我真要爬起來，跑上白山頭看看，可是體力支持不來，那真一憾事。」當時我聽了這番壯烈的故事，好像童年時代聽演三國誌呂布三戰虎牢關一樣的興奮，竟忘記他係已經一個受傷的人，儘讓他講，猛然省起，才說出：「于同志，你很疲乏吧，請休息。」他聽了我的話，便上車去了。

我以爲于同志上車是休息的，正要另找一位受傷的同志談談，那裏曉得他拿了一張五顏六色的敵年底荒謬宣傳品，很客氣的說着：「同志，這是一位弟兄在克服了白山頭得來的勝利品，我今轉送給你吧。」我高興極了：「好，謝謝你！我把它寄到後方，表揚弟兄們忠勇作戰的精神吧。」剛說完這句，他又開始繼續談話：「我告訴你吧，還有一次，在平地作戰，敵人的坦克車攻擊我們的戰壕，可是這時不像以前那樣沒有辦法啦，我們有了新式的平射砲，把敵人的坦克車打壞，阻礙敵人前進。當時有兩個弟兄，沒有平射砲，便身上扎上好多炸彈，躺在敵人坦克車必經之路上，坦克車從弟兄的身上走過，隆隆一聲，炸彈爆發，我們的弟兄，與敵人的坦克車，便同歸於盡。」于同志說到這裏，眼眶裏的淚一串串地掉下，我呢還有什麼法子禁止得住眼淚湧出。旁邊的人，看見這種情形，不知我們在演什麼把戲，一個個都



帶着奇異的神氣，擠聚起來，在聽我們說話。于同志拭拭眼睛，繼續地說：「還有一次，弟兄身上的炸彈來不及爆炸，可是弟兄被坦克車壓死了，而敵車無恙。我們埋伏着的弟兄們，看見這種情形，便提着手槍手榴彈，跳上了坦克車，向車內放槍掃射，死了幾個敵人，其餘未死的敵人，都給我們俘虜過來了。當時官長曾下命令，禁止刺殺俘虜，而且活捉一個敵人，賞給我們一百洋。可是弟兄們捉了敵人，那裏還能壓得住不把敵人殺死，貪賞一百塊洋呢？實在我們殺他們，不算過份。因為敵軍太兇殘了，每到一個地方，都把我們一些比較精靈的孩童，運返日本訓練，準備將來作漢奸；愚笨的孩子，便斬成肉醬。婦女被強姦了，還要殺死，男人更不用說了。」于同志說到這裏，竟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我的眼淚，更不消說了，就是後來聽講的人，也無不淚痕滿面哩。我怕太傷感了，對於負傷者不利便，硬着心肝，拭乾了淚，對着這位忠勇抗戰的于同志，安慰了幾句，並請他上車休息，這場悲壯的談話，便如此結束了。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六、台兒莊殲敵記

斛

泉

自七七蘆溝事變，發生中日抗戰以來，迄今已八閱月，我軍以戰略關係，初棄淞滬，繼棄南京杭州等地，誘敵深入，以期聚殲。此次台兒莊之役，我殲敵之計劃，果然實現，捷報傳來，我舉國上下莫不歡呼雀躍，益信抗戰之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國際同情我國抗戰者亦益歡騰渙發；而敵則士氣沮喪，敗北可待，此役戰績誠爲我抗戰史上最光榮之一頁。其殲敵經過，我政治部部長陳誠氏，述之最詳，茲將其對中央社記者之談話，誌之如次，以供參考焉。

敵軍會攻徐州，用三路分進合擊之法，其東台與臨沂方面，係屬助攻，盤據東台之敵，自我反攻以後，在草捻鎮（東台以北）轉取守勢，迄無變化。臨沂一帶之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七日之間，經我擊退以後，敵深知由臨沂正面攻擊已無效果，故將大部兵力西犯向城，希圖由蘭陵鎮、洪山鎮南犯，直接予台兒莊之我軍以側背之威脅。盤據津浦正面之敵，自攻陷滕縣臨城以後，其進攻徐州之計劃如下：「以一部沿津浦線兩側攻擊韓莊，以主力由棗莊攻取台兒莊，後再由此右旋廻以攻徐州。」由地形上言，此種作戰計畫，並無可非議，蓋韓莊以南，山地重重，進攻較難，而台兒莊以南，地較平坦，進攻較易也。其次進攻台兒莊，可截斷我臨沂軍之退路，則臨沂方面之敵，自可順利南犯，以達分進合擊之效，敵依此計畫於達臨城後，分兵兩路，以一部沿鐵路道直向韓莊，於三月二十日到達韓莊，與我



軍隔運河對峙，其主力逕趨棗莊嶧縣，於翌日（二十一日）達於嶧縣。敵既以津浦線上之全力離其所盤據之策源地（濟南泰安）五六百里而深入魯南，思一舉而攻下徐州，因之在棗嶧方面之主力軍，期迅速攻擊，以略取台兒莊。於三月二十五日，由棗嶧東犯，二十八日即達於台兒莊以北地區，其主力更向東移動，二十九日將台兒莊西北高地及北站佔據。並有一部衝入台兒莊北門。此部經我守城部隊，肉搏巷戰，於四月二日擊滅，在此期間，敵主力盡全力向台兒莊東側地區行動，希圖突破此方，與蘭陵鎮、洪山鎮之敵會合。其一部於四月三日衝至台兒莊南門，用毒瓦斯攻擊，我守城軍死力抵禦，死傷甚多，但敵終未攻入。在台兒莊東方作戰我軍之某部，自三月三十日起至四月三日、五日之間，受優勢敵之猛攻，傷亡達十之七八，不得已退過運河南岸。敵之在台兒莊西側者，亦猛烈向運河進攻，希圖由頓莊闢附近渡過運河，但終被我擊退，以上為敵攻擊最激烈時期。至我軍作戰，此次純以攻擊為主，對於一城一寨之得失，初不以為重，主在引敵深入，使其兵力分散，而予敵主力以打擊，故棗嶧之被佔，並未與之猛烈爭奪，並將主力略向北移，以引敵深入，而我則常保持重點於外翼，以爭取包圍之自由。三月三十日以後，敵既移主力於台兒莊東北方，正向南猛攻，我右翼軍漸次展開於甘露寺大小良壁一帶，四月一日由臨沂轉向向城之敵，向蘭陵鎮猛攻，我軍因該敵直接威脅我之側背，乃先予以痛擊，於三日將此敵全部圍殲，計擊斃敵聯隊長赤柴大佐一名，大隊長以下軍官士兵三千餘名。由臨沂西竄之敵，完全殲滅。於是台兒莊北方之敵，其東竄企圖，完全消滅。於是盡其全力，向南衝突，此時我中央軍亦次第展開於岔河鎮戴莊一帶，敵在韓莊之一部，經我猛烈攻擊，於四月一日撤退，我軍即佔領韓莊，轉向北進，



三月三十日以來，我軍之由微山湖南陽橋一帶渡過運河者，將敵之後方連絡線鐵道及公路節節破壞，並於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兩日佔領兩下店、界河並向南行動，以威脅其後方。四月四日我包圍之右翼中央左翼各軍，漸次推進其於四月三日被敵壓迫南守運河南岸之左翼軍一部，繼續反攻，渡過運河，奪回黃村莊趙村，又左翼軍之左翼部隊，強渡過運河，由萬里閘北進，佔領獐山，四月五日我圍攻部隊均已連接，達於柿樹園，常溝、譚莊、蕭汪、辛店、台兒莊、插花廟、張莊之線。五日敵主力移向東南，全線大礮百數十門，戰車百數十輛，向我中央軍猛攻，戰爭至爲激烈，我士兵浴血抗戰，屹然不動。我右翼軍勇猛前進，達於張樓，敵感腹背受敵，五日下午礮火漸稀，戰車亦不甚活動，想係油彈均罄。四月六日我全線向敵猛攻，右翼軍由張樓向南，左翼軍進佔南路，合圍聚殲，已在目前，六日夜敵由張樓逃走，一部全殲滅，敵遺棄死屍五六千具，傷兵數千，因醫官先時逃遁，致臥血泊中，痛呼救命，無人救治，戰場慘狀，目不忍睹，已由我衛生隊迅速加以救治。戰場發現一部因數日飢餓不能奔逃之敵士兵，被我俘獲，我方均給以乾糧，被俘者歡聲雷動，殘敵向嶧縣逃遁與嶧縣之敵相合。該敵將嶧縣城民房悉數焚燒，少數難民，悉被殺害，剖肚剝腸，以資洩憤，慘無人道，至於此極。與我迅速救治敵傷兵與餓俘之寬大態度，益證敵野蠻民族之獸性，暴露無遺。現我軍正向嶧縣方向追擊，目下已佔嶧東之九山，由臨棗支路追擊者，已越過獐山，由津浦線北下者，已達棗西之齊村，諒此少數殘敵，直如甕中之鼈耳，對於俘獲，目下尙未查清，其已知者如下：戰場敵死屍五六千具，敵傷兵約一千五六百名，俘虜一千餘人，火礮七十餘門，戰車四十餘輛，裝甲車七十餘輛，汽車一百餘輛。至此次殲滅戰成功之因素，可分戰

術戰略兩方面言：戰術成功之因素，吾人可以坦能堡會戰爲例，加以說明。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德國第八軍主力在東普魯士古屏能（Kumbinnen）攻擊俄第一軍失敗，第八軍司令官撲列鐵維趣辭職，已故興登堡元帥接統該軍，於二十三日下令停止第八軍主力向後撤退，決定先擊破由瓦哨烏斯道進攻之俄第二軍，（由五軍團編成，軍司令官沙姆索諾夫。）此時俄第二軍正以兩軍團以上之兵力在坦能堡附近猛攻德之第二十軍團，該軍團之左翼，因俄軍優勢之壓迫，略向後退，俄軍第二軍主力遂進佔阿倫斯坦，德軍形勢殊爲危急。興登堡元帥命第二十軍團盡力支持當面之敵，並抽調後備旅兩旅增援左翼，一面令由古屏能方面撤下三軍團轉用於此方，以第一預備軍團及第十七軍團由古屏能南方森林地區向南行動，以第一軍團由鐵路輸送，經科尼希堡馬倫堡，以轉用於內赤阿勞。此種運動於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漸漸形成包圍俄第二軍之形勢，於二十七日合圍完成。至三十日，俄第二軍完全殲滅，俘獲九萬六千人，俄軍之死於戰場者蓋逾十萬也。按坦能堡會戰成功之因素有二：（一）德正面之第二十軍團抵抗俄優勢軍之攻擊，屹然不退，故兩翼包圍始得成功，（二）德第一預備軍團及第十七軍團在側翼之行動異常秘密，故不爲敵所覺察，若被敵覺察，則敵將轉移正面或退却，不過成一普通之戰勝而已。上述成功之因素，可以比照台兒莊之勝利，我左翼軍在台兒莊正面受優勢敵軍壓迫，屹立不動，可與德第二十軍團媲美，至我右翼軍在側翼之行動，前後凡十日，而始終不爲敵所注意，則與古屏能以兩軍團之行動無異。至先擊滅蘭陵鎮洪山鎮之敵，則尤得戰術活用之妙也。日本軍人自詡爲能學得德國戰術，而模仿坦能堡之殲滅戰尚不如吾人之神似。至戰略成功之原因，目下敵軍在中國境內各戰場者，（在東北四省不算）計共



有五十餘萬人，而參加台兒莊會戰不過五六萬人，彼何以不抽調他處兵力增援，此蓋因我國自採用游擊戰以來，各處圍殲其少部，襲攻其後方，卽如山西境內，我方有二十萬之游擊隊，遂使敵五師團之衆，祇能據守同蒲路沿線，不敢遠離鐵道一步，其他平漢線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戰場，均自顧不暇，遑言抽調，以遠水救近火乎。故台兒莊之戰勝，在戰略上觀察，乃各戰場我軍努力之總和，不可視爲一戰區之勝利。簡言之，卽我游擊戰運動戰在戰略上之功效也。至台兒莊勝利影響有下列之數點：（一）軍隊之攻擊精神興起，各部隊將士，均希望得一台兒莊類似之功績，則各自努力圍殲當面之敵，或可將盤據我國土之敵人於較短之時間，分別殲滅，則戰禍或可因此而短縮若干時日，（二）國民之自信力增強，過去悲觀之心理，予以完全掃蕩，（三）國際間之視聽，將爲我堅苦抗戰之精神所感動，益能助我而抑制敵人，（四）敵國國民將益仇視其軍閥之暴亂謬誤行爲，起反抗之心理，或竟爲敵人崩潰之導線，（五）傀儡漢奸知敵之敗徵已現，將絕其跡，而不敢倒行逆施。

錄自東方雜誌第三十五卷第四號，「現代史料」欄，頁五九—六二。

捌：有關論述及追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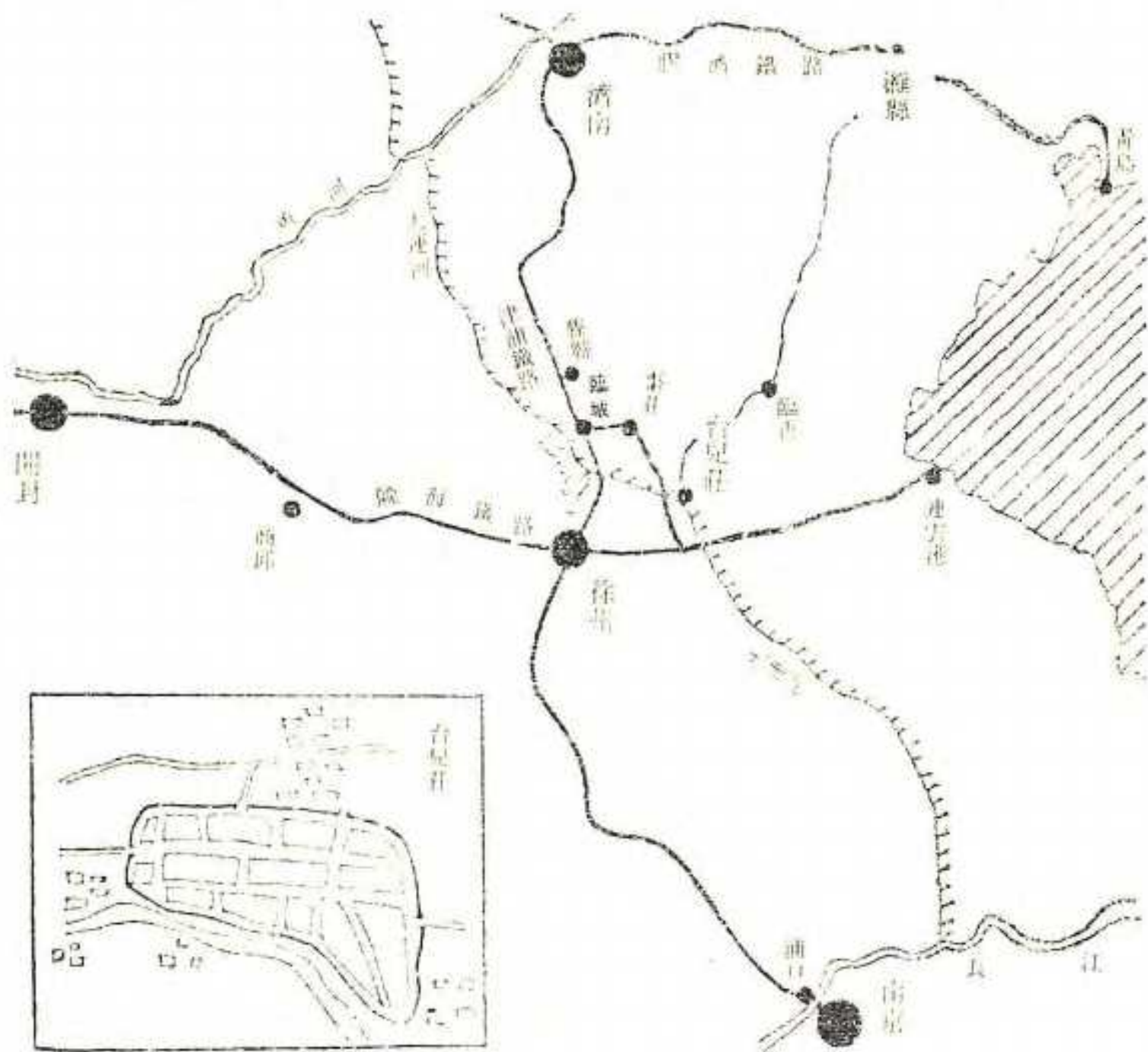
一、台兒莊之戰

黎東方

一、獻辭

今年四月六日，是台兒莊大捷的四十週年紀念。

爲了追懷當年踴躍赴義、壯烈犧牲的陣亡將士，與訓練了他們、指揮了他們的最高統帥，當時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介石，爲了向何應欽將軍與孫連仲將軍以及今日依然健在於臺澎金馬港澳、而壯心未已的、數以百計的英勇將士，表達我四十年以來的欽敬，我寫出這一篇「台兒莊之戰」來告訴未滿四十歲的一代，與將來無數代的中華兒女，要他們永遠記得「



(一) 戰之莊兒台



台兒莊」這三個字。

何將軍與孫將軍是軍界前輩。國家對他們崇德報功，上天賜給他們福壽康寧。何將軍在當時是參謀總長，輔助蔣公，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孫將軍在當時是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二軍團軍團長。堅守那台兒莊彈丸之地的部隊，是孫將軍屬下的三十軍三十一師。（師長是池峯城，不幸陷身在大陸。）

另一位碩德耆年的孫將軍，是第二十二集團軍代理總司令兼四十一軍軍長孫震。孫震將軍是辛亥革命的先進，於七七以後首先率領部隊「出川抗日」，屢屢在最危險的陣地上苦撐。作為台兒莊前奏之一的滕縣守城之役，便是孫將軍的愛將、四十一軍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烈士所指揮的。

當年縱橫馳騁於台兒莊之北，廣大的原野與山區之間的兩位少年英雄，湯恩伯第二十軍團的兩位軍長，王仲廉將軍與關麟徵將軍，今日一在臺北，一在香港。他們是黃埔軍校的第一期同學。他們參加了東征、北伐、抗戰、戡亂，無役不與，立了極多的戰功，然而這台兒莊之役却是他們一生事業之中最得意的一頁，也是最能流芳百世的一頁。

在台兒莊一役之中，比任何部隊都勞苦、都焦心的，是幕後的參謀人員。他們晝夜不停的研究敵情，搜集諜報，擬定作戰計畫，分頒作戰命令，與每一部隊保持連絡，並且還要協調若干人事上的、可能發生的問題。作為這些可佩的參謀人員之模範的，是第二集團軍參謀長王化字將軍與第二十軍團參謀長萬建藩將軍。他們兩位均在臺北，身體均十分健康。（萬將軍把他隨身攜帶了很多年的「第三方面軍抗戰記實」，交给了我保存，謹附此誌謝。）



蘇軾在一首詞裏，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我對抗戰八年的中國，具有同感。兩位孫將軍、兩位軍長、與兩位參謀長以外，另有若干位總司令、軍團長、師長、旅長、團長、營長、連長、以及排長、班長、士兵，軍階雖有高低，而愛國心之堅強，人格之崇高，完全一樣，其中極大多數是無名英雄。他們慷慨捐軀，都無非是行其心之所安而已。

將來的歷史家一定會把當時的三位師長，馬法五、劉振三，與張雪中；兩位旅長，侯象麟與石覺，大書特書。這五位將軍都作了絕對對得起列祖列宗的事。馬將軍在龐炳勳第三軍團，劉將軍在張自忠五十九軍，張將軍在王仲廉八十五軍，侯將軍在馮安邦四十二軍二十七師，石將軍在八十五軍第四師，都是最堅強的將領，都屢屢建立了以少勝多的奇功。

此外，還有許多現今隱居在臺澎金馬港澳的志士，都曾經在台兒莊莊內莊外出了不少的力。

我這一節獻辭給他們全體；也獻給已經離開了我們而進入了永恆的蔣公介石、與湯恩伯、田鎮南、陳大慶、舒榮、戴安瀾五位將軍，以及所有的陣亡了或病故了的將士；同時，也獻給陷身大陸、生死不明的池峯城將軍。

二、戰 場

魯南，山東南部，是古今有名的戰場。

水在它的四週，山在它的內部。水：東有濰水、沂水、黃海；西有大運河、東平湖、微山湖；南有



淮河；北有黃河。山：有泰山、魯山、淮山、蒙山、尼山、嶧山。鐵路有津浦線與臨棗支線、台棗支線（棗趙鐵路），與橫貫豫東蘇北的隴海鐵路。公路有台濰公路、高徐公路等等。這些鐵路與公路，使得它在結構上形成一個整體。

台兒莊在它南面的尖端，與江蘇省接壤。

台兒莊屬於嶧縣，是一個相當大的寨子。東西長一千二百公尺，南北長四百公尺到一千公尺。從西北到東南，是一千四百公尺。

它有一道莊牆。這莊牆雖沒有普通的城牆高，却相當堅固。莊牆有六個門；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西北門、東南門。莊牆以內，有十二條街，九個大礮樓，七十多個小礮樓，三千四百多戶人家。莊牆以外，也有若干人家。

莊的南門外，是大運河。在大運河乘船，向東轉南，可以到淮陰、揚州，進入長江；向西轉北，可以到濟寧、東平、東阿，進入黃河。

在莊的西邊四華里，是「棗趙鐵路」的「北站」。在它的西南邊六華里，是「南站」。南站在大運河的南岸。由北站向北，經嶧縣縣城，可以到棗趙鐵路的起點，棗莊。棗莊也是一個很大的寨子，為中興煤礦公司的所在地。棗莊有鐵路向西，與津浦鐵路線上的臨城站相連接，叫做「臨棗支線」。臨城北邊的津浦大站是滕縣，南邊的大站是徐州（銅山）。徐州是津浦鐵路與隴海鐵路的交叉點。

由徐州向東，在隴海鐵路線上有一個小站，叫做「趙墩」。這個趙墩，便是棗趙鐵路的南邊終點。



台兒莊不僅有近在眼前的大運河與相距很近的棗趙鐵路及津浦鐵路，而且有公路，向東北，經臨沂縣、沂水縣，直達膠濟鐵路線上的濰縣。這一條公路，是「台濰公路」。另一條公路，東北至高密，西南至徐州，叫做高徐公路。

它在平時有經濟上的重要性，在戰時有戰略上的重要性。

三、前 奏

台兒莊之戰的前奏，是我方在魯南戰場上所實施的「防禦攻勢」。

所謂「防禦攻勢」，是以守爲目的之攻，也就是「以攻爲守」。

當時，平津與上海、南京，都已淪陷，日軍分由南京與天津兩個地點，向津浦鐵路線上的我軍進攻，企圖貫穿安徽、山東兩省，「打通津浦鐵路」。

我方在安徽守淮河北岸；在山東守黃河南岸。

不料，毫無心肝的山東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竟然不戰而棄濟南，坐視敵人渡黃河，而且把部隊移轉到山東西南部的角落，不留一兵一卒在濟南與徐州之間的津浦鐵路線上。

當時，敵人很快便佔領了濟南、泰安、大汶口。看情形，他們在旦夕之間便可以取得徐州，打通津浦路，沿隴海路西取開封、鄭州，再沿平漢鐵路向南，威脅漢口、武昌。

蔣公以斷然的措施，挽救了當時的危機：他下令逮捕了韓復榘，交付軍事法庭審判。（不久，軍事



法庭判處韓以死刑。）

蔣公激勵韓的舊部，下令以孫桐萱代理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使得第三集團軍的三個軍（孫桐萱十二軍，曹福林五十五軍，谷良民五十六軍）其後勇於對日軍作戰，不亞於其他部隊。

蔣公而且很迅速的調來龐炳勳第三軍團與孫震第二十二集團軍。

龐炳勳是西北軍的老將，久經戰陣。可惜他此時僅有一個師：以馬法五為師長的三十九師。三十九師屬於龐自兼的第四十軍。

孫震是川軍將領之中最有革命歷史的一位。他是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兼第四十一軍軍長；另一軍，四十五軍，軍長是陳鼎勳。這兩軍，共有六個師，其中兩個師留在四川，帶出來的僅有四個師。

這四個孫震的師，替蔣公分了憂。他們缺乏新式裝備而富有舊式的忠心與義氣。他們受命於危難之際，而獨力支撐大廈，在津浦鐵路線上與敵人對峙，從一月七日對峙到三月十七日，有兩個月之久！

蔣公在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中旬，命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轉令孫桐萱、龐炳勳、孫震，對日軍分三路進攻，實施攻勢防禦：令孫桐萱攻濟寧與汶上，龐炳勳攻蒙陰與泗水，孫震攻鄒縣。這三位將軍和他們的部隊，都很勇敢的執行了命令。

他們在五個縣份同時對日軍猛攻硬打，使得日軍十分驚訝。當時，日方的大本營由於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我國騙和失敗，正想一面設法打通津浦鐵路，一面集中兵力，溯長江而上，攻取我國國民政府的新所在地，武漢。日方的大本營，見到孫桐萱、龐炳勳、孫震的三支軍隊攻勢如此猛烈，便決裂



調兵到魯南打一個大仗，暫時放開西攻武漢的打算。他們不知道：這樣，剛好中了蔣公的計。蔣公所希望的正是能有在武漢重新整訓、重新佈署的充裕時間，以準備「第二期」的抗戰。

孫桐萱在濟寧、汶上，從二月十二日打到二十五日，才退到鉅野縣一帶。龐炳勳在蒙陰接到臨沂吃緊的消息，奉命轉往臨沂，抵禦由青島登陸的日軍板垣征四郎第五師團。孫團打到鄒縣以後，退守滕縣之北的界河，一直守到三月中旬，日軍磯谷廉介第十師團大舉南犯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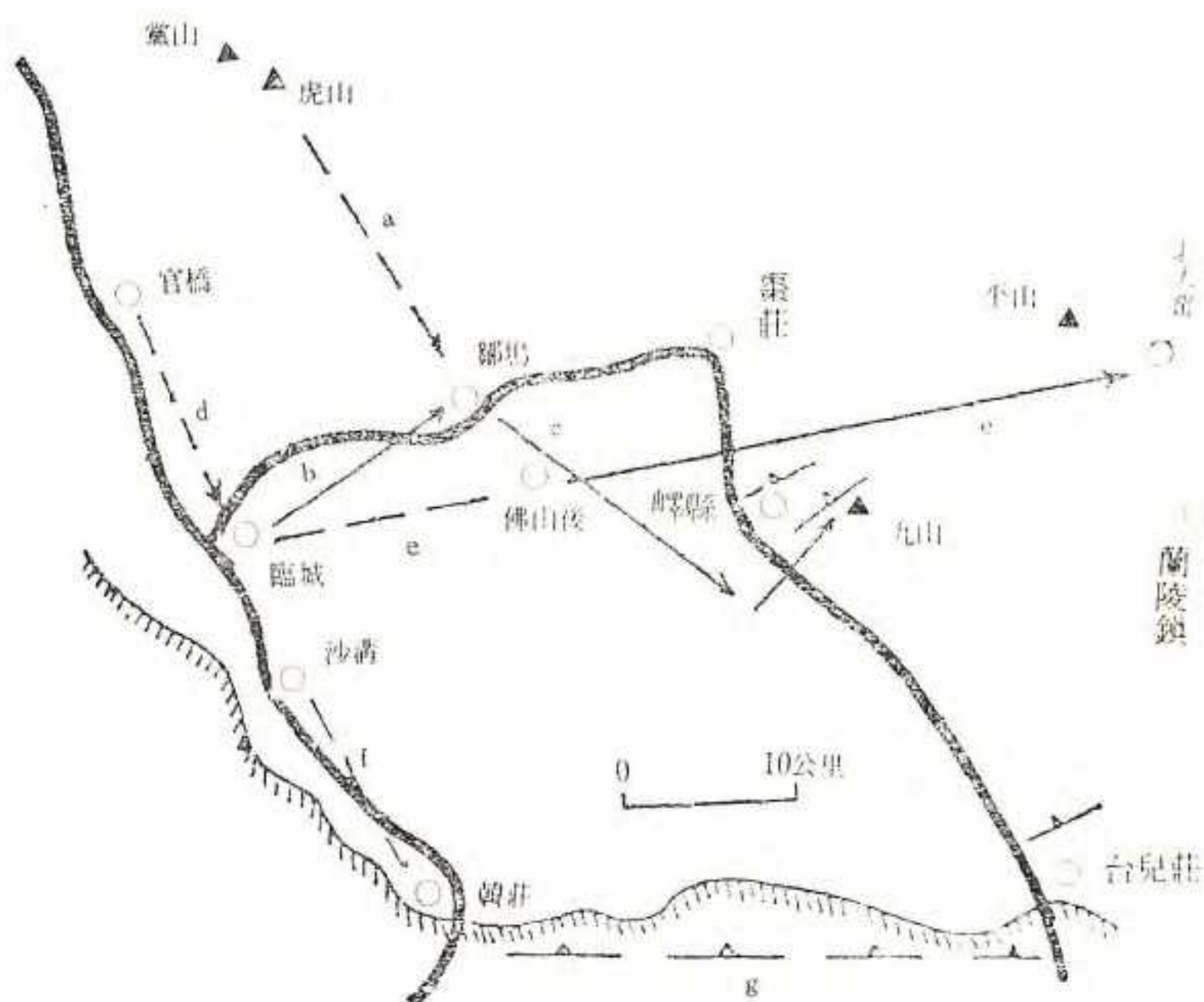
三月十五日，日軍一萬多名攻下「界河」；十六日，衝到滕縣。這一萬名日軍，在火力上相當於幾萬的我軍，而且又有飛機作為支援。

四、序 戰

李宗仁電請蔣公抽調在河南商邱的湯恩伯第二十軍團的八十五軍，前來援助滕縣的守軍。蔣公立即照辦。湯恩伯一面遵令吩咐八十五軍乘隴海鐵路火車到臨城，趕往滕縣；一面電請蔣公：爲了避免兵力的「分割使用」，准許把第二十軍團留在安徽亳縣的五十二軍與十三軍的一一零師，都調往魯南，共同作戰。蔣公照准。

八十五軍首先到達臨城的，是張雪中八十九師的二六七旅。旅長是舒榮。到達的一天是三月十六日，滕縣的攻防戰正在慘烈進行，却已有三四千名日軍越過滕縣，進抵官橋，在官橋擋住了舒榮這一旅。舒榮對這三四千名日軍搏鬥，一直鬪到十七日的晚上，才丟掉了官橋，退守臨城。可惜，在這時候





(二) 戰之莊兒台

- a—第二十軍團第八十五軍第四師先頭部隊，於三月十七日在虎山黨山一帶對敵作戰；晚間退向嶧縣，中途與該師主力會合。
- b—第四師主力在臨城下車，於十七日之夜在鄒塢宿營。
- c—第四師於十八日佔領嶧縣，十九日退守該縣外圍。
- d—八十五軍第八十九師先頭部隊，於十七日在官橋對敵作戰，晚間退向臨城，與主力會合。
- e—八十九師於十八日退守井家峪；十九日奉命西移，二十日午後一時抵北大窯。
- f—第二十軍團第五十二軍先頭部隊於十八日在沙溝對敵作戰；十九日南下，在韓莊附近與主力會合。
- g—五十二軍在運河南岸及台兒莊佈防。



前後，滕縣的守軍已經激戰了三天兩夜以後，不再能够支持。

滕縣城內的守軍，以四十一軍一二二師的七個連爲主，加上地方上的警察以及從界河潰退下來的四十五軍殘部，總共只有兩千七八百人。指揮官是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將軍。王將軍從十五日守到十七日，城破；他率領部隊巷戰，於中彈後自殺。他的部隊不因指揮官之自殺而停止作戰，繼續拼到晚上七點多鐘，陣亡了參謀長以下一千七八百人，傷了三百多人，剩下的七百人左右才依依不捨的向傷兵告別，突圍而去。留下來的傷兵，不願意活着當日軍的俘虜；他們集體自殺，用刺刀互刺，用手榴彈互炸。

繼二六七旅之後，而在十七日趕到臨城的，是賴汝雄二六五旅的五三零團。他們在臨城便和越過官橋的日軍遭遇，打了一陣，日軍退走。不久，二六五旅的另一團，五二九團，也到達了臨城。再其後，八十五軍其餘各部與五十二軍都先後到達。

湯恩伯沒有與他的部隊一同來，而直接先去了徐州見李宗仁，轉往台兒莊，在台兒莊西南的利國驛設軍團司令部。（其後，這司令部常隨部隊移動。）他頒下命令，叫關麟徵五十二軍在台兒莊及台兒莊之西的韓莊一帶佈防，叫王仲廉八十五軍佔領嶧縣及其外圍。其後，第二集團軍的三十軍三十一師，奉調前來，暫時劃歸湯恩伯統一指揮；湯自己的十三軍張軫一一零師也遵令到達。湯命令三十一師接防台兒莊，一一零師接防韓莊一帶，抽出五十二軍，叫它開往台兒莊之北，奪回嶧縣。

嶧縣及其外圍，原已由八十五軍的第四師佔領，對來自滕縣的日軍纏鬥了三天。王仲廉把留在臨城的八十九師調來嶧縣的外圍，支援第四師。十九日，日軍攻陷了嶧縣，也檢去了臨城。



湯恩伯命令五十二軍往蘭陵，轉而向西，去努力奪回嶧縣。湯也命令八十五軍改攻棗莊。

五十二軍奪不回嶧縣，八十五軍在二十五日却攻進了棗莊，佔了水塔及四個碉樓之中的三個，然而守它們不住。棗莊再度淪入日軍之手。

湯恩伯命令這兩軍留在嶧縣與棗莊的外圍，對日軍保持接觸，等到有一天日軍大舉南下，便向日軍的後邊緊追。

他也已經在二十日的早晨命令了三十一師師長池峯城，叫池峯城帶一部份的兵力離開台兒莊向北，佯攻嶧縣，引日軍生氣，傾巢南下，追他們追到台兒莊。池峯城很忠實的執行了命令，在二十二日帶了一八三團打到嶧縣東邊的九山，泥溝西邊的獐山，又在二十三日帶了一八三團與一八一團不僅打九山、獐山，又打嶧縣南門外的南關。

日軍果然生氣，在二十四日對池峯城認真計較，衝到泥溝，佔了北洛。

次日，二十五日，日軍三百餘名攻進了台兒莊的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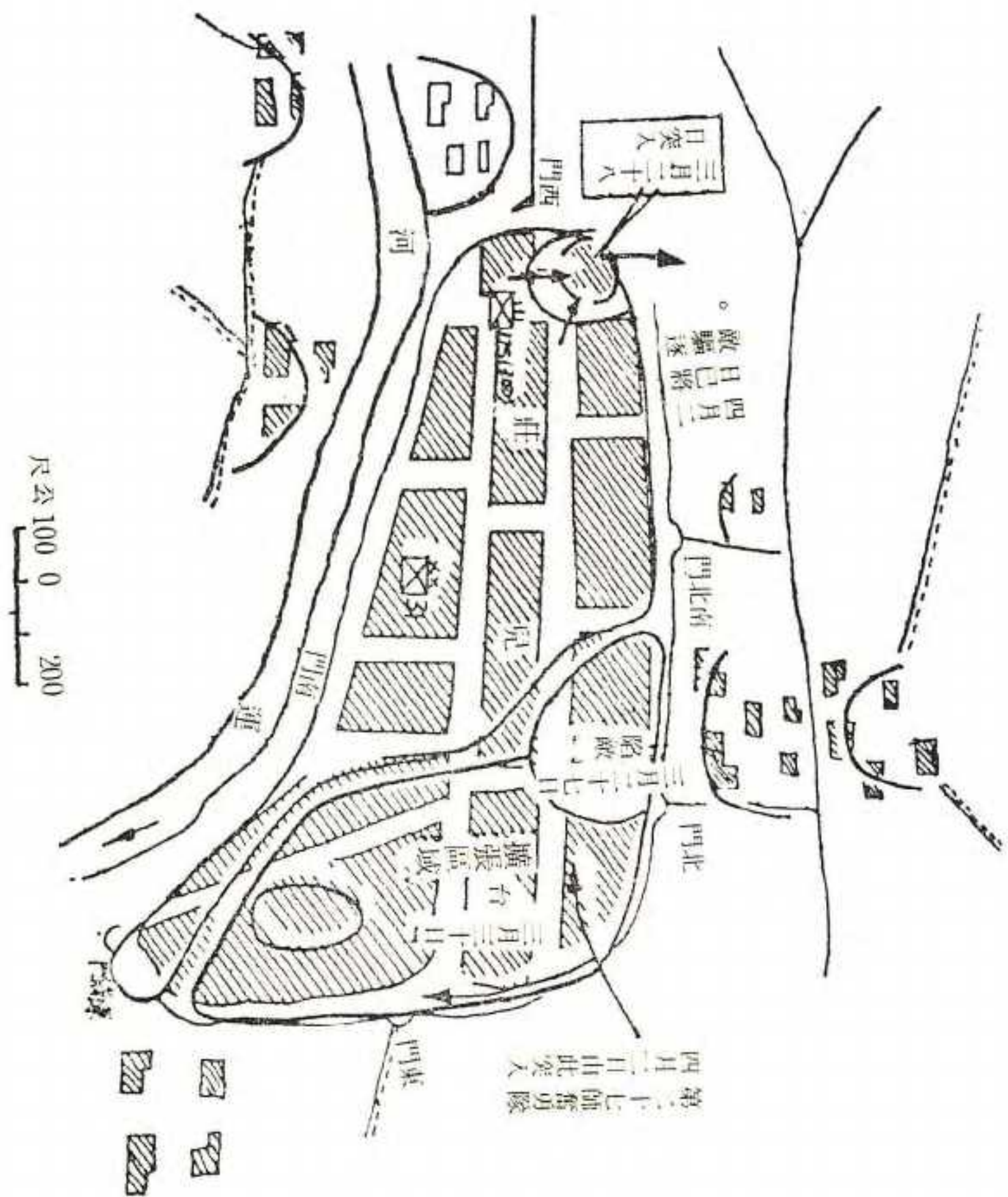
序戰結束，陣地戰開始。

五、陣地戰

在敘述台兒莊及其附近的陣地戰以前，另一處的陣地戰必須先行敘述。這另一處，是臨沂。

臨沂本是沈鴻烈帶領了海軍陸戰隊所守。沈原為海軍艦隊司令兼青島市長，於韓復榘被「法辦」了





(三) 戰之莊兒台

以後繼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兼山東保安總司令。他奉令焚毀日本政府與人民在青島的財產，放棄青島，退守內地各縣。他守過莒縣一帶，也守了臨沂。日軍大舉來攻臨沂，蔣公派龐炳勳來幫他防守。龐只有一個馬法五師，因此蔣公在不久又加派了張自忠一個軍去。張自忠五十九軍有兩個師，這兩個師共有五個旅，分爲十一個團，

兵力超過沈鴻烈的或龐炳勳的部隊。

張自忠到臨沂，從三月十三日打到三月十八日，六天六夜，與馬法五師對日軍夾擊，用小戰鬪羣把日軍分割成若干節，死打硬拚，大刀短槍齊下，擊敗了日軍的長野旅團，一直追到臨沂東北的湯頭鎮。其後，日軍在三月二十九日又調來了酒井旅團四千多人，仍被張自忠軍與馬法五師打敗。

在台兒莊的一方面，莊內莊外的陣地戰，是從三月二十五日打到四月六日，前後有十三天。這十三天的經過，侯象麟與王化字兩位將軍在他們合寫的「實錄」裏面描寫得很詳細。簡單說來，日軍在二十五日有三百多人衝進北門，當天被我軍趕到莊內的城隍廟裏，全部燒死。第二天衝進來的，也被趕到城隍廟，我軍却燒他們不死。因為，城隍廟可以燒的東西，如版壁、大樑、柱子，在二十五日都已經燒光。此後，城隍廟反而成為日軍在莊內的巷戰根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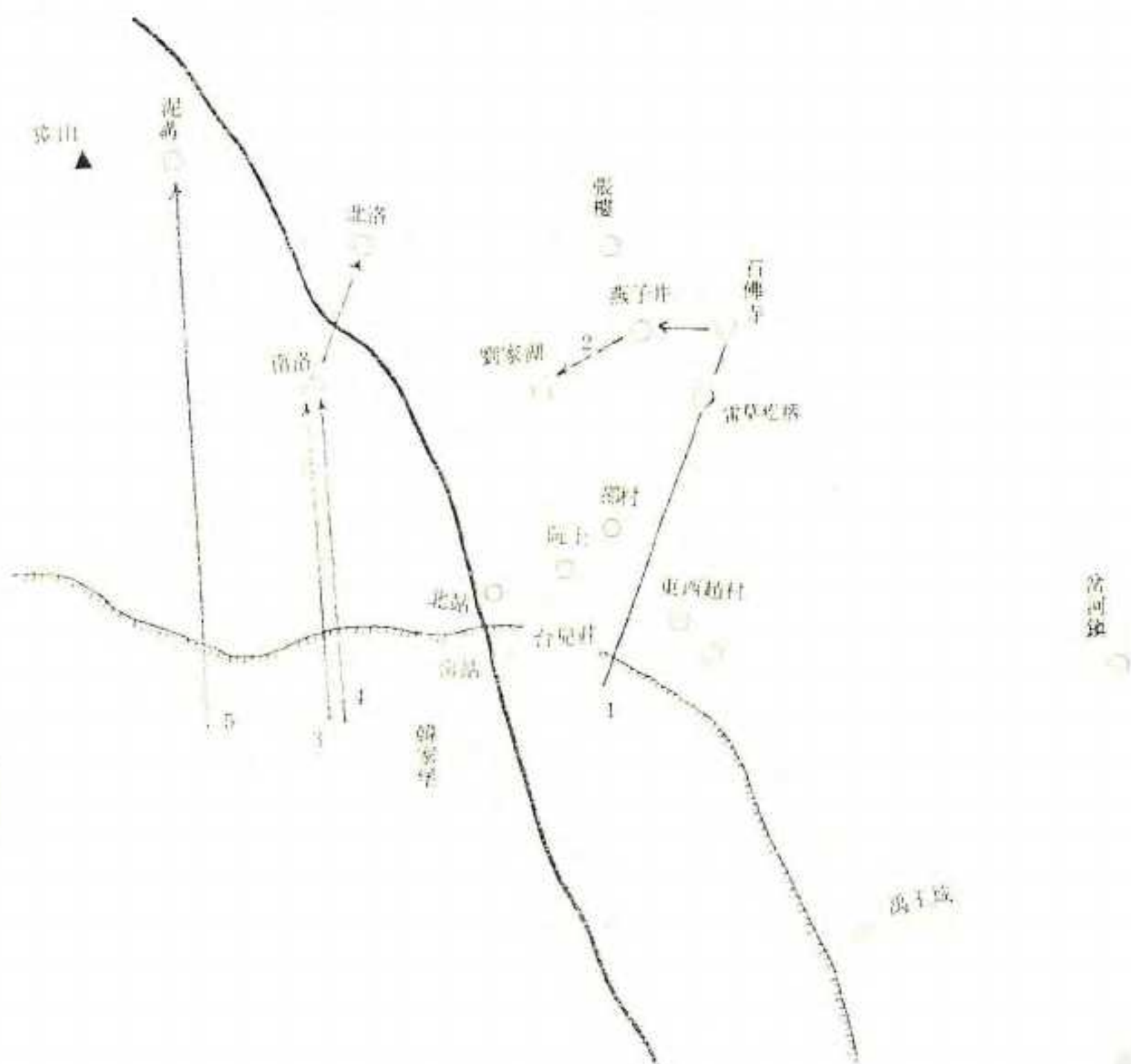
日軍一天一天的，不斷湧進了莊內，後來漸漸佔領東邊的一半，又擴充到西北角的文昌閣，控制了西門，有整個莊子的四分之三。然而，莊內的我軍，三十一師九十二旅一八四團，並不灰心喪氣，始終愈戰愈奮，堅守到最後勝利的一日。他們對日軍逐街逐巷而戰，追屋而戰。日軍以其優勢的火力，充份的給養，越來越佔上風，我軍却越打越有信心，相信湯軍團及其他援軍，很快便能來到。最可佩的莫如他們之中的七十二位壯士。這七十二位壯士，在康副師長與王震寰團長相繼負傷以後，於代理團長王冠五的號召之下，在陽曆三月二十九日的子夜，追踵辛亥年陰曆三月二十九日的七十二位先烈，一鼓作氣，奮勇仰攻，奪回了文昌閣；文昌閣內的日本兵，有四名被俘虜，其餘的完全被殲滅。七十二位壯士之



中，五十八位生還，十四位成仁。

這十三天與十二夜，是台兒莊有史以來，最緊張的十三天十二夜，不僅有巷戰在進行，而且有頗具規模的突擊、衝鋒、火焰戰。莊外，我軍有池峯城師長坐鎮南站，統籌全局；一八二團固守北站，一八一團固守西關，又有一八三團留在台兒莊之南的土城，作預備隊。

第二集團軍孫連仲總司令在二十七日的晚上到達徐州；次日，把總司令部設在韓家堡。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叫池峯城的三十一師歸建（不再由湯恩伯指揮，而回屬孫集團軍的第三十軍（軍長是田鎮南）。司令長官部而且把一一零師也劃



(四) 戰之莊兒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歸孫連仲指揮。（一一零師屬於湯恩伯軍團的第十三軍，這時候師長是張軫，軍長是湯恩伯自兼。）

孫連仲帶來了第二集團軍的直屬部隊，三十軍的另一個師：第三十師（師長是張金照）；與四十二軍的二十七師（軍長是馮安邦，師長是黃樵松）；加上獨立第四十四旅（旅長是吳鵬舉）。

孫連仲下令：三十軍的三十一師繼續固守台兒莊，三十師會同十三軍的一一零師展開於台兒莊之西，四十二軍的二十七師與獨立四十四旅展開於台兒莊之東。

二十八日，二十七師的八十旅由西邊向北方的雷草疙瘩、石佛寺、與燕子井挺進；二十九日，孫連仲把戰車防禦砲兩尊撥給了八十旅；三十日，八十旅攻到劉家湖，毀掉敵軍的戰車八輛，汽油庫、彈藥庫。

這一天，三十日，三十師由西邊向北，反攻南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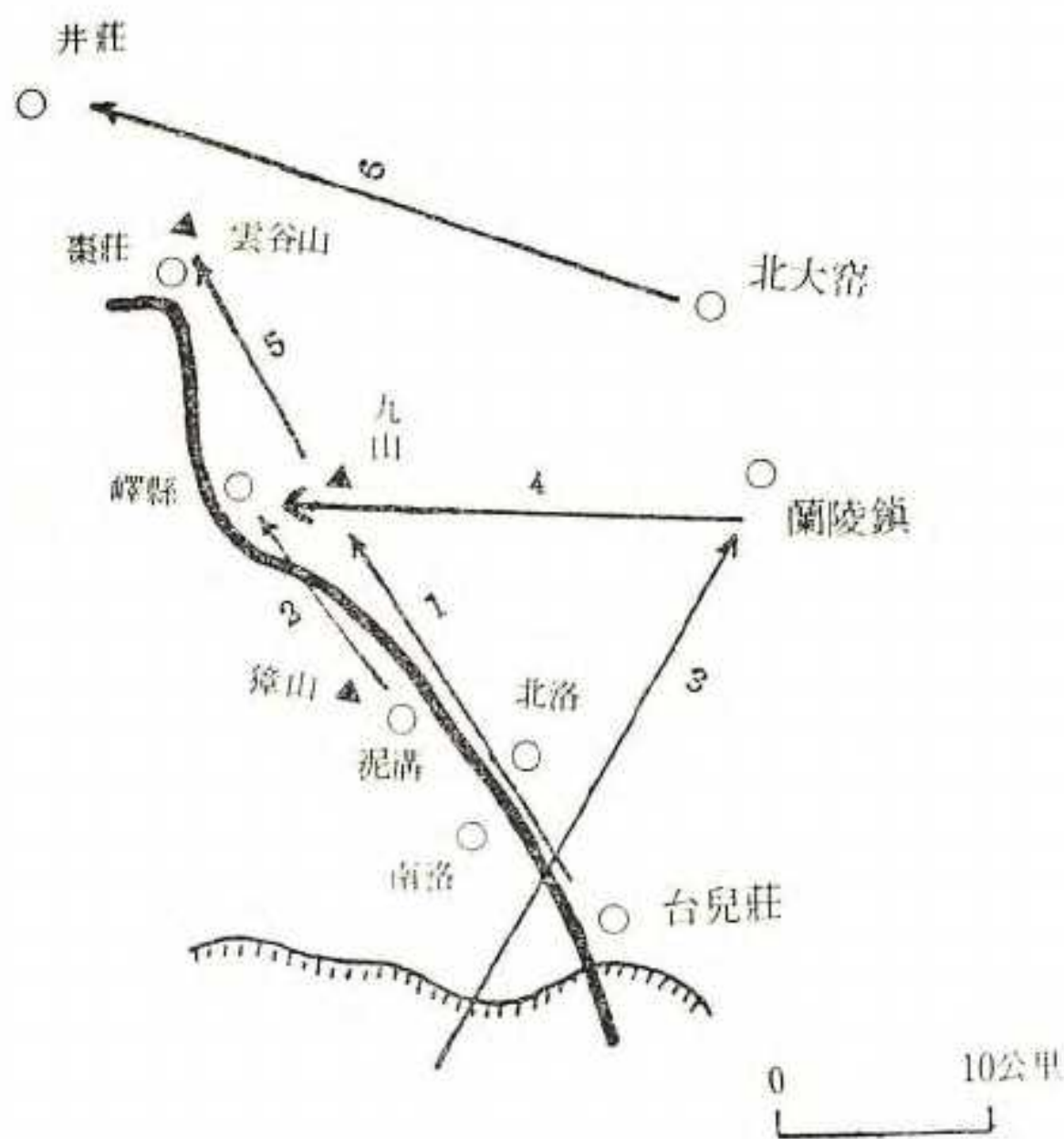
三十一日，莊內敵我兩軍的巷戰進入巔峯，有西大街與北大街的爭奪戰；莊外的敵我兩軍，也在燕子井肉搏。

四月一日，敵軍猛攻北站，守北站的一八二團有點招架不住，池峯城命令一八一團從西關開到北站增援；三十師師長張金照也派了該師的一個團，吳明林團，從頓莊開來救。東邊的二十七師師長黃樵松，趕緊叫七十九旅進攻邵村，來分散敵軍的注意力。於是，我方的北站化險為夷。黃師長而且在四月二日，派遣二百五十名奮勇隊，由東邊衝進台兒莊的東北角。

四月二日與三日，八十旅先後在雷草疙瘩與石佛寺，和敵軍激戰，曾經在雷草疙瘩毀掉敵軍的戰車

四輛，在石佛寺獲得五十二軍鄭洞國師長派來一個步兵團作爲支援。

四月四日，西邊的三十師，由軍長田鎮南率領，反攻南洛北洛；一一零師也同時反攻了泥溝。東邊，守禹王城的獨立四十四旅遇到了強大的敵軍部隊而失去了幾處高地，盧漢的六十軍有兩個師來救，傷



(五) 戰之莊兒台

1. 一三十一師於二十二日攻九山、獐山。
2. 一三十一師於二十三日再攻九山、獐山，兼攻嶧縣南關。
3. 一五十二軍奉命於二十二日以運河南岸及台兒莊防務，分別移交續來戰場之第十三軍一一零師，及第二集團軍第三十軍第三十一師；隨即於二十三日北進至蘭陵鎮一帶。
4. 一五十二軍自二十四日起，西攻嶧縣。
5. 一八十五軍第四師，自二十四日起由嶧縣外圍北攻棗莊。
6. 一該軍第八十九師同日西進井莊，爲第四師聲援。

亡很重。

同一天，四月四日，湯軍團與奉派來到了岔河鎮抵禦敵人的周晷七十五軍，在台兒莊東北與正東很遠之處，分三路由東向西，對日軍大舉反攻。反攻到四月六日，日軍潰退。

六、運動戰

台兒莊之戰的精彩之處，是陣地戰與運動戰獲得了巧妙的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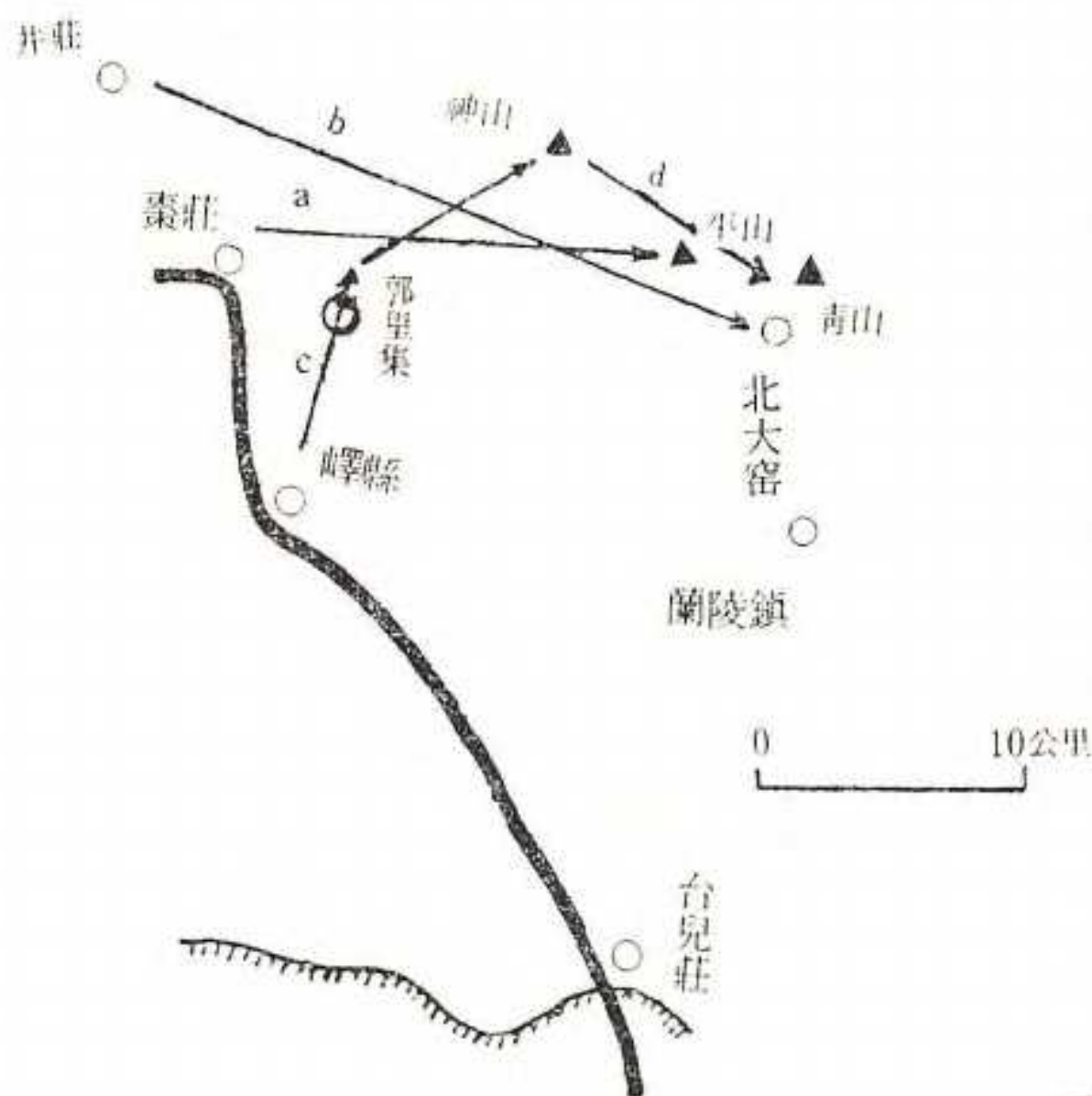
實施這運動戰的，是湯恩伯。

湯恩伯的最初計畫，是集中第二十軍團的全部兵力，在臨城以北抱犢崗一帶，敵人的後方，牽制敵人，叫他們不敢南犯徐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不同意他如此做，他就只得叫部隊在臨城與嶧縣同敵人纏鬥了三天。到了三月二十日的清晨，他與三十一師師長池峯城在台兒莊南站見了面，就決定由池

台兒莊之戰（六）

一六八

a——八十五軍第四師奉命於二十七日停攻棗莊，轉移至平山一帶。
b——八十九師回北大窪一帶。
c——五十二軍停攻嶧縣，經郭里集至神山，轉往青山一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峯城一面在台兒莊堅守，一面分兵北來，佯攻嶧縣，誘嶧縣一帶的日軍南下，然後他就命令在嶧縣外圍的八十五軍與五十二軍，在日軍之後尾隨，追到台兒莊外圍，會同池峯城與張軫一一零師，予以夾擊。

這個計畫，施行得不太順利。日軍的確是被池峯城用兩個團誘來台兒莊，王仲廉八十五軍與關麟徵五十二軍，却分別在嶧莊與嶧縣被「反纏」得一時脫不了身。

再其後，八十五軍與五十二軍終於擺脫了於人的糾纏，爭回了主動。湯命令五十二軍的二十五師與第二師的一個旅，與八十五軍的第四師分別在三月二十八日與二十九日的夜晚南下，向台兒莊東北的沙江凹攻擊前進，追磯谷師團的兵；同時，他命令第二師的另一個旅與八十五軍的八十九師留在平山、傅山、石城岡、女峯山，對嶧縣的敵人佯攻，以掩護五十二軍的左右兩側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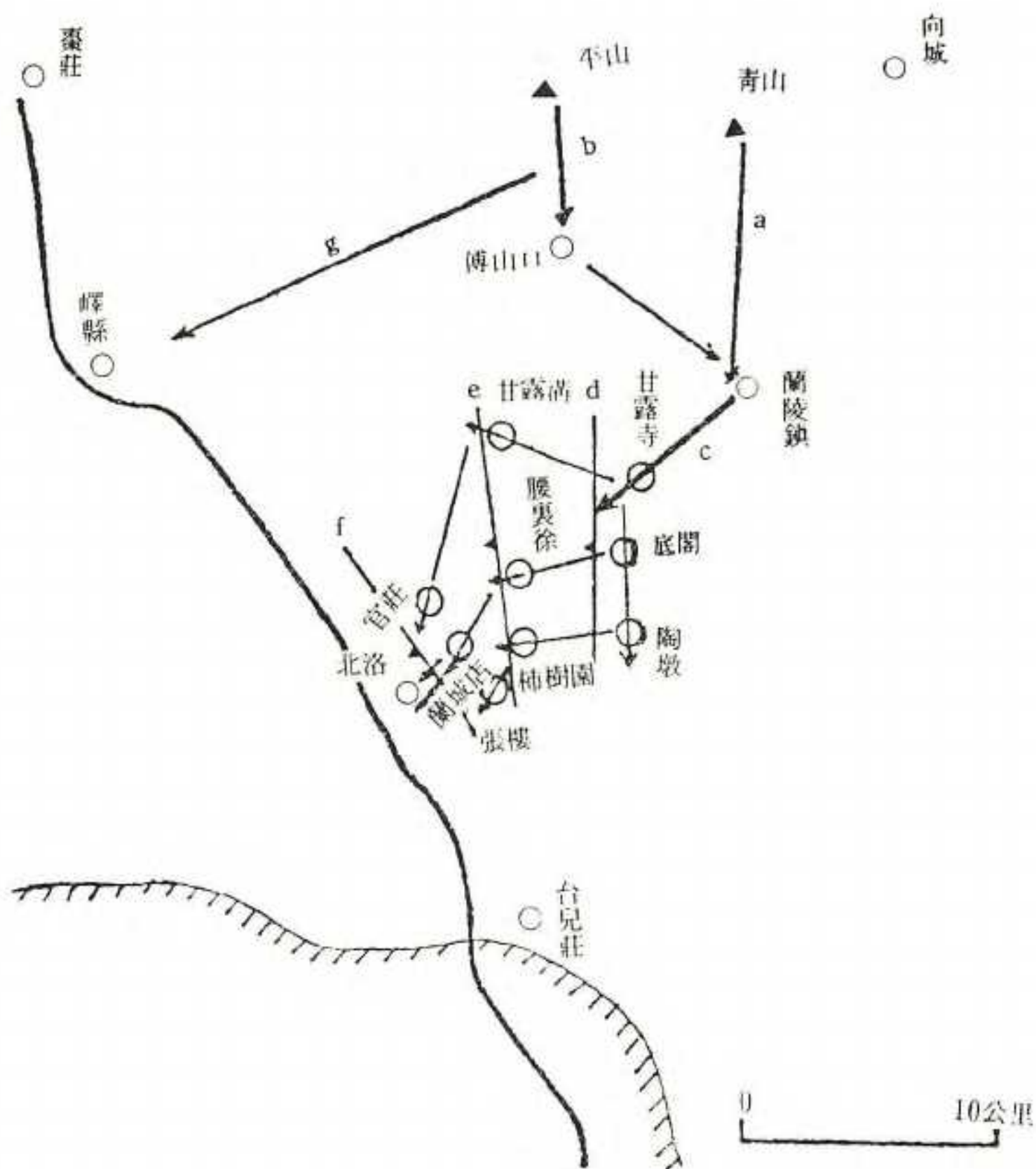
三月三十日，五十二軍進抵蘭陵鎮西南，展開於官莊蘭屯之線，不再需要八十五軍掩護；八十五軍於是就佔領了水湖、王莊、甘露寺一帶。兩軍同時對進攻台兒莊之敵的後續部隊，大舉痛擊，到了夜晚，推進到甘露溝、腰裏徐、柿樹園之縣。

三月三十一日，五十二軍克復了馬莊、大莊、張樓、賈家埠、小集、蘭成店、三佛樓、進展到官莊至蘭成店之線；八十五軍克復了馬山、九山，進攻雙山，距離嶧縣的東郊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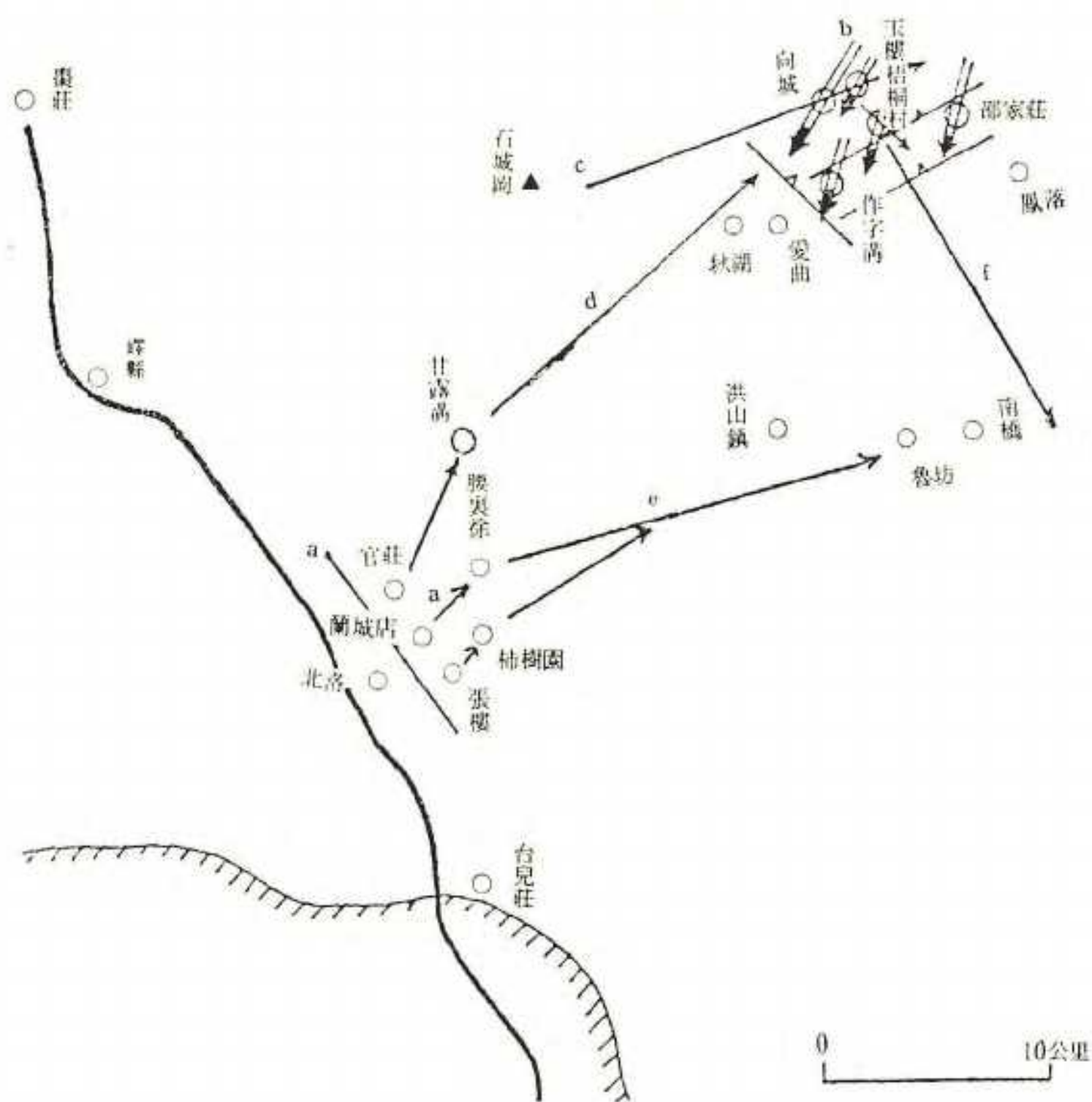
突然，向城方面發生變化。日軍板垣第五師團又有一批援兵，在青島登陸。他們不熱心於加強對臨沂的攻擊，而衝來了向城。湯恩伯放在向城的十三軍獨立騎兵團抵擋不住，向他求救。他趕緊命令八十五軍分出八十九師去迎敵。八十九師在向城之東的玉樓與梧桐村等地點打了幾個小勝仗，却在邵家莊至向城之線與敵人膠着住了。



台兒莊之戰（七）



- a—五十二軍第二師一個旅，與第二十五師，於二十九日南下。
- b—八十五軍第四師於二十八日南下，至蘭陵與五十二軍第二師一個旅及第二十五師會合。
- c—三月三十日，共攻甘露寺及底閣陶墩之敵。
- d—三十日之陣線。
- e—三十日夜晚之陣線。
- f—三十一日上午之陣線。
- g—八十九師一部及第二師之另一旅於三月二十九日佯攻嶧縣。



台兒莊之戰（八）

- a—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之華軍陣線。
- b—同日，日軍湧來向城及其附近。
- c—八十九師遂走向城，玉樓，及梧桐村之敵，在邵家莊及作字溝受阻。
- d—第四師奉命回援，佔領愛曲秋湖。
- e—五十二軍於四月一日子夜，向魯坊一帶迴旋，於拂曉之時到達。



當天下午三點半鐘，湯恩伯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他認為第三軍團的處境十分危險，陷入敵軍的兩條戰線之間：東邊是向城至邵家莊之線，南邊是官莊至蘭成鎮之線。兩線相距只有三十公里。敵人倘從相對的方向來一夾，便可能把第二十軍團夾成數段。湯決定極大速度，轉移全部兵力，「化內線爲外線」，放開大路，讓向城方面之日軍第五師團份子達到他們與第十師團部隊相會合於台兒莊之目的，然後我方便一舉而把所有的敵人包圍於台兒莊及其近郊，與孫集團軍協同予以殲滅。

於是在四月一日的零時零分，五十二軍第二師一個旅，與二十五師秘密脫離腰裏徐、柿樹園一帶的戰場，向南轉東，迴旋約二十公里，在拂曉之時到達了洪山縣之東的魯坊。八十五軍第四師佔領愛曲與秋湖一帶，八十九師穿過作字溝與邵家莊之間敵人的側背，到了南橋與鳳落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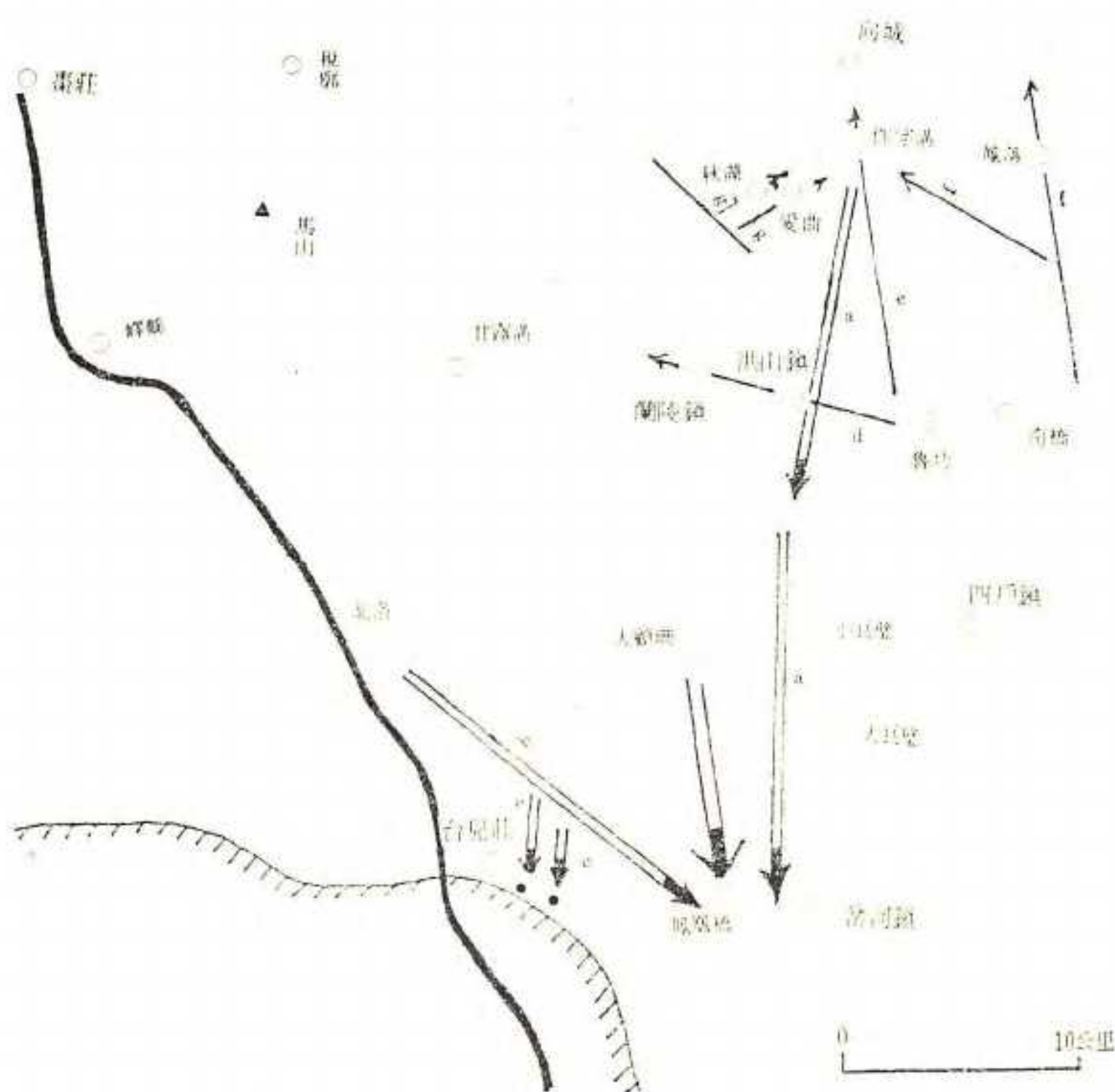
這兩個軍遵照湯恩伯的命令，於到達指定地點以後，一致於四月一日上午七時向北攻擊作字溝、鳳落、邵家莊一帶與接近秋湖之敵。這些敵人，由於是做夢也未會想到我軍會如此，就像秋風之前的落葉，被吹散得還不了手，而向城方面的大批敵人却以爲大路既開，機會難得，一窩蜂的向着台兒莊的方向推進，進入了我方所設下的新包圍圈。

從四月一日到三日，湯軍團不分晝夜的把作字溝、鳳凰山、洪山、前煙頭、小洪山、西房前、愛曲、秋湖、小王莊、鳳落、小鍋里，各個大小據點的所有敵人，都殲滅得乾乾淨淨。

四月四日，我軍各部隊對台兒莊及其附近的敵軍作規模巨大的總反攻。

第五十二軍由洪山鎮之西及蘭陵鎮之南出發，進抵甘露寺至楊樓、陶墩之線；在四月五日克復了洪灣、大莊。





台兒莊之戰 (九)

- a—日軍第五師團由作字溝一帶大批南下，與第十師團之兵會合，企圖在鳳凰橋附近渡過運河。
- b—日軍第十師團後續部隊由北洛一帶南下，與第五師團會合。
- c—第十師團一部，攻陷我台兒莊東側之黃林，石拉。
- d—四月一日上午七時起，我軍反攻。五十二軍殲滅洪山蘭陵之敵。
- e—五十二軍二十五師殲滅作字溝一帶之敵。
- f—八十五軍八十九師殲滅鳳落及作字溝附近之敵。
- g—八十五軍第四師殲滅愛曲秋湖附近之敵。



第八十五軍由小良壁出發，會同中央砲兵第七團與第四團，克復了大顧珊；在四月五日受到日軍反撲，終於爭回上風。前後陣亡了不少官兵，包括五二九團的團長羅芳珪與一位營長葉支榮。

第七十五軍從大良壁出發，進抵耿莊至東范墩之線，與敵相持。

四月六日，五十二軍克復了馬莊、馮家湖。八十五軍掃蕩譚莊、郁莊。七十五軍克復了大石埠、辛莊、東莊。

下午四點，台兒莊外圍日軍陣線動搖，開始崩潰。五點，湯恩伯第二十五軍團與孫連仲第二集團軍會師，對莊內莊外的日軍內外夾攻。

四月七日，日軍全部後撤，我軍分途追擊。

七、追 擊

四月七日上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頒下追擊命令：

湯軍以一部肅清戰場，以主力由台棗支路（不含以東地區），沿夏莊、馬山、九山、潭山以南地區，向嶧縣追擊前進。孫軍指揮張軫師，由台棗支路（含）向嶧縣追擊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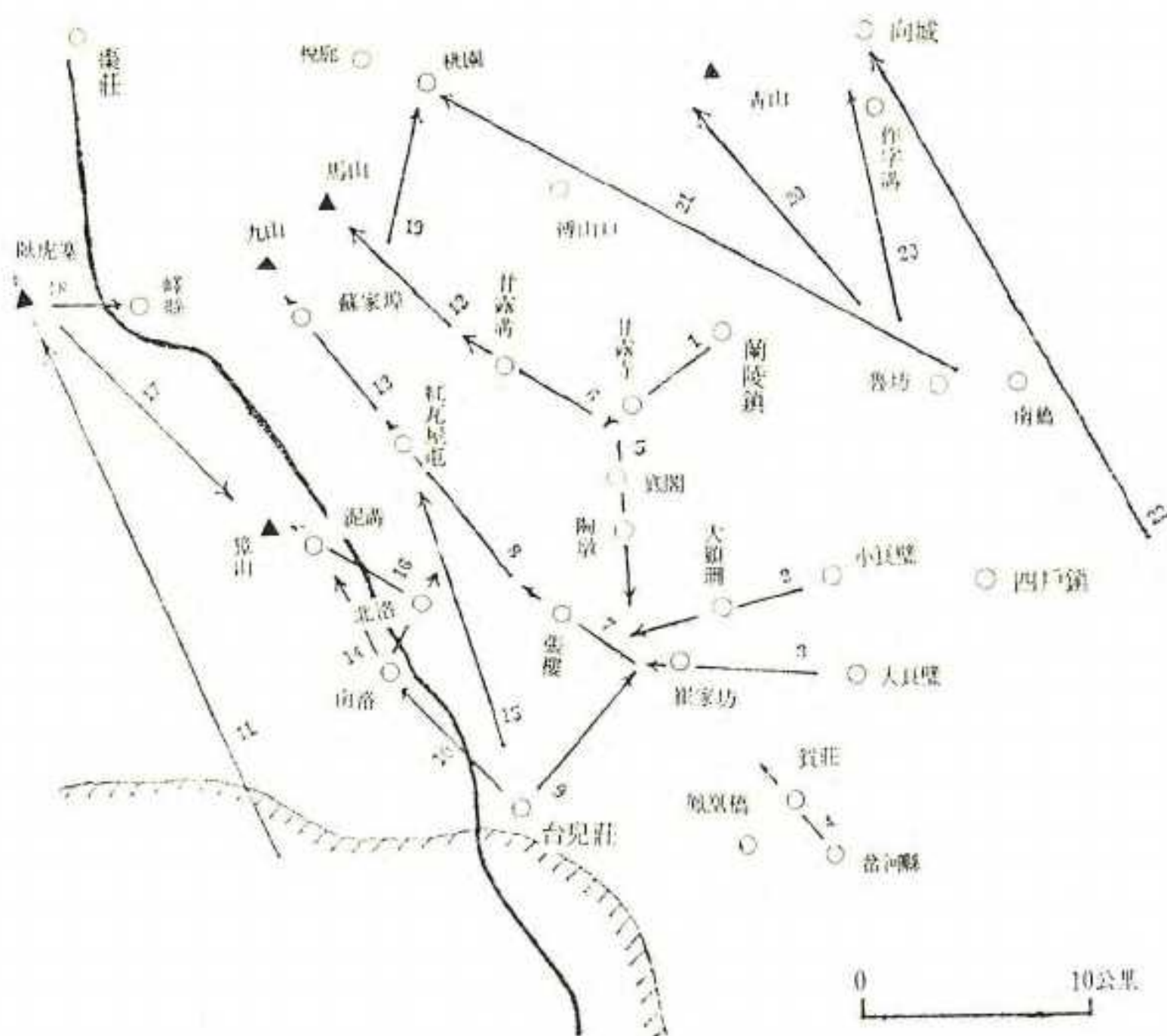
曹福林軍應於嶧縣以北地區，截擊敵人，勿使竄逃。

敵如退據嶧縣城，孫、湯兩軍各以一部監視之，主力尾敵窮追。

孫震軍應由新開子渡運河，追擊韓莊方面之敵。

李仙洲師應繼續經由柞城，向東掃蕩臨沂以西之殘敵，向臨沂前進；到達該地後，歸張軍長自





(十) 戰之莊兒台

1. 第二十二軍團五十二軍於四月四日攻克甘露寺。
2. 八十五軍八十九師於四月四日攻克大顧珊。
3. 八十五軍第四師於四月五日攻克崔家坊。
4. 八十五軍第六師於四月某日攻克賀莊。
5. 五十二軍於四月六日一部攻克底閣、陶墩。
6. 五十二軍於四月六日攻克甘露溝。
7. 八十五軍第四師於四月六日攻克張樓。第八十九師跟進。
8. 八十五軍攻克紅瓦屋屯。
9. 第二集團軍四十二軍二十七師奉命於四月七日向蘭陵方向追擊。
10. 第三十軍第三十師奉命於四月七日沿鐵路向嶧縣方向追擊。
11. 第二集團軍十三軍一零師，奉命於四月七日渡過運河，向嶧縣方向追擊。
12. 五十二軍奉命於四月七日向四流井、馬山及石門莊方向追擊。
13. 八十五軍奉命於四月七日向馬山、雙山及九山方向追擊。
14. 第三十師攻克南洛、北洛。
15. 第三十一師奉命清掃台兒莊及近郊戰場，於紅瓦屋屯集結。
16. 第三十師攻克泥溝，被阻於嶺山。
17. 第一一零師佔臥虎寨，助攻嶺山。
18. 第一一零師側攻嶧縣。
19. 五十二軍奉命於四月十二日進攻桃園、稅廓。
20. 九十二軍十三師奉命以主力留置作字溝一帶。
21. 九十二軍二十一師於四月十二日助攻桃園。
22. 九十二軍一三九師奉命進攻向城。



忠指揮。（李仙洲是九十二軍軍長兼二十一師師長。）

湯恩伯接到命令以後，轉令王仲廉八十五軍、關麟徵五十二軍、以及周晷七十五軍、吳良琛第十三師、王祿豐一四七旅：

王軍迅即向岔路口掃蕩，挺進到達後，即向北旋轉，沿棗台支路（不含）以東地區，向馬山、雙山追擊前進。

關軍應以一部消滅甘露寺、楊樓一帶殘敵，主力即由甘露寺、底閣，向四流井、馬山、石門莊，追擊前進，並相機追出嶧縣東北地區，截擊北竄之敵。

周軍負責解決台莊、疆石溝至大良壁之線以南地區殘敵，並清掃戰場，爾後即集結常溝、沙江凹、小良壁、河頭南一帶，為總預備隊。

吳師應以一旅在向城、青山、傅山、石城崗一帶佔領陣地，對臨沂方面警戒，主力控制於作字溝附近。

王旅仍控置於小良壁、四戶鎮一帶。

關王兩軍作戰地境為低石橋——柿樹園——出頭林——高莊——土山之線，線上屬王軍。

各地兵馬對敗退的日軍追擊，殺了不少，一直追到嶧縣附近。五十二軍的第二十五師與九十二軍的第二十一師進至桃園附近，準備圍攻稅廓。

不料，李宗仁在四月十五日突然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身份發下了放棄圍攻稅廓、停止追擊的命令，結束了轟轟烈烈的台兒莊之戰。



附錄：

我軍參加台兒莊之戰各部隊番號及部隊長表

第二十二集團軍 總司令 孫震（代）

第四十一軍 軍長 孫震

一二二師 師長（一）王銘章

（二）王志遠

一二四師 師長 王士俊

第四十五軍 軍長 陳鼎勛

一二五師 師長 陳鼎勛

一二七師 師長 陳離

第三集團軍 總司令 孫桐萱（代）

第十二軍 軍長 孫桐萱

二十二師 師長 谷良民



二十師

師長 孫桐萱

八十一師

師長 展書堂

二十八旅

旅長 吳化文

第五十五軍

軍長 曹福林

二十九師

師長 曹福林

七十四師

師長 李漢章

第三軍團

軍團長 龐炳勛

第四十軍

軍長 龐炳勛

三十九師

師長 馬法五

第二十七軍團

軍團長 張自忠

第五十九軍

軍長 張自忠

三十八師

師長 田維綱

一八零師

師長 劉振三



第二集團軍

總司令 孫連仲

參謀長 王化宇

第三十軍

軍長 田鎮南

第三十一師

師長 池峯城

副師長 康法如

九十一旅

旅長 乜子彬

一八一團

團長 戴炳南

一八三團

團長 王郁彬

九十二旅

旅長 (先) 〇〇〇

(後) 王冠五

一八二團

團長 韓世俊

一八四團

團長 (先) 王震寰

(代) 王冠五

(後) 禹功魁

第三十師

師長 張金照

第四十二軍

軍長 馮安邦

第二十七師

師長 黃樵松

七十九旅

旅長 黃宗顏

八十旅

旅長 侯象麟

獨立四十四旅

旅長 吳鵬舉

第二十軍團

軍團長 湯恩伯

參謀長 萬建藩

第八十五軍

軍長 王仲廉

第四師

師長 陳大慶

十旅

旅長 倪祖耀

十二旅

旅長 石覺

第八十九師

師長 張雪中

二六五旅

旅長 賴汝雄

二六七旅

旅長 舒榮

第五十二軍

軍長 關麟徵

第二師

師長 鄭洞國



四旅

旅長 鍾祖蔭

六旅

旅長 鄧士富

第二十五師

師長 張耀明

七十三旅

旅長 張漢初

七十五旅

旅長 戴安瀾

第十三軍

軍長 湯恩伯（兼）

第一一零師

師長 張軫

副師長 吳紹周

三二八旅

旅長 辛少亭

三三零旅

旅長 劉漢興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直屬

第七十五軍

軍長 周 鼎

第六師

師長 張 琪

第九十三師

師長 甘麗初

第九十二軍

軍長 李仙洲

第二十一師

師長（一）李仙洲

(二) 侯鏡如

六十一旅 旅長 趙琳

六十三旅 旅長 呂祥雲

第十三師 師長 吳良琛

三十七旅 旅長 張亞一

三十九旅 旅長 朱鼎卿

第三十二軍 軍長 宋肯堂

第一三九師 師長 黃光華

第六十軍 軍長 盧漢

第一八二師 師長 安思溥

一八三師 師長 高蔭槐

一八四師 師長 張冲

三三三旅 旅長 王肇治

——錄自「華岡文學報」第十一期，頁一六三——一八三，民國六十七年一月出版。



二、台兒莊戰鬪與徐州會戰

何應欽

敵第十師團磯谷廉介部於佔領滕縣後，卽以一部進佔韓莊，而以濰谷旅團主力沿台棗支路挺進，欲以迅雷之勢攻佔台兒莊據點，以爲進攻徐州之根據，適我孫連仲部到達該處，予以迎頭痛擊，湯軍團之王仲廉軍，斯時仍在嶧縣附近與敵相持，另以一一〇師接替關麟徵軍之運河南岸防務，以關軍向嶧縣以東地區挺進，會合王仲廉軍準備攻擊敵人，此時敵逐次增加兵力，自三月二十四日起至四月三日止，磯谷師團主力全被我孫連仲集團吸引於台兒莊附近，而在此旬日間台兒莊之爭奪戰極爲猛烈，敵竭其全力，並運用其優勢之砲兵及機械化部隊（野砲六、七十門、重砲十餘門、戰車三、四十輛），猛烈圍攻，我軍孫部之三十一師（池峯城師）以與台兒莊共存亡之決心，奮勇抵抗，反覆肉搏，雖台兒莊城寨被敵佔去四分之三，我守軍屹然未動，死力支撐，以待我機動兵團包圍攻擊之成功。敵主力既被吸引於台兒莊附近，嶧棗方面僅存一部，我湯軍團於三月二十六日向嶧棗之敵猛攻，殲其大半，殘部負隅頑抗，敵復由臨城方面增援，我湯軍團乃放棄攻擊嶧棗之計劃，而以主力向台兒莊北側敵之側背猛攻，三月三十一日，台兒莊之敵已完全陷於包圍圈內，斯時臨沂方面敵板垣師團及該師預備役第一〇五師團所編之沂州支隊，再攻臨沂，我龐（炳勳）、張（自忠）兩軍浴血苦戰，敵迄未得逞。敵以台兒莊正面萬分危急，乃將臨沂之板本旅團沂州支隊放棄臨沂之攻擊，星夜轉用於愛曲方面，攻我湯軍團之側背，企圖解磯



谷之危，我湯軍團乃迅速以關麟徵軍轉用該方，並以周晷軍加入攻擊，一鼓將該敵擊破，仍回師圍攻台兒莊之敵，四月六日晚間將該敵殲滅三萬餘，殘敵萬餘人向北潰退，我軍跟蹤追擊，斯時我堵擊兵團曹福林部，已由魯沿西津浦路南下，到達臨城棗莊北側地區，敵退路被遮斷，乃利用嶧縣附近之良好地形，與堅固城寨負隅固守。

台兒莊敵軍被擊破後，我全線追擊，敵拼死抵抗，我各軍節節進迫，猛烈尾追，敵佔據嶧縣附近之獐山、九山及稅廓等堅固圍寨，憑有利地形困守待援，四月二十日後，我樊崧甫、盧漢各軍相繼到達戰場，同時敵亦由津浦路陸續增援，以最猛烈之砲火歷次向我反攻，而臨沂方面之敵亦增加甚多，協力繼續向西南進犯，至五月十三日以前，敵軍（第五、第十師團第一〇三、第一〇五、第一一〇師團各一部及山下兵團與酒井兵團一部）與我湯恩伯、孫連仲兩軍對峙於楊家集、艾山、台兒莊及其以西之線。

四月下旬以來，晉綏及蘇皖各戰場之敵，陸續向津浦線南北兩段轉移，企圖包圍徐州，五月上旬津浦線南段之敵，除一部犯合肥牽制該方面我軍外，更以其第九師團及井關機械化部隊等敵循渦河出蒙城，而阜寧、淮陰方面亦有敵第三、第一〇一、第一一六等師團之各一部活動。五月九日我蒙城被陷，十二日晨敵又陷永城，直趨歸德，更以一部進犯徐州，此時蚌埠附近之敵（第一〇二及第一〇七、第一一九師團之各一部）亦進迫宿縣，我廖磊部向西轉移，同時津浦線北段濟寧方面之敵，則以第一一一師團向南進犯，我以守兵薄弱，十一、十四兩日鄆城、荷澤相繼失守。敵並以第十六師團之一部，由南陽鎮西渡南陽湖攻我魯西軍之右側，第一一四師團攻我金鄉、魚台，十四日金鄉、魚台又告不守，我孫桐



萱部及商震、龐炳勳等部，在魯西開濶地形之下無險可守，敵到處突竄，我節節抵抗，以遲滯敵人向隴海路之南進。十三日我魯南部隊爲脫離目前之不利態勢起見，十三日起整頓西移，於五月下旬我孫連仲、湯恩伯等部，各抵豫南、鄂北指定地點。徐州則經劉汝明部劇烈抵抗後，亦於五月十九日放棄。敵軍企圖包圍我魯南大軍之計劃，全歸泡影，而徐州會戰亦於此時告終。（本文原載「八年抗戰之經過」）

錄自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四期，頁一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台兒莊會戰

孫連仲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以津浦線戰事緊急，連仲奉命，由山西臨汾，調至台兒莊駐防，歸第五戰區指揮。三月二十日敵軍第十師團磯谷廉介部，於佔領滕縣後，以瀨谷旅團主力，沿台棗支路挺進，欲以迅雷之勢，佔領台兒莊據點，以爲攻徐州之根據。連仲指揮第三十一師師長池峰城，率部奮勇抵抗，抱與台兒莊共存亡之決心，反覆肉搏，累次殲敵三千餘人。敵以攻勢受挫，乃增加磯谷師團全部兵力於台兒莊附近。自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四月三日止，台兒莊之爭奪戰極爲慘烈，敵傾其全力，及運用其優勢砲兵以及機械化部隊，向我第三十軍猛烈圍攻，台兒莊城寨一度被敵佔據四分之三，我第三十一師師長池峰城率部沉着應戰，拼命苦撐，屹然未動，以待我機動部隊之援助。旋湯恩伯軍團向台兒莊北面之敵側背猛攻，三月三十一日台兒莊之敵，已陷我軍夾擊之境。日軍以台兒莊戰爭危殆，乃急將臨沂方面之板本旅團、沂州支隊星夜調動，於愛曲方面攻我湯軍團之側背，企圖解被困之磯谷師團之危，復遭我關麟徵、周碧兩軍之迎頭痛擊。四月六日晚連仲指揮第三十軍全部，再度向敵人全線猛攻，殲滅敵人磯谷、板垣兩精銳師團主力三萬餘人，造成抗戰以來國軍之空前大捷。此次戰役在軍事上意義甚大，在政治上對於激勵人心，效果尤著，使國人深信祇要同德同心，具有堅強不拔之意志，團結抗日，則最後之勝利，終屬於我。同時使敵人對我軍深具戒心，不敢輕舉進犯，致造成軍事上無可挽救之損失。

錄自「孫連仲回憶錄」，頁四六、四七，民國五十一年二月，臺北出版。



四、徐州會戰

孫連仲

我率部在靈寶渡河，開往洛陽。這時李宗仁在徐州佈防，韓復榘將自己的部隊撤到南陽一帶，在開封開會時，韓被扣，所帶特務營亦被繳械。內情如何？我一點都不知道，後解往漢口被判死刑，我到洛陽，錢大鈞告訴我此事，我感到很難過。

我到了鄭州見蔣委員長，他叫我去徐州見李宗仁長官，他返漢口。我見李後，率部沿津浦路開往台兒莊，我的左翼是馮治安的七十七軍，與孫震的二十二集團軍，我的右翼是張自忠第九十五軍與龐炳勛第三軍團。我在中間，守臨城至台兒莊一線。

我到達戰場之前，張自忠剛剛打了勝仗。此時天氣潮熱，麥苗上長，我在台兒莊佈防。不久，敵人將臨沂、嶧縣、棗莊一線攻下，我變為正面，激烈的戰鬥隨即展開。我們的工作，都作在地下，每處一人或二人，北方土好，可以上小下大，掩護甚為方便。第一次交鋒（自三月二十四至四月三日），我們得了敵人四輛戰車與無數火炮。並令第三十師張金照師長，率部反攻，驅除侵入的敵人。

那時我們只有二門戰車防禦砲（德國製），沒有馬拉，祇好用人拉，什麼地方發現敵人戰車，就拉到那裏，不但苦，而且很不方便。第三十師反攻時，敵人先退嶧縣，沒有站穩，被我們攻入，敵人再退棗莊，但嶧縣城內留兵一團，憑有利地形，困守待援，使我們久攻不下，彼此損失甚大，敵人自侵我以



來，這是第一次大敗，所以他們喊出「大隊戰術」。

此次會戰日本出動十個師團以上，與我作戰的是板垣師團（第五師團板垣征四郎）與磯谷師團（第一〇師團磯谷廉介）為敵人最精銳的部隊，重砲甚多，經此挫敗（按：此兩師團幾全軍覆沒），迫得必須改變戰術，而最重要的是我國軍民人心認識對日本人還可一戰。

台兒莊大捷後，新聞記者羣來訪問我，我拂曉反攻，正面三十師，左邊二十七師（師長黃樵松），到下午二、三點鐘還沒有消息，我請記者們去睡覺，獨范長江（大公報記者）不睡，我走到那裏，他跑到那裏，結果他搶到最早反攻勝利的消息，發往漢口，大公報因此而發號外。

錄自「孫仿魯先生述集」口述歷史部份，頁一〇二—一〇三，民國七十年二月，臺北出版。



五、我軍大捷台兒莊

羅毓鳳（孫連仲將軍夫人）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敵軍第十師團磯谷廉介部隊，佔領山東滕縣後，以瀨谷旅團主力沿台棗支路進犯，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佔領我重要據點台兒莊。將軍早已洞知敵人詭計，即指揮三十一師師長池峰城所部，奮勇抵抗，抱定與台兒莊共存亡之決心，並嚴令全師官兵，凡佔有之村鎮不分大小，不得失落敵手，以致每逢村鎮如有失落，必拼命予以收復。每每敵我一壁之隔竟能相持數日，敵人最感困窘者首推此役，當時台兒莊五分之四已陷落敵手，終賴將士英勇效命，反覆肉搏，累次殲滅敵人達數千人之衆。敵以攻勢受挫，乃增援磯谷師團全部兵力進入台兒莊附近。自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四月三日止，爲台兒莊爭奪戰最激烈時期，敵人傾注全力，運用其優勢砲兵及機械化部隊，向我三十軍猛烈圍攻，因此台兒莊城寨被敵軍佔去一部，但我三十一師沉着應戰仍拼命苦撐，強敵幾次猛攻，我陣地屹然未動，三月三十一日，我友軍增援部隊到達。敵軍感到陷入我軍夾擊之境，即另調山東臨沂等地之板垣旅團攻我友軍側背，企圖解被圍中磯谷師團之圍。遭我堵擊終未得逞。至此敵人已成甕中之鱉。將軍即把握殲滅時機。於四月六日晚間，親率三十軍全部爲主力，向敵展開全面總攻擊，官兵人人奮勇爭先，砲火燭天，殺聲震地，一舉殲滅敵軍板垣、磯谷、土肥原三個精銳師團重兵達三萬多人，將敵人所佔去各據點全部收回，將軍就在此役中奉頒青天白日勳章。那時我仍在漢口，雖當大好春天，但在南國，已感酷熱，

正因擔心前方消息，心情沉重之際，突有張季鸞先生率中外記者來訪，其中一位隨軍記者問起將軍每逢指揮大軍，口中必含雪茄，據說都是由我從後方運去的，希望我能就這點談談，當時我對他說：並無如何稀奇，只不過是在抗戰初期，我攜烟酒食物赴保定勞軍，適值將軍率大軍在良鄉、琉璃河一帶與敵精銳部隊交戰，當時敵衆我寡，將軍却得勝回來，我問其如何戰勝，將軍幽默的講，逢戰爭激烈徹夜策劃指揮時，一旦疲乏吸枝雪茄，定能得勝，大家聽了，異口同聲的說。真不愧爲雪茄常勝將軍。

有一位青年團員由台兒莊返回來訪，神態緊張，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故似的。未待我問其來意，他卽滔滔不絕的講：從台兒莊開戰以來，官兵無時無刻不在與敵作殊死戰。例如有一次友軍奪回之據點失落，將軍嚴令三十一師立刻奪回，不多時接師長電話告急，兩個團快傷亡完了，實在無法再支持下去，將軍嚴厲的對他講：你要是退下來，我就殺你！在我離開台兒莊時，親眼看到將軍在鐵橋旁指揮三十一師，師長知道將軍親來指揮，立刻重鼓勇氣，堅苦支持，三十一師特務營長，當時被敵人戰車輾成肉餅。官兵們情急之下，奮不顧身繞向戰車後之敵軍死拼，血肉橫飛，橫屍遍野，敵人情急以大隊戰車向我猛烈轟擊，我英勇官兵一齊使用手榴彈，蜂擁登上敵軍戰車，以血肉之軀對敵拼命。敵軍戰車用盡砲火交錯掩護射擊，我軍傷亡極爲慘重，我英勇戰士帶着重傷，仍用手榴彈向戰車撲去，一彈爆炸，一車卽毀。正如岳家軍之銅牌掩砍金兵拐子馬一樣，一馬足傷，二馬皆倒，致敵人戰車紛紛後退轉頭逃跑，最緊張的是當時殺成一團，後退的敵軍戰車上尙有我們的官兵，跳不下來，直等到有黃泥溝的地方，才能逃出來。（後來曾將虜獲之戰車六輛運至長沙展覽過）。

我見他緊張的神情，就安慰他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將軍每逢處此環境，決不怨天尤人，因將軍報國心切，故而犧牲精神也大，遇到逆境總是順受，從來不批評人。我把將軍素日處事待人之實情向他說明後，他激動的情緒才慢慢的平復下來。正談論至此，突然又一青年，滿臉鬚鬚，頭髮蓬鬆，形似監牢之逃犯，闖進客廳，真嚇了我一跳，很爽直的自我介紹是台兒莊的隨軍記者，他也緊張激動的講：日軍把所有大軍都集中在台兒莊，將軍奉命掩護百萬大軍轉進，放棄台兒莊，同時令我們非戰鬥人員先為撤退。在我臨行之前，將軍要我帶口信，請妳立刻去重慶，我內心異常感激他們給我帶來不少的寶貴戰況和口信，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在我未回重慶以前，有美聯社記者來訪，並贈送我異常寶貴的全套台兒莊之戰實地照片，被張季鸞先生發見借去翻印。因我急於返渝，臨行倉促，未便取回。不幸後來張先生乘飛機遇難。事後向該報社查詢。均答以不知。至今思及甚覺惋惜。

回重慶後不久，外傳將軍爲了掩護大軍撤退台兒莊時，不幸被日軍俘虜，全家聞此惡訊哭泣不已。我當時內心之驚恐不言而喻，急電漢口辦事處丁雲停處長，詢問無着。向各機關探聽，也含糊其詞。再向各報記者朋友們打聽，都是支支吾吾的不能明確相告。總之向各方不斷打聽所得的答覆，只多不過是些安慰我的詞令。後來得知二集團軍已離開台兒莊，駐紮在平漢線附近。立即電訊該軍軍長池峰城，仍然不是確實的答覆。我按當時之情況揣測，再加外間種種謠言，內心更是驚慌不寧。在萬分焦急之下，迫不及待的即打電話請問蔣委員長，得到的答復是要我放心，並未提及將軍之下落。這時我想，難道謠



言已經確實了嗎？因而聯想到委員長號召全國人民不分男女都要武裝起來，報仇雪恥，莫非是我殺敵復仇的日子已到？乃決定赴漢口探聽究竟。如果謠言確屬事實，我即立刻請纓殺敵。母親看我心緒不寧，並知我個性堅強，事到臨頭，必不畏懼。遂慈祥的安慰和叮囑着我說：「此次赴漢口打聽出將軍之確實消息後，萬不可冒然去前方，否則家中老幼倚靠何人。」說到此處老淚縱橫。我忍着內心的痛苦，安慰她老人家請放寬心，一旦有好消息，定然立即稟告，母親止住了淚幫我整理行裝。那時家住在南岸，辭別了母親及孩子們，由雲峰弟送我乘輪過江，暫住重慶沙利文飯店，待機赴漢口，約在次日下午五時左右，飛抵武昌機場。當即有委員長辦公廳主任錢大鈞將軍，與記者朋友，及三十軍池軍長率少數官佐等二百餘人前來迎接。待我下機後，大家均擁上前來，搶着向我恭喜。真把我鬧糊塗了。我陷入此種苦境，那裏還有什麼喜事，當時我又急又氣，大家才說將軍已脫險，平安到達漢口，現住在德國飯店。我聽他們此一番話，根本無法置信，自從得知將軍失踪的謠言向他們查詢，都沒有正確的答覆，一旦到此，那會如此的巧合。我正在生氣怨他們事到如此地步還要騙我，突然有空襲警報，大家勸我快離機場至江邊，再乘輪渡過江至漢口。我精神恍惚，任其擺佈，面臨滾滾的江流，大船小船穿梭似的來往着，船在空襲中仍照常開動，真不知是引我至仙境或是帶我到深淵。我不記得如何到達漢口，也不記得怎麼進的德國飯店。當我推開門看到精神疲憊，面色蒼白，躺在床上的將軍時，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會是爲國辛勞轉戰南北的孫將軍。當他看到我時，想要坐起來，終因無力而躺下去。輕聲的對我說：你受驚啦！又問家中老幼都好嗎？但我麻木的呆着，許久未能回答，我想難道這是夢嗎？正在此時，轟隆轟隆的

聲音震得房屋都在動搖，正是敵機在轟炸。警報過後，將軍以爲我抵達漢口時，未能親自迎接，以致使我不愉快。我聽其如此說，方才清醒。抑制不住的痛哭一場，將多日來內心的憂鬱發洩出來。

於是，我先電告母親，稟明將軍平安脫險，然後問及將軍台兒莊遇難的經過。原來敵人將兵力集中台兒莊，我方爲了保全實力，命將軍掩護大軍通過鐵路轉至平漢線，等我大軍所有部隊，順利的通過鐵路時，鐵路即被敵人佔領，隨身所帶之特務營竟被圍困，無法通行。即與參謀長商量，決計突圍，冒九死一生的危險殺出重圍，直奔江蘇淮陰，將軍衝出重圍赴淮陰途中，遇到各部零星散兵約五千餘人前來投奔。當敵人探知將軍被圍困之時，立即使用大批戰車部隊，到處搜索，其勢兇兇，志在必得。此種情況下，白天寸步難行，惟有夜間行動，每過敵人防地，比闖鬼門關還難，但上蒼不負苦心人，終於突圍脫險。安抵淮陰後，即急電中央報告經過，並計劃率領少數人員，於當地對敵從事游擊戰。委員長得此消息後，立派飛機投下親筆函。命將軍在該處密建一簡單小型飛機跑道，以便派機迎接出險。說來也甚奇怪，在中日戰爭尚未開始以前，我二十六路軍曾在此地協助導淮工程，那時將軍率官兵修建大操場。該處草木繁茂，風景優美，將軍時常和我同孩子們前去野餐，並教我在廣場上打高爾夫球，此次被困，竟由於當年有這廣場的修建，今日又得由此脫離，事之不可思議的巧合，似乎都是預定的一般。當飛機接將軍脫險中途上，又被敵人發現，立即出動敵機多架拼命追趕，尾隨至平漢線之駐馬店，未能得逞方才罷休。

談起謠傳被俘經過。原來在台兒莊突圍時，曾被敵人哨兵發現。混亂之中，與將軍同時投軍之張振



瀛同學不幸被俘，因其身材面貌與將軍相似，故而敵人誤爲他就是將軍，於是敵方報紙大事宣傳，以致釀成外間種種之謠言。

台兒莊戰役空前大捷，不但在軍事上有重大意義，對於人心士氣之振奮鼓勵尤大。敵人兇燄遭受挫折後，從此不敢再輕舉進犯。使其軍事上造成無可挽救的損失，增強了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的信心。待將軍恢復健康後，即奉命至各軍事機關學校講述台兒莊戰役之經過。

不久之後將軍奉命駐湖北應山、廣水一帶待命。在漢口時，將軍終日忙碌，無暇與記者見面，我們到達廣水住定後，在漢口未曾與將軍晤面的記者，均紛紛前來採訪，其中有一位記者，以疑問的口吻對將軍說：

「這種主要戰況，總部爲何不發消息？」

將軍坦然笑着說：

「對內除了向中央呈報外，對外決不宣揚，更不願自誇。因爲對事，既便做了也不願說。對人之好壞，更不加以批評，協助友軍決不賣功。我投軍之出發點是爲了報效國家，今當敵人侵略國土，正是我報國的時機。因此除盡忠殺敵之外，決不顧個人功勛如何，只要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這也是我平生的作風，假如有不到之處，尙請諸位原諒！」

錄自「孫仿魯先生述集」，頁三二一—三二五，民國七十年二月臺北出版。



六、台兒莊戰役的回憶

王仲廉

台兒莊戰役，爲整個魯南戰場敵我形勢優劣轉變之樞紐，台兒莊勝利之花，亦卽是魯南戰役之果。此勝利之果，不僅擊潰日寇主力磯谷廉介的第十師團，亦（甲午，一八九四年）中國對日抗戰後之第一次勝利；洗雪中國歷史上恥辱，並且鼓舞了全國民心士氣，也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心。吾人堅持抱定此種信心，則今後必有無數的台兒莊勝利的出現。此次勝利，得之並非偶然，乃是我參加此次會戰的全體將士冒險犯難、流血犧牲所換來的！余今日回憶當時情景，猶感熱血沸騰，怒髮衝冠！

余所統率之第八十五軍，轄有第四、第八十九兩個師，隸屬湯恩伯將軍之第二十軍團。當時該軍團爲大本營之戰略機動兵團，以擔任情勢緊急方面之作戰爲主。此次魯南戰役，我軍團由臺棗以東地區，攻擊敵之側背，任務頗爲重大，因之，達成亦極爲不易。以頑強凌厲之日寇第十師團爲對手，其戰鬥之慘烈，犧牲之重大，可想而知。

八十五軍於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上旬，雖尙留在河南之歸德與安徽之亳縣，從事於整訓補充；實際上，已擔任津浦南北兩段我抗日大軍之總預備隊任務，無時不在枕戈待旦準備出動中。

當時我友軍第二集團軍孫連仲將軍所部，正向台兒莊輸送中。在津浦路臨棗支線以北之敵後者，有孫桐萱、曹福林二將軍所部。在津浦路正面，有第二十二集團軍，其中王銘章一個師，曾在滕縣作城存



與存，城亡與亡的抵抗。在臨沂地區對抗敵板垣第五師團之包圍行動的，有張自忠、龐炳勳兩將軍所部。

三月十四日午，余奉湯軍團長轉頒下因滕縣告急，令本軍（八十五軍）馳援，限於三月十六日向滕縣以南之臨城地區集中完畢。

此時敵人在津浦路南北同時對我大舉進攻，以重兵迅速從南北夾擊，會師徐州，企圖一舉殲滅我魯南、徐州附近地區之部隊，同時打通南北交通之幹線。當時我在津浦路北段，本可憑黃河天塹，以阻遏來犯之敵，不意在黃河南岸的韓復榘部隊，竟不戰而放棄濟南、泰安，幾陷津浦戰局於不堪收拾的局面。幸經我友軍第二十二集團軍之奮戰，阻遏強敵於兩下店。敵南犯之勢，稍現遲滯。

當津浦南北正面吃緊之際，敵復以一部進出臨沂，企圖間道繞襲徐州東北，以合圍我津浦隴海兩路交點之徐州，而瓦解我津浦路作戰的神經中樞。我龐炳勳、張自忠兩將軍予以重創，於是敵向徐州進犯的陰謀，再度遭受頓挫。

敵既於津浦北正面的兩下店受阻，復被創於東外翼的臨沂，不得已而轉其鋒銳，進攻濟寧，一則聲東擊西，一則企圖西犯歸德，再行由西向東，以抄襲徐州。敵寇雖狡計百出，四竄犯擾，但又爲我孫桐萱、曹福林兩將軍之部隊所擊潰。於是敵感於我抵抗堅強，遂陸續增加兵力，又急犯兩下店，同時沿津浦鐵路兩側南進，仍企圖達成其進犯徐州之目的。戰局如此演變至三月初旬，在津浦路北正面之敵，進逼益猛，鄒縣遂陷，滕縣告急。

韓復榘一再擅自撤退，放棄要地大汶口。於是，敵人迅速深入，於二十七年二、三月間竄過曲阜與



鄒縣。我第二十二集團軍孫震代總司令所轄王銘章將軍的全師，在滕縣不惜犧牲，作壯烈抵抗。敵人受頓挫後，改變戰略，加強北線兵力，實行由北而南的兩翼包圍。除了在津浦正面以第十師團爲基幹主力外，又以强有力的坂垣第五師團，從青島登陸，取道諸城、沂水，直趨臨沂，以拊我右側背，企圖包圍殲滅我魯南及徐州以東地區之部隊。然後以箝形攻勢打通津浦線，再行內侵。

三月十五日上午八時，湯軍團長電令本軍着卽由歸德（商邱）乘車開往臨城集中，相機策應二十二集團軍作戰。

十一時，湯軍團長奉到第五戰區李長官九時電報，令八十五軍第四師，以先頭之一部，開往滕縣附近。

本軍遵令，先令第四師於當晚乘火車向臨城輸送，余率第八十九師，次第乘車跟進。

又奉軍團長湯公由亳州打來電話，獲悉軍團長卽將乘汽車經蕭永公路前往徐州，並囑余由歸德乘火車趕赴徐州會晤。晚間余抵徐州，謁湯公於中國銀行樓上，時湯公抵徐不久，尙未用晚飯，當時所得情況如下：

1. 津浦北正面敵萬餘人，其主力圍攻滕縣，其一部已迂迴至滕縣東南之南沙河附近，與我第四師先頭接觸中。

2. 我守滕縣之友軍二十二集團軍，雖尙有殘部四五營困守滕縣，牽制敵寇的若干兵力，但滕縣城以外的各陣地，都已被敵突破，其被敵各個擊破之部隊，我方未及收容。



3. 沿鐵路正面南下之敵三四千人，其先頭已到達滕縣以南之南沙河，向臨城急進，與我第四師在黨山西王莊發生戰鬥。另有敵主力五六千人，似在滕縣以東桑村附近，有窺襲莊，以襲擊我側背之企圖。

根據以上情況判斷，我軍所期望在滕鄒間與敵決戰的計劃，必須變更，因為我第八十九師尚未集中完畢。余當時決心：令第八十九師先頭部隊之二六七旅舒榮旅長所部，佔領官橋，扼守鐵路正面，掩護主力，迅速集中，以求在臨城附近與敵決戰。

當晚與軍團長湯公共進晚餐，席間軍團長謂余曰：「本日道經貴蕭縣之王寨，離府（王莊）上只有數里，向村民詢問府上狀況，據云只有茅屋數間，薄田數十畝。你為何未置一點家產呢？」余笑無以對。湯公繼曰：「足以證明你真正是為革命而不顧家的人。」晚餐後，余即趕赴車站，北上臨城，指揮作戰。

三月十六日我八十九師舒榮所部之二六七旅，與敵苦戰於鐵道正面之官莊與南沙河之間。另一路敵五六千人，與我第四師陳大慶將軍所部，惡戰於虎山、龍山、黨山、三山、落鳳山一帶，形成爭奪拉鋸的錯雜局面。該師之左方，亦有敵軍，為第四師第十旅倪祖耀部以全力擊退。

三月十七日上午，軍部及直屬部隊到達臨城卸車，將至宿營地臨城東北之河北村附近之際，敵步兵騎兵五千餘人，砲約三十門，戰車數十輛，重點指向官橋，蜂擁進犯。我二六七旅五三三團第三營長侯克，身先士卒，浴血死守官橋，壯烈殉國。激戰迄晚，官橋失陷。正激戰時，我八十九師之二六五旅，正由鐵道逐次輸送至臨城下車。該旅五三零團尚未集結，倉卒抵抗。在激戰中該團第二營營長嚴以重，衝



鋒陣亡。苦戰至下午六時後，該旅之五二九團陸續趕到，搶援前線，我軍始得控制臨城。

當時，余正往前方偵察地形，據報敵主力再度進犯我官橋守軍，余隨即在臨城東北之匡山頭上設指揮所，一面指揮八十九師作戰。一面與第四師連絡，同時電報軍團長湯公。

三月十八日，本軍八十九師張雪中將軍全部到達戰場，士氣益振。軍團長爲適應戰況，於十七日晚，將第四師移向嶧縣附近，集結備戰。余率八十九師，奮力阻遏敵人前進，以待友軍之充分準備。本日在山田、固堆、互臨城之線，仍全日對敵苦戰。敵雖迭次猛攻，但均被擊退，我陣地屹然不動。惟當時敵之飛機及砲火轟擊，過於猛烈，在此往還衝殺之下，我五三零團第一營營長宋志文，於午後五時，又於臨城東北約五公里東西柏曲之拉鋸戰中負傷；日漸入暮，敵亦遭受重大傷亡，遂再成對峙之局。

湯公派第四師副師長王毓文將軍於十八日中午，來本軍匡山頭指揮所，傳達甲乙兩案命令，囑選一實施。余與八十九師師長張雪中將軍，及軍部參謀處長呂公良將軍，決定遵照甲案實施。余並將甲案之命令轉電第四師，命本軍張參謀長公達，陪同王副師長返軍團部及第四師師部覆命。

是晚余率第八十九師向目的地轉進集中。次（十九）日晨，拂曉到達佛山、石獅子山、和尚寺附近，突聞嶧縣方向砲聲激烈，即令電臺與第四師連絡，並問及該師情況，據報，嶧縣城郊附近與敵戰鬥正酣，該師遵令佔領艾山、九山、馬山、上山等地區，並問軍部及八十九師的位置。余疑第四師與敵膠着，不能脫離戰場，聞此情形，極爲詫異，即令電務員將發出第四師電稿拿來一看，始知所發第四師電令是乙案，並不是余所批發之甲案電令，而甲案電令尚在張參謀長衣袋中。張知道闖了大禍，立即拿出手



槍自戕。余迅卽予以制止，並謂自殺於事無補。在此情況下，祇有將錯就錯，決心改爲實施乙案。立傳令軍部及八十九師，卽刻出發，向嶧縣東之傅山前進，與第四師會合，以挽救當時一重大之危機。是日天氣晴和，敵機四架輪番偵炸，幸我八十九師行軍隊形疏散，僞裝得宜，未爲敵機發覺。午後四時許，到達目的地，余卽往馬山第四師之指揮所，與第四師師長陳大慶將軍會晤，研討今後行動，始悉守嶧縣之第十二旅第二十三團團長陳純一將軍，已在嶧縣殉職。縣城雖陷敵手，我第四師仍在城郊激戰中。

三月二十一日，棗臺支路方面，嶧縣城外之土山、雙山、馬山、九山等重要據點，仍在我軍之手；又有傅山、石城崗、青山，可資爲縱深根據。

本軍奉湯公命，迅速與敵脫離，秘密進出於嶧縣、棗莊東北約二十公里之神山、響水泉一帶，準備反攻棗嶧之任務。遂於二十三日晚，移至台兒莊以北，及傅山口一帶山地，以一部對臨城、滕縣方面警戒，主力於二十四日拂曉前，攻擊棗莊附近之敵，並確實佔領之。侯友軍（第五十二軍）關麟徵將軍所部攻略嶧縣後，再以有力之一部，挺進於龍山、虎山，牽制滕縣之敵，掩護我五十二軍進出鳳凰山、黑山、青山頭之線，使其便於攻擊臨城。是時，本軍（第八十五軍）主力向谷山、東集、馬頭地區集結，爲我軍團（二十軍團）預備隊。

本軍第四師陳大慶將軍所部，於本（二十四）日十六時，已進入科拉崗、雲谷山一帶，準備攻略棗莊。第八十九師張雪中將軍所部，到達青鳧山、井莊一帶，佔領陣地，掩護第四師之攻擊。

三月二十五日，敵寇企圖由棗嶧急犯台兒莊，我方則控制棗嶧東北山地，反攻棗嶧，當時，本軍第



四師陳大慶將軍所部，對棗莊攻擊甚猛，該師第九旅倪祖耀將軍所部，尤為勇敢，以卓山、馬山、黃山為根據，從東西北三方面，包圍棗莊，自昨（二十四）日午後，經六小時夜戰，戰至今（二十五）日上午八時，該旅十九團終於攻克中興煤礦公司之水塔，並協同該旅第二十團，攻克東西北三面之三座碉樓。殘存於敵手等，僅南面一個碉樓而已。

三月二十六日，我友軍第二集團軍司令部，已到達台兒莊附近。今日之戰鬪，均為小接觸。

三月二十七日，敵以戰車二十餘輛，步兵三四千人，在飛機掩護下，猛烈反攻棗莊，與我第四師混戰。

本軍奉命分攻棗莊，並鑽襲臨城，以減輕台兒莊友軍之負擔，並藉以測知敵主力所在。如果敵已集攻台兒莊，則以全力南下，直搗敵後，與孫集團緊密協同，消滅進犯台兒莊之敵。

我軍團長湯公，於今日（二十七日）二十一時令五十二軍即晚以主力由傅山、青山一帶南下。本軍奉命以側背攻擊的方式，一方面拊棗嶧一帶的敵背，另一方面擔任掩護五十二軍的攻擊行動。是晚，本軍在黑夜中冒雨向指定方向進發。

三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本軍佔領平山、傅山、石城崗、女峰山一帶高地，一面對臨沂方面搜索警戒，一面向嶧縣佯攻，以掩護我五十二軍之兩側背。

三月三十日，本軍（八十五）一個師（第四師）展開於水湖、王莊、甘露寺一帶，與五十二軍同時向台兒莊之敵後總攻，三月三十一日午後二時，本軍第八十九師大部，已越過了嶧縣東北的馬山、九山



，正向雙山進展，迫近嶧縣東部。

又本軍位置於女峰山、平山、傅山、石城崗一帶主力，自本日晨，應十三軍獨立騎兵團的通報請求，派八十九師張雪中將軍的部隊出擊，迄午後二時許，擊潰了竄到向城東郊之敵寇七百人。旋又直撲向城以東之玉樓、梧桐村一帶，將各該隊近千敵人擊退。惟節節進展至邵家莊以後，即遭遇該地兩千餘頑敵強烈抵抗，湯軍團長調本軍第四師前往支援。

四月一日，本軍第四師，先佔領愛曲、秋湖，阻止向台兒莊分進之敵，並掩護我第五十二軍自由安全的向右旋迴，余率第八十九師乘夜穿越作字溝、邵家莊間敵人的側背，向南喬、鳳落之間集結，當時湯公要求各部於四月一日七時以前，分別展開對鳳落、作字溝攻擊態勢，急速向北攻擊，與第四師協同擊破作字溝、鳳落、邵家莊一帶之敵後，再旋轉面對西南攻擊，以與在台兒莊友軍孫集團，夾擊當面之敵而殲滅之。以爭取台兒莊會戰的最後勝利。此一攻勢發動之後，我軍以破竹之勢，擊潰鳳落、作字溝，及接近愛曲、秋湖一帶的敵人，並於四日將其殘部與磯谷師團，一起席捲於我方的新包圍圈內。敵已陷於由主動轉為被動，處於不利。

四月三日，我軍團各部，完成愛曲與蘭陵間的掃蕩戰，也肅清了向城與秋湖之間的殘敵。

四月四日，總攻開始，本軍遇頑敵，血戰於大顧琨。自今日起，我軍團長急調昨日趕到戰場之七十五軍周晷將軍所部第十三師，至南喬魯坊，向北警戒，並搜索敵板垣第五師團續由臨沂到來之後續部隊，而將軍團部的五十二軍、第八十五軍、第七十五軍（欠一三九師），以由右至左之順序，全力向臺棗



支路，開始總攻。

本軍附砲七團張廣厚所部，在大良壁、小良壁之線，向朱灘、大顧珊地區守該地敵人進攻。張雪中將軍在大顧珊親自督戰。五二九團團長羅芳珪上校及中校團附李右于均不幸陣亡。大顧珊終被我軍克復。

四月五日，敵復傾全力，由鸞墩、郁莊、潭莊三方面反撲，戰鬪之烈，前所未有。我五二九團第三營營長葉支榮重傷，該營士兵傷亡及三分之二，張雪中將軍急派五三〇團增援搶救，我爭回上風，並在大顧珊以南，向譚莊實行中央突破。友軍第七十五軍第六師，在大良壁、馬甸地區所發動攻勢，受敵砲封鎖，與敵對峙於耿莊與東范墩間。在大顧珊的爭奪戰中，砲兵第七團團長張廣厚，功在不少。黃家樓三河口間有敵砲兵部隊五百餘人，砲十二門，進出賀莊，以包圍我八十九師之側背，砲七團之第四連與第八連即在陳家瓦房、耿莊間陣地對該敵作殲滅性的射擊。這不僅有裨於台兒莊會戰的勝利，且造成世界戰史上劣勢砲兵消滅優勢砲兵之空前奇蹟。

當時有過於謹慎之人員向余建議：軍部略向後移，使第一線得到縱深配備。余堅決反對，理由是：在此敵我勝利未分之一刻，惟有繼續猛攻，不能容許任何單位後移，以影響軍心士氣。

四月六日，台兒莊殲滅戰之全面勝利揭曉！

本軍之八十九師五三〇團，一面掃蕩大顧珊間殘餘之敵，一面向郁莊當面之敵猛攻。該團第二營營長童亞及第三營營長黃鼎，均壯烈犧牲於此次爭奪戰中。張雪中將軍對該團增援，終將敵人擊潰。



時我友軍（關、周兩軍）亦均與本軍併肩作戰，向當面之敵攻擊，獲有進展。午後，敵我戰鬥正酣之際，余爲鼓勵士氣，並切實明瞭戰地實況，便於爾後處置，遂親往第一線督戰。午後三時許，抵達八十九師第二六七旅潭莊旅指揮所，與旅長舒榮將軍登碉樓，用望遠鏡向台兒莊北之張樓、潘墜、劉家湖方面搜索，發覺敵人三三五五，斷續向南洛北洛疏散移動。當時與舒旅長研判，敵在我不斷猛攻痛擊之下，似有退却模樣，當立即用電話通知砲七團團長張廣厚上校，將所部四八兩連砲兵，向後移之敵猛烈轟擊。余並親自在碉樓觀察，我砲彈着點，擊中敵之疏散部隊。敵遂散開隱蔽，既而又退。我五三四團在我砲火掩護之下分向敵攻擊。敵後衛強烈抵抗，其餘在我砲火壓制之下向北潰退，此時余判明敵人退却無疑，即用電話報告軍團長湯公，凶殘無比之頑敵，已開始總崩潰。余除令砲七團集中砲火猛轟外，並令八十九師二六七旅舒榮將軍所部，向掩護退却之頑敵，乘機猛攻。

總計我方戰果，共殲敵三萬餘人。我方各部隊以無數頭顱與鮮血換來台兒莊會戰勝利之花，呈獻於我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及全國軍民之前，並糾正國際上謂中國軍隊不能與日本軍隊爭勝之錯誤輿論。其時余看手上之錶，爲下午四點正。所以我時常對友人講：「台兒莊勝利之花，開在四月六日午後四點。」我八十五軍何幸得與各友軍，在我民族史上留下爲維護國家生存而抗戰的光榮一頁！

追擊爲在作戰過程中之最重要階段。惟追擊始能殲滅敵人，收穫戰勝之成果。余發覺敵人開始崩潰之時，立即令本軍第一線第八十九師跟踪追擊，使敵無喘息餘地，予以殲滅。嗣因該師傷亡慘重，奉上峯命改由第四師作有計畫的跟踪敵主力，作強烈的追擊戰。



四月七日下午二時，湯公令本軍迅即向岔路掃蕩挺進，到達後，即向北旋轉，沿棗臺支路（不含以東地區）向馬山、雙山、潭山追擊前進，以低石橋——柿樹園——出頭林——高莊——土山之線，上屬爲本軍與五十二軍分別作戰之界線，線上屬本軍。

湯公又對本軍以電話指示，第八十九師傷亡過大，改由第四師（軍預備隊）追擊。

余遵照命令以第四師陳大慶將軍率所部爲追擊部隊，由現地即時出發，向岔路口掃蕩後，即向北旋轉，沿棗臺支路（不含以東地區）經馬山、雙山、潭山追擊前進，並與右翼關軍切實取連繫。余率第八十九師在指定第四師行軍路線後跟進。

四月七日、八日、九日，本軍與第五十二軍並肩前進，進克紅瓦屋屯、米店一帶，正向官莊、蘇家埠之敵攻擊中。我右翼關軍亦進佔四流井，並克馬山、土山，向九山攻擊前進。惟以正面孫集團方面之先頭部隊，尚在泥溝。而獐山、亂溝、天柱山亦尚在敵手。該處敵之砲火，對我左側背猛烈射擊，進展頗感困難。兼以雙山、潭山之敵，用火交叉反擊，妨害本軍攻擊甚大。

余卽與兩翼友軍，設法圍攻該敵，旋獲我砲兵協助，於四月十日午刻，將官莊、蘇家埠完全攻下。但獐山、天柱山之敵，依然居高臨下，阻住孫集團正面進攻。

湯公令增加九十二軍右翼以迅使包圍敵之左翼。

十二日午時，克復北大窪，稅廓在望。黃昏時，桃園陷敵。

十三日至十四日，我友軍（五十二軍與九十二軍）續攻當面之敵。敵我在稅廓、王家屯間均有增援



，雙方皆發揮高度火力，激戰竟日，未獲進展。

十五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令二十軍團撤去稅廓之圍。於是，追擊作戰結束。

此次魯南之戰，爲抗戰初期戰績輝煌而極關重要之一役，不但符合長期抗戰，消耗敵人、遲滯敵人
之旨趣，抑且發揮鼓舞民心士氣，堅定必勝信念之影響。舉世矚目，海內歡騰。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對全
體將士備極關懷，慰勉有加。茲恭錄蔣委員長庚（四月八日）侍秘鄂電我軍團長湯恩伯將軍並轉全軍將
士：

「台兒莊勝利，寇敵就殲，軍心丕振，爲吾最後勝利之開始。我將士奮勇犧牲，致此戰役堪爲民族
史上留下光榮一頁，批閱捷報，殊深感慰，惟有再接再厲，勿以初步勝利而驕矜，務當倍矢勤勞，
益加惕勵，努力繼續追擊，克竟全功。」

錄自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四期，頁二〇—二五。



七、滕縣之役

孫 震

二十六年十二月下旬，因山東方面屬徐州第五戰區之前線第三集團軍韓復榘部由濟南向以西的濟寧撤退，津浦路正面空虛，徐州危急，第二十二集團軍奉調到蘇北第五戰區。在徐州「利國驛」「碭山」集結待命。卽值委員長到開封召集軍事會議，指示作戰方略，令本集團軍由碭山利國驛開赴津浦鐵路正面之魯南「臨城」、「滕縣」，迎擊由濟南泰安南下之日寇。委員長曾於本集團軍出發前，在開封召見各軍師長王銘章等，對本軍在西安未換發武器未完成戰備前，卽遵命單衣赤足進入山西第二戰區結冰區域，奉命卽行，毫無瞻顧，甚爲獎勵，官兵均極感奮。二十七年一月我軍由徐州推進到魯南津浦鐵路上「臨城」時，南進之日軍佔領鄒縣，其騎兵及游擊隊已達滕縣，我軍卽以滕縣縣長周同率民兵爲嚮導，擊潰敵人騎兵及游擊部隊後，以滕縣城爲據點，以四十一軍、四十五軍，除以一個團位於右翼「泗水」縣掩護外，主力佈署於「鄒」、「滕」兩縣間之「兩下店」、「界河」、「石牆」爲第一線。迄二月止，敵我在鄒、滕之間，拉鋸作戰，互有攻擊，敵未得逞。二月上旬，本集團軍駐臨城指揮之總司令鄧錫侯奉調回川任川康綏靖主任，余奉命赴臨城集團軍總部繼任集團軍總司令，當電呈軍事委員會，請以一二二師中將師長王銘章繼任四十一軍軍長，指揮滕縣前方之一二二師、一二四師兩師，卽值日寇在濟南泰安之十二軍團長西尾壽造發動攻勢，命其磯谷司令官指揮第十師團及一〇六師團，以直下徐州爲目的，向



我兩下店、界河、滕縣進攻。自三月中旬起，在兩下店、龍山、界河、石牆一線，與我四十五軍之一二五師、一二七師、及四十一軍之一二四師，激戰至三月十四日，敵軍突破界河及龍山間陣地，一面分別包圍第一線各據點，一面竄至滕縣城北的北沙河，城東的東沙河，進攻滕縣城。此時本戰區援兵未集，徐州空虛，奉戰區長官部轉委員長電令，飭「王代軍長銘章指揮四十一軍固守滕城三日，遲滯敵軍，以待後方隴海路轉運增援兵力，鞏固徐州」。王代軍長因於十五日起，督率一二二師憑城死守，一面分調在前線左翼「石牆」、「大塢」作戰之一二四師及分守右翼「泗水」之一二二師七三一團回滕縣城內，加強兵力，與附城各據點之四十五軍呼應作戰。十六日敵人續增兵萬人以上，並以飛機大砲、戰車，迫攻滕城東關、北關，守城之四十一軍，及守城外據點之四十五軍，均各自爲戰，前仆後繼，犧牲慘烈。迄晚，城外四十五軍普陽山、龍山，兩據點因傷亡重大，均已失陷，守滕城東關係由「泗水」調回之四十一軍一二二師嚴翊營大部犧牲，前方各據點殘餘官兵突圍後，均加入城內固守，是日城牆破壞多處，均以沙袋土囊填補，官兵傷亡過多後，縣長周同亦督率滕縣民兵登城協力作戰。王代軍長感於在開封面聆委員長訓示時，慰問之殷，及所示任務之重大，誓死不退，十七日晨敵軍再次轟塌城東北角，敵步兵蜂擁攀登缺口，一二四師七三九團團長王麟督部反攻，將入城之敵殲滅，王團長及該團官兵多數亦同時陣亡，本日城內已無沙袋可用，又將縣署補給軍食所堆存之鹽包糧各數千包，填補城牆缺口。由晨至午，城牆數處被毀，敵軍數度衝入，均將之殲滅，至午后三時，敵大部在戰車掩護下，再度衝入城內，王代軍長親自督率兩師官兵巷戰，連負三傷，「高呼中華民國萬歲」！遂殉城陣亡。計此役守城作戰，陣亡者尚有一二二師參謀長趙象賢、一二四師參謀長鄒紹孟，及兩師政訓處處長胡清溪、繆嘉文、及以下



官兵共三千餘人，負傷者有一二二師王旅長志遠，一二四師旅長呂康，張副旅長宣武，汪副旅長朝瀛，以下官兵計四千餘人，連同城外守第一線陣地之四十五軍，負傷的陳師長離共傷亡在萬人以上。當日城破之後，除有機會跳出城外歸隊者外（當日日寇四面圍攻各城門均以工事堵塞），其餘城中殘留官兵，均戰至最後以手榴彈互相自戕，無一被俘投降者。日寇初意本係一鼓直下徐州，卒以王上將堅持遵命死守滕城此三日之時間，使後方在隴海鐵路孫連仲、湯恩伯各兵團，適時轉運至徐州佈署於運河台兒莊利國驛一線，徐州保衛戰得以完成，造成震驚世界之台兒莊大捷。事後政府明令以王代軍長「督部固守要區三晝夜使徐州陣線得以鞏固」，追贈上將，入祀忠烈祠，委員長題「死重泰山」四字，並令集團軍盡一切可能尋回忠骸歸葬，全集團軍亦由第一線調徐州整補。軍政部立即於川內及豫蘇兩省共調來四個新兵團補充。經一個月整補後，值台兒莊戰況緊迫，初奉命全集團部署於徐州城外之國防工事一線以備非常，繼復奉命全集團軍推進至台兒莊友軍左翼津浦線上之利國驛，擔任運河河防作戰，並推進北岸，克復韓莊。至五月十九日，徐州撤守後，奉命南撤，命令中規定路線係迂迴至「徐州」「宿縣」之間西移，惟因隴海鐵路西段之「碭山」、「黃口」，及津浦鐵路南段之「夾溝」、「宿縣」各地，均為南北夾攻之日寇佔領，截斷歸路。最後撤退集泗縣五河縣各國軍，不得已奉軍委會命令化整為零，分為以團營為單位無數小股，由敵軍已佔領之「宿縣」、「固鎮」鐵道南北地區，鑽穴滲透，經安徽「壽縣」、「六安」，向河南「信陽」南北地區集結。

錄自：孫震：「八十年國事川事見聞錄」，頁二一九—二二〇，民國六十八年一月，臺北四川文獻

雜誌社出版。

八、徐州會戰與台兒莊大捷

李 品 仙

日軍攻佔南京後，既不能迫我訂城下之盟，達成侵略目的，自然騎虎難下，唯有繼續西進攻取武漢，或可迫我作整個投降。敵欲進攻武漢，必當先控制長江下游兩岸重要地方，始可保後方之安全，尤其需將南北戰場溝通一氣，以利兵力之轉用，因此判斷日軍在溯江西上進攻武漢之前，必先進犯徐州。

十二月中旬以後，敵軍不出我方之所料竟以約四個師團之兵力渡過長江沿津浦路北進，又以約六個師團之兵力及特種機械化兵團自德州沿津浦路南下，企圖夾擊徐州。津浦路南段之敵，其第十一師團於十二月下旬由瓜州攻佔揚州，爾後進出天長；其第十三師團經儀徵、六合與浦口之敵匯合後沿鐵路北進攻佔滁縣。

戰區司令長官部當初對敵南北夾擊徐州之考案及計畫大要如下：

- 一、在全般態勢上我居於內線作戰，應乘敵分離時集中兵力予以各個擊破。
- 二、依當時敵我態勢，最好先拒止南下之敵於黃河北岸，而集中主力先求擊破由南京北上之敵。
- 三、對沿津浦北進之敵，應以一部扼守蚌埠及蚌埠北方沿淮河北岸之線，使敵不能通過淮河大橋北上。另以兩至三個軍位置於劉府、鳳陽、紅心鋪一帶，佔領側面陣地，俟敵沿鐵道線北上時，我即由西向東予以側擊，將敵截成數段而殲滅之。縱使不能將敵分段圍殲，亦可牽制其對徐州之攻擊，獲得



遲滯敵人之效。

四、我軍主力控制於徐州附近，捕捉好機予敵各個擊破。

長官部基於以上之考案，遂由我指揮三十一軍及于學忠、楊森、徐源泉各軍以及安徽境內各部隊，負責實施津浦南段之作戰。令韓復榘指揮其所部各軍沿黃河南岸之線堅固防守，防阻敵軍南渡。令龐炳勛部移駐臨沂，防止青島及魯南登陸之敵。另由長官部電呈統帥部另派有力部隊迅速來徐作戰區之總預備隊，爲爾後擔任打擊之主力。

我遵照長官部上述意旨，對所屬各軍下達如左之命令：

(一)于學忠軍位置於淮河北岸，沿淮河北岸構築防禦陣地，扼止敵之北進。並以一部進至南岸防守蚌埠，不得已時再撤回淮河北岸固守。

(二)第三十一軍以一部在劉府附近，主力在鳳陽、紅心鋪附近佔領陣地，行攻勢防禦，對沿鐵道線北進之敵實施側面攻擊將敵切斷分割包圍而殲滅之。另以一部進出張八嶺、明光一帶實施游擊，遲滯並引誘敵之前進。

(三)徐源泉之第十軍即由現地速向合肥推進，策應第卅一軍之作戰。楊森之第二十二軍在徐軍未到達前，以一部留駐和縣、裕溪口等處警戒江防外，主力即移駐安慶，擔任長江北岸一帶之防守。

(四)二十一集團軍應即日由九江渡江北返向合肥集結整理待命。

(五)第十一集團軍總部於元月五日移駐壽縣。



本集團軍總部移駐壽縣後，此時日寇正向六合、滁縣、揚州各地進擾；敵兵所到閭閻爲墟，姦淫劫掠無所不爲，敵機亦到處肆虐，濫炸民房屋宇；平民無辜被害者不可勝計，扶老携幼棄家出走者絡繹於途。這一幅逃亡圖真是慘不忍睹。我於部署完畢後，遂親率隨從人員及地方行政官吏，馳赴各縣城或市鎮視察安撫，每至一地即召集地方父老賢達，詳爲曉諭，告以抗日大義，報仇雪恥，政府人民務要上下同心，羣策羣力，共同殺敵，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經半月餘方視察完畢。一月末旬回至壽州集團軍總部。我沿途目擊難民淒慘情景感慨之餘，成七律兩首，略寄所懷，時爲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一日。

其一

頽垣殘宇斷荒鷄，半壁河山遍鐵蹄；
滿目瘡痍哀雁戶，一腔血淚鼓征鼙；
臥薪嘗膽思勾踐，採蕨餐薇恥叔齊；
大好神州陷醜虜，狼烟起處海天低。

其二

連營百里正陽關，刀戟寒光耀九寰；
八桂精英來嶺表，兩淮豪傑起田間；
旌旗遠蔽符離野，壁壘橫跨大別山；
收復神京朝夕事，蝦夷斬罷寶刀還。

津浦路南段之敵，當元月中旬，即逐次向北移動；十八日敵佔領明光鎮，三十日進佔池河鎮。我方部隊依逐次抵抗，以遲滯敵之行動。二月一日敵搜索警戒部隊佔領臨淮關，於是敵隨以大部隊沿鐵路兩側向蚌埠前進。我三十一軍認爲時機已至乃由紅心鋪、鳳陽一帶向敵之側後出擊，將敵切成兩段，鏖戰兩日，擊斃敵於鐵路附近地區者極衆。後以敵方有空軍支援，且後續部隊不斷增援，勢至兇猛，而我



軍以兵力不足致不能澈底發揮側擊之效，將敵殲滅，且被迫退出紅心鋪、鳳陽，撤至定遠、劉府、考城一帶，對敵牽制。此時敵雖已佔領蚌埠，但仍不敢即行渡河。至二月六日，我二十一集團軍自江南北返歸建趕到合肥。經兩日之休息整頓，即令該集團分兩路出擊。周祖晃（時代理第七軍軍長）指揮第七軍由定遠經紅心鋪向鐵道線進出，遮斷敵之後方連絡線。以韋雲淞之四十八軍連繫三十一軍之右翼，協同三十一軍對劉府、考城、蚌埠之敵攻擊。經劇烈戰鬥之後，斃敵千餘，擊毀敵戰車十餘輛，並一度收復鳳陽、考城。蚌埠之敵原已有一部渡至北岸，經我攻擊後復退回南岸，不敢北上。鐵路以東之我游擊部隊，亦乘機收復天長、盱眙、臨淮關等處。此後津浦路南段乃與敵暫成對峙狀態。爲防蚌埠之敵渡淮河西進，旋令卅一軍以主力移至上密、洛河之線。此時我總司令部亦移至正陽關。此役可惜二十一集團軍到達過遲，未能最初即集中全力乘敵進出蚌埠之際加以攻擊，以致三十一軍雖一度將敵切斷而未能獲致殲滅戰果。

是月中旬，中央派陳調元總監前來勞軍，慰問備至。同時，三十一軍軍長劉士毅奉令調任軍訓部次長，三十一軍軍長一職由四十八軍軍長韋雲淞調任；遺缺則由張義純補充；廖磊亦正式發表升任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所遺第七軍軍長缺由張淦補充。爲使戰區黨、政、軍統一指揮，以利作戰，中央曾任命李司令長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已於元月十七日由徐州到六安就主席職；事畢仍返徐州。

津浦北段之作戰，由於韓復榘對長官部之命令未能切實執行，退縮畏戰，竟令敵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青城、濟陽間渡過黃河。敵渡河後韓軍幾未經抵抗節節後退。二十四日韓本人離開濟南，僅

留少數部隊，待敵到來未經戰鬪即讓其進據。至三十一日，泰安、濰縣、博山等重鎮均已次第放棄。二月二日，大汶口、濟寧亦為敵有。敵自渡過黃河以來如入無人之境。韓復榘軍除以少數在微山湖西岸警戒外，大部均潛移魯西南之單縣、曹縣、城武各處，沿津浦兩側之正面為之洞開。敵軍係分三路前進；正面一路沿津浦路西側地區前進，另一路經新泰、蒙陰指向津浦東側地區，青島方面之敵亦沿諸城、沂水之線南下，企圖經臨沂截斷徐海路威脅徐州之側翼。

戰區長官部面臨上述狀況，只好放棄原來作戰計畫，以甫經到達之第二十二集團軍鄧錫侯部沿津浦路北進迎擊南下之敵，另以張自忠軍調赴臨沂，增援龐炳勛軍防守臨沂，迎擊自青島南下之敵。同時將韓復榘軍之作戰情形呈報統帥部。委員長以其臨陣退縮作戰不力，立予拿辦正法，而以其部屬孫桐萱軍長升任該集團軍總司令，並責令孫軍反攻濟寧、大汶口各地以牽制南下之敵。韓被正法後，該集團軍士氣為之振奮，竟屢建戰功，協助鄧集團軍達成了遲阻敵軍南下之任務。此後直至三月中旬，津浦路北段亦暫成僵持狀態。

三月初，津浦路北段之敵獲得大量增援後，於三月十四日開始向我界河之陣地發起攻擊，我界河陣地為敵攻佔並向滕縣撤退。翌日敵自濟南、青島方面前來增援之敵繼續增加，分向滕縣及臨沂攻擊。幸此際孫連仲及湯恩伯兩軍到達徐州，乃以湯軍馳援正面向進攻滕縣之敵迎擊。湯軍前進至臨城附近與敵遭遇，發生劇烈戰鬪。是日（三月十七日）我固守滕縣之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苦戰殉職，縣城為敵砲猛烈轟擊，城牆多處被毀，官橋陣地旋亦被陷。湯軍關麟徵師亦在沙溝附近為敵突破，及後續部隊到達乃

自韓莊以南沿運河之南岸佈防，並以王仲廉軍於嶧縣東北高地一帶佔領陣地，二〇二師則推進於台兒莊。翌日臨沂方面龐炳勛及張自忠兩軍作戰頗爲得手，將敵第五師團擊潰，敵之攻勢乃暫被遏阻。

當三月十四日敵開始猛烈南犯後，長官部爲增加決戰方面之兵力，令我十一集團軍以卅一軍移至淮河北岸接替于學忠部擔任淮河北岸之防守，將于軍轉用於徐州以北地區支援臨沂方面作戰。同時又要我十一集團軍總部北上移駐宿縣，指揮徐州南方各軍作戰。

沿津浦路北段進攻之敵爲日本陸軍第十師團磯谷廉介部及板垣師團，於攻佔滕縣後，繼續向韓莊推進，十八日攻佔韓莊。其另一路濰谷旅團則沿棗莊、台兒莊支線挺進，企圖迅速攻下台兒莊，進窺徐州。幸我孫連仲軍繼湯軍之後到達戰場，立予迎頭痛擊。湯軍團王仲廉部則與敵相持於嶧縣附近。長官部爲加強對敵側翼的攻擊，乃以一一〇師接替關麟徵師運河南岸的防務，令該師向嶧縣以東地區挺進，協助王仲廉軍對當面敵軍之側翼進攻。如此對敵形成一以運河爲底的袋形陣地，台兒莊則恰爲我攻勢的樞軸。自三月下旬至四月初，敵軍竭力以機械化兵團及野砲兵支援步兵向台兒莊之孫軍進攻。孫軍池峰城師竭力抵抗，台兒莊四分之三幾爲敵軍佔有。此時我在棗莊、嶧縣方面攻擊頗爲得手，敵軍雖有援軍到達，我仍積極圍攻，臨城、棗莊、嶧縣、韓莊均次第爲我收復。臨沂方面之敵曾增援積極進攻，圖解台兒莊方面敵軍之圍，亦爲我張自忠、龐炳勛部所痛擊，無法得逞。在淮河北岸陣地由卅一軍防守，數次將北進之敵擊退，確保固鎮南方一帶陣地，使台兒莊作戰容易收效。至四月初旬，敵軍之攻勢漸感不支；我軍方面復以新到之周碯軍投入戰場，加緊壓迫，磯谷板垣兩師團爲我澈底擊潰，殲敵三萬餘人，虜



獲大砲數十門，其他輜重不計其數，造成抗戰史上第一次最大的勝利。此役我軍大捷可說是將士用命，上下一心，誓死拼鬥的結果。惜終以敵我之實力懸殊，我軍裝備遠遜於敵，及敵再集中大軍來援，津浦路南段之敵亦越淮河西犯，蘇北淮陰方面之敵，亦向徐州之東南進迫，有大舉包圍徐州以報磯谷板垣兩師團被殲之趨勢。我軍爲了保存實力，準備作長期抗戰計，乃奉統帥部命令放棄徐州。向平漢線方面轉移。

當四月七日台兒莊大捷時，前方軍民歡欣若狂。我午夜猶在等候前方部隊之詳細戰報，亦情不自禁，爰於燈下寫成七律一首：

武衛營前柳色鋪，漫天烽火掣征桴；
登壇飛將驚三島，越海么魔擾五湖；
固築長圍新壁壘，便教頑寇墜冥途；
慶功筵奏饒歌曲，膛臂當車奈若愚。

平南烈士革表

黃花碧血黨人魂，爲國捐軀鑠古今。
七二英雄光史冊，平南烈士更同欽！
三月羊城驚動天，平南烈士五人賢，
烏江華表參天地，浩氣長存肅凜然。

註：三月廿九日之役，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中，廣東籍四十一人，福建十九人，廣西六人，四川三人，其他省份三人，廣西六人中，除羅城的李德山外，其餘林盛初、韋樹模、韋榮初、韋統鈐、韋統准、皆平南縣安懷鄉木棉村人，本縣人士爲紀念烈士，特在縣城河濱近烏江處建一公園，立一座二丈高的紀念牌，在我未任平南縣長前公園與立牌開始建築，我到任後，繼續募款，施



工完成，供後人憑弔。

金田懷古

大黃萬馬鬪斜陽，一百年前古戰場。

紫水荆山潮怒壯，金田豪氣尙餘香。

註：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率兵萬人由紫荆出踞大黃江，稱太平王，是歷史有名古戰場。當時清廷派雲貴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與廣西巡撫鄭祖深、提督向榮及雲貴提督張必祿、都統烏蘭泰等赴援，林死於途中，張亦驚死於濤州，而貴州總兵周鳳岐、清江協副將伊克坦布，及千總把總潘繼部，外委彭昌鏞、守備王崇山、大黃江巡檢張鏞等十多員先後陣亡，張提督所統的安徽、貴州等綠營兵均全軍覆沒。

錄自廣西文獻，第二集，頁五〇—五二，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出版。



九、台兒莊會戰——錄音訪問

二十軍團第八十五軍
第四師第十二旅旅長

石

覺

當時日軍兩個師團由北南下，一爲磯谷廉介的第十師團，沿津浦路南下；一爲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由青島開來，其目的是攻打徐州。

我們的部隊由平漢路轉到歸德，然後北上，目的在援助守滕縣的第四十一軍。列車運輸到臨城集結時，敵人已越過滕縣，他們的戰車與騎兵就與我們的火車遭遇上了。這種情況實在危急又狼狽，我們只得下車向右上山。回到嶧縣佔領陣地，敵人繼續南下，我們繞過敵軍到棗莊，側面攻擊他們。

這一次戰役我個人覺得有幾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一)我們白天打仗，晚上機動行軍，七天七夜沒有睡覺，簡直沒有喘息的餘地，官兵都十分疲勞，抗戰八年中，只有這一次七天七夜真正沒閤過眼，時間最長。因爲我們的部隊是機動的，與敵人打仗要爭取外翼，絕不可被包圍，要主動找敵人的側背打。

(二)這一次戰役，真正讓我領略了砲火的洗禮。我曾經親自目睹了幾個狀況：

在我守禹王山時，滇軍兩個部隊，超過我的戰線到前面去集結打蕭汪村，這個村莊約一百公尺寬，三百公尺長，滇軍約一團人上前攻打，敵人集中幾個連隊砲兵約打了兩個小時，這一團人幾乎傷亡



殆盡。

還有一次在西黃石山，敵人集中砲火攻打此地，整個陣地都是子母彈，我的指揮所附近也落了很多，幸好沒有多大傷亡，我們將沒有爆開的砲彈拾出，六個人都抬不動，這證明他們用的是鐵道工程砲。

在依宿鎮時，敵人先打我們砲兵陣地，雙方砲戰，我方停止發砲後半小時，我騎馬出司令部，敵人見到，立即發砲，差點命中。我立即下馬臥地，此次敵人大約發了數百砲。

敵人也用戰車，打嶧縣南邊時，他們先用戰車砲將城門上的沙包打碎，然後進城，解決了我方一團。戰車無法越過河溝，也怕進村莊、怕火，所以無法產生決定性的效用，但在地形良好的地方，就很猖獗。

敵人的飛機也經常在戰場上盤旋，但對野戰部隊就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經常是偽裝的，疏散的，不構成大目標讓它們來攻擊，制空權雖然在敵方，但並沒有形成什麼了不起的威脅。

我概略分析一下此次大捷成功的因素：

(一)曹福林、孫桐萱兩部在津浦路破壞了敵人的交通，切斷了他們的補給線。

(二)孫連仲部死守台兒莊，沉得住氣。

(三)外圍湯軍團經常在敵人側背攻擊他們，但我們的後方又被敵人攻擊，我們又得反回去打他們，因此我們十分辛苦，白天不停的戰鬥，夜晚不停的行軍，不僅是牽制，而是須要主動攻擊，因為沒



有力量，敵人不覺得痛苦。

後來敵人由黃河以北渡河到歸德，碭山以西，切斷隴海路，與另外兩路日軍一起包圍徐州。我們的部隊不能在敵人包圍之下作戰（因為雙方裝備相差太遠），統帥部認為應適可而止，於是下令突圍。一部在徐州掩護，另一部往蘇北撤退，我們的主力軍團，經徐州以南，突破津浦路轉進，敵人在淝河附近構成封鎖線。淝河不寬，但泥沼頗深，恰巧有一日軍為通過戰車而架設的橋，晚上，我們派一支小部隊先監視着敵人，所有的汽車、重砲、部隊都經由此橋，安全而過。

在突圍的過程中，曾發生兩個小插曲：當時我方探出向城是敵人收容傷兵之處，曾有一個命令要我攻向城，我心裏很高興，因為我對向城地形熟悉，十分有把握。誰知道後來臨時改變任務，派了別的部隊去，結果居然沒攻下，使我覺得很遺憾。在過了淝河之後，我又探悉附近另一處日軍收容傷兵的地點，我曾建議攻擊，但上級認為大軍突圍後，不宜節外生枝而作罷。

我們突圍時，敵人將我們的行程算錯了半天，因此砲彈根本沒有炸到什麼，大軍很安全的撤退了。這一次戰役最令我難忘的有幾點：

(一)這是抗戰以來，我方第一次對敵人採取主動攻勢。

(二)突破敵人陣地，追擊七十里，直到嶧縣城下。我們看到敵人來不及撤走的軍火、裝備、槍彈、糧食。有一種敵人拿來餵馬的麥片，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士兵將它拿來煮，但一點味兒也沒有，後來才知道是餵馬的；還有酒，尤其是高粱，十分香醇；另外還有營養食，也就是維他命。



(三)追到嶧縣後，山上的敵砲，又向我們攻擊，阻止我們前進。這次戰役，攻、防、追、退都有；而且是以繼夜，敵人的各兵種也都碰上了，這種特殊狀況，對一個軍人而言是畢生難忘的。

檢討起來，此次戰役，個人認為有兩個疏忽之處：

(一)本部開始援滕縣時，集中地點應考慮適當。到臨城車站時，部隊尚未下火車就碰上了敵人，實在狼狽，如果能將集中地點考慮妥當，準備充分再迎敵，狀況就不同了。

(二)關於戰鬥方式問題，當我守在禹王山與東西黃石山時，有個部隊從我的陣地前向敵人攻擊。他們前一天晚上來到，並沒有勘查地形，第二天拂曉開始攻擊，到敵方山邊時停下來，天却已亮，敵人在碉樓上看得一清二楚，砲彈齊發，友軍全數犧牲，使我非常難過。另一次攻打賀城，幾乎是一個密集部隊向敵人攻擊，城沒攻下，傷亡遍野。其實他們應該先疏散，集中火力壓住對方的火力，然後再進攻。還有進攻大顧琯的一次，我也在附近看到了這種狀況，我們的部隊很勇敢，一直向前攻，敵人一聲不響，等到我軍攻到離敵軍約一百公尺左右，他們萬火齊發，血肉之軀怎敵得過槍砲？逞匹夫之勇，只會增加無謂的犧牲。因此當時我就認為要研究戰鬥方式，我們國軍要加強訓練。敵人曾經批評我們：「華軍雖然只有迫擊砲，但如果能把現有的火力集中起來，威力也很可觀。」在最後反攻時，我打台兒莊東端，這時敵人佔據了村莊，我帶了兩團約六、七千人，另附八個砲兵連。我先把兩個砲兵連推前到敵人門口打，彈無虛發，壓住了敵人的火網，他們的圍牆、碉堡都被打裂了，然後步兵再衝上去，我們攻下崔家墟，就是用這個方式，穿透敵人陣



地，直追嶧縣，台兒莊解圍。

最後再談談裝備問題：

我們沒有山砲，每一師有六門小砲，與日軍的裝備自然無法相比。徐海爲要塞區，我們有航空測量地形圖，比中國其他地方都清楚，但與敵人比較還是遜了一籌。以崔家壩一地而言，翻開敵人的地籍圖一看，真是吃了一驚。他們已測知地爲土質，有多少碉樓，上面能住多少人，有若干住民，甚至於有幾口井。可知日本早已預謀侵略中國。敵人爲了適應中國的氣候、地形，還特製了三八口徑有蓋步槍，因爲這種槍有蓋可防風沙（東北氣候冷，風沙大），它又是氣冷式的，不像水冷式容易結凍，而且口徑較小，子彈可帶得較多，世界其他國家都是七五口徑，唯獨日本用三八口徑，可見日本早已以「中國」爲侵略目標。

八年抗戰的確艱苦，中國軍隊確實曾經在戰場上主動打擊敵人，我們以落後的輕裝備對抗日軍的重裝備而能得到最後勝利，實在振奮人心，這應歸功於蔣委員長堅持到底的決心。

七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於臺北天母石寓



十、台兒莊會戰實錄

侯象麟

戰前概述

二十七年三月上中旬間，我於臨沂戰捷後，臨城滕縣相繼告陷，敵一部進至台兒莊，企圖強越運河，爲我五十二軍（關麟徵部）所擊阻，另一部陷嶧縣，與我八十五軍（王仲廉部）膠著於齊莊棗莊間。臨沂方面，敵續有增援。

我第五戰區以：徐州爲敵勢所必爭，津浦南段之敵，與我夾淮河對峙，待機蠢動。北段之敵，日顯增強，爲確保徐州計，建議抽調大軍來徐，轉移攻勢。白副參謀總長崇禧氏亦以湯恩伯軍團與敵相持於陣地爲非計，亦必增兵出擊，以制機先。經 統帥裁可，乃命第二集團軍調徐。

時第二集團軍於河南信陽已奉命調洛，所轄之第二十七師、三十師、獨四十四旅正向鞏洛集中，第三十一師亦於是時歸建，方於許昌車站下車中，當即轉向徐州進發，時三月十九日黃昏時也。該師夜抵徐州，奉第五戰區命，向車輻山集結，歸湯軍指揮。



第一章 第三十一師之行動

一、湯軍團謀略

二十日晨，師長池鳳城^峯會晤湯總司令於台兒莊南站，湯親授軍團作戰方略：以「軍團乘我張（自忠）龐（炳勳）兩軍與敵周旋於臨沂時，李（明揚）狙擊兵團進迫鄒滕間，我軍第八十五軍正近迫齊棗。軍團爲誘致嶧棗之敵於台兒莊，以貴師向嶧縣進攻。軍團主力經蘭陵鎮向城，迂廻嶧北，待敵南下，軍團旋轉而殲滅之。」即命「接替第五十二軍台兒莊防務，掩護軍團北進，軍團越向城後，貴師即開始行動。」是晚軍渡河完畢。

二、進入情況

二十一日，師授索連（騎兵），及別動隊（便衣）開始向敵活動，以偵察一般情況，敵甚沉寂，無所得。晚令第九十二旅（欠一八四團）附一八一團（欠一營）明（二十二日）拂曉驅逐北洛泥溝之敵，向九山獐山進攻，相機佔領。第一八四團位置於台兒莊，第一八二團位置於北站，即設施各地工事。一八一團第三營位置於土城，整理台兒莊兩岸進出路，時第九十一旅旅長虛懸也。



三、戰幕揭開

二十二日，我一八三團驅逐北洛泥沟之敵，向九山獐山行威力搜索，獐山一部爲我奪取，九山諸點無一下者，晚引退泥沟。是日我傷亡五十餘，夜晚給七旅長子彬之作戰指導爲：「以一部封鎖山隘兩側敵據點，以主力直搗嶧城。」

二十三日拂曉前，各部到達攻擊準備位置，我別動隊混進城郊，五時許，我一八一團右翼隊向九山，左翼隊向獐山攻擊前進，七旅長率一八三團乘機突進，七時迫南關，不得入，九時許，敵以一部出擊，我引退泥沟，敵未跟進。日暮後，旅攻擊再興，敵堅壁以待，復引還。本日我傷亡逾百。諜知嶧城敵有增援，晚令一八一團第三營歸建，以加強七旅兵力。

四、虎兇出押

二十四日晨大霧，敵我遭遇於途，我退守泥沟，作有力之狙擊，敵逕趨北洛。時發現敵步砲聯合約三千餘人，師騎兵被壓迫於紅瓦屋屯以東。午間北洛失守，梁營長敬賢力戰身殉。我九十二旅隊與敵相持於南洛、劉家湖間徹夜。是日我傷亡官兵二百餘人。連日來，師與湯軍團電訊中斷，乃轉詢第五戰區長官部，始知湯軍團於博山口與敵激戰中，棗莊、齊莊我八十五軍亦危急。旅奉命師歸戰區直接指揮，並嚴令死守台兒莊，不准越河。本師判斷：敵今夜若不退，明日將南犯矣。乃爲回守台兒莊計，變更部



署：令一八三團以一部保持現狀，主力集結於北站，一八四團、一八二團任務同前，一八一團位置於土城爲師預備隊，七旅長隨師還於土城。

五、激戰開始

二十五日晨，敵機多架臨空，濫肆轟炸，旋敵開始猛攻南洛，我經兩次增援抵抗之，午間南洛終不守，我兩連兵力全部犧牲。旋劉家湖亦陷敵，敵遂直迫台兒莊。其砲兵於劉家湖放列，一若肆無忌憚者。我高營長鴻立義憤填膺，親率其第九連赤臂揮刀，猛撲劉家湖，矢奪其砲。時麥秀盈尺，循畦躍進，出敵不意，刀映日光，閃青霜之紫電，頗寒敵膽，均棄砲而逃，我曳砲反馳。敵增旋反撲，機槍密火，我死傷殊衆，砲復爲敵有，此一突擊僅予敵以損害而已。午後，敵增至五千餘，在步砲協同攻擊下，阮上諸村盡失。一八四團憑城固守，在敵機砲轟擊下，城中已成火海，敵終由北門突破，竄入三百餘。我團長王震督部力堵北門，阻止竄入之敵於城隍廟內。廟之屋頂皆以芻草爲之，卒以火將敵殲滅，始知爲磯谷廉介（第五）師團之瀨谷旅團也。王團長胸臂負傷，六時戰況漸沉寂，師派康副師長法如固守城池，王團長赴徐療傷。是日我傷亡官兵七百餘人，方始構築內城壕，並派楊明智營，工兵營入城，歸康副師長指揮，正在加緊工事中。

六、敵情判斷

戰報上聞，本夕白副總長自徐州來前線，登車站大樓，目睹台兒莊外諸村落，火光燭天，槍聲零落，首詢敵情判斷，對以：「敵以一部牽制湯兵團，主力進攻台兒莊。」白公首肯之，云是需砲兵者。又料敵戰車必將至，乃電話第五戰區李長官，請即派砲八團來，又電話開封第一戰區程長官，請撥調戰防砲連來，程勉允之。復語池師長曰：「國家僅有此砲二連，一尚在機校，一始調汴，希重視之。」又曰：「台兒莊乃徐州屏障，今此要點，已非湯軍團之旋轉軸，乃戰區之旋轉軸也，期能三日守，俾戰區獲得時間餘裕，敵可就殲也」互道珍重而去。

七、半城血戰

二十六日敵續有增加，九時頃，敵陸空協同，大舉進犯，重點仍指向台兒莊。城中煙火瀰漫，北門再被突破，時城內壕猶未深築也，敵再竄入城隍廟而獲得立足點。該廟昨已火焚，今不克再以火攻，遂成敵據點。康副師長裹傷督戰，我步工兵猛撲不能下，北門亦難以埠塞，敵陸續竄入，向東大街蠶食。城始為敵我所共有，從此而內外互攻，各據半城，進行血戰。當時我守軍為阻塞街巷計，拋瓦罐，擲傢具，折棟傾牆以堵擊，在敵機砲轟擊下，死傷纍纍。城內步步荊棘，卒遏制敵之進展，而敵亦自斃於轟擊者甚衆。適南風北向，實獲天助，敵氣為奪。六時頃，攻勢頓挫，東城亦大部陷入敵軍手中。

當台兒莊激戰時，北站之攻守戰亦甚激烈，乃制止我之策應，以分散我兵力者。我一八二團堅強固守之七旅長以一八三團向劉家湖出擊，以緩和台兒莊之壓迫，但為敵所阻。王郁彬團長負傷督戰，其營



長張靜波在負傷下，竟擅自脫離現場，及土城，池師長峯城手斃之，並昭告該師官兵：「負傷無命而下者殺，師與此共存亡。」是日我傷亡逾千。乘夜調整部署：一八四團附楊營、師工兵營（欠一連）、師迫擊砲連任台兒莊（西關不含）之守備。一八一團欠楊營，位置於西關、歸七旅長指揮。一八二團附工兵一連任北站之守備，一八三團位置於土城爲師預備隊。夜派上校師附王冠五代理一八四團長，王到職而康副師長乃赴漢療傷。

台兒莊者，乃魯南一商業市鎮，居民二千餘戶，城久失修，南濱運河，東臨曠野，距離村落甚遠。北郭乃阮上村，極蔭蔽，西有關廂，密接河岸，向以船渡通南北，距北站約四華里，南站約五華里，昔爲漕運停泊所，爲魯東、魯南入蘇之要道，擬議高（密）徐鐵道線上之要地，以連繫津浦、隴海、膠濟者。商肆昔頗繁盛，號稱小南京，自膠濟、津浦線成，漕運廢，商業始衰。城內東南街市鱗次櫛比，西北則甚疏曠。鎮有礮樓九，今爲敵據者四，我有五，敵置小砲於其上瞰我，而我無隱蔽物可資利用。昨今之戰，居民未逃者，今亦傷亡出走一空，因而對於傷患官兵之處理，益感困難。

今午後，我砲八團來，野重砲各一營，黃昏測地完成試射，我士氣益振奮。夜戰防砲自汴至，爲法造二五式四門，係汽車牽引，命位置於北站，歸韓團長世俊指揮。

八、罕有鏡頭

二十七日晨，有敵聯合兵種一聯隊，自嶧南下，敵機四架自南北來，迭肆轟炸我前後方。午頃敵展

開猛烈攻勢，台兒莊內外交迫，我軍力拒之，敵我砲兵亦然。但我砲兵時以「節約彈藥」爲請，致未能作猛烈射擊，終被敵優勢砲兵所制壓。且當前敵砲多落於城中西北角之我軍守區，罕及第一線，以敵我相峙過近之故，我一八四團乃獲從容與敵周旋，予敵重大打擊，終不使敵越雷池一步。北站方面，敵對我深溝高壘亦無法進攻。十三時頃，發現敵戰車九輛，越劉家湖逕趨台兒莊西北城角，向城垣轟擊，塵煙飛揚，我官兵隱伏以待。韓團長迅令戰防砲出動，一舉而擊中其五，倖逃者四，敵戰車煙火熊熊，我陣地官兵歡聲雷動，城上伏兵皆起，躍下奪車，拆卸車上之砲。時劉家湖、阮上之敵，亦舉竟目駭視，不發一彈，似爲我歡聲所震攝，約五分鐘之久，實爲戰場上絕無僅有之奇景也。從此敵之戰車不敢迫近台兒莊。本日敵軍逐次攻擊，均未得逞。我官兵自姜副團長以下，死傷五百餘人。城內之敵增至千餘，我工事堅固，南站今成廢墟，師指揮所位置於站南鐵橋下，時三十一師獨立戰鬥已一週矣。

是晚，總司令孫公仿魯（連仲）抵徐，電話池師長慰問狀況，並示以「已令獨四十四旅歸該師指揮，我三十師、二十七師攻抵徐，四十四旅明（廿八）拂曉可到達，餘皆跟進。」官兵聞而益奮。四十四旅抵達，卽令位置於頓莊南，師搜索連再向北活動。

第二章 第二集團軍會戰之經過

一週來，本集團軍（欠三十一師）自洛轉徐，於二十七日始達，受命三十一師歸建，附一一〇師，以協同湯軍團將敵捕捉於台兒莊而殲滅之。時棗莊方面，我八十五軍陳大慶師甚得手，而臨沂方面，敵



有向沂河右岸轉移之勢。接第五戰區通報，高徐公路敵續有南下。本集團軍必須迅速掃滅當前之敵，爾後方可行動自如。乃在徐作如下之腹案：

「仍以三十一師任台兒莊之固守，二十七師位置於東西趙村，三十師、一一〇師於頓莊閘、侯新聞，將進出敵之右側背。第四十軍由禹王城渡河，進出敵之左側背，行鉗形攻勢。」乃電令在利國驛之第一一〇師交替防務後，向侯新聞集結，總部即位置於韓家堡。

九、台兒莊最後危機

二十八日十一時頃，敵約一大隊（營）藉集中砲火之掩護，向台兒莊西北城角突進。城垣上有文昌閣，為城之制高點，近日燬於砲火，今又再經砲擊，已成廢墟，卒被敵強登，但仍不得逞，斃敵甚衆，橫屍壕為之平，終被遏阻。我軍一再反攻，亦未得手，西門遂被敵火所控制。斯時台兒莊已瀕危殆，遂令一八一團（欠一營）由西關沿外城堤阻擊續登之敵。該部官兵有躍進於敵被擊毀遺棄之戰車上，資為輕機槍掩體，以敵之利器制敵，誠為天助，乃獲內外封鎖，倍收殲敵之效。城上殘敵不足百人，我行兩端阻絕，待晚再策驅除，局勢力趨穩定。

是日我三十師甫下車，即以先頭部隊進出頓莊閘，支援台兒莊之保衛戰。黃昏，該部越鐵道東攻，無視於敵戰車之衝擊。而南北洛之敵，則固守頑抗不能下，我砲兵難予支援，然對台兒莊西北城角之策應戰，裨益殊多。是晚該師已於頓莊閘集結完畢，獨四十四旅亦向禹王城歸建。今日我城內外傷亡官兵



二百餘。夜爲規復文昌閣計，王代團長冠五挑選特務連壯士七十二人爲突擊隊，勉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續，媲美青史，且適在青年節之前夕也。集中迫擊砲火掩護，疊土囊以搗文昌閣之殘敵。十一時頃，卒攻克將敵盡殲，俘其傷者四人，倖逃者悉斃於我之封鎖線，無一漏網。是處敵人爲磯谷師之瀨谷旅團赤柴聯隊，我出擊之七十二壯士，成仁者達十四人之多。捷聞，擢王冠五爲九一旅旅長仍兼一八四團團長，以獎其功。

十、攻勢轉移之策定

二十九日晨，總部召集軍師旅長、砲兵團長會議，孫公曉以統帥屬望余等努力之立功，不僅以固守台兒莊爲榮，且必完成圍殲任務以報國。判斷當面之敵似在待援中，我以鉗形攻勢當可聚殲之。三十一師仍須獨自爲戰，不須請援。卽將戰防砲二門附屬二十七師，砲八團歸總部指揮，作機動使用。二十七師爲右翼師，須勇敢向劉家湖突進，三十師爲左翼師力行北沿之攻略，待一一〇師進入田軍長掌握後，須向泥沟深入，遮斷敵後交通，明（三十）日拂曉須東西相應，向敵反攻。四十四旅位置禹王城，對沂河右岸警戒。時我二十七師（黃宗顏旅）於昨（二十八）夜，渡過運河，全部到達東西趙村，師長黃樵松以七十九旅位置右自台兒莊沿運河至禹王城之線，以八十旅旅長侯象麟率該旅附砲兵一營，戰防砲兩門，工兵一連，當夜向敵人左後側之燕子井、石佛寺、雷草疙塔之線挺進，乘夜構築簡易工事，以穩紮猛打戰術，完成向劉家湖攻擊準備。



是日午，第五戰區期以先肅清台兒莊城內敵人爲目的，乃調重迫擊砲營來，歸王旅長指揮，預於今（二十九）晚施行全面之巷戰攻擊。黃昏時，田軍長鎮南入城視察，勗勉官兵建功，並語王曰：「今街巷之戰，已屬短兵相接，我士氣旺盛，足以當之，但必須注意絕火之法。街房屋頂可加拆除，防敵燃燒。拆除之木料，可以用作障礙物材。向不忍於民者，今民已盡，可放手爲之。制敵之法，亦惟火攻。可備棉油彈，以弓射向敵人。城中油商花行甚多，取用綽有餘裕。巷戰最有力之武器，厥惟手榴彈、迫擊砲彈、以及我特有之大力，皆敵之所深畏，希善爲利用。至通衢地下，可穴洞填以瓦罐，聞聲易備，以防敵之坑道進攻。」

是夜，王旅長以禹功魁、汝心銘、古文照、秦應岐四個營，各配屬工兵小組，迫擊砲二門進行全面攻擊。我重迫擊砲先削滅東城之碉樓，僅五十餘發，似已全毀，各營開始清道出擊，敵亦頑強抵抗。我官兵前仆後繼，進展殊難，營長汝心銘殉難，營長禹功魁突破東北面三所院落，以功晉升爲一八四團團長。

十一、兩翼師之行動

三十日晨，象麟率所屬第八十旅及配屬部隊以果敢之行動，旋出敵左側背，直搗劉家湖，出敵不意，以熾盛之步砲火力，集中於敵之砲兵陣地，形成一點殲滅戰。敵輕重大砲八十餘門，陷入我火網之內，難以轉移，死傷枕藉。劉家湖之敵我反撲，阮上之敵呼嘯來援，與我發生激烈之白刃戰，彼此皆腹背



受敵，我爲爭奪此一砲兵陣地，亦死傷甚衆。十時許，敵增援部隊約一聯隊之衆，附戰車十二輛，自嶧踵至，向我展開衝擊，我乃轉據雷草疙塔之線拼死抵抗。象麟在砲火籠罩下，指揮戰防砲出動，連續擊中敵戰車八輛，四輛倖逃。敵步兵失去戰車掩護，亦動搖後退，我官兵奮勇追擊，敵之砲兵適時萬彈齊發，對我進行遮斷阻止，我戰防砲不幸被敵砲擊中，該連連長及屢建奇功良砲二門，人砲俱毀，爲國犧牲。午頃，敵我均調整部署，雙方由砲戰開始，我以劣勢游擊砲兵羣，不定時向敵集中射擊，當晚擊燬劉家湖敵之汽油彈藥庫，黑煙衝天，爆聲隆隆，前線官兵，撫膺叫快，士氣大振。

今我三十師方面，自晨至午，向南洛進攻，呼應二十七師之拂曉攻擊，被敵頑抗，亦無進展，但損傷甚微，我二十七師傷亡連長以上官兵二百七十餘人，預計敵之死傷當數倍於我。判斷當面增援之敵，似應城中被困敵人求援之請，而投入侯旅奇擊之戰，敵亦將先擊破外線壓迫，以遂其台兒莊之奪取。

綜合情報：棗嶧之敵南移，湯軍團必可揮軍南下，但據第五戰區所知；臨沂方面，敵正轉戰南下中。乃令各部隊嚴陣以待。是晚，截區又全修復運河鐵橋，已令交通兵團在趙墩待命。

十二、燕子井力挫敵鋒

三十一日晨，敵機臨空，到處投彈。九時頃，逸出劉家湖之敵約五百餘，藉戰車十餘輛，向我燕子井攻擊。我守兵一連，憑工事應戰，力却來犯之敵，我官兵犧牲於陣地火攻中者幾盡，然仍屹不動搖。象麟乃派兵一營馳援，教以班排突進，迫敵近戰，因而反復肉搏，雙方死傷甚衆。敵戰車雖狼奔豕突，



迄未阻止我內外夾擊，有躍伏於敵之戰車上者，混戰於燕子井四週，敵氣爲奪，我傷亡連長以下二百餘，至此敵人始驚志我軍之偉大民族精神，不容輕侮。

十三、台兒莊之攻防戰

是日夜，城內之敵忽告蠢動，始以火焰發射器企圖破我西大街之防線。按此項武器，我官兵尙係初見，不無驚惶，但意志堅定，死力拒守，敵仍難超越障礙物。官兵紛以手榴彈投擲，爆炸聲密如燃放爆竹，敵人死傷枕藉。同時北大街亦有敵人侵入，致王旅部電話中斷，七旅長聞驚入城，至則侵入之敵，已被消滅，計北街敵屍五十餘具。終夜廝殺，戰聲由間歇之震撼，漸趨沉寂，拂曉清點敵屍共得百十餘具。秦營長應岐呼敵允予停戰收屍，一場震鐸今古之慘烈戰鬪，暫告停歇。敵人所自詡之大和魂，首遭挫折。據鹵獲文件得悉爲前圍攻臨沂之坂本聯隊（團）。

十四、強弩之末

四月一日午前十時頃，敵大舉向北站進攻。昨（三十一）日我修橋之事，似爲敵機所發現，敵爲先發制人，砲火極熾盛，其猛烈情況，前所未有。我後方被敵砲火遮斷，兼以鐵橋破壞爲阻，增援困難。幸韓團長世俊沉着應戰，敵雖楔式進攻，亦難得逞，被我消滅於陣前者甚衆。一八一團戴團長炳南由西關向北站出擊，於狹窄地區，遭敵截擊，我士氣百倍，冒死奮進，卒達北站。第三十師吳明珠團亦由頓



莊聞向北站夾擊，韓團長乘機出擊相呼應，敵終敗退，北站屹立無恙。蓋我背水列陣將士咸抱不滅虜寇不生還決心，而敵人復犯逐次使用兵力之過失，勢雖勇猛，究屬強弩之末，無能撼我岳家之軍，是日我三十一師傷亡官兵三百餘。晚以吳明珠團歸三十一師指揮，位置於土城，七旅長以一八三團位置於西關，戴炳南圍於北站待命。

當北站之戰時，我二十七師七十九旅之杜團向邵莊之敵攻擊，以作牽制，象麟所率之八十旅則原地與敵對峙中。因湯軍團以愛曲告急，陳大慶師擊被敵之騎兵聯隊後，仍於傅山口苦戰中，關軍長又回軍北向，判斷當面之敵，仍圖勉力掙扎以待後援者，今我一一〇師已於侯新聞集結完畢。

十五、反包圍戰

二日八時頃，發現高徐公路上，敵之聯合兵種約兩千餘，附戰車十六輛，在敵砲兵掩護下，分數隊向我雷草疙塔陣地猛攻，（斯地爲象麟之八十旅擔任設防之一部份）守軍爲求旅之一五九團第二營王景山營，堅守陣地，予敵痛擊。激戰至午，被敵戰車包圍，敵以火焰發射器向我陣地四面火攻，掩護步兵逼近我陣地，情勢險惡，象麟卽命該團劉冠英營馳援。該營長爲避免敵之優勢砲火損害，乃率全營官兵施以白刃戰，雙方短兵相接，反復衝殺，登戰車擲手榴彈者有之，向戰車澆汽油以燃燒者有之，在混戰狀態之下，敵砲完全失去作用。敵之戰車被毀四輛，我官兵被戰車輾死七十餘名。自午至暮，我以寡敵衆，奮戰不撓，率擊走之。我固守陣地之王景山營長身中數彈，壯烈成仁，兩營官兵傷亡五百餘人。



本日黃昏間，有敵機一架自南來，盤旋我上空數匝，降落於北洛間，即令我砲兵擊毀之，但未奏效。韓團班長吳春秋，智勇具佳，乘夜率兵數人，潛襲而予以焚燬，此項功蹟，除打擊敵人之外，兼具提高士氣之效，即予擢升排長，以昭激勵。近日來戰區仍主先殲滅城內之敵，俾作戰行動之自如。乃令二十七師以步兵一團，自台兒莊東面突入，與王旅協力夾擊，於今晚十時開始。九時半王旅開始正面攻擊，我輕重迫砲彈如雨下，似予敵殺傷頗大，以吸引敵之兵力。我二十七師一五八團第二營，乘機攀登東城，程營長希賢率兵先上，初甚順利，未及半即被敵阻止，營主力不得登，致已入城之部隊，被敵拘束於街巷，壯烈犧牲，惜哉！

十六、風雨同舟

近日來敵抽調各方兵力，日有增加，判斷敵有向我反包圍企圖，亦必先以擊破我二十七師為目標。乃令象麟之八十旅預為縱深配置。三日午頃，敵約一聯隊，向我石佛寺左後方迂迴，同時劉家湖之敵約一聯隊，向我燕子井攻擊。當時象麟為抑制敵向禹王城進展，以主力由石佛寺出擊，各部均於現位置展開激戰，石佛寺乃成焦點，敵戰車十二輛，四面包圍，藉砲兵掩護，節節向我壓迫，我一五九團郭團長以一部留置雷草疙塔，向旅部增援，時我官兵均與敵作近迫戰，被敵戰車輾死無反顧。敵大砲約六十餘門，未能發揮威力，予我損害不大。黃師長樵松命向運河北岸轉移，時在敵之前後來夾擊下，勢不可能，且亦無此必要，營連排長等均受傷不退，終挫敵鋒。但綜合當時情勢，我軍處境，仍甚危急。此時適有湯

軍團鄭洞國師之連絡參謀來，象麟卽告以當面敵情，盼其轉達，請鄭師長卽時派兵一部，於敵側背施以威脅，或遙以砲兵聲援。迄午後，我陣地均無恙。日暮間，忽聞敵後有砲聲，迂迴我左翼之敵卽回竄，正面之敵亦進入劉家湖，深感風雨同舟鄭師長友誼之深厚，本旅血戰終期，傷亡近千。

是日午，總部開軍師幕僚長會議，三十一師以「守則有餘，攻則不足，因城中巷戰，彼此各據守堅固工事，我之不能剪除頑敵，猶敵之不能驅除我也。」二十七師以「敵之攻擊重點轉移，我似應以站得穩，打得狠，希望總部把得準。」孫公曉以「敵實寡弱，已處於苦戰之境地，果能切斷其後方交通，敵不難於殲滅。」乃囑三十軍應卽以三十師、一一〇師攻取泥沟挺進紅瓦屋屯爲目的，以確實遮斷其補給與連絡。晚令吳明林團歸建，戴炳南團位置於土城。

十七、血染禹王城

四日敵攻勢再興，重點指向禹王城。晨七時，敵騎兵約一聯隊向我大東莊作試探攻擊，遭我一五七團之伏擊，死傷百餘，遺屍逃竄。九時，敵約一聯隊，砲約四十門，進佔我右翼禹王城高地，瞰制我運河全線陣地，以優勢砲火，掩護其步兵，企圖強渡運河。我官兵以必死決心，堅守陣地，以機動部隊截擊數次強渡之敵，均予擊退，並消滅其大半。十一時頃，我第六十軍盧漢部之兩個師到達增援，無以一師兵力進攻禹王城，該師雖爲法式裝備，但訓練不足，且乏戰鬪經驗，密集而暴露，易爲敵之砲火擊中，霎時死傷過半，卽予撤回整理，殊爲可惜。我獨立第四十四旅，以兩個連接應之。當時孫公極爲氣憤

，連頒兩道手令，曉諭全軍：「一、今是我們創造光榮之良機，也是生死最後之關頭，不死於陣前，卽死於國法，本總司令以成仁之決心，與台兒莊陣地共存亡，亦必執行連坐法，以肅軍紀。死爲光榮而死，生爲光榮而生，希我官兵共此努力。二、訓令本集團軍：慎保本軍守無不固之精神，發揮娘子關殲滅敵七十七聯隊之偉蹟，今祇有前進，絕無後退之途，過河者死，誓以破釜沉舟之決心，深信必操必勝之信念。」午後，我一五七團挑選奮勇隊二百名，攜帶炸藥、手榴彈、大刀等輕便武器，夜襲禹王城高地之敵砲兵陣地，卒炸毀敵砲十數門，並利用此丘陵地帶，疏散隱伏，出沒於敵後，迄敵敗退，抵晚始回，我僅受傷士兵二名。該奮勇隊曾蒙上級嘉獎。

本日田軍長親督三十師指向南北洛，一一〇師（欠一旅）指向泥沟，作楔式攻擊，自晨至午，終因裝備不足以破敵，迄鮮戰果，但敵亦未敢反擊。入晚，兩師均於敵前徹夜準備明日再舉。夜分，奉戰區指示：「臨城棗莊之敵，向嶧南移，臨沂保衛戰再起，囑軍團以保持士氣，以勿攻堅爲宜」。乃令田軍長停止攻擊，一一〇師仍控置於侯新聞，三十師以袁有德團留於現位置，主力保於頓莊間。

十八、拂塵論戰

五日敵我皆無爲，各部隊均努力整理工事，敵砲兵竟日轟擊我野戰陣地，午頃田軍長偕張師長金照來台兒莊視察，途中砲彈着落於左右，笑語張師長：「若被擊中，是中頭獎也。」既入城，巡視後，慰問守城之王旅長戰況，王答沒有什麼，七旅長云部隊雖皆凋零不完，但莫不忠勇效死。田軍長分析當時



戰況云：「今敵已無能爲，蓋彼逸失戰機，而以一部監視君等，餘衆渡河而南，孰能遏阻。余以爲台兒莊之危機，在外不在內，彼如撤出，則此彈丸之地，以機砲之威力，早齏粉矣。彼矜於皇軍之威武，被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實敵之庸碌，而奪其魄。前有建議以三十師與君換防者，總座告以『慣戰之兵，居久戰之地，雖一兵一卒皆可守，以他部增援則可，以他部易守，無殊棄地棄兵。』斷然否決，莫不歎爲至理名言。雖遲君等休息，而君等大名不朽矣。」皆大笑樂。是日運河鐵橋成，我裝甲車一列駛出北站，向敵游動砲擊，經敵還砲而返，乃若示威然。

十九、陣地對峙

六日十時頃，敵似傾其砲火威力，向我二十七師總攻，彈多墜落運河水際，飛濺林間，我陣隱藏丘林中，敵戰車受阻於地形，僅能停列於我陣前，敵兵藉爲掩體，憚不敢進，我亦制止官兵出擊，沉着應戰，敵終無施其技，相持至夜退去。

當晚陣地傳來湯軍團司令上統帥電：「本軍今（六日）十二時，若到不了台兒莊，恩伯願受軍法處分。」佳音傳來，我官兵歡躍如狂，枕戈以待，預作追擊之準備。入夜以來，敵砲仍斷續向我射擊。夜分，劉家湖忽大火，繼而阮上有爆炸聲，城中殘敵猶與我保持接觸，旋即寂然，敵已逐次退却矣，各地殘敵均乘車逃遁。

二〇、大捷會師

七日一時餘，孫公電話命令：「以二十七師爲右翼追擊隊，沿高徐公路向北追擊，三十師爲左翼追擊隊，沿鐵道向嶧縣追擊，以三十一師清掃戰場，於紅瓦屋屯集結。」

各部均輕裝踴躍前趨，二十七師曾受到敵騎之逐次抵抗，拂曉到達蘭陵鎮南，三十師到達泥沟，即受到九山之敵阻止，三十一師於清掃戰場時，發現敵於劉橋已毀戰車三十輛，劉家湖前後有八輛，殘缺重砲七十餘門，砲彈壳則堆積如山，已廢卡車九十餘輛均在劉家湖，而較完整遺棄於途者五十七輛，紅瓦屋屯有待斃之馬五百五十餘匹，各地軍品之燼餘者甚多，南洛敵機殘骸一架，與各地之神社甚多，戰場上待運之屍體七百餘具。台兒莊內儲存於宏大當中之軍品猶完整者，則有待清點矣。

錄自「孫仿魯先生述集」，頁一八七—二一〇，民國七十年二月二日，臺北出版。



十一、台兒莊會戰——錄音訪問

二十軍團第八十五軍第四師副師長 王 毓 文

敵自陷我南京後，便企圖打通南北交通津浦線，自南向北進犯之敵，被我軍阻遏於懷遠、固鎮。而華北敵軍由津浦線北段，適時發動向南攻勢，不斷增加兵力，以其第五、第十兩師團爲主力，計畫包圍我魯南及徐州以東地區之部隊，再一舉進佔戰略重點——徐州。

敵人爲達成以上目的，以加強混成旅團七八千人，指向台兒莊急進，幸我最高統帥先令孫連仲兵團到達台兒莊佔領陣地，與進犯之敵形成激烈對峙狀態。

我湯恩伯軍團，奉命爲機動部隊，部署於敵之側背，務將來犯之敵予以擊退。但要奪回敵人所佔領之據點，必須付出相當代價，幸我全體將士不怕任何犧牲，向敵日夜不停襲擊，予敵以重大打擊。但我軍在此役中亦有重大傷亡，僅我第四師二十三團團長陳純一及八十九師五二九團長羅芳珪，均在此戰役中殉職成仁。營長以下官兵傷亡亦頗多。最後我全體將士以雷霆萬鈞之勢，傾全力向敵人之側背作最猛烈進攻，以本軍八十九師、第四師爲主攻部隊，卒將進犯台兒莊之敵，予以擊退，獲得開始抗戰以來第一次勝利。

台兒莊大捷，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即振奮了全軍士氣，鼓舞了全民信心。

此次戰役，表現了中國人堅忍不拔、不屈不撓、不怕任何犧牲的精神，非打倒敵人收復國土，得到最後勝利決不會終止的。

這一會戰，打破了日本軍閥滅亡中國之夢想。

我們現在應該居安思危，發揮抗戰時期吃苦耐勞的精神，在我們有力政府蔣總統經國領導之下，不久定可以光復大陸，實現三民主義。

七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於新店王寓



十二、台兒莊會戰

苟吉堂

一、全般戰局

敵自淪我京滬以後，以爲壓迫我國之投降時機已熟，多方惺惺作態，對我散放和謠，以種種卑劣手段，誘我求和，藉圖達到他宰割我國的目的。殊不知我們所冀求的是民族的生存和世界的和平，在國際間我們應該是光榮的獨立——自由——平等，我們不但是與各國互惠，而非予某一國以最惠，更非喪失主權。抗戰既起，決不會中途停戰，否則就是自甘滅亡，和奴顏婢膝的投降。因此，敵寇詭計不逞，欲罷不能，惱羞成怒，便又在浦津路對我發動大舉進攻。南北夾攻，企圖會師徐州，以打通南北交通之幹線。當時我在津浦北段，本可憑黃河天塹以阻遏來犯之敵，不意當時在魯的韓復榘，竟不戰而棄濟南，越泰安幾陷津浦戰局於不堪收拾的局面。幸經我友軍第二十二集團之奮戰，阻遏強敵於兩下店，對敵直搗徐州之迷夢，予以一當頭棒。

當津浦正面南北吃緊之際，敵復以一部側擊臨沂，企圖間道繞襲徐州東北，以合圍我津隴兩路交點之徐州，而瓦解我津浦路作戰的神經中樞。臨沂之戰，殊出敵意料之外的是被我張自忠、龐炳勳兩將軍所重創，致敵向徐州進犯的陰謀，再度遭受我軍粉碎。



敵於津浦正面的兩下店受阻，復被創於東外翼的臨沂，不得已而轉其鋒銳，將主力轉攻濟寧，一則聲東擊西，一面企圖西出歸德，再行由西向東以抄襲徐州。敵寇雖狡計百出，四竄擾犯，豈知也爲我孫桐萱、曹福林兩將軍各部所擊潰。於是敵感於走頭無路，乃乘我視線轉移於側背的關係，並乘正面的空虛，又再急犯兩下店，企圖沿津浦鐵路兩側南進，達其進犯徐州之目的。戰局如此演變至三月初旬，在津浦北段正面之敵，進逼益猛，鄒縣遂陷，滕縣告急。

本軍團至三月十四日爲止，還在歸德亳州一帶整訓待命，旋於十四日午奉命，知滕縣告急，遵即馳援。湯軍團長所奉委座的命令，是限定我第八十五軍於三月十六日到達滕縣以南之臨城地區集中。但是，我們的大兵團在隴海和津浦兩條交叉的單軌鐵道上輸送，必經兩度換車，決不能在短短兩日夜間，把一個軍的兵力集中到臨城去。可是，那時候津浦路的情況如此危急，湯軍團長奉命指揮本軍團擔任臨城一帶的作戰任務，又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惡戰。我們知道要發揮作戰力量需全力集中運用才有實現的可能。但我們所將用於作戰的部隊，還沒有集中，先頭第八十九師的一部，還正在臨城附近列車運行之中，便迎面遭遇南犯的敵人，其困難當可想像！

二、魯南蘇北的地形及交通

魯南面海叢山，地處黃海黃河之間，擁有山岡，也兼有平原。這是孔孟生長的地方，也是中國文化高度發展的搖籃。蘇北毗鄰魯南，該地或則邱陵斷續，或者湖沼與河流交錯其間。這是英雄項羽的故里



，民性强悍。

蘇北魯南的地形如上所述，各有優越條件。惟從交通而論，則蘇北實勝於魯南。因為蘇北比較開闊，東出徐海，西入中原，北通幽燕，南下浦口，徐州輻輳，位於津浦隴海兩路的縱橫交織之點上，為管轂南北東西的要地。加之魯南僅有津浦鐵路縱貫其間，鐵路兩側山巒起伏，一切行動都感不便，平時一切物資的運輸，都取求於三大鐵路與青島連雲兩大海港，戰時所有供應，更非交通莫辦。然而津浦線上既已經被封鎖，津浦南北兩端均陷敵手，因此種種，一切活動，都受到交通上的嚴重支配。敵寇却從海洋陸空四方八面的交通網上向我進攻，我們只能在這種交通網的包圍圈內浴血抵抗了。

蘇北的連雲，魯南的青島，都是外通海洋，內達陸奧的兩大海港。這些海港，在平時成為我們海陸交通的口岸，在戰時因為我們海上沒有國防，就被敵人封鎖了。連雲港因為接近的敵人不敢在我瞰制下正面登陸，減少了我們右側背的一大顧慮。可是，青島則隨濟南而陷於敵手，這對於會犯徐州的敵人，打開了一個空隙。因為青島的失陷，加以津浦南北兩段都在敵寇的掌握之中，它不但得到沿津浦南北會犯魯南蘇北的機會，且更獲得從青島內侵魯南而打擊我側背的便利。

第二十四節 敵我的兵力部隊番號

一、敵軍作戰兵力及番號

1. 倭寇磯谷廉介所轄第十師團（時偽稱一一〇師團）。



2. 敵板垣征四郎所轄第五師團（時僞稱一〇五師團）之片野步兵聯隊及第五騎兵聯隊。

3. 敵瀨谷支隊等。

4. 敵參加會戰之特種部隊，計有空軍及砲兵化學戰隊等。

二、我軍作戰兵力及番號

甲、台兒莊會戰初期之兵力

（一）第五十二軍關麟徵將軍所部，計轄第二、第二十五師。

（二）第八十五軍王仲廉將軍轄第四、第八十九師。

（三）第十三軍轄第一一〇師及獨立騎兵團。但實際上第一一〇師係奉長官李宗仁將軍的命令，撥歸第二集團軍孫連仲將軍所指揮，所以本軍團（第二十軍團）參戰的兵力，僅四個步兵師，又一個騎兵團而已。

乙、台兒莊會戰終期增加之兵力

（一）周鼎將軍所轄之第七十五軍第六、第十三師。

（二）黃光華、李兆英兩將軍所轄之第一三九師。

（三）第五十七軍所轄第一一師之三三三旅王肇治將軍所部。

（四）關於第九十二、第二、第二十二、第四十六、第五十九各軍，均在徐州會戰時，併歸湯氏指揮。



丙、協同作戰之友軍

當時在台兒莊任守備者，有第二集團軍孫連仲將軍所部，在臨棗支路以北敵後者，有孫桐萱、曹福林兩將軍所部；在津浦路鐵道正面，有第二十二集團軍，尤其是王銘章將軍那一個師，曾在滕縣作玉碎的抵抗；至於在臨沂地區對抗敵板垣第五師團之包圍行動者，有張自忠、龐炳勳兩將軍所部。

第二十五節 敵我之作戰部署

一、對於敵寇作戰計畫的判斷

敵方的作戰計畫，迄現在止，我們尚未蒐集到，固不明全般細節，然根據當時敵方的作戰行動，可以察知其部署的大概：敵自陷我南京以後，便企圖控制津浦全線，首先沿津浦南段進犯，被我第二十一集團軍李品仙將軍所部阻遏於懷遠、固鎮地區以後，敵主力便改由津浦路北段發動攻擊。無論敵人的攻勢發自南面或北面，它都只有打通津浦路的一個目的。不過，從北面來犯的敵人得到了一個便利，這就是韓復榘的不抵抗主義。於是，敵人才能徼倖深入，逐步前進，於二十七年二、三月間竄過了曲阜和鄒縣，但是敵人想不到會在滕縣碰着釘子。因為有我們的友軍——第二十二集團軍所轄的王銘章將軍的全師，在滕縣不顧任何犧牲，作壯烈殉城的抵抗。敵寇在正面受到這個打擊，企圖改變戰略，想實行由北而南的兩翼包圍，所以它除了在津浦路正面由北南犯的一股外，同時由自命為少壯派的板垣，率領其第五師團，從青島登陸，取道諸城、沂水，直趨臨沂，以拊我們在津浦路北正面的背後，並瓦解我們作戰



要地的徐州。從長江、黃河兩大流域，以箝形態勢先打通津浦再行內侵，迫我們接受屈膝的悲慘命運。因此，我們判斷敵犯魯南蘇北的初期部署，是沿鐵道正面和青島——臨沂兩路的包圍態勢，以達到它略取徐州的目的。

二、本軍團所奉在台兒莊地區的作戰計畫

本軍團所奉到的作戰有關的計畫大要——及各種情報的往來電令如下：

甲 關於本軍團動員集中的來往電令（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一）本日十七時，奉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參電令：

『敵於津浦北正面增加兵力，大舉反攻，以牽制我魯南之作戰，鄧部兵少械劣，正面薄弱，兩翼空虛，恐難拒敵。已電呈委座，調貴軍團八十五軍駐商邱之一整師，由火車輸送至滕縣附近，作二十二集團軍之總預備隊，望即出動爲荷！』

（二）本日二十一時，奉委座電話要旨：

『爲策應津浦北正面作戰，該軍團所屬之第八十五軍，即晚準備商邱乘車，經徐州向臨城輸送，務於十七日拂曉前，到達臨城集結完畢。第五十二軍，即開商邱集結待命，該軍團長先到徐州指揮』。

（三）本日十三時，電呈委座建議：

「本軍團介于一、五兩戰區，懇明定本軍歸轄系統，以明職責，而利戎機」。



(四) 本日十四時及十八時，分電呈請委座及李長官核示：

「懇以本軍團全部調津浦北段出擊，避免分割使用，以益戰局，而杜分散或作無代價之消耗」。

(五) 本日二十一時，呈復李長官：

「14,14電奉悉，遵派第四師於本晚開出，懇飭速備火車為禱！」

(六) 本日十一時奉司令長官李十五日九時參一電開：

(1) 鐵道正面，敵已突破界河陣地，進入二十里鋪附近，我左翼仍在金頂山、大山，右翼仍在龍山與敵激戰中。滕縣城附近，有我二十二集團之一營，及另三個連之兵力，已令其堅守該處，以待貴軍之到來。

(2) 貴軍之第四師，應以先頭之一部，開往滕縣附近，增強二十二集團軍正面之抗戰。

(七) 本日八時，本軍團湯軍團長所頒給第五十二軍關軍長，第八十五軍王軍長，第十三軍鮑副軍長，第一一〇師張師長的電令如次：

(1) 津浦北段，情況緊張，本軍團奉命向該方面策應作戰。

(2) 八十五軍着即由歸德乘車開臨城集中，相機策應第二十二集團軍作戰。

(3) 五十二軍着於本(刪)日由亳州出發，限明(銑)日到達歸德乘車開臨城集中待命，並限巧日前，全部到達臨城。

(4) 十三軍之一一〇師，仍集結蒙城警戒待命。



(5) 鮑副軍長率第二師騎兵團，及本軍獨立騎兵團，於平漢路上蔡、汝南、項城一帶，剿除劉桂堂匪部之任務完成後，速開亳州集結待命。

(6) 余於本(刪)日先赴徐州指揮。

(按上項處置，除湯軍團長先遵奉李長官電話指示之部署外，又以當時平漢路上蔡、汝南一帶有大股劉桂堂土匪流竄，必須剿除，以免後顧之憂。)

(八) 本日確山、以戊亥兩電呈報委座，說明本軍團行動之概要：

(1) 第四師正趕向臨城集結，並遵轉司令長官李命令，本晚擬派出一個團之兵力控置於滕縣東南山地，以鞏固二十二集團軍之右側背。

(2) 第八十九師，今晚由商邱向臨城開始輸送，預定於銑日到達臨城。

(3) 第四、第八十九師主力，擬向臨城東北地區集結，並待機出擊。

(4) 擬懇准調第五十二軍，速開徐州待命。

乙 本軍團一般情況及所奉作戰命令。

(一) 本軍團軍團長湯恩伯將軍於今天清晨在徐州所得第五戰區長官部的電話，知有敵萬餘，其主力圍攻滕縣，其一部已迂迴至滕縣東南之南沙河附近，與我第四師先頭接觸中。

(二) 湯將軍爲明瞭前方實際狀況，特于今晨隻身先趕往臨城視察，其就地所得之情況，比較在徐州所知者，遠爲急迫：

(1) 我守滕縣之友軍二十二集團軍，雖尚有殘部四五个營被困於滕縣，牽制住敵寇的若干兵力，但滕縣以外的各陣地，都已被敵突破，其被敵各個擊破的部隊，也未能收容。

(2) 沿鐵路正面南下的敵人，數約三四千人，其先頭已到達滕縣以南之南沙河向臨城急進，已與我第四師于黨山西王莊發生戰鬥，另有敵主力五六千人，似在滕縣以東之桑村附近，有窺襲莊以襲我側背之企圖。

(3) 鐵路正面，已無我友軍之守兵。

(三) 奉司令長官李十六日十六時抄發電令開：

(1) 敵爲牽制我魯南之攻擊，現集中濟南以南之兵力，由鐵路正面，向我二十二集團軍猛攻中。

(2) 戰區爲擊滅沿津浦路南下之敵，從鐵道東側包圍該敵，將其聚殲於鄒縣以南地區。

(3) 第二十二集團軍，應在現地極力拒止敵人，俟我第八十五軍迂擊成功後，轉移攻勢，以收前後夾擊之效。

(4) 第八十五軍，除以一部直接支援第二十二集團軍，鞏固滕縣城防外，主力由鐵道以東地區，向下看舖亘鄒縣間迂擊敵人，到達鄒縣南方高地附近後，相機向南與二十二集團軍夾擊兩下店以南之敵，而殲滅之。在迂迴運動間，須派出極有力之右側支隊，警戒前進。

(5) 第二十二集團軍與八十五軍之作戰地境，爲時家店——十里舖——滕縣——西朱——仇



顧家嶺——小陰山——普陽山之線，線上屬二十二集團軍。

(6) 第三集團軍，(欠五十一軍)應全線對當面之敵反攻，並以有力之部隊，由濟寧以北地區，向兗州以北攻擊前進，努力遮斷敵之歸路，並阻止其增援。

(7) 余在銅山。

按此項電令，爲本軍團奉命參加津浦路作戰的作戰計畫。本此命令所要求的行動，照當時的情況變化，敵已先我有一個混成旅團的兵力越滕縣南犯，而我們還在從事集中運輸的部隊又得不到在滕縣確能阻敵南進的掩護，在時間和空間上，本軍團已趕不及到滕鄒兩縣之間，去求南犯的敵寇側背決戰了。假使敵寇南犯僅爲其一部，而非其主力，那又當別論。不過，在戰鬪中所表現的情形怎樣呢？容于戰鬪經過的部份紀述之。

丙 本軍團的作戰部署：

我們見到昨(十五)日八時湯將軍發給他所轄各部的電令，期于以第八十五軍先行集中臨城，一面策應友軍第二十二集團軍在滕縣附近之作戰，一面爭得時間和空間，以掩護第五十二軍集中臨城後，得舉全力在臨城地區，以與南犯的敵寇決戰。惟因敵一個旅團之衆困我二十二集團軍王銘章將軍所部於滕縣，突破滕縣以外各陣地，又以砲擊毀我鐵甲車兩列于南沙河以南，隨後，並有敵機械化部隊，沿南沙河東南之北王莊一帶，猛向官橋、臨城一帶迂迴。此時，我第五十二軍的位置，還遠在徐州、歸德一帶，當然無法立即趕到臨城來參加作戰。因此，我們希望在臨城與敵決戰的企圖，自隨情況變化，而無由



實現了。加之，當時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並無預備兵團在手，所以又命令湯軍團長將五十二軍輸送到韓莊就下車集結，其意在加大逐次抵抗的縱深，而在運河北岸鞏固一個大橋頭堡，來保障徐州的安全，這不但使李長官所期望的在滕鄒之間與敵決戰的計畫成了泡影，就是湯軍團長所期望的在臨城與敵決戰的打算，自然也趕不及了。於是湯將軍盱衡大局，必須把主力移置於東集、西集和鳳凰莊一帶地方，形成對敵側擊的準備，而預防戰局的惡化，所以湯將軍于十六日未時，令第八十五軍軍長王仲廉將軍，以第八十九師舒旅，佔領臨城官橋，扼守鐵道正面，以該軍的主力，轉集于東西集鳳凰莊一帶，準備側擊由桑村南犯之敵。

第二十六節 台兒莊會戰戰鬥經過

一、臨城遭遇戰（三月十四日——二十一日）

三月十六日，敵分兩路沿津浦路及以東南犯，一有三四千人及戰車十七輛，沿臨滕及滕嶧大道進犯，我鐵甲車兩列被毀於南沙河，我第八十九師舒榮將軍之二六七旅，與敵苦戰於鐵道正面之官橋通南沙河間。一有五六千人，砲十餘門之敵，以滕縣以東約十四五公里之桑村為根據，向滕嶧大道南犯，與我第四師陳大慶將軍所部對敵惡戰於虎山、龍山、黨山、三山、落鳳山一帶形成爭奪拉鋸的錯雜局面。該師左翼對黨山與三山之敵，被我第十旅第二十團所擊退，而在右翼的龍虎兩山方面，却被敵滲入於落鳳山附近，釀成日以繼夜的混戰，旋亦為我第四師第十旅倪祖耀將軍所部全力所擊退。惟當時敵我傷亡均



重，彼此相持不下，本軍團所用兵力與進犯之敵相較，雖敵我平分春色，然苦於我軍集中不及，勢有被敵各個擊破的顧慮。

三月十七日敵以昨（十六）日進犯虎山亘南沙河以南之線不逞，本（十七）日糾其大隊戰車五十餘輛，又砲火三十餘門，步騎援兵五千餘，以主力向官橋一部向落鳳山東西之線突竄，午前敵我激戰於官橋，敵數次蜂擁進攻，均被我第八十九師之二六七旅全力猛烈所擊退。敵以受創激憤，不肯示弱，迭增援兵，在其砲空與戰車衝轟之下，官橋被燬，我二六七旅五三三團第三營營長侯克，即以身先士卒，浴血死守官橋，而壯烈殉國。激戰迄晚，官橋因以失陷。此惡戰至午後，我第八十九師之二六五旅，正由鐵道逐次輸送至臨城下車，於該旅五三〇團下車之際，即遇敵之機械化部隊急襲而至，該團一面集結，一面倉卒抵抗，在混戰中，該團第二營營長嚴以重，亦在衝鋒中，飲彈陣亡。如此幾經苦戰，該旅之五二九團續於下午六時以後陸續趕到，搶援前線，我軍始得控制臨城，而與敵寇形成對峙局面。

龍山、虎山、黨山之戰鬥，隨官橋的陷落和臨城的危急，益增其嚴重性。所幸當時湯軍團長隻身在第四師方面指揮自晨迄申，我第四師前線，均以虎山三山為根據，向黨山大山口之敵進擊，牽制敵主力沿鐵道正面南下，以減輕我第八十九師之負擔，經半日苦戰，曾攻克黨山，並奪回大山口，脅迫敵沿西王莊與南沙河南犯之左側背，予敵打擊甚大。但敵為解決其左側背之威脅，且據報滕縣守將王銘章將軍殉國，滕縣陷敵，于是，敵于本日申酉間，又轉用其步騎砲空戰車之主力以攻擊我第四師，幸是日為時已晚，我得主動調整陣地，以山口亘苗固堆臨城之線沿棗嶧地區，為逐次抵抗之準備，藉免主力與敵膠



着，陷於零碎而不利之決戰。於是利用夜暗，以先頭部隊遲滯敵人，轉移主力於棗嶧方面，而自由選擇一適宜的地點與時間，來爭取對敵的有利決戰。這一行動，現在回憶起來，誠爲湯恩伯將軍的卓越決斷。因爲此一行動，化除了被敵各個擊破的危機，且贏得掌握全軍團全力作戰的機先，掌握了自由選擇時間和空間的主動，這便奠定了台兒莊獲勝的基礎。

三月十八日——二十一日

三月十八日，我第八十五軍，以第八十九師全部已到達戰場，士氣益振，雖軍團爲適應戰況變化，於十七日晚將第四師移向嶧縣附近集結備戰，但我第八十九師因爲敵所牽制，今（十八）日在苗固堆亘臨城之線，仍對敵苦戰一天，敵經迭次猛攻，但均被擊退，我陣地屹然不動。惟當時之飛機及砲火轟擊過於猛烈，在彼此往返衝撲之下，我五三〇團第一營營長宋志文，迄午後五時又負重傷於臨城東北約五公里東西柏曲之拉鋸戰中。但以日漸入暮，敵亦遭受重大傷亡，遂再成對峙之局。

我第五十二軍第二師第六旅，於十七日深夜趕到臨城東南十公里之沙溝地方下車，當即佔領陣地，以掩護該軍主力在韓莊附近集結，致今（十八）晨往臨城附近乘隙南竄之敵，爲該旅所阻遏。因此，我第五十二軍主力，第二師的一個旅，及第二十五師全部，便分在韓莊利國驛兩地下車，準備迎接此惡戰之展開，而鞏固徐州北面之門戶。

在這裏，我們應當附帶敘述一下軍團司令部的行動：

軍團於十四日晚在亳州奉命出動，惟當時司令部並無輸送工具可以利用，人馬器材都全靠徒步行軍



移動，因而我們的軍團長湯將軍，先乘汽車與參謀長萬建藩將軍同行，直馳徐州，湯氏即親赴戰場指揮，留萬參謀在徐州辦理作戰準備諸事。司令部的全體人員則由筆者（筆者當時任軍團部參謀處長）率領由亳州出發，徒步行軍，直趨隴海路的馬收集，並車赴徐。我們於十五日拂曉出發，迄十八日深夜，整個第三十軍團司令部，才全部到了徐州。等我們到徐州，湯軍團長已經隻身往前方跟各軍師司令部行動指揮作戰，並在臨城地區與敵對壘了三天，軍團所屬，且已傷亡官兵二千餘人，殺敵亦達兩千上下之衆，我們身爲幕僚的人，當然不能隔岸觀火，湯軍團長在利國驛車站指揮，所以我到了徐州，於是把司令部駐下之後，由筆者帶着一部份幕僚和通信人員，及少數警衛士兵，即於晚趕到了利國驛，但因湯氏已去嶧縣沒有會見。筆者只得轉回徐州，經隴海東段，於趙墩轉入棗台支路，再趕往嶧縣去。不料因情況緊急，更加第五十二軍不能跟上第八十五軍的行動方向，所以湯將軍在嶧縣一度視察後，仍折近利國驛車站，這使筆者等的嶧縣之行，又撲了一個空，待筆者等於二十日晨再度到達利國驛，始得謁晤辛勞備嘗的湯將軍。此時，當面之敵，係華北派遣軍第一一〇師團的磯谷兵團的主力，另有砲騎各一聯隊，戰車百餘輛。其主力已向棗嶧方面竄去，一部則仍緊隨鐵道正面壓迫，與我激烈對戰中。

在這時候，我第五十二軍已在運河南北地區，將防務大體部署完畢，我第八十五軍的部隊，除以第四師守嶧縣城郊外，並以第八十九師移向傅山石城崗地區待命。同時得到第四師的戰報，守嶧縣的第十二旅二十三團團長陳純一將軍，已在嶧縣殉城。陳將軍因親自督戰，身先士卒於十九日午後因中敵砲彈而壯烈犧牲於嶧縣城之南門。嶧縣城因守城主官陣亡，兼敵援續至被陷。至此，我們的軍團司令部，已



由湯將軍調駐於柳泉車站開始辦公，這才開始發揮司令部與作戰部隊一體的組織力量。

三月二十一日

津浦路正面之敵，雖已南犯進據沙溝，而棗台支路上，也被佔去了嶧縣城。然而本軍團利用了運河爲守備線，在鐵路正面上，扼制住了敵寇的繼續南犯。在棗台支路方面，雖然有嶧縣之失，嶧縣城外的土山、雙山、馬山，依然控制在我們的手裏，還有傅山、石城崗、青山爲依托的縱深根據，所以我們實際已控制敵寇的側背。這是湯將軍誘敵深入於我包圍圈內，保持戰鬥的主動性，以便予敵以殲滅性的打擊，此實爲我們造成台兒莊勝利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湯氏爲着充實反攻的兵力，特請准李長官以本軍團第十三軍第一一〇師張軫將軍所部，使歸李長官直接指揮接替第五十二軍所擔任的運河以南賈橋亘微山湖間的河防，以便抽調第五十二軍北渡運河，協同第八十五軍向深入棗台支路的敵寇側背反攻，以爭取會戰勝利的迅速實現。

當本軍團正在進行上項措施時，友軍第二集團軍的部隊，正沿隴海路向台兒莊輸送中，他們一經到達台兒莊時，就將和我們在那裏並肩作戰。

二、二十二日由運河防禦戰到反攻嶧棗

二十二日

竄據我嶧縣之敵主力五六千人，就地積極構築工事，其一部千餘人，散置於丁家埧、紅樓一帶，並出沒於白山以西及獐山一帶活動。



友軍孫連仲將軍所轄的第二集團軍池峯城師，迄本二十二日止，趕到了台兒莊，率其師部及九十一旅扼守該處，並以其九十三旅位置於南洛北洛，對嶧縣警戒。

本軍團湯軍團長以我津浦鐵道正面的防務，及棗台支路之台兒莊守備，都已次第完成，不虞敵向徐州偷竄，遂決心以本軍團全力向敵側背反攻，企圖獲得攻勢的決戰勝利。於是湯將軍一面命令第八十五軍迅速與敵脫離，秘密進出於嶧縣與棗莊東北約二十公里的神山嚮水泉一帶，準備反攻棗嶧，復親往運河南岸視察防務，同時催督第五十二軍星夜交替河防於我一〇師，迅捷經台兒莊北上，先向洪山鎮、蘭陵鎮集結，準備向嶧縣反攻。湯氏爲使上項企圖，迅速有效實施，故令軍團司令部日夜兼程，期於本二十二日午間趕達台兒莊，下達如左之作戰命令：

戰字第三三四號命令（三月二十二日十四時於台兒莊南車站附近）

（一）竄到棗莊嶧縣之敵先頭部隊，有步騎四千餘人，砲十餘門，戰車卅餘輛，連日經我王軍襲擊後，傷亡甚大，現有固守嶧縣，待其援兵到達再興攻擊模樣。韓莊之敵約一聯隊，砲十餘門，與我河防部隊對峙中。臨城附近，有敵一部盤踞，其兵力未詳。

（二）本軍團以殲滅嶧縣棗莊臨城一帶敵人之目的，擬從敵左側背於本月二十四日開始攻擊。

（三）第五十二軍（抽一旅爲軍團預備隊，俟攻略嶧縣後，歸還建制，）河防交代後，由台兒莊以東渡河，向蘭陵鎮、洪山鎮一帶集中，限明（二十三）日前集結完畢，二十四日拂曉以前展開於土山、馬山、鵝山頭之線，開始攻擊嶧縣附近之敵，須至二十五日完全解決。如敵退守嶧縣時，即以

第三十一師監視該敵，令其相機殲滅之；該軍即進出鳳凰山、黑山，猛攻臨城敵側背而規復之。

(四) 卅一師應於本(廿二)日以一旅佔領台兒莊運河北岸城寨，以一旅進出泥溝附近，對嶧縣方面警戒，該師爾後歸五二軍關軍長指揮，協同五二軍攻略嶧縣。如殘敵固守該縣城時，即由該師監視，並相機殲滅之。此時，該師歸本軍團直接指揮。

(五) 八五軍，明(廿三日)晚移至台兒莊以北，及傅山口一帶山地，以一部對臨城滕縣方面警戒，主力於廿四日拂曉前解決棗莊附近之敵，並確實佔領之。俟五二軍攻略嶧縣後，該軍即以有力一部挺進於龍山、虎山，牽制滕縣附近之敵，掩護我五二軍進出鳳凰山、黑山、青山頭之線，使其便於攻取臨城。此時該軍主力，即向谷山東集馬頭地區集結為軍團預備隊。

(六) 五二軍與八五軍之戰鬪地境為：尙岩——稅谷——郭里集——石盤——馬凹——山口——西集——官橋之線，線上屬八五軍。

(七) 十三兵站支部，着即推進至台兒莊開設，並由賈支部長速派野戰醫院兩所，分設於台兒莊趙墩，收容傷病，彈藥倉庫推一部至趙墩。

(八) 通信用無線電(新到密本)及有線電話。

(九) 余刻在台兒莊，爾後隨五二軍行動。

軍團長 湯 恩 伯

(按卅一師到達台兒莊時，第二集團軍司令部尙未趕到，故由戰區司令長官部以電話通知本部，該

師歸本軍團臨時指揮）。

湯將軍於發佈上項攻擊命令後，各部隊均照命令所示，分別行動，湯氏又急電調十三軍獨立騎兵團，及第二師騎兵團，即日由亳州出發，趕到商邱乘車，輸送至台兒莊集結，如情況無特殊變化，準備使用於向城方面及台兒莊以東，警戒軍團之右側背。

二十三日

湯氏原定隨五二軍行動，但以八五軍爲最外線之攻擊部隊，其行動快慢，足以影響全般戰局的成敗，所以於廿二日晚間由台兒莊趕至蘭陵鎮後，廿三日晚冒暴雨行軍，以保持秘密，急向向城，女峯山、神山一帶疾進，至廿四日拂曉前，到達雙河，指揮軍團作戰，特別注重第八五軍對棗莊之攻擊。

三月廿四日湯軍團長於雙河得各軍報告，知台棗支路正面敵之先頭，已竄越獐山至泥沟一帶，與我守南北洛之卅一師池峯城將軍所部對峙。

我第八五軍之第四師陳大慶將軍所部於本（廿四）日十六時，已進入科拉崗云谷山一帶，準備攻略棗莊；第八九師張雪中將軍所部，到達東鳧山、井莊一帶佔領陣地，掩護第四師之攻擊。

我第五二軍於午前進入青山、傅山口、平山一帶，準備向嶧縣攻擊。

湯氏得知上項情況後，又率司令部急進於毛家宅子，以指揮右翼八五軍對棗莊之包圍攻勢，除令八五軍以黃山、馬山、東鳧山、谷山爲根據，即向棗莊急襲猛攻外，並催詢五二軍關麟徵將軍，要求其報告該軍之行動狀況，當得關氏於本（廿四）日十四時復電，知該軍已以廿五師張耀明將軍所部，展開攻

略潭山、苗莊、西葛埠、嶧縣城一帶之敵；而以其第二師鄭洞國將軍所部，控置於黃山、杜家溝，準備策應廿五師之作戰；該軍軍部即進駐鵝鴿窩。同時，關氏已派兵一部對臨沂方向警戒云。

當時，敵人的進犯鋒芒，無論在津浦鐵路上或棗台支路上，都被我們阻遏了。因為在台兒莊有友軍孫集團一部守備，而運河南岸的賈橋亘微山湖間又有本軍團第十三軍的部隊防守着，敵人除非能够擊潰我們，就無法急越韓莊台兒莊以犯徐州。不過，徐州的近外圍的顧慮雖然減少了。但是，徐州東北的遠景，尤其是台兒莊右背後的漏洞，由青島間道滲攻臨沂的敵寇——板垣第五師團，却使我們不敢忽視。湯將軍因就心這一方面的變化，恐怕敵人來抄斷我們的背後，破壞我們圍攻棗嶧之敵的計畫，他極欲加強我們與臨沂友軍的連繫。所以湯氏於本（廿四）日傍晚派筆者星夜兼程趕往臨沂去，探訪張自忠龐炳勳兩將軍，並和他們取得連絡。筆者抵臨沂後，經一夜的勾留，才把雙方通力合作，和通信連絡的問題，商得具體的辦法，最重要的，是由湯將軍負責，就本軍團現有的補給量中，抽出相當數字的彈藥，交給龐張兩部運往臨沂去，增強他們的作戰力量。他們答應於獲得此項彈藥之後，在臨沂攔住敵寇，以掩護我們對於棗莊和嶧縣的攻擊。當筆者於次（廿五）日晚間偕龐部來員趕回毛家宅子軍團司令部，向湯將軍報告往臨沂與張龐兩將軍連絡的結果以後，湯氏欣然指示本軍團的兵站，立即撥發步機彈藥四十萬發，交由龐將軍的來員領去。這時候，湯將軍正忙着處理前方進攻事宜。據池峯城將軍的電報，知道沿棗台支路進犯台兒莊外圍之敵約兩千餘人，已被該師一八五團側擊和一八六團的出擊，予以有力的打擊，而形成膠着狀態。



三月廿五日

今日的戰鬪，主要是敵寇企圖據棗嶧以急犯台兒莊，我則控制棗嶧東北山地，反攻棗嶧，因而演成了慘烈的棗嶧縣爭奪戰。敵寇在津浦鐵道和棗台支路兩正面，雖擁有步騎一至兩萬人，戰車約百輛，兇猛進犯，但因為在棗莊遭受王仲廉將軍，在嶧縣遭受關麟徵將軍分區分段的攻擊，予敵寇背後以重創，它迎面又被池峯城將軍拒阻於泥溝北洛；因此急犯台兒莊之敵，被我攻守兩面的配合，更難於展開有力攻勢。

當時本軍團第八五軍第四師陳大慶將軍所部，對棗莊攻擊得很厲害，特別是該師第十旅倪祖耀將軍所部，奮勇向前，以卓山、馬山、黃山為根據，從東西北三面，包圍棗莊，自昨（廿四日）午夜以後，經六小時的夜戰，雖蒙甚大的犧牲，然迄今（廿五）晨八時，該旅十九團終於攻克了中興煤礦公司的水塔，並協同該旅第二十團攻克了該礦場東西北三面的三座碉樓，殘存於敵手者，僅南面之一個碉樓而已。惟以時既入晝，我因無空軍掩護，而敵又挾其飛機大砲和戰車向我反擊，致使我晝間攻擊的進行，益感困難。始轉取守勢，以一部守住已得的碉樓，以主力控置為機動態勢，而與守碉之敵對峙。

又我第五二軍之廿五師張耀明將軍所部，於昨（廿四）日夜半潛入郭里集，準備進攻西葛埠，不料郭里集先有敵盤據，幸敵警戒疏忽，我攻擊部隊未為其所發覺，該部七三旅張漢初將軍即命所部將該村嚴密包圍，施行火攻。當時，敵自夢中驚醒，見火光燭天，四散逃命，又經該旅伏兵用機槍掃射，敵屍遍地。後經搜檢敵屍之文件，知為敵磯谷師團第十聯隊之第二大隊，並有敵俘上尾一馬者，知為該聯隊



赤柴大佐所屬第五中隊之少尉官，據供該大隊幾盡就殲於此矣。又該師會於九山附近，擊毀敵戰車三輛。

回顧此一日夜間之戰鬪，頗富於戲劇性，雖當面之敵未能盡殲，然已奠定我軍必勝之信心。兩日間我方作戰人員雖傷亡之官兵千餘，但已獲得相當代價，士氣益振，制勝之基更堅實矣。

三月廿六日

本軍團以友軍第二集團軍司令部已到達台兒莊附近，軍團即令卅一師池峯城將軍所部，歸還該集團軍建制，今天的戰鬪，均為小接觸，除令池師歸建外，餘無顯著變化，本軍團所屬單位，仍續行攻擊棗莊嶧縣各目標。但據關將軍昨（廿五）日廿一時電報湯將軍稱：「得自卅一師九三旅於滄浪廟，邊莊激戰中所俘敵文件，獲悉磯谷師團之六三聯隊，福榮部隊已向台兒莊竄犯云」。

三月廿七日

綜合各方面情況：棗莊方面，敵迭有增加，敵並以戰車廿餘輛，步兵三四千人在其飛機掩護下，猛烈反攻棗莊。在棗莊附近與我第四師所部混戰。另據五二軍軍部情報，謂敵於昨（廿六）晚有步兵一聯隊越嶧縣南移，其企圖不明云。

又據五二軍解到軍團部的一個敵探（該敵探係為廿五師所捕獲，名寧天成，使用一面橢圓形的小鏡子，這不但可以作為對空與敵機連絡來殘害國軍，還可以利用那鏡子的紅白兩面顏色，來作為進出敵哨所的通行證。）供稱：「劉桂堂任偽滿第十七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位置在臨城、濟甯附近一帶，也有



劉部。該軍有三個師，師無旅，直轄四個團，每團三營，及一迫擊砲連，外加通信特務排各一，每連十二班，班有十二人，（人數不足），輕機關槍一挺。每營有步兵連三，機關槍連一，連有機關槍四挺，每槍馱馬三頭，迫擊砲連有砲六門，每砲有馱馬五匹，師直屬騎兵連及特務營各一，每連有日人二，每營一，每團三，擔任監視工作。該軍第二師師長劉桂俊，是劉桂堂的鄉親，該探卽在該偽第二師二團二營六連服務等語」。由此可知犯津浦路之敵的先頭攻擊部隊和主攻部隊都爲敵寇，但其掩護交通，和助敵佯攻的是爲虎作倀的偽軍——劉桂堂部。至於在上蔡、汝南一帶肆擾的劉桂堂屬匪，也的確是和敵犯魯南取得呼應的。

此外，本軍團得到孫連仲將軍感申諜電的通報，說是：「第廿七第卅一師與敵對戰於燕字景、孫莊一帶，台兒莊北垣被敵砲燬，突入敵人三四百與我混戰，敵由嶧縣南下千餘，砲十餘門，戰車十餘輛，汽車卅餘輛，另敵千餘，用汽車向北洛輸送中」云。

湯軍團長綜合全般情況判斷，敵先頭部隊雖已開始撲攻台兒莊，但其主力似尙被我牽制於嶧縣及棗莊一帶，故仍令第五二軍加緊猛攻嶧縣，第八五軍分攻棗莊，並鑽襲臨城，以減輕台兒莊友軍之負擔，並藉以測知敵主力所在。如果敵已集攻台兒莊，則以全力南下，直搗敵後，與孫集團緊密協同，俾能達到消滅進犯台兒莊之敵的目的。湯將軍將上項意圖指示各軍後，據關將軍對湯氏之戰鬪報告稱：「郭里集之敵，自經廿五師張耀明部解決後，第二師亦攻達郭里集迄棗莊以東地區，並擊潰了該地據守各點之敵千餘。……」湯氏據報，爲鼓舞士氣，除一面嘉勉關氏及其全軍，另給予出力官兵三千元的犒賞費，

以示慰勉他們更狂熱的殺敵情緒。

湯將軍於本（廿七）日二十一時前，由今天的攻擊情形來推測敵主力的行動，知敵主力確已漸接近總攻台兒莊的模樣。湯氏在這個時候，早已成竹在胸，想用全力拊敵之背，以求得決戰的勝利。於是令五二軍即晚把主力由傅山、青山一帶南下，授以與孫集團協同夾擊殲滅台兒莊犯敵的任務。令八五軍用側敵攻擊的方式，一方面拊棗嶧一帶的敵背，另一方面擔任掩護我五二軍的攻擊行動，以防該軍在攻擊過程中東西兩側背可能的意外變化。湯氏下達了這一命令於本（廿七）日晚復將司令部由毛家宅子移回雙河，準備隨時南下，指揮本軍團與犯台兒莊之敵決戰。

今（廿七）晚各軍師奉令後，即在時晴時雨的黑夜中向指定的方向進發以達成它們的使命。湯將軍則率領軍團司令部也跟踪急驅於荒瘠的抱犢崗神山一帶原野。他爲着更有力的協同孫集團作戰，還想對關將軍補充一些指示。惟以當地並無通信機關可以傳達，又派筆者乘夜冒雨馳往女峯山方面去追尋五二軍的關麟徵將軍，傳達命令。這一任務，表面似極簡單，但要由一個人在大地茫茫之中，能够在風雨交加的黑夜裏，找到流動中的部隊長官，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加以敵探和漢奸也在各地不分日夜的活動，它們想搜尋我們的軍情，遠比我們的情報活動更爲積極；如果像筆者當時負有機要任務的人落到了它們的手裏，自是它們的好收穫。但是，筆者由於任務的重要，和軍事命令的尊嚴，當然不計艱險去達成這一任務。筆者在魯南山地不辨天南地北的跑了八九個鐘頭的夜路之後，微倖的在女峯山不遠的地方，碰着了戴安瀾將軍在急行中的部隊，他們進行了一整夜的急行軍，他們部隊的行列，誰也不知前後，



他們只知道後一個接着前一個的黑影緊緊追趕，究竟是誰先誰後，就無法也無時間去辨識。筆者問到一個排長，他並不曉得他的營長的位置，問了一位連長，它不是說旅長在前，它就說是團長在後，誰還知道關將軍的所在呢？苟氏經過三四次前跑後攔，幸虧碰着了高鵬團長，他說：「我不知道我們軍長的位置，可是我們的旅長戴安瀾將軍，就在左前方一里處的村子裏宿營，請你去問他就知道了」。通過了重重難過的警戒崗哨之後，筆者終於找到了已經入睡的戴安瀾將軍。據戴將軍說：「我們的關軍長在牡丹池宿營，距我的旅部宿營地還有十餘里地。」後來，戴安瀾將軍即派人伴送筆者至關將軍的司令部去，到達那裏天已大明，而是廿八日的六點鐘了。

廿八日

關將軍等都因為整夜行軍初到宿營地，他們才入夢鄉，所以他的副官們不敢去驚擾他，由參謀長姚國俊將軍起床照料，約定再過兩個半鐘頭，就讓筆者謁晤關將軍。廿八日九時，筆者由姚國俊參謀長引見關將軍，陳明湯軍團長的意圖：「請貴軍務於明（廿九）日傍晚以前，開抵蘭陵鎮的西南地區，猛烈攻擊犯台兒莊敵人的左側背，以解孫集團之危，而與台兒莊孫集團密切連絡，以殲滅敵人於台兒莊附近。」關將軍很慷慨激昂的表示：「絕對辦到！絕對辦到！請報告軍團長放心」。至此，筆者以任務既達，即又馳往預先約定的向城，等待湯軍團長由雙河南移通過向城時，向湯將軍復命。

三月廿九日

各部隊於今（廿九）日晝間，都作向台兒莊附近敵後攻擊的準備，當晚均分途兼程南進。五二軍即

經蘭陵鎮，向台兒莊東北沙江凹攻擊前進，八五軍則佔領平山、傅山、石城崗、女峯山一帶高地，一面對臨沂方面搜索警戒，一面向嶧縣佯攻，以掩護五二軍之兩側背；至於本軍團司令部於今（廿九）晚以急行軍，由雙河出發，經向城南移，迄卅日十一時即已達四戶鎮附近指揮。

三、台兒莊殲滅戰（三月卅日——四月六日）

三月卅日

今日綜合各方面情況如次：（一）犯台兒莊之敵三千餘，雖於廿八日一度突破台兒莊北垣，但爲卅一師池峯城將軍所部驅退，已堵塞其缺口，該敵正向台兒莊東迂擾中。（二）本軍團第五二軍於本（卅）日晨在蘭陵鎮西南展開於官莊、蘭屯之線，第八五軍一個師展開於水湖、王莊、甘露寺一帶，與五二軍同時向犯台兒莊之敵後總攻，擬與孫集團協同夾擊當面之敵而殲滅之。各部攻擊進展後，第二師先克馬莊，餘於傍晚推進於甘露溝、腰裏徐、柿樹園之線。

湯軍團長於深夜奉到司令長官李卅日廿時電令：「敵主力似已南下，其一部繞出台兒莊東側第廿七師背後，企圖由萬里閘方面渡河，包圍我孫軍後方，着貴軍團長以一部監視嶧縣，親率主力南進，協同孫軍肅清台兒莊方面之敵，並限明（卅一）日拂曉到達。」

湯軍團長以所奉上項電令，與他於昨今兩日所下各部之總攻擊命令，並無出入之處，湯氏除嚴催各部繼續加緊進攻外，並於本（卅）日申時，前往洪山鎮蘭陵鎮指揮。

三月卅一日

本軍團第五二軍關麟徵將軍的部隊，從昨（卅）日展開於官莊和蘭屯一帶，進展到甘露溝、腰裏徐、柿樹園以後，今（卅一）日自拂曉以前，即發動總攻，激戰至午後三時，斃敵盈野，毀敵戰車五輛，經十二小時之激戰，先後攻克馬莊、大莊、張樓、賈家埠、小集、蘭成店、三佛樓等地，雖曾遭受敵步砲空及戰車之猛烈火力的極大犧牲，然全線進展四公里，收復村莊十餘座，臺棗支路已橫在該軍垂手可得的面前。

又我第八五軍的一部，也於昨（卅）日晚，由水湖、王莊一帶向嶧縣發動佯攻，配合第五二軍的主攻，迄今（卅一）日午後二時，該軍第八九師大部，已越過了嶧縣東北的馬山、九山，正在向雙山進展，迫近嶧縣東郊。

當上述的全面攻擊順利進展之際，湯軍團長得到我第十三軍獨立騎兵團李團長在向城東北地區的報告，據稱：由臨沂方面馳來之敵二千餘人，大砲十餘門，在其飛機掩護之下進犯，該團已力不能禦，請求注意側背安全。同時，湯將軍又得到我第八軍^五王仲廉將軍的電報，說明該軍原置於女峯山、平山、傅山、石城崗一帶的主力，自本（卅一）日晨應十三軍獨立騎兵團的通報的要求，已派第八九師張雪中將軍的部隊出擊，迄午後二時許，擊潰了竄到向城東郊的敵寇七八百人，旋又直撲向城以東之玉樓、梧桐村一帶，也把那裏的近千敵人打得望風而逃。惟節節進展至邵家莊以後，即為該地兩千餘頑敵所阻，一時無法進展而相持不下。湯將軍得此兩方面的報告之後，綜合判斷由臨沂竄來向城邵家莊一帶的敵人，共約三千以上。在決戰地域的直後方，決不容有這樣的威脅存在，所以湯氏即抽調與我五二軍並肩攻擊的

第四師，轉而服行此一任務。這雖然減弱了第一線的攻擊力量，但究竟比坐視兩面受敵的形勢爲有利。

此時，橫亘在本軍團面前的問題，第一是要儘可能迅速完成臺棗支路上的主力戰鬪，第二是要使背後的突然襲擊，不致影響到主力戰場的行動。這兩大問題的解決之道，必須保有所望的空間，而贏得所需的決戰時間，以便在我敵主力決戰之前，使敵主力與其外線之一部，絕對不能會合。這就是要使兩面來夾攻我的敵人始終分離，我們才能够得到將敵分區各個擊破的機會。其次，就需要地形上有天險的屏障，我能以寡制衆，將敵任何一方隔絕於地障以外，不致爲敵兵力與砲火同時發生危害我們的決戰行動才行。不過，我們展開作戰地圖來看，主力戰鬥方面的敵人，在官莊亘蘭成店線上，而由臨沂來襲我側背的敵人，也到了邵家莊與向城之線，這兩線間僅相距約三十公里之遙，假使敵由兩面對進，則其相對的會合點就不到十五公里了。而且，我們指揮作戰的軍團，軍，師等指揮機關所在地，恰在這些會合點上，如果敵由兩方面以野砲對射，即可隨時使上述各指揮機關遭受打擊，如果我們坐視這種形勢的發展，那末，只需三四小時的功夫，便會感受到敵寇合圍而來的危機了。當然，我們只要握有大量的機動預備兵團，或強大的砲空部隊在手，便可以各個擊破的手段，先解決對我危害甚大的一方面之敵，而後再對付另一方面之敵。奈本軍團當時的兵力薄弱，如不改變態勢，不但兩不得一，且有意外的危險。

台兒莊與向城之間，只是魯南山麓以外的小起伏地，並無險阻可以爭取時間，或節儲若干部隊而備爲應變的兵力。何況我們的國軍，盡是輕裝部隊，若無優越態勢，那便只有坐視敵寇的強大空軍、砲兵、戰車等部隊對我們這一大羣肉彈任意蹂躪了。因此，我們爲了要獲得會戰的勝利，就必須保持行動自

由，掌握主動，乘隙以加諸敵人不可預防的奇襲，這才是我們以弱制強的唯一辦法。所以湯軍團長縝密考慮了這些條件之後，採取斷然的處置：就是決心轉用兵力，轉變成爲有利的態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動，把我們的兵力，一律由內線轉爲外線，使戰鬪位置由不利變爲有利的態勢，將敵主力和一部，都納入本軍團的包圍圈內，一舉將敵席捲於台兒莊附近，與孫集團協同把它殲滅。當湯氏下這一決心時，它曾和關麟徵將軍商討過，關將軍不僅同意其卓見，且明白表示，他願竭誠擁護這一決策到底。湯將軍雖是一位大軍統帥，但他並不限於在司令部裏用電話或電令指揮部隊，他隨時都盡一切可能與其前方的各級將領直接接觸，所以他對於戰地情況特別透識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對於情況變化的決心處置，既迅速而又十分明確。加之國軍在現代的科學戰爭時代作戰，往往因爲無科學工具來發揮高度的戰鬪精神常感到敵人的飛機、大砲、坦克對我後方的威脅。換言之，無論前線的戰鬪如何有利，假使後方一有波動，就感於自己的掩護力弱而動搖了。我們並不承認物質可以征服精神，在事實上，而我們八年又兩個月的抗戰，始終是精神戰勝物質。不過，我們既明白強弱的癥結所在，決不能無理的抹煞當時敵我之間的情況。湯軍團長敏捷的處置，我們從研究戰史的眼光來看，是那樣的切合機宜。我們對於湯將軍卓越的指揮才能，真是無限敬佩！

那個時候，還有一部份人士，因爲不十分明瞭前方的真實情況，以爲由臨沂方面竄來向城附近的敵人，不過僅三數百人的牽擾，不必顧慮，也無須轉移正在台兒莊方面決戰的主力繼續攻擊，即可迅速獲得湯孫兩集團協同殲滅敵寇於台兒莊的勝利。實際上，這完全是幻想，我們只要從第廿五師和第四師在



作字溝、鳳落、愛曲、秋湖一帶協力反擊，把由臨沂竄來的一股敵人消滅大半以後，在那裏所俘獲的文件中，就可以查明來援磯谷師團的是板垣第五師團的先遣隊——包括片野步兵聯隊、新島騎兵聯隊、小埤砲兵部隊等，所組成的一個混合部隊，其總兵力約及五千以上，由此可見一般人們的臆斷與現實完全相反，從這一點來證明，湯恩伯將軍的判斷是正確的而其迅捷的處置也是人所不可及的，假使湯氏沒有這種英明果斷，試想本軍團於本卅一日午後三時迄四月一日的上午，仍然在甘露溝柿樹園之線面對着臺棗支路的磯谷部隊繼續進攻，未必能解決戰鬥，却以背後暴露於向城作字溝方向而來的敵人，且任他抄襲突越到洪山鎮蘭陵鎮而搗毀我指揮機關以後，我們還能够主宰台兒莊的勝利嗎？恐怕我們所加予敵寇在四月六日的慘敗命運，老早就由敵人於四月一日壓迫到我們自己的頭上，因此我們可以斷言，當時湯恩伯將軍這一正確而迅速的處置，是我們在台兒莊會戰勝敗的主要關鍵。

四月一日——三日

四月一日零時時分，各軍遵照昨天下午三時半的部署，都就軍團長所指定的位置迅速部署完畢。第五二軍關麟徵將軍所部，由腰裏徐、柿樹園乘夜與敵脫離，急向右旋迴約廿公里，在四月一日拂曉到達洪山鎮以東的魯坊，第八五軍的第四師，先佔領愛曲秋湖拒止住向台兒莊分進的敵人，並掩護我第五二軍自由安全的向右旋迴，該軍第八九師乘夜穿越作字溝邵家莊間敵人的背側，向南喬鳳落之間集結，當時，湯團長要求各部於四月一日七時以前，分別展開對鳳落、作字溝攻擊的態勢，急速向北攻擊，與第四師協同擊破，作字溝、鳳落、邵家莊一帶之敵以後，即再旋轉面對西南攻擊，以與在台兒莊友軍孫集

團，再度夾擊當面之敵而殲滅之，以爭取台兒莊會戰的最後勝利，果然，在此一攻勢發動之後，敵因無備，使我軍能以破竹之勢擊潰鳳落、作字溝，及接近愛曲、秋湖一帶的敵人，並於四月二日將其殘部與磯谷師團，一起席捲在我們的新包圍圈內時至今日，敵人只有任我們宰割了。兇頑的敵人，自命爲驍勇善戰的磯谷板垣兩部，他們於大軍失却態勢之後，只好像釜底游魂似的拼命掙紮了。

當我們這一新包圍圈構成之前，軍團所屬各部，都歡聲雷動的，像獵狩爭獲錦標一般的隱密神速前進，將作字溝、鳳凰山、洪山、前煙頭、小洪山、西房前、愛曲、秋湖附近及小王莊、鳳落、小鍋里一帶之敵約四五百人，——片野先遣隊，像秋風掃落葉似的，於兩日兩夜中殲滅大半，而粉碎了敵酋板垣由臨沂遣援磯谷的企圖。在我們的攻勢，戰鬪順利進行之際，恰又遇到大批援軍趕來了戰場，因爲我們的戰區長官李宗仁將軍，就心台兒莊有失，特派第七五軍周晷將軍所部，趕來岔河鎮大良壁之間增援我們。與該軍先後同來的，還有砲兵第四團和第七團，尤其是砲兵的增援，更加强了我們進攻的火力，使我們的攻擊更易於成功。

直到四月三日我們終於勝利的結束了愛曲蘭陵鎮間的掃蕩戰，同時也肅清了向城到秋湖路上的殘敵。

四月四日

自今日起，湯軍團長急調七五軍的一三九師到南喬魯坊向北警戒，並搜索敵板垣第五師團由臨沂再來的後續兵團而將軍團部署爲第五二軍第八五軍，第七五軍（欠一三九師），以由右至左的順序，全力



指向臺聚支路，開始總攻。各軍發起攻勢後，第五二軍在洪山鎮以西，蘭陵鎮以南，比較輕而易舉的擊破了機動應戰的敵人，再度克復了甘露寺亘楊樓、陶墩之線。而八五軍在小良壁、朱灘、大顧珊間地區，却碰着了敵人固守該地的硬釘子。這一地區的攻擊，經甚長時間的激烈爭奪，張雪中將軍曾在大顧珊，親督八師浴血奮戰，屢經得失，致曾在南口重傷獲痊的該師五二九團團長羅芳珪上校，他又在進攻大顧珊的苦戰場合裏再度負傷，可是他仍然是南口戰時的風範，裹創再戰，誓死不退，致該團傷亡大半，羅團長竟再飲敵彈而壯烈殉國。但是敵在大顧珊的抵抗巢穴，也土崩瓦解了，經此激烈爭戰，我軍終究克復了大顧珊。

四月五日

敵因報復在大顧珊之敗的恥辱，本（五）日復傾其全力，由鸞墩、郁莊、譚莊三方面來反撲，爭奪之烈，前未曾有。致五二九團第三營營長葉支榮，又在此爭奪戰中重傷，該營兵力損耗及三分之二。張雪中將軍急派五三零團增援搶救，才爭回拉鋸戰的上風，並獲得該師在大顧珊以南向譚莊實行中央突破的成果。至於我們在南左翼攻擊的七五軍第六師，因爲在大良壁馬甸地區，所發動的攻勢，受敵砲火封鎖，致相峙於耿莊與東范墩間。在這幾天的戰鬪中，尤其是在大顧珊的爭奪戰中，我們能够粉碎敵寇抵抗的成就，深覺得砲兵第四第七兩團的火力協調之功不在小。尤其是砲兵第七團的第八連及第四連，在大顧珊附近的戰鬪中，表現了驚人的戰績。當黃家樓三河口間有敵步砲兵五百餘人，砲十二門，正向我左翼活動，企圖進出賀莊，來抄我八九師之背面時，敵砲兵卽在陳家瓦房耿莊間陣地，遭受了我砲兵殲

滅性的射擊。這不但有裨於台兒莊會戰的勝利，而且造成了劣勢砲兵消滅優勢敵砲兵的奇蹟。

在台兒莊會戰的勝敗行將揭曉的時候，湯軍團長奉到長官李本月三日十四時轉來委座的訓令：

『奉 委座二日十時一元電開：「臨嶧臺韓間之敵，經我軍連續猛攻殲滅過半，其退路斷絕，增援無望，尙作最後之掙扎。臨沂方面之敵，苦戰之餘，放棄戰場，竟分兵向台兒莊轉進；淮南之敵，不顧側背危險，向蚌淮集結；晉南豫北之敵，不惜放棄既得地區，抽出兵力，以圖策應，均足證明敵人對於魯南會戰之重視，及其危殆之程度。仰我英勇將士，其各認清本會戰之重要性，並我軍將獲全勝之現狀，嚴令所屬作最大之努力，爲戰略上適切之協同，促成絕對的勝利；以利全局，發揚國威，有厚望焉！』等因。特電轉飭，務各努力遵照，爲要。』

湯軍團長奉到上項電令後，除經轉飭各軍師遵照外，本軍團連日的努力，當無媿於所奉層峯電令之期望。尤其所奉上述電令所示之各方情況，不但證明敵在中國戰場都在抽調兵力，來做台兒莊決戰的賭本，尤其關於臨沂之敵向台兒莊方面增援一點，對於某些人誤解本軍團三月卅一日下午變更態勢之決定，是最適當的說明了。

四月六日

關麟徵、周晷、王仲廉三將軍所部，均對於逐步敗北之敵，加緊進攻。關軍由河灣、大莊、張樓向馬莊、馮家湖一帶進攻，經通宵血戰後，克復該地。王軍之八九師五三零團，於掃蕩大顧珊譚莊間之殘敵時，雖受郁莊方面敵之反襲，而該團第三營營長黃鼎，亦壯烈犧牲此爭奪戰之中，然幸經該師主力增

援，終於將該敵擊潰，得與關軍齊頭併進。周軍第六師（該師原擔任臨沂向城方面之警戒）向蕭汪、辛莊，其一三九師向賀莊、耿莊、陳瓦房之敵協力猛烈進攻，經激戰後，先後克復大石埠、辛莊、東莊一帶。

當我各軍進攻獲得全面進展後，便乘此良機，分區圍殲殘敵，迄下午四時，敵漸動搖不支，我各軍復集注主力，向敵後縱深突進。我各軍爲防敵乘夜脫逃，於本（六）日下午五時，一面由正面迫敵，使之無法脫離，一面又鑽隙擾敵後方，使其無法立足。至此兇殘無比的頑敵，終於總崩潰矣！自命爲世無與敵的日本皇軍也不能不承認會戰的慘敗了。台兒莊的勝利之花，不僅呈獻於全國軍民之前，同時，也糾正國際輿論認爲中國軍隊無法與日本爭勝的錯誤觀念。

四、台兒莊嶧縣的追擊戰（四月七日——十一日）

敵寇於六日晚雖已開始崩潰，然其後衛戰抵抗極烈，企圖藉此掩護主力脫逃。本軍團的第五二軍在底閣、楊樓，八五軍在前後黃淵、關莊、車墩、朱莊、郁莊一帶，澈底擊破了敵寇有計畫的後衛抵抗以後，才得跟蹤敵主力作強烈的追擊戰。我十三軍的一一零師，則已沿獐山附近，向泥溝北洛側擊。惟我第五七軍，竟被敵阻於陳瓦房、鳳凰橋一帶，友軍孫集團擬向孟莊、裴莊三里莊南洛一帶攻擊。在此一片追擊聲中，本軍團奉到司令長官李七日十二時的追擊命令如下：

（一）台莊附近，經我孫湯兩軍擊潰之敵，現向嶧縣方面逃竄中。

（二）湯軍以一部肅清戰場，以主力由臺棗支路（不含）以東，沿夏莊、馬山、九山、潭山以南地區，

向嶧縣追擊前進。

(三)孫軍指揮張軫師，由台莊支路（含）向嶧縣追擊前進。

(四)曹福林軍應於嶧縣以北地區，截擊敵人，勿使竄逃。

(五)敵如退據嶧縣城，孫湯兩軍各以一部監視之，主力尾敵窮追。

(六)孫震軍應由新閘子渡運河，追擊韓莊方面之敵。

(七)李仙洲師應繼續經由作城，向東掃蕩臨沂以西之殘敵，向臨沂前進，到達該地後，歸張軍長自忠指揮。

(八)余在銅山。傳達法，孫湯兩軍先以電話傳達命令要旨，後以無線電拍發。曹軍，張軫師，龐軍團長，張軍長以無線電傳達。

本軍團奉到上項電話命令要旨後，湯軍團長即於當日十四時以參戰電命令第五二軍關麟徵將軍，七五軍周晷將軍，八五軍王仲廉將軍，十三師吳良琛將軍，三三三旅王肇治將軍，指示追擊任務如下：

(一)當面之敵，已受我軍所重創，似有向嶧縣退却模樣，據傳曹軍已佔領臥虎寨，張軫師已佔領南洛，孫集團已攻下劉家湖、裴莊、滄浪廟、邊趙村之線，現均沿棗臺支路，及其以西地區，向嶧縣追擊前進中。

(二)本軍團以一部消滅滯留當面之敵，主力沿棗臺支路以東地區，向嶧縣追擊前進捕捉敵主力而殲滅之。



(三)王軍迅即向岔路口掃蕩，挺進到達後，即向北旋轉，沿棗臺支路（不含）以東地區，向馬山、雙山、潭山追擊前進。

(四)關軍應以一部消滅甘露寺、楊樓一帶殘敵，主力即由甘露寺，底閣向四流井、馬山、石門莊追擊前進，並相機追出嶧縣東北地區，截擊北竄之敵。

(五)周軍負責解決台莊，疆石溝至大良壁之線以南地區殘敵，並清掃戰場，爾後即集結常溝、沙江凹、小良壁、河南頭一帶，為總預備隊。

(六)吳師應以一旅在向城、青山、傅山、石城崗一帶佔領陣地，對臨沂方面警戒，主力控置於作字溝附近。

(七)王旅仍控置於小良壁四戶鎮一帶。

(八)關王兩軍作戰地境為低石橋——柿樹園——出頭林——高莊——土山之線，線上屬王軍。

(九)余現在四戶鎮。

當上項電令發佈後，湯軍團長又奉長官李的電話，遵即派第十三師吳師長率部開臨沂附近，歸五九軍軍長張自忠將軍指揮。

第二十七節 台兒莊會戰的勝利因素

犯台兒莊的敵人，無論是棗臺支路方面，無論是臨沂通台兒莊的道上，都被我們湯孫兩軍的協同努

力，把它一個個的打垮了，敵人的崩潰，並不是偶然的僥倖的結果。只要了解我們的攻守犧牲之大，像團營長一類的主要幹部，因攻戰的殉職之衆，便可以想到這是何等艱辛慘烈的戰鬥！現在敵人已甘拜下風，他由攻擊變化到退却，這是日寇在軍語辭典上從未見過的陌生字，這勝利是何等艱難的成就呢！現在雖然敵人已經開始退却，但並不是說敵人就無力抵抗。因為我們身逢當時的追擊戰，知道在大小良壁、鳳凰橋、甘露寺、南北洛、台兒莊之間，不下百十村砦的掃蕩，曾付過意想以外的代價，才獲得一寸一步的進展。這就是說：我們在台兒莊附近的殲滅戰是一場很艱苦的戰鬥，在台兒莊以北的追擊戰，仍然是一場艱苦的戰鬥。尤其是在大顧珊與蔡莊附近的激戰，我八九師固曾殲敵步騎兵兩千多人，然該師的五三零團第二營營長童亞，竟於掃蕩追擊戰中陣亡了。經過魯南的追擊戰，使我們更了解敵寇戰鬥精神之頑強。

同時，魯南的民間村砦，也無形中爲敵寇增加不少在戰鬥技術上的韌強性。因為魯南每一個村落，都是一兩尺厚的石圍砦牆，加上敵寇有各種口徑的砲火，配合着他比較優勢的空軍，凡敵所至，這些村砦都無形中成了不必設備的工事，甚至成爲半永久性的堅固要塞，敵寇凡據有村砦，就使敵人的抵抗力量增加到想像以上的數倍。然而，這些村砦對於我們自己有什麼作用呢？因為我們裝備太差，兼無空軍和適量的各種砲火的掩護，我們如果死守一個村砦，反而給予敵寇以一大目標轟擊的便利；因為裝備的不同，戰場地物的利用，也就成了迥然相反的效果。由於這些戰爭的基本條件，孫集團軍能够固守住台兒莊，固爲台兒莊會戰勝利的一大原因，但是，假使沒有湯恩伯將軍能够「贏得機動，取得外線，而且



造成優越態勢，使狡詐兇頑的磯谷板垣兩敵無所措手」的話，則孫連仲將軍的固守，恐難獲得決定性的勝利！此決非我們自詡的戰功。我們只要看這次世界大戰中的許多戰例，就可以知道單純的防守一個要塞，即使像英軍扼守的新加坡那樣堅固的要塞，都會被優勢敵人摧毀的。何況我們客觀批評台兒莊的會戰，是由於我們的最高統帥部，第五戰區長官部指導卓越，而得力於孫集團的能守，湯軍團的善攻，以及張龐孫曹各部全面配合的適宜。

決定戰鬪勝敗的因素，是以敵我雙方實力強弱為根據的。不過，在大兵團作戰，實力強大的一方，固然容易主宰戰場，然而如果運用巧妙，較弱的一方，也可能反敗為勝。但是這個主要條件，就要看統帥的才能了。例如拿破崙於加爾他湖之捷，毛奇元帥於普法之戰，興登堡將軍於坦倫堡之戰的勝利等，都是以寡制衆，以弱勝強。此誠不愧為大兵統帥的卓越楷模。

我們在台兒莊的勝利，從集中初期的遭遇戰到逐次戰鬪中的變更態勢，和爭取外線所造成的優勢，決非僥倖可致，而是由於湯軍團長發揮了統帥的卓越才能，使苦戰中的部隊，仍然能保持高度的機動性。才使台兒莊會戰獲得轉敗為勝的結局。

我們明瞭了這些經過以後，認為台兒莊的勝利，與其說是「鬪力」的結果，毋寧說是「鬪智」的成就。

錄自荀吉堂編：「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記實」，頁六一—七五。

十三、台兒莊大捷憶往

蕭自誠

四十年以前的今天（四月六日），我國民革命軍抵抗日本侵略的聖戰，在山東與江蘇兩省交界處台兒莊的大捷，是日寇陷我南京迫和失敗以後，我們堅持抗戰到底的精神和決心的表現，也是我國長期抗日戰爭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最後勝利的序幕和先着。先總統 蔣公會說：「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台兒莊的大捷，正是他這一戰略戰術嚴密實施收穫的效果。台兒莊只是魯蘇邊界一個鄉鎮，它位於黃河及黃河故道入海區域之內，蔣公手訂防衛武漢所用的「磁性戰術」，就是選定這個地區，部署我軍對敵的包圍網，而以沿津浦鐵路與徐州為中心，以遏止並進而粉碎日軍分路南下進侵我武漢之企圖。他所創的這種「磁性戰術」，就是「制敵」而「不制於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且以游擊戰誘敵深入，然後集結精銳部隊聚而殲之的一貫主動積極的戰術。而且更是在「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優越條件之下，來遂行這種戰術，其克敵致勝的效果，自然格外弘大，而所以在二十七年二、三月間，當我游擊隊在隴海鐵路與津浦鐵路沿線向敵人佯攻佯退誘致日軍先後進入我預先部署完密的包圍網內，當其抵達台兒莊之時，我軍精銳從四面八方合圍進攻，完全切斷他的後援與後退之路，乃能以快速協同一致之猛烈攻擊而殲滅之。



上面所說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優越條件，當時完全掌握在我軍之手。以言人和，這種「磁性戰術」的實施，首須於選將調兵，分派任務，作精密審慎之安排，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先總統 蔣公對於這一點早已胸有成竹，知人善任，鼓勵有方，協調配合，悉切機宜。當四月六日的前夕，在鄭州行轅召集高級將領面授機宜之時，詳詢各將領意願與急則相需，危則相救，聲東擊西，密切呼應之道，大家都已深切領會，矢志遵行。事前對於抗命棄守保存兵力之韓復榘，則於其擅自退却途中捕獲歸案，繩之以法，以示革命軍紀律之森嚴，違則當斬。在此恩威並濟，號令嚴明的統御指揮之下，全軍萬眾一心作同生死共患難同榮辱共艱危之奮戰。在大敵當前，人人都有「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視死如歸之精神與決心。決非如日寇之肆行侵略，師出無名，其官兵幾乎人人都佩有「千人針」的腹帶，祈求佛佑免死，甚至誤認「洛陽」爲「落陽」，惟恐「日頭」（太陽）下落而不敢進戰。此乃題示侵略者原本心虛膽怯，徒然逞強侵略屠戮，發洩其殘酷野蠻之獸性，而一旦遭遇正義之師，惟求不死倖運而已。

講到地利，則江淮河嶽無限險阻，遍佈內陸廣濶遼遠之戰場，我炎黃華胄，生於斯，長於斯，世世相守，代代相習，我軍據守，於勢，則以逸待勞；於戰，則攻守進退自如，是則在我領土之內，無處不可以設防固守，無處不可以殺敵致果。尤其是黃河、淮水，與長江大川，更是天塹之險，敵人狂妄無知，竟敢以蕞爾小邦而妄圖吞滅大國，徒然自取滅亡！

講到天時，則天意存焉。當三月下旬，蔣公駐節鄭州指揮戰陣，會研戰局，已將台兒莊磁網包圍之部署完成，且據報寇酋土肥原賢二可能會陷身圍網之中，最好能乘機活捉以治其罪。又鑒於這一戰役



之重要性，其勝敗，攸關武漢之防衛，攸關第二期全面抗戰之得失，故決定於總攻擊之日，要親赴台兒莊前線督戰，三月二十三日晚即囑令準備火車，循平漢鐵路轉隴海鐵路前往。我們隨從侍衛同人，都以領袖此行之安全爲慮，因敵機經常飛越我鐵路沿線上空，從事偵察，射擊轟炸，火車所經之處之極難於防範，可想而知，是夜參與研商聆訓各高級將領也均力陳委員長以一身繫國家民族之安危，陣前行動，千祈慎重。然領袖之意已決，一如去秋淞滬百日戰爭，即曾移節蘇州指揮，且不時出發滬寧鐵路與滬杭甬鐵路沿線之崑山、松江前方陣地督戰視察，對負責將領面授機宜。有時深夜出入前線，白晝敵機臨空亦不之顧，而只求前方英勇將士如何能克敵致果，減少傷亡。淞滬之戰，敵人一再增援，死傷慘重，而我軍將士之犧牲，尤爲壯烈。以往領袖每天早晨靜坐禱告，習以爲常，自此則每天早晚禱告，高聲朗唸禱告詞，每次約半小時，爲陣亡將士英靈歸入天堂而祈禱，爲前線英勇將士之衝鋒陷陣而祈求主耶穌庇佑，就此往事而言，這次親赴前方督師，實屬常事。我們侍從同事，只有貫徹領袖意旨，盡心竭力，善盡職守，三月二十四日晨起察看天氣，陰時多雲，陽光偶爾透過雲層，普照大地，心中不勝警惕忪忪之感。是日上午八時稍過，領袖登上專車，自鄭州出發，雖然行動絕對機密，非外間所知，但同行者無不惴惴於懷，不斷探視沿途上空情況。不料起程不久，忽然朔風大作，吹起了黃河之沙，飄滿天空，頃刻之間，風勢增強，呼嘯長空，黃沙蔽日，天空一片昏黯，地面更有咫尺莫辨之感，車行減速，但已無敵機擾亂安全之虞，想到台兒莊前方，當亦可免敵機之活動，因當天車行愈東，風沙愈甚，極利於我軍已縮小之包圍網，全力猛攻，而甕中之敵，想要突陣逃竄，更爲困難。這真是天助神助，畀予我軍如此良



好天時氣候，也是領袖 蔣公大智大仁大勇威德之所感，使我軍能克奏膚功於此一有名之戰役。

是日下午四時，專車經過徐州，轉津浦路北上，約一小時安抵台兒莊附近之車站，此時戰地將領多人已在車站恭候，見到 蔣公，面謁致敬，歡迎之熱忱，精神之興奮，非筆墨所能形容。尤其是今天得風沙掩護爲助，元戎安全蒞止，敵機不敢肆虐，前線戰鬪亦乘機發揮了戰果，貫澈了磁網包圍殲滅頑敵之戰役目標，達成元戎殷切之期望，鼓舞前方後方軍民的士氣與人心。此際車站戒備森嚴，密通前陣，出車東望，但見東北方上空，火光照紅了半邊天，大砲轟擊聲、機槍掃射聲、手榴彈爆炸聲，步機槍射擊聲，交織而成猛烈雄壯之攻擊戰陣，有時槍聲之近，如在身旁，我們回到裝甲車箱，與戰地指揮官參謀晤談，始悉日敵之第十師團與增援之第五師團已爲我湯恩伯將軍指揮的第二十軍團與孫連仲將軍所率領的第二集團軍緊密包圍，正在聚殲捉捕之中，完成了抗戰以來有名之勝利大捷！我們所坐這一系列專車，長達十餘車箱，前方不斷護送回來的傷患官兵就在這列車箱中，分別由戰地醫務人員予以治療敷藥包紮，安置在車箱中養息，他們所受各種傷痛，一經醫官護士手術止血止痛，立刻恢復平靜，忘却了痛苦，深以爲國犧牲爲榮！記得淞滬戰爭時， 蔣公明令對於陣地壯烈成仁的將士忠骸，務必盡力救回，不容許敵人任意侮辱，對於受傷官兵，更要盡力扶救送回後方設站治療，輕者傷癒仍回前方作戰。這些革命軍愛護袍澤，榮賞存問，無微不至的光榮傳統，今天我們在台兒莊之役，親眼看到，真是十分感動，欽佩不已。這種台兒莊大捷之精神，乃我軍抗戰最後必勝之保證，爲吾人永遠紀念而不能忘也。

錄自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四期，頁三三—三四。

十四、台兒莊戰役紀念碑

王化宇

自蘆橋桴鼓，大河南北罕堅城，台兒莊一鄉鎮之土垣耳，非預戰之地，無既設之防，而竟效金湯之固，若執槌以撻敵之堅甲利兵然。果何由而至此哉？非人傑而地靈歟？好男兒誓死報國耳，何處而不可守也？然而穴室居，赤壁戰，上無一椽之覆，狎霜露，狎彈雨，足不容旋踵，目不容轉瞬，將士廢寢而寒食，殉此焦土以抗戰，愈厄窮而愈奮，其艱苦有非世人所能想像者。而築斯城也，寧知爲內城壕乎？捍地下者，能鄙此瓦缸寨耶？敵驚爲奇蹟矣！土方醫大病，信然。若乃街巷滿荆棘，牢逾於永久工事焉。敵嘆爲天塹矣，能哂我落伍歟？誠有愧於趙括論兵者矣。至若通信時斷，我通信兵亦若蜘蛛，犯陸空之呼嘯，晝夜補綴於煙埋塵封中，終至寸線爲寶，蓋日日如斯焉。我衛生隊救死扶傷、摩肩放踵於奔命，不暇於自哀，永不已於旦夕焉。尤其裹傷再戰，終於求仁而得仁，成其揮戈反日之壯烈焉，是皆非禿筆所能彰其勞苦，形其浩然塞兩間者。總斯血汗，用集大勲，遂歌「有我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矣。然而我統帥之德威，廟算而無遺策，白副總長之翩然蒞止，迅區區而赴戎機，我官兵勉於不辱命耳。他如湯軍團鏖戰於南北，友軍師叱咤於東西，乃若棗莊、傅山口、石佛寺、劉家湖、劉橋、泥溝、南北洛之碧血千秋，策應危城於屹立，是共策勤王之事功。嗟夫，師克在和，鑑諸往以勗來；聲聞中外，懷遺響於大風。

中華民國二十有七年四月十八日勒石。

錄自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四期，頁二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五、張自忠將軍與台兒莊大捷

譚世麟

壹、引言

名歷史家黎東方先生寫「台兒莊之戰」，特別強調：

一、讓將來無數代的中華兒女，永遠記得「台兒莊」這三個字。

二、將來的歷史家一定會把當時的三位師長——馬法五、劉振三、與張雪中；兩位旅長——侯象麟與石覺，大書特書。

關於馬、張、侯、石諸將軍，或有專文記述，或因個人所知有限，未敢冒然推介。今（七十二年六月十二日）適值前五十九軍軍長劉振三將軍逝世周年紀念，特以「張自忠將軍與台兒莊大捷」為題，簡述當日之作戰經過，提供國人參考，並藉以追念諸長官、老師、及以熱血頭顱捍衛國家挽救民族的死難戰友。

貳、五十九軍成軍

「英烈千秋」張自忠將軍於二十六年十二月，自北平脫險歸來，奉命就任第五十九軍軍長時，其所



屬主要戰將如次——

第三十八師師長——黃維綱

第一一二旅旅長——張宗衡

第一一三旅旅長——張文海

第一一四旅旅長——董升堂

第一八〇師師長——劉振三

第五三八旅旅長——李致遠

第五三九旅旅長——阮玄武

第五四〇旅旅長——朱春芳

第五十九軍司令部駐開封以北新鄉以東之李源屯，十二月七日張自忠將軍回軍，當日下午與部衆見面時，張先生只說了一句話：「今日回軍除與大家共同殺敵報國外，乃和弟兄們共同尋一死所耳！」一時全體大痛，泣不成聲，決誓死效命。自此以迄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張將軍於湖北宜城（今自忠縣）壯烈殉職，其間「三載沙場千日戰」（楊雲史弔張上將詞）「一戰於淝水，再戰於臨沂，三戰於徐州，四戰於潢川，五戰於隨棗。而臨沂之役，蕪忱率所部疾趨戰地，一日夜達百八十里，與敵板垣師團號稱鐵軍者鏖戰七晝夜，卒殲敵師，是爲我抗戰以來克敵致勝之始，而繼有台兒莊之捷。」（最高領袖哭張自忠將軍電文）所有大小戰役百數十餘，完全是劉、黃兩師長與全軍健兒硬拼血戰所達成的。



叁、淝水淮河之戰

抗日戰爭初期，淞滬及太原會戰之後，日軍主力被我牽制於江南、山西及豫北，一部躊躇於津浦路南北段。以約二十師團之兵力分散於兩千公里之正面，處處薄弱，後方尤為空虛，復恍於國際情勢之不利，彷徨失措，遂屠城示威，妄圖迫我媾和。

我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以必勝信念粉碎敵之和平攻勢，集結精銳於武漢外圍，積極整備，以備非常。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上旬，津浦北段之敵約兩師團，逐次於沂水、蒙陰、鄒縣、濟寧之線逡巡逗留。同時津浦南段之敵約一個半師團，向北獨採攻勢。我第五戰區在淮南正面逐次抵抗，並依側背擾襲與敵周旋，迄二月初轉戰於淮河畔，成夾河對峙狀態。

二月三日，第五十九軍奉命自李源屯馳開徐州，歸入第五戰區作戰序列。二月六日到達徐州，未及整頓復開宿縣集結待命，二月九日於宿縣略加整補，十二日到達固鎮佔領陣地，阻敵北進。十三日鐵路正面之敵，已進至新橋、火星廟等地。同時懷遠之敵，已增二千餘人，砲十餘門。曹老集有敵大部，王莊附近到敵一部。我第三十一軍、第七軍正對定遠之敵猛戰中。

張軍長鑑於目前戰況，為掃蕩淮河左岸敵人，策應定遠方面作戰容易計，當即命令第一八〇師及第三十八師同時轉移攻勢，各對當面之敵猛烈攻擊。



第一八〇師劉振三師長親督所屬，於十四日拂曉，對敵展開攻擊，戰至次日中午，已將新橋車站三百餘敵殲滅大部，其殘部退回曹老集。十六日推進至湯家湖、八達集、五舖之線。十七日激戰終日，敵機十餘架反復助戰，敵我互有傷亡。十八日繼續反擊，日沒前迫近小蚌埠附近。黃昏後，第六七八團第二連呂連長率領精銳士兵二百名夜襲小蚌埠，與敵發生巷戰，斃日軍甚衆，十九日拂曉將小蚌埠完全克復。

第三十八師黃維綱師長，於十五日夜先將火星廟敵便衣隊驅逐，十六日推進至蘇集、胡口子之線，十七日進佔魏營，並向淮河左岸及南山行威力搜索。十八日敵兵三百餘強渡渦河，經一二二旅第二二四團第三營奮勇擊退，十九日黃昏前將渦河左岸之敵，完全肅清。

二月二十日奉到李司令長官十九日（皓）電令：

「該軍停止攻擊當面之敵，所有防務交第五十一軍接替後，全部由固鎮登車，向魯南臨城一帶集結待命。」

第五十九軍各部於二月二十五日，分別將防務交五十一軍接替完畢後，即遵向指定地區集結。迄三月一日，五十九軍於滕縣以西地區，完成作戰準備，預定三日拂曉，向濟寧之敵展開攻擊。

當時，適魯東方面穆陵關、招賢鎮之敵，先後攻陷莒縣、沂水、沿台濰公路繼向臨沂進逼。我最高統帥以「東申」電令第五戰區：「不宜以第五十九軍單獨向濟寧進攻，致遭逐次消耗之不利，應以主力集結鐵路以東山地，伺敵西進或南進時，以全力側擊之。」李宗仁長官隨於三月五日，令五十九軍停



止攻擊，轉調臨沂方面。

肆、馳援臨沂

第五十九軍於馳赴臨沂增援時，第五戰區李長官卽派徐祖貽參謀長前往指導第四十、第五十九兩軍協力作戰。至三月十二日，遂代戰區司令長官下達作字第四號令：

一、敵約一旅團、僞軍約千餘人，盤據葛溝、湯頭、白塔及其以南地區，其主力似在東西沈莊、傅家莊、尤家莊一帶。

二、戰區爲確保魯南地區，擬集結優勢兵力殲滅該敵，而恢復莒沂。

三、第五十九軍，應以一部先確保茶葉山高地，爲左翼據點，向葛溝、白塔間分途側擊，以牽制該敵之向南增援。以主力由船流至大小姜莊間分途渡河，向南旋迴，與第四十軍呼應，包圍敵之主力，殲滅於相公莊、東莊屯、停子頭以南地區。

四、第四十軍，應以主力在沂河左岸與第五十九軍呼應反攻，包圍殲滅敵之主力。一部在沂河西岸連繫，與第十九軍之右翼渡河部隊，側擊尤家莊附近之敵。

五、兩軍作戰地境：

第四十軍
第五十九軍
└─ 十字路 — 范家墩 — 相公莊之線線上屬第四十軍。



六、以上各部，着於十三日晚準備完畢，十四日拂曉攻擊。

伍、臨沂破敵

三月十四日之作戰——

第五十九軍，以一八〇師由諸葛古城、前安靜村渡河後，分兩路攻擊，一路向徐太平、沙嶺方向攻擊，一路向大太平、停子頭方向攻擊。至十二時，敵先後由湯頭、東西水湖崖、紅埠嶺各處增援，雙方爭奪甚烈；入夜，徐太平、大太平之敵，被我殲滅大半，餘向東莊棚撤退，惟停子頭方面形成對峙。第三十八師由船流、朱家棚莊強渡沂河後，即向敵展開攻擊，先後攻佔張家莊、解家莊、白塔、湯佛崖等地，十三時許，敵機四架掩護湯頭之敵六百餘、附砲九門、汽車十七輛、裝甲車四輛，向我反撲，雙方激戰至夜晚，形成隔河對峙。第四十軍之三十九師（師長馬法五）方面，自拂曉向敵攻擊，至十九時後先後奪回徐家村、玉皇廟及相公莊等處。

三月十五日之作戰——

第五十九軍，分別於拂曉向敵攻擊，第一八〇師攻佔停子頭，敵向東西水湖崖撤退；第三十八師分由釣魚台、官莊、船流渡河，向沙嶺、謝家莊、白塔、湯佛崖攻擊，六時許，逼近各村，展開激戰，適葛溝之敵突然增強，以步、砲、戰車、裝甲車聯合之優勢，由塔橋附近強行渡河，向我石家屯攻擊，一度侵入茶葉山，我以左側背受威脅，當將攻擊沙嶺、白塔各部隊撤回沂河西岸。同時



李官莊發現敵步兵約四百餘、砲數門，經派隊迎擊後引退。

第四十軍，繼續掃蕩當面之敵。

三月十六日之作戰——

第五十九軍方面，六時許，敵由莒縣增援千餘人，在砲火掩護下，分向釣魚台、石家屯高地攻擊，另以飛機十餘架轟炸茶葉山、崖頭等陣地，第三十八師二二五團之第二、五、七各連，僅餘官兵數十員名，但仍將進入之敵擊退。十五時許，敵約六百餘、附砲四門，由船流渡河，向劉家湖、苗家莊二二六團攻擊，劉家湖屢失屢得，以軍預備隊第一一四旅增援，激戰至二十二時，終將劉家湖奪回。

第四十軍方面，敵機輪番在臨沂城關投彈數十枚，我損傷不大。

三月十七日之作戰——

第五十九軍方面，敵於五時許已侵入我崖頭、茶葉山、苗家莊、劉家湖各陣地。戰區徐祖貽參謀長即與張自忠軍長商定，以一八〇師之一旅增援，至七時許加入戰鬥，劉家湖、崖頭、茶葉山各處屢失屢得，繼之敵攻勢稍挫，即令各部乘機出擊，將敵大部殲滅於各陣地附近，殘敵紛向湯頭、白塔方向逃竄，我俘獲甚多。在劉家湖之線，敵長野聯隊長被我擊斃，據俘虜王利陸夫供稱：當面之敵，爲「第五師團之長野第十一聯隊，片野第二十一聯隊，栗飯原第四十一聯隊，共約九千人。又砲兵聯隊有砲三十餘門，騎兵大隊四百人，戰車二十餘輛，裝甲汽車二十餘輛，飛機百餘架。自



作戰以來，全師團負傷五千人，亡三千餘。」

第一八〇師以一旅增援第三十八師，僅餘一旅對郭太平、大太平、停止頭之線牽制當面之敵。最高統帥三月十七日對兩軍指示之電令：「臨沂捷報頻傳，殊堪嘉尚，仍希督勵所部，確切協同，包圍敵人於戰場附近而殲滅之，如敵脫逸，須跟踪猛追，開作戰以來之殲敵新紀錄，藉振國軍之氣勢，有厚望焉。」

三月十八日之作戰——

第五十九軍方面之敵，經痛擊後，紛向沂河東岸撤退。當令第三十八師（欠一旅）以一部攻湯頭，主力向翟家莊追擊；第一八〇師（欠一團）以一部攻湯頭，主力向濟沂莊追擊。軍之其餘部隊追至湯頭附近，發現敵軍主力已集結湯頭附近高地，一面抵抗，一面似有待援與我決戰之徵候，我乃調整部署續行攻擊。

三月十九日之作戰——

第五十九軍第四十軍張、龐兩位軍長協定，決於本晚將當面之敵殲滅。至二十時左右，第一八〇師攻佔李家五湖及以東地區；第三十八師攻佔袁家莊、前湖崖、及二二零高地，已將湯頭之敵包圍；第三十九師已對賈家官莊迂迴攻擊。正當兩軍協力準備對湯頭之敵進擊時，第五戰區長官有令：「第五十九軍着留一旅歸第三軍團龐軍團長指揮，拒止臨沂以北之敵，餘即赴費縣附近集結待命。」



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作戰——

第五十九軍奉命後，即令三十八師之一一二旅歸第三軍團長指揮，其餘於三月二十一日五時向費縣前進。適敵軍增援向第四十軍猛攻，至二十三日已退守石埠嶺至三官廟之線。是時，第五十九軍迭奉最高統帥及第五戰區長官電令要旨如次：「第五十九軍全部開赴臨沂，協力第四十軍肅清臨沂以北之敵」。第五戰區同時再派徐祖貽參謀長赴臨沂指揮作戰。

第五十九軍奉命後，即由費縣折回臨沂，二十四日到達臨沂以西十里鋪、大小嶺、紅埠寺、東西墩、古城一帶地區集結。同時偵知當面之敵為第五師團之第十一、第二十一、第四十二等聯隊，另有山下兵團、酒井兵團各聯隊。張自忠軍長以當時狀況，惟有向敵攻擊，乃可解臨沂之危。遂於二十一時，令三十八師即於本夜驅逐古城村以北之敵，並以一部對各太平、亭子頭一帶襲擊；令第一八〇師以一部於二十五日三時進至臨沂以東馬家湖、義和莊一帶，對劉黑墩、坡埠之敵攻擊。

三月二十四日夜，第三十八師分兩路襲敵，一路於二十二時攻佔古城村，敵北退；一路向亭子頭、各太平之敵襲擊，未有進展。

二十五日晨，敵增援部隊向古城村包圍攻擊，經抵抗後，至晚始退；適第四十軍方面危急，第五十九軍即令三十八師抽調三個團，於二十二時渡河後，分向桃園、三官廟猛襲，激戰竟夜，攻克桃園。



陸、台兒莊殲敵

當此之時，我第二十軍團湯恩伯部之五十二軍（軍長關麟徵）、八十五軍（軍長王仲廉）、七十五軍（軍長周晷）、十三軍（軍長湯恩伯兼）及其配屬部隊，已於三月十七日自歸德到達臨城、棗莊一帶，參加作戰，連日與敵第十師團主力及第一〇三師團一部四千餘人，戰車數十輛，砲數十門，纏繞搏戰於棗莊、嶧縣、至台兒莊一帶地區達十數日之久，斬獲甚多。

同時我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之先遣師第三十一師（師長池峰城）亦於三月二十二日到達台兒莊，奉令歸第二十軍團指揮，以主力扼守台兒莊。敵於二十四日即以主力及空軍協力攻擊，但屢撲未逞。

三月二十六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進抵台兒莊附近，第三十一師歸還建制。第二集團軍之後續部隊，第三十軍（軍長田鎮南）、第四十二軍（軍長馮安邦）亦星夜趕至戰場。

台兒莊之保衛戰，係以第二集團軍為主守，第二十軍團環衛衝殺。自三月二十四日入夜後，敵步兵二百餘，以戰車掩護突入台兒莊寨內，旋被我守軍殲滅。以迄四月七日十數日間，敵雖曾多次衝進，據樓頑抗，終經我鐵血敢死健兒，逐屋撲殺，屢予擊滅，最後一部殘敵終於毀砲、焚車、投火自殺，而我軍大獲全勝。此皆我所有參戰官兵，上下用命，誓死報國之所致也。

蔣委員長八日侍祕鄂電嘉勉云：「台兒莊勝利，敵寇就殲，軍心丕振，爲我最後勝利之開始，我將士奮勇犧牲，致此戰役堪爲我民族戰史上留光榮一頁，披閱捷報，殊深感慰」。



柒、餘言

一、臨沂勝利與台兒莊大捷

一般歷史記述及戰史所載，總是先舉「臨沂之戰」再言及「台兒莊之戰」，究其事實，可以國史館所存「張自忠將軍傳」，作一說明：「二十七年春，敵攻徐州，以臨沂爲徐唇輔，勢所必爭，敵酋板垣將其號稱鐵軍之第五師團，佐以飛機巨砲，進掠魯南，其鋒甚銳。自忠奉命往援，率部一日夜馳百八十里，初抵戰地突以全力向敵猛攻，鏖戰七晝夜，斬馘萬餘級，敵師大潰，是爲抗戰後第一次大勝利。魯南圍解，我得移兵南向，拊敵背夾擊，繼是遂有台兒莊之捷，中外改觀，而後知敵之不足畏也！徐州戰後，我師西移，自忠兼第二十七軍團長，於疾敵之餘，掩護大軍突圍，車馬悉畀傷病，躬爲之殿，敵不敢躡。」

余紀念張公先師詩中有段所云，正指此也：

「……微服歸來不回軍，親向 統帥先請罪，請殺自忠謝國人，了我生平男兒事，領袖相勉慰有加，將軍誓死明心迹，回軍哭對部衆言，誓破強敵雪前恥！我入軍校學書劍，明經明恥復教戰，軍書前敵初傳捷，吾輩始敢人前站，（臨沂大勝之次，時我已入中央軍校第十四期，隨校西遷行軍至四川彭水，夜春已入睡，長官特別將徐乃迺同學和我喊起當衆表揚：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率部大敗日軍板垣師團於臨沂，跟着台兒莊又獲全勝，張自忠將軍首記大功並榮升軍團長。）台兒莊前



破板垣，將軍威名舉世讚，臨沂一戰轉勝機，強敵鐵軍亦可殲，徐州戰後師西移，將軍徒步親爲殿，心情沉重不成曲，『別退後！』詞低聲唸，（張先生不會唱「向前走！別退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口中只喃喃自語：別退後。）敵畏將軍不敢躡，後衛緩緩成一線。（張先生待最後病傷過後，還坐在路旁不走，劉振三師長也只好獨自留後陪伴着他，所以後衛部隊只得拉長距離，保持連絡，而形成一線縱隊）。

二、我生國死，我死國生。

當五十九軍增援固鎮時，張自忠在車上接見記者舒宗僑曾說：「現在的軍人，很簡單講句話，就是怎樣找個機會去死。十幾年來要是軍人認清國家危機，團結禦侮，日寇決不敢來侵犯。我們軍人，今天要想洗刷罪惡，完成對國家的任務，也只有一條路，去死！早點光榮的爲國家去死。」他決心既定，便處處求敵而戰，戰必死拚，戰必殺敵致果，而全軍官兵又久受委屈，誓死追隨用命，是能首破強敵，開創國軍戰勝之機。真所謂：「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

三、固守臨沂保障台兒莊大捷

臨沂大勝之後，原可圍殲日軍於湯頭，不意酒井兵團自高密南侵，五十九軍急馳費縣拒止，將抵費縣，而臨沂又告危急，旋奉急電星夜回師，再解臨沂之危。三月二十五日臨沂方面戰況初獲轉機，適台兒莊、嶧縣方面戰況轉緊，而費縣酒井主力已越過費縣，自西北進逼臨沂。五十九軍乃奉令於臨沂以西地區，拒止該敵。自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七日二十餘日間，初對西拒敵於大嶺、小



嶺；旋對北戰敵於十里鋪，因敵空軍輪番助戰，我三十八師傷亡頗重。二十九至三十一日，五十九軍於七得、張家王莊、前後崗頭、前溝之線拒止敵人，纏繞激戰，終迫敵退後至角沂莊、沙埠莊、東門之線。

四月一日十三時，最高統帥電令：「五十九軍一面拒止莒縣、沂水方面之敵前進，一面確實封鎖台兒莊、臨沂間及台兒莊、費縣間交通，保障台、嶧方面我軍之勝利」。

旋又奉第五戰區長官電令：「第五十九軍以主力固守原陣地，以一部向臨沂、沂水間，以一部向蒙陰、費縣間游擊」。

第五十九軍奉命後，即飭三十八師派一部赴臨朐、沂水；第一八〇師派一部赴新泰、蒙陰一帶游擊，主力仍據守臨沂以西地區。雖一時暫取守勢，而張自忠將軍仍不時對團長以上幹部函電勵勉，務必百分之百完成任務，萬不可貽人口實。故當第二集團軍與二十軍團於台兒莊及其以北地區酣戰之際，第五十九軍連日求敵而擊，奮戰於朱陳、董家湖、觀音嶺、喬家湖、孫家莊等地區，戰至四月二十日任務完成。奉 最高統帥（皓申令一元）電嘉勉：「兩軍苦戰逾月，迭奏膚功，以戰機切迫，未能調回休養補充，至爲軫念，仰即轉諭慰勞，並體念時艱，以最後之努力，完成兩軍光榮之戰績。」



十六、台兒莊會戰——錄音訪問

（二十軍團第八十五軍
第四師中校作戰科長）

黃 輝 亞

台兒莊大捷是抗戰史中最光榮的一役，戰勝之主要因素，個人認為係領袖的英明知人善用。當時以孫連仲先生擔任守勢作戰；同時以湯恩伯將軍擔任運動戰，兩者配合，天衣無縫，因此可造成此次的勝利，雖然最後由於敵人優勢的裝備，我軍仍然突圍撤退，但仍算一次光榮的勝利。

古今中外，無論何次戰役，精神（戰鬪之意志、信念）最為重要。那時，我們對日抗戰真是同仇敵愾，由於歷史因素，大家一致仇日。

那時作戰相當艱苦，都是夜間行軍，日本空軍航空大隊不停盤旋於台兒莊附近上空投彈轟炸，我們駐守棗莊、嶧縣東西黃石山附近。夜間行動，高級長官才有馬騎，參謀作業繁重複雜，有一次因疲累過度，部隊在前行軍，我騎着馬竟然倒在田裏睡着了，衛士叫醒才趕上部隊。

不過打仗時，命運亦不可測，記得南口戰役時，團長羅芳珪將軍傳言已殉職，却出人意料之外的未陣亡；但台兒莊戰役時，他在掩體內指揮作戰，正巧被炸彈投中却殉職了。

那時敵我雙方裝備相差太多，尤其是空軍，制空權完全操在日方手中，我們一架飛機都沒有，我們的空軍一直在南方保衛京滬，無法來支援。以裝備言，我們是以寡擊衆；以兵力言，我們是以衆擊寡。



參加戰役的官兵們，南方人佔多數，因此在北方作戰，氣候上較不能適應，但精神上大家都不怕死，都有犧牲奮鬥的精神。

氣候寒冷雨雪交加，而我軍仍着單衣，開始時糧食亦不夠，我自己因身為中級軍官有自備服裝，見到士兵如此狀況，心裏實在難過。不過那時抗戰剛開始，我方根本準備不充分，抗戰也是被內外情勢逼出來的。

七十一年五月二十日於臺北市遼寧街黃寓



十七、台兒莊會戰錄音訪問

(第二集團軍第三十師
司令部副官長)

隋兆善

台兒莊大捷時，本人擔任第二集團軍第三十師師司令部副官長。此一戰役戰略成功，主要歸之於蔣委員長睿智明確之戰略指導。中國歷代外族入侵，如遼、金、元、清等大都是由北轉西向東南打，而此次，蔣委員長却下令要三十一師先開到台兒莊外圍刺激日軍，想將華北日軍主力直接吸入台兒莊，使他無法西向。否則，我們可能被趕下海。因此總司令下令：「要三十一師死守台兒莊，否則總司令以下各級幹部，以軍法處置。」

台兒莊是一個有兩千多戶人家的小城鎮，背面是運河，三十一師（師長池峰城）在城內，右翼是二十七師，左翼是三十師。我三十師司令部在頓莊閘。

我們第二集團軍孫部的特長就是陣地戰，每到一地，先勘察地形，立即做工事，做完工事才能開伙休息，紀律嚴明。此次一到台兒莊也是如此，台兒莊城內原就有些工事，但不合用，只得另造，我們在房子裏挖地道。

關於裝備方面，二十七師是國防師，裝備較好，其餘尚可，一班有一輕機關槍，每人均佩手槍、大刀，但與日軍之裝備比較仍有天壤之別。



這一次戰役十分激烈。一天總司令孫連仲將軍打電話給我，要我到河邊接田鎮南副軍長，我從頓莊開帶了三匹馬去，進入河邊指揮所屋內看地圖時，敵人砲彈突然落在屋後，過一會屋前也中了一彈。田將軍爲砲兵出身，知道敵人在試砲，趕緊拉着我們出屋，果然砲彈再次落下，命中目標。我們沿着河溝沙地前行，砲彈左右落下，濺得滿頭滿臉泥沙。田將軍索性不走並言：「不要走了，砲彈若落在頭上，就算咱們中了頭獎。」當時我們從軍報國，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戰死疆場，求仁得仁。到了夜晚，我們才回頓莊開司令部。

又一次，總司令打電話給我，要我通知吳明林團，十五分鐘內鑽入莊內，因事情緊急，我來不及報告師長，立即跑步通知吳團長，士兵們立刻跑步出發，我回電總司令。吳團一進入，一團附、兩營長就受了傷。

戰役最激烈時，已與敵軍展開巷戰與肉搏戰，雙方距離很近，還互相扔罐頭，陣亡者相當多，團長以下沒有不受傷的，連長一天可換四、五個。總司令打電話給池峰城師長：「要死守台兒莊，動一步，就殺你。」這一命令穩定了局面，連傷兵也不後送，因爲一後送就等於少了兩個人。這十八天中，官兵們僅以乾饅頭充饑。

有些士兵不曾看過戰車，一次敵人數輛戰車一起來，聲音很大，上面有飛機掩護，車後是步兵，士兵好奇，探頭去看，快到一百公尺距離時，戰車防禦連發砲，命中中間的一輛，後面戰車無法前進，前面戰車不能後退，因此俘虜不少日兵。



台兒莊死守十八天後，奉命突圍，突圍時，我不幸負傷，脊椎骨和兩肋骨斷裂。突圍後孫總司令帶着部隊到黃岡、二水一帶，準備下一回合之戰役。

台兒莊大捷，意義重大。當時上海、南京相繼淪陷，人心惶惶，此次大捷，使人心振奮，使全國軍民認為日軍無甚了不得，中國軍隊也能打仗，增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

七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於臺北市南京東路隋寓。



十八、參加「台兒莊之役」

(七十七軍一三二師
一旅特務連下士)

劉 守 元

二十六年十二月上旬，部隊改編初成，本師（陸軍第一三二師）一度經由河南商邱、開封、鄭州、洛陽移防至山西省平陸縣境。平陸地處高山，居民皆住密洞，密洞大小不一，但都十分整潔，而且冬暖夏涼，居家甚為舒適。

該地居民，冬季多以牧羊為副業，任憑那條山嶺，處處皆有羊羣，每羣少則數百隻，多則上千隻，頗具游牧民族的景象。

二十七年春節期間，由於防區距城鎮遙遠，購買年貨不便，於是春節期間，部隊只好天天採購大量羊肉，或清燉或紅燒，連日真是大塊朵頤，那年春節，過得確是別有一番風味。

二十七年三月，本師隨軍撥歸第五戰區指揮，便於三月底加入了台兒莊抗日戰鬪序列。

當時日軍為打通津浦路，乃由日酋畑俊六指揮，兵分三路犯我徐州。我第五戰區守軍，除李宗仁部外，其餘為商震部、孫連仲部、關麟徵部、龐炳勛部及五十九、七十七兩軍。敵我雙方激戰幾達兩月。某日夜晚，我第一旅所屬各團，分別據守台兒莊東北之數個村莊，白天已把輕重機槍、迫擊砲射向標定，準備拼死一戰。三更時分，敵砲、騎兵猛烈來攻，我第一旅在旅長劉景山少將指揮下，除命所部各自



堅守陣地外，並派出敢死隊逆襲來犯之敵。一時槍砲聲震耳欲聾，彈火照明了大地，給我們隱蔽的守軍有可乘之機。敵騎兵遭我射殺遺屍甚夥。我與班長任夢江據守之圍牆倒塌，所幸僅任班長左臂受到輕微擦傷無甚大礙，我二人遂即移向牆外之木材堆處，以快慢機兩用之二十發手槍、步槍，瞄準敵之馬匹及摔下之日兵猛烈開火，經一小時餘，終將頑敵擊敗退去。那夜倘非敢死隊逆襲成功，恐我旅難獲平安無恙。

數日後，日軍增援，我軍失去優勢，便於取得相當代價後放棄陣地轉進南下。是役（整個台兒莊之役）日軍死傷約四萬人。我五十九軍並擄獲敵戰車、裝甲車多輛，軍長張自忠之威名於焉震動全國。

五十九、七十七兩軍，官兵穿着銀灰色制服，而且個個彪形大漢，所到之處，紀律良好，進駐農村，肅靜如常，不論宿營何地，拂曉出發時，常寂靜得使村民一無所覺。

其餘各軍，悉着黃色軍裝。尤以李宗仁部，官兵大多身材矮小，而且均穿草鞋，鞋尖置一紅纓。

台兒莊撤退時，我師除了人員稍有損傷外，武器並不曾有太大消耗。而李宗仁部的砲兵部隊，將大砲丟棄之後，官兵各自騎了馬匹四處奔竄，而且無人負責領導與指揮。我連連長溫山高上尉，乃下令本連官兵，遇有該等散兵游勇，立將其所有騾馬繳來。不數日間，本連頓時成了「騎兵部隊」，人各有馬騾乘騎。

正因為我們有了馬騎，連長知我多日行軍兩足磨起了水泡，便命我騎馬隨旅部的王副官打前站。是日黃昏時分，我們前站人員一行，到了一處較大村莊，王副官囑我在路邊看守馬匹，彼等進入村莊，察

看是否可供宿營時，不料，當他剛進入村內，王副官所騎的那匹公馬和我騎的公馬打起架來，我因騎在馬上未加提防，這突來的襲擊——兩馬打架，便當場踢傷了我的左手和左腿的鼠蹊部，遂摔倒地上不省人事，據說過了大約半個小時，我連部隊趕了上來，連長溫山高首先發現了我，並用手試探我的脈搏，察知我尚有輕微的呼吸，便着人取來冷水，輕輕噴洒在我的前額，我始漸漸甦醒了過來。

由於我們這一連的成員，百分之九十爲直、魯、豫籍，平素情感甚篤，近年來又同爲生死與共的戰鬥伙伴，故連內的官長和弟兄，對我十分的關懷，不少人生怕我的性命不保而掉下了眼淚。當我漸漸睜開眼後，危險期顯已渡過，溫連長便狠狠地打了王副官幾下耳光。日後行軍，每次上下馬時，連上的官長和弟兄，爭先伸出大腿來，讓我踩着他們的膝蓋兒跨上跨下。而且每日三餐，大家紛紛把較好的菜餚送給我吃，那種感人的情誼和珍貴的道義，使我至今仍不時追思與懷念。

我被馬踢傷後，大約旬日光景，傷勢逐漸痊癒，已可慢步行走。某日，友軍和本連交互行軍途中，日本戰鬥機突然低飛掠過，未幾轟炸機接踵而至，交相轟炸掃射，且每一黑色的義大利巨型轟炸機後面，各附有兩架白色的日本零式戰鬥機保護。在蘇、皖一帶，地多平原，要想找一較好之地形地物加以利用實在不易，被炸傷或炸死的人員和馬匹幾乎到處皆是。在我連前方約一百公尺處，被炸死者不下數十人，但本連官兵獨托上蒼佑護，沒有任何損失，我這個行動不便的人，居然也躲過了那次災難而安然無恙。



玖：台兒莊之役日本檔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台兒莊大戰的導火線

民國二十七年（昭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汶山守備隊受到山東國軍的攻擊；十三日，步兵第三十九聯隊也受山東國軍包圍，第二軍決定擊退包圍第十師團的國軍（註一）。但日軍全力注重華北、華中兩戰場的打通工作。二月三日，參謀次長命令越過黃河作戰，平津供大本營使用，第五師團向海路。但華北軍作戰課長下山大佐報告，徐州有大批國軍集結，須先派便衣隊偵查，參謀本部仍發出禁止作戰的電報。第二軍參謀長於二月十七日下令第十師團在汶上、濟寧將國軍趕出大運河以西（註二）。第五師團支援沂州作戰，第五師團由師團長板垣征四郎中將率領十一個聯隊，第十師團由磯谷廉介中將率領十一個聯隊，進至大運河以西後，在濟寧集結。第五師團主力於二月二十一日至招賢鎮又至莒縣。二十三日將步兵二十一旅團長坂本少將指揮十一、二十一、四十二步兵聯隊及野砲第五、山砲一聯隊成立坂本支隊。三月五日至湯頭鎮（註三），當時第二軍面對十一個國軍師。三月八日第二軍司令官西尾壽造中將派參謀洽第十師團長希望派軍南下，三月十三日已抵臨林。但華中日軍參謀長向大本營報告，第十軍當面第五戰區的國軍逐漸增加，並向北推進，大本營以對俄關係令不擴大，但第二軍在三月向大本營要求逐出中國軍，日本中央政府不擴大的政策遂發生崩潰（註四）。三月十九日第二軍參謀向第十師團長報告，第五師團坂本支隊發生困難，希望第十師團支援，第十師團長二十日向瀨谷支隊長發佈：韓莊、台兒莊運河線要確保，除警備嶧縣外以兵力進沂州協助第五師團。二十一日瀨谷支隊長向步兵六十三聯隊長發出進兵命



令，向台兒莊及沂州出動。瀨谷支隊長二十一日命令兵六十三聯隊長進兵嶧縣。二十二日又令進兵台兒莊。但瀨谷支隊長同日下午接獲在「微山湖」有一二五〇隻中國軍船團已進入厚鎮的情報，中止了沂州支隊的派兵及主力集在嶧縣的計劃。二十三日，以主力至臨沂，但厚鎮無中國主力軍。台兒莊派遣隊二十三日晨由嶧縣出發，沿棗莊、台兒莊鐵路南下，到達台兒莊北一四七公里的北洛。這時，瀨谷支隊長得到情報：國軍二十軍團，由湯恩伯將軍率領；在嶧縣，另有三十八軍及五十二軍；又有第五戰區司令湯恩伯向北東方及北方高地集結；二十四日起開始攻擊殲滅韓莊及臨城日軍，湯恩伯二十二日夜在向城。瀨谷支隊長得到此一情報，二十三日下達命令，派隊支援坂本支隊，確保台兒莊附近大運河，沂州支隊也支援坂本支隊，步一〇聯負責確保大運河，步六三聯隊負責台兒莊及嶧縣（註五）。

二、台兒莊的激戰

日軍第五師團坂本支隊三月五日攻入湯頭鎮，企圖進出沂州，但遇到優勢國軍擊退。國軍以龐炳勳的三十九師及沈鴻烈指揮的海軍陸戰隊爲主力。三月十二日，張自忠率領的第五十九軍派三十八師、十八師來支援。坂本支隊三月二十二日攻沂州北東方及東方國軍，二十五日以主力攻沂東國軍。費縣國軍正好南下，支隊長命令轉至義堂集。二十五日夜撤退至義堂集，又移至沂州北西方。二十七日攻沂州，但國軍頑抗，至二十九日仍攻不下。支援瀨谷支隊的沂州支隊主力二十四日也到郭里集，但二十五日爲國軍所包圍，同日凌晨受到攻擊，郭里集國軍有二、四、二十五、二十九師團。同一天，韓莊也有二千國軍來



攻，台兒莊派遣隊三月二十四日續南下，黃昏以一部突入台兒莊城壁北東角，但失敗。派遣軍的彈藥已盡，因此停止攻擊，退至台兒莊北側。

瀨谷支隊長於二十五日前進至棗莊，憂慮沂州方面情勢，同夜令：「台兒莊以目前兵力監視，以砲兵制壓，主力與郭里集團軍決戰。」步兵十主力，由臨城至棗莊南方。台兒莊派遣隊二十五日對逐次增大的國軍包圍予擊敗，但至傍晚又補充步兵二中隊，重砲二門，二十六日也在國軍優勢包圍下攻擊。二十六日上午二時發出電報稱「國軍兵力三師，城內及停車場有列車砲，派遣隊等待增援，戰死約二十，負傷一一二，城內突入生死不明十五。」二十六日，郭里集團軍主力退至南西方，瀨谷支隊長令對郭里集——嶧縣東側要警戒，令步兵六十三聯隊長福榮大佐攻台兒莊。

憂慮台兒莊日軍的第十師團長磯谷廉介中將，二十六日令瀨谷支隊長採用攻勢。二十七日攻台兒莊，上午七時五〇分，占領北東角，但遇到國軍頑強抵抗，並在東、北、西三方受包圍陷於苦戰。福榮大佐率領的台兒莊部隊，二十七日上午八時由嶧縣出發，十七時二十分抵劉家湖——台兒莊北方二公里。瀨谷支隊長二十七日下令以主力攻台兒莊，至夜停止，台兒莊攻擊部隊於三月二十八日開始攻擊戰鬥，概要如下：步兵六十三聯隊（二大隊），獨立機關鎗第十大隊，輕裝甲車第十中隊，支那駐屯軍臨時戰車中隊（中戰車七，輕裝甲車五），野砲兵十聯隊第一大隊，野戰重砲兵第二聯隊，支那駐屯軍一小隊，工兵第十聯隊一中隊一小隊。

台兒莊的國軍依然頑強抵抗，二十八日七時卅分雖一度佔領台兒莊北西角，但東方及北東方國軍攻

擊及砲兵（二四——二五門）砲轟，無法擴張，二十九日也相同。三月二十九日，第十師團長磯谷中將令瀨谷支隊長以主力攻台兒莊，瀨谷支隊長三十日晨由嶧山南下，前鋒部隊於廿一時卅分抵台兒莊西方六公里的范口，這一方面國軍屬第五、六、三十師四個旅。日軍台兒莊攻擊部隊排除頑強國軍三月三十日攻佔台兒莊東半部，抵達大運河。瀨谷支隊長於三十日得到由沂州退却的張自忠軍約兩師停在嶧縣東方地區的情報，將步兵十^師主力在嶧山東側集結下令攻擊，但三十一日晨受國軍八百人攻擊，守備隊奮戰，三十一日台兒莊攻擊未見進展。瀨谷支隊長顧慮北方國軍，四月一日令步十^師主力攻東北國軍，由北洛至北東，國軍雖一度退却，日軍亦增步兵三十九聯隊一大隊編入步兵第十聯隊，但台兒莊攻略依然無進展，福榮大佐竟將占領北西角的一部於四月一日撤退，加入東部。第五師團的坂本支隊長三月二十九日進攻沂州，第二軍發現瀨谷支隊長急迫命第五師團瀨谷支隊長救援，但第五師團却命令坂本支隊長中止攻沂州去救瀨谷支隊長，坂本支隊長留步兵兩大隊於沂州附近，率主力於二十九日南下，四月一日至蘭陵鎮——台兒莊北北東二十五公里，四月二日至台兒莊東方五——六公里與瀨谷支隊長連絡，攻台兒莊東區，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中將，於三月三十一日親自至湯頭鎮指揮作戰，四月二日台兒莊依然無進展，步十主力由台兒莊東方向南激戰，十八時抵邊莊，步兵十聯隊四月二日的戰鬥報告稱：

「敵爲第二十七師八十旅，昨日檢討結果發現，中國軍的主將倚散兵壕頑強抵抗，作決死勇戰，敵人真是偉大，值得感嘆，我方軍官死六十六人，敵遺棄屍體二百五十。」

四月三日，台兒莊攻略部隊進入城內一百米，占領東南門。步十聯主力也到大運河畔黃林莊。坂本

支隊三日由火石埠攻蕭汪國軍，四日台兒莊內國軍依然頑抗，戰線只推進八十米，瀨谷支隊長只留步十聯的一中隊於黃林莊，其餘集主力於台兒莊西四公里之魚鱗，注意西方國軍。

三、日軍自台兒莊撤退

四月四日，坂本支隊在蕭汪受到優勢的國軍包圍陷入苦戰（註六）。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下令：「速攻敵人後，向沂川轉進。」當時因通信連絡不良，第五師團長根本不知坂本支隊已被包圍，坂本支隊苦戰，後方被遮斷，由第五師團補給困難，五日由第十師團補充彈藥、糧食。五日，台兒莊城內依然沒有進展，在魚鱗集結的步十聯主力也支援頓庄間的戰鬥，攻擊台兒莊西方的國軍。坂本支隊長五日以為瀨谷支隊長已攻陷台兒莊，遂下令一九三七，步二一聯撤退，二時卅分對瀨谷支隊長電報「本支隊奉令轉沂州，明六日開動，七日至三佛樓集結兵力。」同夜，又電報「本支隊已奉令轉沂州，瀨谷支隊希攻北方之國軍。」但瀨谷支隊長向坂本支隊長電覆「何時反轉（撤退）」希速電。」坂本支隊長六日上午八時卅分向第五師團長及瀨谷支隊長電稱：「為擊破當前國軍，沂州撤兵在十日左右。」瀨谷支隊長至六日得到情報：「坂本支隊在台兒莊東方遇兩師國軍，五日夜韓莊南四公里有五千至六千之國軍東進，泥溝獐山有五百至六百之國軍，約有半師在楊家廟北東五——八公里地區。」瀨谷支隊長六日下午令已完成台兒莊工作，步六三聯集潘墜、楊家廟，步十聯集結魚鱗，瀨谷支隊長六日下午三時知道情況後，將支隊轉進至北方。第十師團長磯谷廉介中將，六日知坂本支隊撤退決心，要求第二軍以總兵力擊滅台兒莊附

近國軍得到同意，但後來瀨谷支隊由台兒莊撤退，立刻命令停止撤退轉進，並向參謀長報告，但瀨谷支隊長考慮全般由台兒莊撤退，並燒毀轉送困難物質，步六三聯隊長，六日夜指揮主力與北進之第一大隊，於七日抵河灣，接著至晁村、底閣與步二十一聯連絡，廿四時，抵官莊集結。

坂本支隊長知道瀨谷支隊撤退，七日國軍迫近，八日又轉至嶧縣北東，坂本支隊的第五師團參謀與信夫，八日向第五師團參謀長發出如下之電報：「瀨谷支隊因失去連絡，四月五日已轉進三佛樓集結兵力。」已次坂作報二二四號電報，後接坂參甲第三〇一號令再以坂作報二四五號報告：「支隊雖受命轉沂州，擬予敵痛擊。」但後來瀨谷支隊無連絡，遂後退至泥溝，七日夜在敵砲下，實行轉進瀨谷、坂本兩支隊的撤退在戰後也成問題，對撤退原因要究明真相，但因通信連絡不够可能是最大原因，負責指揮第十師團長及第五師團長也備受指責，四月八日，坂本支隊編入第十師團指揮，因為華北日軍已奉大本營^{命令}實施徐州會戰，第十師團長在八日命令瀨谷支隊及坂本支隊整頓。

民國二十七年（昭和十三年）六月，北支那派遣軍參謀部第三課所作資料，第五師團在二月二十日至五月十日，及第十師團在三月十四日——五月十二日的死傷如次：

第五師團：戰死一、二八一人，戰傷五、四七八人。

第十師團：戰死一、〇八八人，戰傷四、一三七人。

四、台兒莊大捷後的影響

台兒莊之役後，日本北支那方面軍重新調整了軍隊的戰鬥序列（註七）。第十六師獨立混合第三、第四旅團，改屬第一軍，獨立混成第五旅團配屬第二軍，並成立航空司令部，並成立第一、第四飛行師團、第九高砲隊，第一野戰高砲，十二師團第一——第三野戰高砲隊，另調近衛師團參戰。一方面得到中國軍在徐州、台兒莊集優秀兵力展開攻勢的情報，大本營發現台兒莊有國軍湯恩伯軍出現，有意給中國軍主力打擊，終於下令徐州作戰並策定武漢作戰計劃。大本營的作戰課長稻田中佐，戰後回憶說：「瀨谷、坂本自台兒莊後退，因湯恩伯軍的出現，認為中國軍主力出現，遂擴大戰爭，進行徐州會戰，大本營遂令北中派遣軍南北夾攻徐州，並於五月十日發佈大陸令，要關東軍派兩旅團赴援。五月十九日佔領了徐州，不料中國軍在六月十二日發動黃河決壩作戰（註八），日軍陷於苦戰。日軍大本營再調動大批軍事陣容，第一軍司令官由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將於六月四日到任，安藤利吉中將任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中將就任陸軍大臣，第二軍參謀長由町尻量基少將繼任，第十師團長由篠原義男中將，第十四師團長由井關隆昌中將，第一〇八師團由谷口元治郎中將，二十師團長由牛島實常中將繼任（註九）。」（全文譯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大東亞戰爭公刊戰史八十冊，頁一——二七八。）

註一：第二軍作戰關係，第二軍參謀部編。

註二：第十師團長磯谷中將日誌。

註三：步兵第二十一聯隊，莒縣附近戰鬥詳報。

註四：第二軍の作戰關係資料，第二軍參謀部編。

註五：步兵十聯作戰詳報。

註六：台兒莊反轉關係電報綴。

註七：大陸會綴——防衛研究所戰史室。

註八：第二軍參謀吉橋戒三回憶錄。

註九：第一軍機密作戰日誌。



拾：台兒莊會戰大事紀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台兒莊會戰大事紀要（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四月）

一月

二日 津浦線南段我軍向烏衣反攻，北段我軍由泰安改守大汶口。

今晨，我軍向烏衣進攻，在烏衣北約二公里處高地與敵接觸，經我軍猛攻，敵不支退守烏衣站，該高地爲我軍佔領。

津浦路北段，我軍由泰安改守大汶口，汶河鐵橋一日晨被我鐵道隊自動破壞。敵一日到泰安者，暫未南犯，二日津浦北上車，仍達兗州，電話可至吳村（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三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二日徐州電。

三日 津浦路北段青石關、魯山間，連日敵我發生空前血戰，殲敵二千餘人，我亦有壯烈犧牲，我軍現扼守寧陽、南驛、泗水一線。

津浦北段敵軍，現分別集中於界首、肥城、青石關、魯山等處，界首有敵軍約四聯隊，肥城約二聯隊，青石關、魯山約五聯隊，皆係步騎砲及機槍化混合步隊。元旦日起，我敵在青石關、魯山間附近與敵發生空前血戰，至二日晨始停，斃敵達二千餘人，我亦有壯烈犧牲，我軍於創敵之後，卽移轉大汶河



南岸，佈署新陣地。

魯中戰況，三日漸趨緊張，大戰在大汶口至兗州間展開，我軍現扼守寧陽、南驛、泗水一線，同時另在兗州、徐州間另佈新陣地，將在該處與敵決戰（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四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三日漢口電。

五日 我軍在徐州佈置重兵，打破日軍津浦線連成企圖；津浦北段我固守兗南新陣地，南段敵我在張八嶺以南劇戰。

津浦南北兩段敵軍，現以徐州為第一攻擊目標，歸德為第二攻擊目標，蘭封為第三攻擊目標，因此徐州已成北戰場我敵互爭中心，現我方特將主力集中徐州南北兩方，隔絕敵軍，打破其聯成一氣之幻想。

津浦北段戰線，今日午後已移至兗州以南，敵我繼續大戰中。

津浦南段，今日拂曉，敵忽由張八嶺南向三界（即嘉山）進犯，我軍據險禦敵，先以猛烈火力將敵掩護坦克數輛摧毀，繼即出壕衝殺，將敵逐退，我陣地無變化（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六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五日上海電，中央社五日漢口電。

六日 津浦南段我軍，越過明光推進至嘉山，犯明光之敵被我擊潰向滁州逃竄，淮河兩岸軍民間捷莫不歡欣鼓舞。

津浦南段進犯之敵，昨晚經戒悉數擊潰，我軍當越明光推進至嘉山。本日，前線又轉趨沉寂。



又據明光人談，鐵路當面敵之主力，集結於滁州附近約一旅團，其警戒部步騎混合共約二千餘，分佈於沙河集、張八嶺、黃泥崗、嘉山車站，珠龍橋、大抑鎮一帶，近在鐵路兩旁不時向池河鎮、三和集、小溪河、明光等處行威力搜索，並掩護偵察地形。三、四兩日，我池河鎮及三和集守軍，曾與此項敵兵發生小衝突，當將敵擊潰，共斃敵二十餘人，我亦傷亡十一名，並傷連附一員。至昨日進犯明光步騎混合之敵數目，附機槍二，行抵河之南岸，見我某部由鐵路兩側渡河包圍敵之後路，該敵惶惶向滁州逃竄，我乘勝追擊，遂安然越明光推進至嘉山，此為新年後津浦南段敵我之首次正式接觸，淮河兩岸軍民聞此捷訊，莫不歡欣鼓舞（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七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六日徐州電。

七日 日軍陷我兗州後，以臨城、韓莊一帶，均有我重兵駐守，遂避重就輕，西向濟寧進犯。

濟寧方面，敵我由五日起至今已苦戰將達五十小時，今日上午較過去兩日間更趨激烈；午後，我以在該處已將敵實力消耗至相當程度，遂改守金鄉（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八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七日漢口電。

八日 津浦線北段，滕縣、金鄉間，全線劇戰；我精銳部隊十萬人固守徐州，徐州東北兩方築有德式戰壕。

滕縣至金鄉間，今晨全線與敵劇戰，援軍不斷由韓莊、臨城等處後方開赴前線增援。

日軍連日由津浦路南北兩端向徐州進迫，南北兩路日軍之人數約共六萬，北路正面作戰之日軍以臨城爲目的，但韓復榘所部既突放棄濟寧，歸德已受威脅，故日軍或將徐州作包圍形勢，以迫華軍向西退却，現守徐州一帶之華軍約十萬。

徐州東、北兩方在九一八事變後，卽築有德式戰壕，刻又重加修補，其最初目的在防敵人由北南侵，而未防其由東南兩方來也（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九日，香港華字日報，路透社八日上海電，本報八日漢口電。

九日 津浦線北段，我軍全線開始向敵反攻，正面向鄒縣推進，左翼抄兗敵後，右翼分兩路，一攻蒙陰，一攻泗水。

津浦北段，我軍於九日開始全線向敵反攻，正面向鄒縣推進，左翼迂迴向兗州敵後方大抄擊，右翼費縣方面，一路攻蒙陰，一路攻泗水，全線配合得宜，敵首尾不能兼顧，現我大包圍兗州作戰計劃，已照理想執行與敵決戰程序，於是展開。據臨城前線總部消息，今晚或十日拂曉前，當有超於抗戰開始後之劇烈血戰發生（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八日漢口電。

十日 我軍擊潰犯濟寧敵後，分兩路進迫兗州、寧陽，兼程進薄鄒縣，已達兗州西南約十二公里處（註一）。

國軍反攻濟寧獲勝，津浦路北段戰局穩定。

我空軍猛炸自蚌埠北渡之敵軍，我于學忠部與敵白刃戰（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日徐州電，本報十日漢口電。

註二：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五八三。

十二日 津浦曹部我軍，集濟寧附近待援反攻。

津浦北段之敵，突破我泗水、兗州、寧陽、汶上之線後，即派小股敵騎由泗水、兗州向鄒縣試探警戒，另以主力由兗州、寧陽、汶上三路猛撲濟寧，我軍曹部，自九日迄十一日，曾與之在濟寧城內外發生數度激烈爭奪戰，卒於十一日被敵侵入濟寧，是役敵傷亡慘重，為侵魯以來所僅見，現曹部仍在濟寧附近集結，待援反攻（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三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二日徐州電。

十三日 我軍士氣振奮，夜渡冰河收復濟寧城，濟寧以北三十里殘敵被我肅清。

濟寧十一日晚被敵一度佔據後，我軍退集運河西岸，嗣我生力軍增加，士氣振奮；十二日夜適運河已結堅冰，我軍履冰渡河，一鼓前進，衝入城內，敵狼狽潰退，是夜我軍遂將濟寧收復；今晨我軍乘勝追擊，傳已將濟寧以北三十里內之殘敵完全肅清（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三日徐州電。

十四日 我軍克復濟寧後，乘勝進迫兗州，正面由鄒線北進，離兗僅數公里，左翼襲兗州之背離城僅十公里。



津浦北段戰事，現轉佳境，左翼我軍於奪回濟寧後，除一面向東北追擊外，一面並派生力軍東趨兗州之背，離兗州僅十公里；正面我軍十三日晚正式入駐鄒縣後，又向北推進，離兗州亦祇數公里。今日朔風凜冽，氣候嚴寒，然我左翼及正面兩軍仍不顧一切，已聯合進迫兗州，兗州之敵困在我夾攻中，已呈動搖狀態，至右翼平邑之敵退泗縣，我軍已越費水向前挺進（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四日徐州電。

十五日 津浦路南北段戰況，兗州近郊戰事極激烈，魯敵企圖南犯，在兩下店被擊潰，沙河集民衆殺敵六百向滁推進。

今晨，攻克我北路軍長驅直抵兗州北郊，佈置砲兵陣地，以猛烈火力，壓迫敵退兗城，西南兩路刻仍與敵劇戰中。

入魯敵軍，在濟寧被我擊敗後，現又改變戰略，企圖沿津浦線南犯，今晨敵兵三百餘名，繞由側翼向我正面部隊突擊，被我兩下店守軍發覺，遂與之激戰數小時，敵傷亡殆盡，午刻狼狽潰退，我軍亦略有傷亡。

津浦南段之敵，佔據滁州後，常派騎兵四出騷擾，沙河集紳士王大亨，約衆盟誓，于日間以酒食餌敵，是夜集合民衆，紛持鋤刀，大舉撲殺，敵因酣醉，無力抵抗，屠敵達六百餘名，獲槍六百餘枝，又手提輕機關槍五十餘枝，敵生還者僅十數名，該集團即改稱義勇軍，向滁州推進，淮南民衆，聞風景從（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十五日漢口電，中央社十五日徐州電。

十六日 津浦右翼我軍猛進，曲阜之敵已呈動搖，正面我軍仍在鄒、兗間與敵相持。

津浦北段及右翼我軍，將沂水西南壩莊之敵包圍，悉數殲滅後，現已與由費縣前進部隊，取得聯絡，並向曲阜之敵進擊，前鋒甚銳，該敵已呈動搖，有北竄泰安之勢。正面我軍仍在鄒、兗間與敵相持，無甚變化（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六日徐州電，本報十六日上海電。

十九日 敵企圖打通津浦線，津浦兩端我嚴陣以待，北段我敵現相持鄒、滕兩縣間，南段敵犯我三和集被我重創。

依連日敵在津浦兩端之行動判斷，其企圖打通津浦線，至為顯然，衆信敵在南段係主攻，北段係助攻，南敵近在邵伯、滁州、裕溪口等處增兵，以及連日由滁州北犯明光，均爲實施此種主攻任務。北敵近較沉寂者，係待其由東戰場轉移部隊到達諸城、臨沂一帶，能與兗州之敵取得呼應後，始敢開始其助攻任務。我軍事當局洞燭其奸，已令飭津浦兩端各軍，嚴陣以待。軍事家估計，敵若企圖打通津浦線，至少非用五個師團以上兵力不可，故以目前敵之力量，舍在江南、平漢及山西三個戰區內暫取守勢，再由該三戰區內，分別抽調部隊前來津浦侵略外，別無他法。又據津訊，敵渡黃河侵魯以來，在沂水、濟寧兩役，共傷亡一千四百餘人，此項屍體及傷兵，均已運津，其他輕傷留在魯境醫治者，尙不在內。

津浦北段，我敵現相持鄒、滕兩縣間。津浦南段，沙河集、珠龍橋之敵，昨晚起，分股犯我三和集



、馬家崗，當與我軍發生衝突，初僅前哨接觸，今晨雙方增援後，戰事漸趨猛烈。晚仍在酣戰中，聞敵受創甚重，我亦略有相當損失，惟陣地尙無變化（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九日徐州電。

二十一日 津浦南段戰局緊張，敵我血戰臨淮關附近，津浦北段，敵犯鉅野、金鄉不逞。

臨淮關附近淮河南岸，由二十日夜至二十一日晨，敵我血戰終宵。敵企圖直撲蚌埠，被我猛烈逆襲所阻，遭受嚴重打擊，已漸露不支，我後方援軍，不斷由徐州、宿縣、南開增加，並在蚌埠東南郊堆置沙包、鐵絲網等障礙物，以守此淮南重鎮。

津浦北線今晨戰況如下：一、左翼敵犯鉅野、金鄉不逞，攻勢已衰，我鉅金一線轉安。二、正面相持於兩下店、界河間，滕縣以迄臨城鐵道兩側，我均配有重兵，候敵南進，予以重懲。三、右翼二十日午後，已將泗水、曲阜南移之敵擊退，前線刻無劇戰（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廿一日漢口電。

二十二日 津浦北段左翼我軍，由金嘉出擊反攻濟寧，北段正面我軍再度克復兩下店，南段臨淮關東南之敵被我擊退。

津浦北段我軍前哨，廿二日已由界河再度入據兩下店，並北進搜索，原擾兩下店之敵，已向鄒縣撤退，又濟寧西南我軍已由金鄉、嘉祥出擊，反攻濟寧，前鋒甚銳，至蒙陰、泗水之敵兵，與我分在壩莊附近及平邑之北對峙。

津浦南段敵軍，於十九日起犯我臨淮關，我部一面近戰，一面補充援隊。二十一日自朝迄暮與敵在臨淮關附近血戰竟日，入夜繼續搏鬥。至今晨已將臨淮關東南之敵擊退，敵軍主力現集結於明光至小溪河間鐵道之東，我軍則固守鐵道之西，淮河南岸防務重固（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二十二日鄭州電，本報二十二日漢口電。

二十三日 津浦南段，我軍右翼進抵明光附近，敵受威脅一部已向嘉山撤退；津浦北段敵軍退守鄒縣之南（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二十三日漢口電。

二十四日 濟寧，兗州間，敵軍聯絡已被我切斷，金鄉、嘉祥我兩部隊亦向濟寧挺進，津浦南段，我軍隔大溪河與敵對峙。

自我各路再次反攻後，魯南戰局已進入新階段中，我最高指揮官現在中左右路分配優勢，正規精銳生力軍，聯合游擊隊，將濟寧、鄒縣、曲阜、泗水，各處敵軍隔離各個擊破，實施至今，不過三日，已將鄒縣、濟寧間、兗州，濟寧間、寧陽、濟寧間三線敵聯絡截斷，完成包圍濟寧、鄒縣計畫，敵預定之西襲歸德戰略，被我全部粉碎，我北戰場全線轉入有利環境中，而魯敵前途，更形黯淡矣。

津浦南段我軍朱國二十四日將大溪河西岸之敵肅清，現陷河與敵對峙，明光仍在敵手，惟明光沿鐵路線以北，已無敵踪（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二十四日漢口電，中央社二十四日徐州電。



二十六日 濟寧附近將展開血戰，李宗仁等親赴津浦線一帶視察陣線，我軍行動有抄襲敵軍後方兗州冀圖。

津浦北段我敵兩軍，不絕增援，有演為更大規模陣地戰之狀。蓋徐州駐有重兵，形勢險要，不利於敵軍正面進攻，故敵軍之戰略，在由濟寧直趨歸德。圖截斷歸德以東我軍聯絡，如是則徐州即可不攻而下。我軍深知敵軍此項戰略，故已在濟寧附近趕築強固工事，北方敵軍仍不絕南下，開入魯境，在平、漢、晉、冀交界處敵軍，亦向津浦線增援。但自黃河鐵橋被毀後，敵軍南調行動已受妨礙，上星期中渡河者不過四千名，截至目前止，開抵濟寧增援敵，不過二萬人。據觀察，濟寧一帶不日採有主力戰，我軍行動有抄襲敵軍後方兗州之冀圖，故濟寧城內敵軍，除一部堅守外，大隊已向後撤退。雙方顯在選擇軍事上之形勢地點，準備大戰。李宗仁昨偕于學忠及蔣委員長代表二人，在津浦線一帶視察陣線（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上海特訊。

二月

三日 津浦南段戰事，已屆嚴重關頭，戰事重心迫近臨淮關，定遠我軍移守新陣地。津浦北段左翼，我向泗水挺進，蒙陰我部攻克敖陽鎮，右翼我軍仍包圍濟寧（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四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三日六安電，中央社三日商邱電。



四日 蚌埠已發現敵踪，我敵兩軍隔淮河對峙，敵圖偷渡淮河，爲我軍奮勇擊退，我軍向定遠反攻，斃敵四百餘人（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五日，香港華字日報。

五日 敵以主力進攻津浦南段，北段交通線悉被我破壞，故敵在北段祇能任助攻。

敵此次企圖打通津浦路，北段爲助攻，南段爲主攻，其原因卽爲運輸關係。蓋北段之洛口、汶河、兗州三大鐵橋均經我大肆破壞，半年內決難修復，所有北段及膠濟車輛，亦早經他調，敵既感渡河困難，車輛又告缺乏，轉移北段之部隊及軍實運輸維艱，故敵在北段祇能任助攻，至南段明光以南之路軌、涵洞、橋樑雖經我破壞，終以工程不大，修復較易，且敵最南段之距離尙不遠，南濱長江可與水路聯運接濟便利，故敵在南段任主攻。現南敵固已僥倖進至淮河南岸，蚌埠以北之淮河大橋又經於三十一日晚嚴重破壞，九孔已毀七孔，亦非短期所能修復，敵欲渡過淮河實非易事（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六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五日徐州電。

七日 津浦北段日軍犯我右翼，濟寧方面陣地無大變化，德州一帶我游擊隊活躍。

津浦北段各路前線，沉靜兩日，六日晚蒙陰泗水之敵，犯我右翼，我軍在鳳凰山至蒙山一線迎戰，敵遭我迎頭痛擊，鎩羽退回。左翼濟寧方面，雖有激戰，但陣地無變化，正面仍相持於兩下店、界河間。



津浦路德州一帶，我游擊隊極活躍，自一月二十五日以來，不時襲擊敵軍，在德州南側之敵個平飛行部隊隊附柴鐵雄及少佐與航空兵五名，鐵道警護隊三名均被擊斃（註一）。

我方大隊空軍，參加前線作戰，轟炸淮南、蚌埠、鳳陽各敵軍，淮河南岸敵炮兵陣地多毀。

本日，我大隊空軍飛赴淮南、蚌埠、鳳陽、定遠等敵軍集結處轟炸，係由外籍志願機師駕駛，投彈準確，斃敵極夥，尤以淮河南岸敵砲兵陣地被毀多處，損失最重，淮南各路敵軍，除企圖渡河之部外，均被迫改攻為守，現敵正趕調援軍增加，聞數額約在兩師團上下企圖支持危局（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八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七日漢口電，中央社七日上午十時徐州電。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九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八日漢口電。

八日 津浦南段我敢死隊斃敵三百餘人；我軍克復與蚌埠成直線要點之考城。

津浦線戰事，自上月下旬以來，常現南緊北鬆之勢，北段日來沉寂已入膠着狀態，南段自我調重兵增援後，士氣大振，局勢亦趨穩定。

今晨二時，我軍挑選敢死隊一百名，每人攜帶手榴彈七八枚，往襲山砂劉家、柴家（均鳳陽屬）等處之敵，敵由夢中驚醒，爆炸聲驚天動地，敵營大亂，事後探悉，共燬敵軍需品二十餘汽車，斃敵約三百餘名。

本日，我軍克復與蚌埠成直線之要點之考城（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九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八日徐州電，中央社八日六安電。

十一日 日軍強渡淮河，被我軍殲滅千餘。

臨淮關附近強行渡河之敵，雖屢被我軍消滅，但野心迄未休止。今晨，敵約一聯隊，在大砲、飛機聯合掩護之下，又強行渡河，伸展至黃坡子、玉莊、前坂子各村。我軍下極大決心，向敵衝擊，當將黃坡子、玉莊、前坂子各村奪回，敵死傷幾盡，是役我傷營長一名，傷亡士兵二百餘人。同時正面由蚌埠強渡之敵，約五百餘人，藉猛烈砲火，掩護登岸，我軍俟其立足未定，奮勇衝殺將敵擊斃三百餘名，餘敵現已被我圍擊於沿岸附近，總計連日渡河之敵被我擊斃者約一千餘人，俘獲甚多，我軍死傷亦頗重，且每戰均爲白刃肉搏，敵屍遍野，河水變色，激戰情形，可見一斑（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二日徐州電。

十二日 津浦南段，我軍襲擊永康集之敵。

我軍昨日午向永康集以西三十里（定遠屬）一帶之敵襲擊，發生激戰，我民團三百餘人，乘機抄敵後路，敵陣容大亂，向東北退却，我分兩路追擊，斃敵百餘名，我亦死傷七十餘名（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二日徐州電。

十三日 我空軍轟炸機二十四架，飛蚌埠轟炸斃敵甚多，蚌埠機場落彈多枚，燬敵機四架



，門台子間敵軍司令部亦被毀（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三日徐州電。

十四日 津浦南段我軍，在鳳陽、考城大獲全勝，上窩敵軍被我擊斃五六百名，考城敵軍千餘全部被我殲滅。

津浦南段鐵路西側之我軍，自本月上旬向西移動後，即扼守於各險要地帶，每日必向敵游擊，敵人屢遭受挫。近日敵側重於蚌埠、臨淮關方面之攻擊，我鐵路西側軍隊，認此時為殲敵最好機會，特於十二日集中兵力，將鳳陽、考城、上窩敵軍截成三段包圍。我軍士氣旺盛，上窩附近敵軍千餘，被我擊斃五六百名，其餘殘敵三四百名，向周子村方面竄逸，已被我軍包圍。考城方面，敵軍千餘名，亦同樣被我軍包圍，激戰六七小時，敵全部潰散，我軍遂於十三日晨克復考城，查此次考城之敵，被我軍擊斃四百餘名，其餘殘敵歸路已斷，正擬向上窩逃竄（敵未知上窩已被我軍包圍），甫至中途，即為我伏兵包圍，全部殲滅，我軍大獲全勝，現我最高長官已令特別嘉獎（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四日徐州電。

十五日 津浦北段戰事猛烈，我游擊隊攻入濟寧城；鄒縣、兩下店之敵已被我包圍，南段增援上窩之敵全部被殲。

津浦北段戰事，竟日猛烈接觸中，北段正面我鄧部會同民團，已將鄒縣、兩下店之敵分別包圍，並



將鄒縣、兩下店之連絡切斷，頑敵雖憑工事抵抗，我軍仍在奮勇進攻中。又我先頭部隊，並已向鄒縣、兗州間之中心店挺進，左翼我四面圍攻濟寧後，經血戰一晝夜，某部游擊隊已首先入城，頑敵尚在城內抵抗，至右翼我軍，現已分四路向諸城、臨朐、蒙陰、泗水進擊，尤以攻臨朐一路，較有進展。

上密之敵，被我包圍，一部已被繳械，俘獲敵約一百餘名，內有佐尉級軍官數名，一部殘敵猶在頑抗。敵後方得上密敵被圍警報，急由劉府、定遠、懷遠、鳳陽等處派軍援救，於昨日午後與我在上密、新城口一帶接觸，發生激戰，被我軍全部解決，敵遺屍遍野，我獲軍用品甚多（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五日徐州電，中央社十五日六安電。

十六日 津浦南段，我軍大捷，克復曹老集、小蚌埠。

晨八時，我軍抵曹老集附近時，當與盤據該處之敵三百餘名遭遇，激戰數小時，敵不支，向淝河南岸潰退，我軍遂將曹老集至王莊之線收復（註一）。

淮河北岸之日軍被我軍殲滅三千餘人。

淮北敵軍一部南撤，應援定遠、鳳陽，我軍乘其兵力驟減之際，於十六日集結大軍全線出擊，敵倉促應戰，我軍奮勇追進，短兵相接，當即發生劇烈之肉搏戰，敵軍不支，紛向淮河南岸潰退，是役敵軍死亡三千人以上，我方俘獲敵械無算（註二）。

淮南我軍進攻蚌埠，離蚌十四公里，我游擊隊攻入明光（註三）。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七日徐州電。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六日徐州電，本報十六日漢口電。

十七日 津浦北段，我軍反攻順利，大舉進攻兗州，兩下店至鄒縣之敵仍被我包圍，津浦沿線之敵交通已被我切斷。

津浦北段我軍反攻順利，克復兩下店。濟寧、鄒縣、汶上各地，十七日均在苦戰中，敵軍因戰線延長，兵力不敷分配，留駐濟南、泰安之後備隊，連日均開前線增援，後方頓呈空虛，兗州附近，已有我游擊隊出現。

津浦北段正面兩下店鄒縣之敵，十七日又自曲阜、兗州調隊增援，計往鄒縣者約二千餘人，往兩下店者約一千餘人，並有坦克車數輛，十七日鄒縣之敵以援軍激增，用坦克車前導突圍，我雖猛烈堵擊，卒以寡不敵衆，略撤退，待機反攻，敵又續向峯山進犯，復與我發生激戰，迄晚悉被擊退。我峯山陣地屹然未動，另據軍息，敵步砲聯合兵力約四五百名，十六日由鄒縣達兩下店附近向我猛攻，欲解兩下店之圍，我某旅長身先士卒，率部應戰，激戰至黃昏時止，敵損失甚重，我亦傷亡官兵六十餘名，十七日兩下店仍在我包圍中，又十五日拂曉，敵步砲聯合兵力千餘名，向我黃柱方面（鄒縣東北）進犯，激戰竟日，敵向鄒縣曲阜方面潰退，我傷亡官兵百餘人。

我軍在兗州、青島間已開始大規模之進攻，津浦沿線之日軍交通已被切斷（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十七日漢口電，中央社十七日徐州電。



二十一日 日軍企圖北進失敗後，戰事重心又移至淮河以南，而尤以定遠一帶最激烈。池河鎮、桑家澗、定遠城三處，爲敵盤踞之三據點（註一）。

淮河流域戰事並無外間報告之激烈。

淮河南岸之日軍，每日由懷遠至鳳陽各地，以三百餘騎兵沿河往來梭巡，故作增兵模樣。臨淮關南北岸，均有其構築之防禦工事，小蚌埠方面仍有少數敵兵，依淮堤作掩蔽工事，我軍在小蚌埠北扼淝河設防，連日均無激戰。並聞南岸蚌埠之敵，不時由寶興公司大樓上之觀測所指揮，向北岸我陣地發砲，我亦間有回擊，致雙方時有砲戰。小蚌埠至臨淮關一帶，沿河北岸十里內村莊，盡被敵焚燒，掃清射界，以防我反攻。

又某外籍從軍記者今日由徐州回來，據彼報告云，余近頃往淮河一帶視察，回憶四百年前，蒙古人曾在淮河攻擊宋朝之軍隊，淮河在歷史上經過爭奪戰多次，余曾見日軍隔岸發射燃燒彈落於沿岸之小村落，但余並未見兩軍接觸，小蚌埠有韓軍一小隊，彼等隨意到各村落劫掠糧食，又據農民言，韓兵舉刀向鄉人示威，倘村人欲逃避，則不免被其刺死，倘不逃避，則或可幸免於死，余曾經過戰地五十餘里，見各處一切橋樑、路軌、電線俱被毀壞，淮河北一帶，約有國軍十萬，陣勢成半圓形，日軍每次在日間來襲，搜劫糧食，而國軍則每在夜間出動，以襲攻日軍陣地。日來淮河流域戰況並不激烈，外間所報告之皖省戰情，未免過於誇大（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二十一日壽縣電。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

二十二日 津浦南段，連日未有激戰，淮河北岸五里內村莊，盡被敵任意屠殺焚燒。

淮河南岸戰事，除全椒之大樹街，定遠之桑家澗，懷遠之上窑三處有激戰外，其他各處多爲小接觸，上述各縣雖均陷于敵手，惟縣境之內，均有我軍出沒之踪跡，因此淮河南岸，敵始終不能劃定一嚴整之陣線，俟後北上之企圖，已成泡影。

小蚌埠附近吳家庵有敵百餘名，二十一日晨向我陣地進攻，我軍沉着應戰，俟敵衝入警戒線內，我英勇壯丁，當各躍出壕溝，以手榴彈及刺刀與敵肉搏，敵軍雖戴鋼盔並服鐵甲，但被我刺傷炸斃者六七十名，殘敵當狼狽竄回淮河北堤，我未窮追。又臨淮關西之王家渡，有敵百餘名，二十一日晨渡河佔駐河北岸之王莊。又長淮衛方面，亦爲敵渡河北上之渡口，二十一日亦在往返運輸中。並悉淮河北岸，鄭家洗丁樓、穆家台、桃家莊、王集、陳家灣、劉莊、趙家廟、王嘴一帶，在靠近淮河北岸五里內之數十村莊，盡被敵兵縱火焚燒，並屠殺未及逃出之農民達萬餘名，每日仍不斷四出殺人放火，姦擄婦女，搬運糧食牲畜，其用意一在報復我游擊隊之襲擊，一爲掃清射界。二十一日我淝河南岸便衣隊在徐家崗斬殺頑敵七名，並奪獲輕機關槍及步槍五六枝，小蚌埠北二十一日無敵踪，懷遠亦呈空虛之象，蓋淮河南岸之敵，常互相調動伺虛而入（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香港華字日報。

二十三日 津浦沿線敵軍，在連日激戰結果後，已衰疲。兩下店附近，敵我仍相持無激戰，淮河北岸我游擊隊極為活躍。

津浦戰局現不若平漢之緊張，北段敵在正面受創甚鉅，連日僅與我在兩下店附近相持，未敢有所動作，北段西側之敵，雖以援軍及機械化部隊之源源增援，使我暫撤濟寧、汶上之包圍線，而回守運河西岸原陣地，其繼續再向西南推展，至為困難。

淮河北岸之敵，經我連日猛烈反攻結果，敵損失奇重，漸次撤退，我益向敵壓迫，敵在淮北侵佔區，已縮小至老蚌埠、懷遠間潁河一帶，數公里以內之狹長地帶，我渡過淝河之部，二十三日上午，脅同深入游擊隊，會攻懷遠，西路鳳台我部，同時開始向東推進（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香港華字日報。

二十七日 淮南之敵經我壓迫，疲於奔命無北進能力，懷遠、鳳陽、定遠等處僅有敵軍少數，敵主力仍在蚌埠、臨淮關、池河。

淮河以南敵部隊有零星四散者，有集中數點者，如懷遠、鳳陽、定遠等縣城內，多為其零星部隊。如蚌埠、臨淮關、池河等處，則為其主力部隊。現敵在蚌埠、上窑、永康鎮等三處，為西線據點。蚌埠、臨淮關、明光等三處為北線據點，敵此次擬向北直上，旋經我西、南二面部隊之壓迫，遂挫退淮南，



現敵一時似無北進能力，惟對我西南二面部隊，極為戒懼。故在西時，由上窰方面，以砲向我遙擊，在南時，由沿江一帶，以兵艦向我威脅，但敵在此一帶兵力有限，其所企求發生最大之作用，僅為牽制我軍進攻而已，然我部隊無時無地不加襲擊，因此敵疲於奔命，困乏異常（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一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二十七日壽縣電。

三月

一日 皖北大戰即將展開，我向渦河某據點挺進。二十七日晨，敵由上窰偷渡被我全部殲滅，淮南之敵到處遭我軍襲擊，大起恐慌。

據蚌埠、臨淮、懷遠之敵，中浦橋渡淮西犯步間，業有官電證實，敵後方部隊並向前增進。另據探報；蚌埠方面敵我發生激戰，蚌市有敵二千餘人，坦克車二三十輛，據懷遠之敵，有少數竄至渦河岸之河溜地方，我新增援之精銳部隊，頃向渦河某據點挺進中，大戰即將展開。

敵防我襲擊，於蚌埠各重要地點及小蚌埠，均設有地雷，沿淮河北岸十里以內之村莊，亦均被敵焚燬。二十七日臨淮關敵之砲兵，長淮衛敵之坦克車，紛紛向東移動，同時八達集（曹老集東南）之敵五十餘，與我警戒部隊發生遭遇戰，二十七日晨敵由上窰偷渡十餘人，被我全部殲滅，敵壓道車二輛，行至管店北，被我某部擊燬，斃敵司機及士兵三人，敵增援百餘人，被我殲滅大半。

近來淮河南岸戰事雖呈膠着狀態，但我軍仍隨時運動，始終不能予敵有安憩之一日，全椒方面小馬

廠之敵，因被我攻擊，已退大馬廠。鳳陽方面之淮滁公路，定遠方面桑家澗之敵二百餘人，二十八日向定遠進發時，經劉家庵被我截擊，當斃敵十餘名。殘敵向縣退去，同時敵騎五十餘人，由定遠運糧口百馱至池河西坎宣鋪時，亦被我截擊，戰二小時，我奮獲二十餘馱，餘向池河逃去，又池河東岱山鋪原有敵四十餘名，因受當地民衆不時偷襲，無法應付，亦向池河撤退，各處逃集池河之敵，恐我襲擊，二十八日時在周圍放火示威，並劃定警戒線，誤入者即加槍斃（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一日阜陽電、徐州電、壽縣電。

二 日 津浦北段，敵我勢成對峙。

津浦北段兩翼戰事，現均趨穩定，犯我右翼之敵，西北一路仍被我拒阻於蒙陰，泗水東北一路，則在沂水、莒縣、日照迤南，與我對峙，沂水雖經我一度收復，後又陷敵手，莒縣則始終爲敵佔據，前傳收復說不確。東北一路之敵，原以劉桂堂匪部二千餘人爲基幹，另佐以日浪人劉佩忱所率之流氓地痞千餘人，實力極弱，自劉桂堂部被我擊潰，劉佩忱部多數投誠，敵已大起恐慌，已調板桓師團之一聯隊開赴魯東，似即敵之援軍，現我生力軍亦已開該處增防，敵若企圖突破該翼，窺伺臨沂或海州，必受重創。犯我左翼之敵，自攻陷嘉祥即將主力撤回濟寧，在濟寧四週佈置有堅固防禦工事，有久守意，我現扼守鉅野以東金鄉以北之某某兩河，觀察家認敵之西犯嘉祥，目的似在壓迫該翼我軍遠離運河西岸，以免濟寧之時受我反攻，至北段正面，日來仍沉寂無戰事（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三日，中央社二日徐州電。



三日 我軍由合肥出動穿過津浦路，截斷敵軍京蚌間聯絡，敵犯大馬廠遭我痛擊，被斃三十餘名，上審一帶戰況沉寂，敵我仍隔河對峙（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四日，香港華字日報。

四日 淮南我軍以合肥為據點，向定遠、池河、全椒進攻，我軍活動得手，主力已將迫近全椒，皖中之敵現據全椒、和縣、無為一線。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五日，香港華字日報。

五日 由鉅野向嘉祥推進之我部，本日與金鄉方面取得密切聯絡，兩路出動夾攻嘉祥，北路前鋒進抵嘉祥西郊外，俟南路抵達後，即會同攻城（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六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五日漢口電。

六日 皖南敵軍進犯雍家鎮與我激戰，蒙城附近我軍分向懷遠、固鎮推進，濟寧敵指揮官因失敗受刺激自殺（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七日，香港華字日報。

七日 由濟寧西侵敵軍，現固守鉅野未敢前進，曾一度進至大義集被我軍擊潰，濟寧僅有敵軍數百，火器極薄弱（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八日，香港華字日報。



八日 上窑、明光一帶，我軍夜襲，斃敵千餘。我克黃泥鋪，突破淮南敵軍防線，敵士兵多厭戰，偽匪軍一部投誠（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九日，香港華字日報。

九日 魯南之敵，在臨沂北受挫，皖北我軍在定遠一帶時作夜襲，我游擊隊日前一度克復臨淮關（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日 懷遠以南，我武裝民衆與敵激戰；津浦南段我軍神出鬼沒，敵不勝煩擾，新鄉仍有敵軍七八百人，多老弱厭戰（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一日 津浦右翼，敵軍主力已被摧毀，左翼嘉祥一帶，我游擊隊甚爲活躍。

津浦正面，十一日仍無大接觸，右翼臨沂一帶，戰事已入和緩狀態，頑敵主力已被我摧毀，現退入湯頭鎮、夏莊、葛溝以北，我軍經某大員前往宣慰並訓示後，並增振奮，敵如來犯，當更予以重大挫折，至左翼嘉祥一帶，我游擊隊甚爲活躍，敵頗感棘手。本日嘉祥鉅野之線，敵有向濟寧、兗州撤退模樣（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一日徐州電。

十二日 兗州敵司令部受襲，磯谷被我游擊隊擊傷，吳著三率部一千五百餘人反正。

津浦路，駐兗州之敵中將磯谷，於我游擊隊猛襲兗州敵司令部時，受傷甚重；敵急由泰安方面開來增援部隊二千餘。鄒縣復增敵約一旅團，其旅團長爲重藤千秩，每晨八時，輒派便衣隊在附近三十里內梭巡，與我游擊隊時有小接觸。

又：受張逆宗搏委爲旅長之吳著三，自騙得偽敵大批槍彈軍馬後，卽率全部官兵一千五百餘人反正（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四日 津浦北段正面情勢又復趨緊張。

津浦北段正面戰事又趨緊張：（一）鄒縣方面，敵軍運輸不絕，增援達五十餘人，兩下店有敵近千人，日間當有劇戰。（二）臨沂正面之敵蠢蠢欲動，並派飛機七架，輪迴在下看鋪轟炸，我守軍開高射機槍擊落敵機一架，今晨敵老羞成怒，以大批坦克車向黃山衝擊，復由敵機輔助進攻，我軍堅守防地，敵無法前進。（三）臨沂方面，我軍拂曉襲敵，頗收效果，敵機竟日在臨沂轟炸，電線多被炸毀，我仍積極活動。（四）鐵路西側，我部在石牆與敵發生激戰，我佔優勢，敵亡頗多；高城以北亦有激戰，現仍對峙（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十四日漢口電、徐州電。

十五日 津浦北段右翼，臨沂我軍總攻得手，刻在郭家太平研佛崖接觸，戰事激烈，香城



方面敵我兩軍亦發生劇烈激戰。

自我軍於四日改守臨沂城北十五華里桃園、薛家莊之線，另以一部置于沂河西岸，形成側面陣地後，至十二日止，魯南戰況卽成對峙狀態。敵機則每日三數架不等，必飛臨沂偵察轟炸，至十三日下午二時，臨沂縣東南、沂河東岸餘村之敵，附砲四門，向我陣地左側猛攻，均被擊退。旋敵又增砲至八門，向我小黃山一帶集中射擊，我仍無損失，當時記者隨×參謀長××登城巡視，見敵砲多落離城四里之荒地，漫無目標，我城垣外圍之英勇將士，則沉着應戰，毫無所動，繼偕赴城內巡視，市民熙攘於途，兒童嬉戲道旁，電燈仍如往日之發光，警察亦照常值崗，一切均無危城景象。記者經某商肆前，見兩老翁正在鉤心鬭角，以奕其最後之棋局，態度自若，幾不知身在此危城中，此種鎮定精神，卽圍攻中之馬德里人民，亦莫能由之。說者謂臨沂爲忠臣孝子產生之邦，稟賦有自，非偶然也。至十四日拂曉，我以敵勢已疲，乃於沂河兩岸實施總攻，由沂河東岸出擊之×部，除於十四日晨五時將由餘村進犯之敵擊退外，並由桃園蔣家莊之線，向前推進三十里。佔領相公莊之線，由沂河西岸側面陣地出擊之×部，亦已分途強渡沂河，獲得成功。並在東岸佔領數村爲根據地，刻正在郭家太平研佛岸接觸，戰事激烈，敵傷亡慘重。×部亦有壯烈犧牲。我×部各高級將領，十四日晨均到前線督戰，士氣振奮，兩部卽在東岸會師，而將葛溝以南盤據臺灘公路之敵驅退，聞該敵係板垣師團所部，內有岸野、飯原及騎兵福山聯隊第一中隊等番號。其總數約五千餘，並有砲三十餘門，汽車裝甲車百餘輛，大部均在葛溝以南，另敵機七架，十四日晨往返我陣地轟炸，臨沂自晨至午，均在空襲中。惟槍砲聲已由近而遠，後竟無所聞，足徵戰事確



北移，臨沂情勢更趨穩定。

津浦北段香城方面，敵我激戰甚烈，我×團退守普陽山陣地，敵續向我攻擊，並有一部繞襲龍山。又敵飛機三架及大砲機槍，猛襲我季寨附近陣地，繼以步兵進撲，我×兩營與敵肉搏兩次，已將敵步兵擊退，刻敵仍不斷向我砲擊中，又敵後續部隊約步砲兵千餘及坦克車三輛，今晨陸續向楊宿增加，左翼核庄上下九山，亦各發現敵數百名，惟無力兼顧，又我軍自移守大山陣地後，當面之敵，在其飛機大砲協助之下，繼續猛攻，敵我傷亡均重，龍山方面敵猛烈進攻，分部竄入龍山，與界河中間之前後棗莊及本道東側之范家莊，我某部正在守禦。又香城後之普陽山，仍爲我軍固守，刻正與敵激戰中（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五日臨沂電、宿縣電。

十七日 津浦北段戰事轉趨激烈，滕縣失陷，守軍王銘章師長壯烈殉職。

本月十五日，國軍第二十二集團軍奉第五戰區電令，其要旨：「滕縣爲津浦路北段要點，關係全局，應竭力死守，以待增援。」集團軍乃令第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將軍兼代第七十一軍軍長，指揮該師第一二四師殘部固守滕縣。

十六日晨，日軍開始對滕縣圍攻，並以飛機、重砲、及戰車支援。守城國軍反復衝殺，激戰竟日，擊斃日軍甚多，國軍傷亡亦重，東關終被日軍攻佔。當日集團軍電令守軍王銘章將軍：「該王代軍長應集結殘部，勉力殺敵，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本日晚，日軍幾度夜襲，均被擊退。拂曉後日軍再以飛機、重砲轟擊，掩護其步兵攻城，城牆東、

南兩面數處被毀，國軍併力奮戰，不稍後退，屢予日軍重創。當滕縣危急之際，王銘章將軍電孫代總司令（震），略謂：「目前敵用野砲、飛機，從晨至午，不斷猛轟，城牆缺口數處，敵步兵屢登城垣，屢被擊退。憶 委座成仁之訓，開封面諭嘉獎之詞，決心死力扼守，以報國家，以報知遇。」發電後繼續督師奮戰，終因敵火熾烈，且連日激戰，戰士死傷塞途，各團長、旅長及參謀長，均先後陣亡。代軍長王銘章將軍一彈中腰仆地，猶振臂高呼殺敵不已。此時，有日兵數人欲趨前加辱，王將軍竭其餘力，連斃日兵三人，壯烈殉國！僅第一二四師副師長稅上校得以身免。入夜，率僅餘之數百戰士，突圍向臨城撤退，滕縣遂陷。

計此役守城作戰，陣亡者尙有一二二師參謀長趙象賢，一二四師參謀長鄒紹孟，及兩師政訓處處長胡清溪、繆嘉文、及以下官兵共三千餘人，負傷者有一二二師王旅長呂康，張副旅長宣武，汪副旅長朝濂，以下官兵計四千餘人，連同城外第一線陣地之四十五軍，負傷的陳師長離，共傷亡在萬人以上。當日城破之後，除有機會跳出城外歸隊者外（當日日寇四面圍攻各城門均以工事堵塞），其餘城中殘留官兵，均戰至最後以手榴彈互相自戕，無一被俘投降者（註一）。

臨沂方面戰事仍在激烈進行中。

本月十六日，日軍增援千餘人，西渡沂河向鈎魚台、劉家湖、崖頭、石家屯之線攻擊國軍第四十軍第三十八師。國軍以預備隊第一一四旅增援，奪回劉家湖。

本日，日軍第五師團坂本支隊逐次增強兵力，共有步兵六個大隊，野砲兵兩個大隊及山砲兵一個中



隊爲基幹，再興攻擊。國軍第五十九軍再以第一八〇師一旅增援迎擊。連日英勇奮戰，殲滅日軍甚衆，日軍殘部紛向湯頭附近撤退。最高統帥於三月十七日以臨沂報捷，致電該兩軍嘉勉。略謂：「臨沂捷報頻傳，殊堪嘉尚，仍希督勵所部，確切協同，包圍敵人於戰場附近而殲滅之。如敵脫逸，須跟踪猛追，開作戰以來殲敵新紀錄……。」（註二）

註一：（一）蔣緯國編：「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五卷，頁一三四—一三五，六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初版，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二）孫震：「八十年國事川事見聞錄」，頁二二〇，四川文獻社，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初版。

註二：蔣緯國編：「抗日禦侮」，第五卷，頁一二七。

十八日 津浦北段，敵犯臨城、滕縣，形勢嚴重。

十七日六時頃，日軍步兵約二千餘人，砲十餘門，戰車十餘輛，猛攻我官橋陣地未逞，旋增加戰車二十餘輛，砲二十餘門，及空軍助戰，東西夾擊，我增援被阻，官橋失陷。入暮，我向青山頭附近轉移。第八十九師一部甫抵臨城下車，立足未穩，遭敵人奇襲，倉猝應戰，至十六時，臨城遂告棄守。

本日，藤縣亦告失守。（詳情見十七日大事記）

臨沂敵被殲甚衆。

津浦北段臨沂方面之敵，原爲第一零八師團，後加入第五師團，共計二萬人。我軍近來奮力進攻，將敵後路切斷，形成四面包圍。本日，我某某兩部肉搏前進，先將沂河以東之敵紛紛予以擊潰。迄至傍



晚，將敵全部包圍，敵死傷三四千人，棄屍一千餘具，奪獲軍器甚多，其突圍之殘部分向莒縣、沂水潰退，我某部繼續跟追，已經趕過湯頭鎮。（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九日宿縣電。

十九日 第五戰區報告魯南、臨沂方面戰況，電云：

「國民政府主席林，各院部會：魯南、臨沂方面之敵約萬餘人，連日被我軍圍攻殲滅甚衆，本日殘部突圍，分向莒縣、沂水竄逃，狼狽不堪，我軍正猛力追擊中，是役斃敵極衆，俘虜亦多，在途中敵之屍骸內檢出有聯隊長長野一名，率田中佐一名，又大隊長數名，據俘虜稱，尙有其他重要之敵軍軍官陣亡甚多，現正飭當地人民幫忙檢查中，特聞。」（註一）

津浦線展開空前血戰，敵突由黃河北岸轉攻津浦路時，我猝不及防向後稍退，今已大舉反攻。

津浦路北段之戰情空前劇烈，據外人觀察，兩方參戰之軍隊，合共有三十萬以上。兩方不斷有援軍開到前線，日軍之目的在攻取徐州，控制隴海路，日軍若得徐州，又可威脅漢口，當日軍突由黃河北岸轉攻津浦路時，我軍猝不及防，向後稍退，今援軍大增，大舉反攻，甚有進展，我軍現已有充足之武器。日軍在過去二十四小時中，雖猛力進攻，結果尙未能進展四里以上，可見其已遭遇我軍異常強烈之抵抗。（註二）

四日來我軍在沂河兩岸與日軍激戰，雙方均有死傷。

四日來，我軍與日軍在沂河兩岸激戰結果，日死傷慘重，我亦有壯烈犧牲，計張自忠部傷亡逾三千人，龐部亦傷亡數百。（註三）

日軍步兵及機械化部隊與我軍在嶧縣附近激戰，嶧縣失守。

本月上旬，日軍第二軍透過其華北方面軍，向其參謀本部申請：「當前有衆多敵軍，向我從事積極之行動，應對其實施驅逐……爲接替後方地域之警備，希望增加兵力。」參謀本部准予增加部份兵力，但須遵守以次條件：「任何場合，均不得超越臨城、棗莊、臨沂之線。」在華日軍玩忽上級命令，其第十師團瀨谷支隊獨斷南進，十七日先陷臨城，十八日再陷滕縣。本日以其右追擊隊（以步兵一個大隊及野砲兵一個中隊爲基幹），陷嶧縣，竟超越臨棗之線。（註四）

津浦正面，敵我在官橋附近激戰。（註五）

註一：國史館總統府檔案，檔號 106.3.8。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路透社十九日上海電。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九日臨沂電。

註四：蔣緯國編：「抗日禦侮」，第五卷，頁一三九—一四〇。

註五：東方雜誌，第三十五卷，第六號：「時事日誌」欄，頁五九。



二十日 津浦北段敵軍南犯甚猛，我軍分兩路反攻，右翼我軍前鋒已抵達沂水城外，左翼孫曹兩部出動向濟寧進迫。

沿津浦路南犯之日軍現已抵達韓庄，國軍分東西南路反攻，以拊敵軍中路之背。在鐵路以東前進之國軍，在龐炳勛、張自忠統率之下，分兩路推進。此兩路國軍已在芝洋啣接前鋒抵達沂水城外，孫桐萱與曹福林兩部，軍隊已奉令出動，向濟寧進迫。（註一）

我軍向濟寧、嘉祥猛攻。

我軍在韓莊至嶧縣一帶，佈置堅固防禦工事，爲擊破津浦線敵各重要據點，左翼之我軍開始向濟寧、嘉祥猛攻。（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華字日報，路透社廿日漢口電。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路透社二十一日漢口電。

二十一日 我軍收復韓莊、臨城。（註）

註：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五八五，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一日版。

二十二日 津浦線北段，我軍分三路反攻。

滕縣東南之敵，被我逐日圍殲，傷亡極多，現敵反攻能力全失，零亂據守各鎮，我生力軍源源開到，今晨大舉反攻，分三路同時出擊。敵據守牆垣頑抗，我不斷猛攻，已發生巷戰，現我各方均佔優勢。

敵利用三面進攻計畫，我軍則取三面反攻，戰況之烈，爲津浦戰事發生以來所未見。正面我軍沉着抵抗，奮勇克復韓莊，右翼臨沂我龐張兩部衝刺甚力，獲得大勝，敵因傷亡過重，正面之敵被影響退却，我左翼則圍攻濟寧，使敵疲於奔命，戰局我確已好轉。今晨敵又向東出動，仍在正面爭奪據點。我援軍源源開到，高度機械化部隊與空軍共同夾擊，在臨城以迄滕縣多次肉搏，數日來，敵死傷達萬餘人，我軍亦有壯烈犧牲，唯我軍士飽馬騰，繼續猛烈反攻。（註一）

我軍陸續渡沂河反攻，已先後克復湯頭鎮及夏莊兩據點。

沂河兩岸戰事，經一週來廝殺，我已獲大勝，殘敵現向莒縣退却，湯頭以南已無敵蹤。當記者初抵臨沂，已成兵臨城下之勢，今則敵退兵十里，臨沂轉危爲安。敵之由臨沂窺伺徐海，截斷隴海企圖，被我粉碎無遺，茲將沂河大戰經過，摘述如次：我軍係十四日會向沂河東岸、湯頭以南盤據台灘公路之敵開始總攻，時我軍主力由西岸諸葛城、大小姜莊、朱家棚、船流等處強渡沂河，向公路側襲。另以一部由東岸桃園蔣家莊之線，沿公路北進，我渡河主力，係在津抗戰最烈之某部，某軍長自蘆變發生，即任勞任怨，久欲有以自白於國人，此次奉令參加沂河戰事，即把握此千載一時之機，鼓勵所部，須爲爭中華民族抗戰史上之光榮一頁而死戰。故渡河部隊，無不奮勇爭先，視死如歸，十四日午由諸葛城大小姜莊渡河部隊，以傷亡千餘人之代價，即將沙嶺子南經徐太平、大太平、至西水湖涯北一段完全佔領，作爲渡河根據，公路之敵，被我截爲二股，湯頭至沙嶺子爲一股，西水湖涯及公路兩側之東水湖涯柳行頭爲一股。敵因是已失連絡，極爲恐慌，惟在朱家棚船流強渡者雖在湯佛崖登岸，終因立足未穩，被迫退回



西岸。沿公路北進部隊，當晚亦進展至獨樹頭、相公莊之線，十五日敵急調其越西水湖涯南，襲臨沂部隊，向我佔領公路地段東側反攻，附以戰車數輛助戰，沙嶺子之敵，亦南進佔領高地，用密集砲火，向我朱家棚進擊，欲驅逐該處我軍西撤而恢復其已斷之公路連絡。經我軍沉着應戰，並派隊側襲，敵卒未得逞。我在東岸渡河，根據地益趨堅固，是時我沿公路北進部隊，見敵北移，乘勝追擊，復由獨樹頭相公莊之線進展至東西水湖及柳行頭附近，同時敵以我強渡西岸成功，亦以步兵八九百人，附砲十餘門，用飛機四架掩護，由湯佛崖偷渡，向我茶葉山、崖頭、苗家莊、劉家湖、釣魚台之線進犯，期予我以牽制。一部侵入茶葉山，當被我殲滅，餘則與我在西岸激戰，敵傷亡甚衆，我亦傷亡營附二、連長六、士兵三百餘。十六日敵新增一旅團，步騎砲聯合約二千餘之衆，續向我崖頭至釣魚台之線輪流攻擊，並以飛機十餘架，盤旋轟炸，戰事重心遂移至西岸。當時一部突破釣魚台而侵入後靜安村，我守軍浴血抗戰，爭奪多次，卒將該村克復，其以犯崖頭、苗家莊、劉家湖之敵，亦被我擊退，此役敵傷亡約八九百人，我亦傷亡官兵千餘，此外敵又由葛溝增加約千餘人，步砲空聯合渡河，抄攻我茶葉山陣地。經激戰多時，亦不得逞，至東岸之敵軍雖續向我大太平一帶猛烈反攻，均無效果。十七日敵又傾全力渡河，猛烈攻我茶葉山及釣魚台之線，戰事之烈前所僅見，敵意擬先將我西岸主力擊潰，東岸自可迎刃而解。我守軍亦以此爲生死關頭，莫不振臂一呼，與敵肉搏，計陣地失而復得者，劉家湖四次，崖頭三次，茶葉山一次，事後劉家湖一帶敵屍堆積如山，渡河過西岸之敵，幾全部殲滅，造成我津浦北段抗戰以來之空前勝利。同時我東岸部隊，亦已佔領東面水湖涯、柳行頭及沙嶺子等地，沙嶺子連南沿公路之敵，既悉被肅清，



我在東岸沙嶺子以南各部，亦已合併取得連絡。十八日戰事重心，復由西岸轉趨東岸，我西岸部隊既將西岸之敵擊潰，於是再渡沂河、向湯頭白塔間側襲，我佔領沙嶺子部隊亦同時前進，敵屢戰受挫，已無心戀戰，正向莒縣退却，僅在湯頭以南置有少數掩護部隊。十九日晨我軍又佔領白塔，預計二十日晨可進駐湯頭，聞我軍佔駐湯頭後，將分師向莒縣沂水猛追，務將津浦北段右翼之敵，一舉而廓清之，據敵俘虜供稱，此次犯沂河之敵，爲第五師團板垣部隊，共有第十一、第二十一及第四十二三個步兵聯隊，另配以砲兵一聯隊，騎兵一聯隊，敵聯隊長長野大佐，大隊長牟田中佐，均在西岸陣亡，此外官兵陣亡七千，傷三千，軍械輜重遺棄無算云。至我參加沂河大戰部隊，亦共傷亡達五千左右，尤以西岸部隊某某部較重，記者檢討此次大捷原因有三：（一）我官兵得最高當局及某長官之精誠感召，均懷必死決心。（二）各高級將領親臨前線督戰，誓死不退。（三）某長官派參謀長親臨前線部署，使作計畫，隨時能適應戰況，部隊動作，亦能協同一致。基於上述三種原因，故我軍能在沂河奏此大捷，而將甫經補充之敵板垣師團，繼沂口慘敗之後，又被痛擊，潰不成軍。

臨沂大勝，我俘虜敵軍甚衆，據其中一等兵田利六夫供稱：（一）在此間作戰之部隊爲板垣第五師團長野片進栗飯三部聯隊，約九千餘人，騎兵四五百人；戰車二十餘輛，鐵甲車五六十輛，飛機十餘架，砲二十餘門，在沂河兩岸作戰，敵傷亡確有三千餘人，官兵傷亡者甚多。劉家湖之役，第三大隊隊長平田，第九中隊長中村，均陣亡，兩大隊全軍覆沒。（二）敵作戰時，均喜白晝，因地勢不熟，極惡夜戰時衝鋒。（三）國內厭戰士兵來華後，自縊而死者甚多，因退後必被殺，前進必陣亡被俘虜，不如自縊全屍而



死等語。(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廿二日徐州電。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

二十三日 津浦線北段，我援軍源源開到，將大舉反攻，現正進迫兗州，以斷日軍後路。

我軍四千名進至兗州近郊，與日軍發生劇戰，兗州日軍已準備撤退。我軍右翼並襲兗州、泰安，將大汶口之交通截斷，日軍前進遭受極端困難。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廿五日漢口電。

二十四日 蔣委員長蒞臨徐州視察，除派第五戰區參謀長徐祖貽中將赴臨沂指導作戰外，並指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上將、軍令部次長林蔚中將等，組織臨時參謀團，在徐州協助李長官策劃作戰，遂有台兒莊之大捷。(註一)

津浦北段我軍開始總反攻。

我軍在津浦路北段展開總反攻局面，敵軍大部已被迫退至嶧山一帶。惟我軍已奪獲棗莊、齊村各重要據點。東南面我軍復進迫台兒莊，蘭陵、嶧山之敵亦已陷于我軍之包圍。香港華字日報記者訪問戰地某指揮官據稱：

津浦北段我軍，廿四日開始全面反攻，棗莊戰事，尤為激烈。津浦南北段敵軍共有八個師團，企圖



急佔徐州，打通津浦，八十餘日以來，經我軍浴血抗戰，使敵終難得逞。最近北段戰事轉劇後，敵雖有增加，但仍遭我打擊，臨沂一役，我軍以一當十，斃敵四五千名，大批敵軍潰竄，實爲我抗戰史上增無限之光榮。繼謂豫北、晉南戰事，我軍已採取獵獸式，亦卽所謂游擊戰術，敵軍盤踞各鐵路線，不敢稍越雷池，兩週來我軍發動廣大之游擊戰，呼應夾擊，使敵疲于奔命，遭受重大損失，平均每日敵軍傷亡多則二千，少則一千。敵鑒於津浦北段戰事緊張，企圖東移增援，因受我豫北、晉南兩地大軍之牽掣，故連日以來，僅抽調萬餘向東開動，我沿河防務鞏固，敵軍更無渡河能力。平漢敵軍原有四萬餘，晉省在八萬以上，企圖恃其銳利之武器，先將豫北肅清，然後包圍晉南，擬效法歐戰時德軍對帝俄在坦能堡一役獲得迅速之勝利，並聲明於二月底或三月初，將我豫北晉南廿萬大軍各個擊破，迫我退過黃河，完成敵佔領華北五省之野心，迄今非但未將我軍壓迫渡河，且豫北、晉南敵軍反受重創，敵雖有犀利之武器，因地勢關係，亦難伸張，最近敵軍後方我各部游擊隊異常活躍，同時我生力軍渡河夾擊，故豫北、晉南敵軍，似陷入混亂中，進退維谷。最後謂敵軍此次伸入我國內地，所恃者僅爲飛機大砲，其陸軍能力遠不及我，訓練雖多，但作戰精神上望塵莫及，我全面抗戰已逐漸好轉，將來之勝利屬我無疑云。（註二）

我軍猛攻嶧縣，敵被我殲滅過半，仍據城頑抗。

軍委會頃得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電告，我軍現正猛攻嶧縣，日軍退入城內，並大舉縱火焚燒民房，準備與我軍作巷戰。（註三）



津浦南段我軍亦挺進，張八嶺沙河車站已被我佔領。

張八嶺車站爲我軍確實佔領，敵據蘇家砲樓企圖頑抗，經我奮勇衝入，消滅大部，殘敵退據鐵路迤西窪地頑抗，刻正包圍殲滅中。我軍另部已佔沙河車站，仍與敵主力激戰中。（註四）

註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國民革命軍奮鬥史略」，頁十二，民國五十一年三月廿九日出版。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香港華字日報，路透社廿五日漢口電。

註四：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廿四日宿縣電。

二十五日 魯南大會戰，敵節節敗退，反攻臨沂，又遭失敗。正面我軍挺進，湯恩伯、孫連仲部亦參加作戰。

魯省戰區一帶，雲霧甚大，五十碼外則視線不明，國軍之別動隊乘霧濃厚之際，渡過汶河，進抵寧陽，以威脅日軍之後方，以大汶口及泰安爲進攻之目標。另有一路別動隊渡過南陽湖，向津浦方面進迫，將抵達鄒縣與兩下店之間。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已下令鐵路正面之主力軍，向敵下總攻擊。國軍湯恩伯及孫連仲部，亦參加作戰。鐵路以東之日軍，向臨沂反攻，被張自忠及龐炳勛部極力抵抗。日軍此次作戰計畫，係分三路進逼徐州，第一路由嶧縣向南推進，第二路則進攻台兒莊，第三路則進迫永宜，新編之國軍砲兵部隊，已抵達津浦路前線助戰。（註一）



我軍由台兒莊出擊，乘敵不備，斃敵極多，殘敵向東北潰退。

廿三日下午六時，我部在台兒莊以北之洛歷堆，與敵千餘、坦克車七輛、砲八門發生激戰，斃敵極多。廿四日又竄來敵人數百，我當將敵包圍，殲敵百餘。今晨我軍由台兒莊出擊，乘敵不備之時猛攻，激戰三小時，斃敵極多，殘敵不支，向東北沿鐵路兩旁潰退，正午敵後援部隊趕到又與我頑抗，現仍在對峙中。（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香港華字日報，路透社二十五日漢口電。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十五日徐州電。

二十六日 我軍克復韓莊，敵軍後路亦被魯西我軍截成數段，魯南之敵勢將各個消滅。

由俘獲敵文件中得悉，津浦北段當面之敵爲福榮之第六十三聯隊，我鐵甲車及大砲，廿五晨向韓莊之敵轟擊，收效甚大。二十五日晚我某部復強渡運河，以猛虎撲羊姿態，向韓莊夜襲，與敵發生激戰，我軍行動詭秘，每伏在敵人附近，待敵走近，卽開槍射擊，如遇敵密集部隊，則拼命擲手榴彈，混亂血戰，敵卒被我消滅大半。今晨我軍卽佔領韓莊，嗣後敵增援部隊趕至，我又再接再厲，奮勇斬殺，現仍在附近一帶激戰中。

註：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廿六日徐州電。

二十七日 第二十軍團軍團長湯恩伯，在毛家莊子軍團司令部頒發緊急部署電令，造成台



兒莊圍殲大勝利。令云：

- (一)敵本日猛攻台兒莊，企圖渡河南竄，刻正與我孫集團軍激戰中。
- (二)本軍擬全部南進夾擊，一舉將敵聚殲於台兒莊附近。
- (三)第五十二軍應於本晚星夜由傅山、青山一帶，向南下之敵夾擊，並與孫集團軍切取聯絡。
- (四)第八十五軍應以一部佔領雲谷山、黃山、馬山、神山一帶，牽制齊莊、棗莊、郭里集一帶之敵，主力本晚集結神山、響水泉、豬山一帶待命。
- (五)余本晚移駐雙河。(註一)

我軍湯部克服棗莊。

津浦北段戰事，我在東側有驚人進展，沿臨棗台支線進犯之敵，自被我在棗莊、嶧縣、台兒莊截成數股後，已成甕中之鱉，其被我圍困在棗莊中興煤礦公司中心中學內之一股，廿六日晚經我湯部奮勇夜襲，激戰達旦，悉被殲滅，並俘獲三四十人，有敵官長數人在內。今晨我軍遂完全佔領棗莊。(按棗莊位於臨城、嶧縣、台兒莊之間。)(註二)

我軍湯部亦攻佔嶧縣郊外之潭山，正包圍郭里集及嶧縣城內敵人。

今晨，我軍湯部攻佔嶧縣郊外之潭山，正包圍郭里集及嶧縣城內敵人。(註三)

我軍龐炳勛部進逼臨沂，殘敵無算，殘敵向相公莊一帶潰退。



沂河東岸我軍龐炳勛部，廿六日晚向由三官廟進逼臨沂之敵逆襲，激戰通宵，斃敵甚衆，並獲機槍八挺，步槍數十枝，戰馬數匹，重要文件無算，今晨殘敵已向相公莊一帶敗退。（註四）

津浦南段我軍迭獲小勝，敵勢漸衰。

津浦南段之敵，計在全椒者步騎兵二百餘人；在×縣者步兵八九百人，騎兵百餘；在定遠者步騎砲約六百餘人；在鳳陽府城者步騎兵三四百人；在蚌埠者有步騎砲二千餘人；在懷遠者步騎兵約三四百人；其他散駐在臨淮關、池河鎮、上窰、考城等處者，約有三千餘人；總計約有六七千人。如以面積兵力之比例而言，則津浦南段之敵已暴露其兵力單薄之弱點。證其閉城而居，鑿屋而行，則尤可置信也。最近敵在津浦南路不僅失去攻擊能力，抑無法維持其交通，所有在敵佔領區域之道路旋修旋毀，即爲明證。我在津浦南段日夜出襲敵軍，所謂積小勝而爲大勝之戰略，已佔得相當之成功矣。（註五）

註一：國史館國家檔案，抗日史料，台兒莊會戰，頁二十五—二十六。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廿七日徐州電。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央社廿七日徐州電。

註四：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廿七日臨沂電。

註五：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廿七日正陽關電。

二十八日 臨沂方面我軍向敵猛攻，敵勢不支，向莒縣方面潰退。

臨沂方面之我軍右翼部隊，自湯頭鎮與敵激戰後，原取守勢，茲聞中左兩路大捷訊後（中路克復臨



城，左翼攻入濟寧城），當即配合日照方面增援部隊，於廿七日下午合力向敵採取攻勢，激戰至今晨，敵勢不支，向莒縣方面潰退。（註二）

津浦路敵軍已全被擊退，人心大快。

李總司令宗仁電話報告，謂津浦路之敵軍已全被擊退，各路華軍俱有進展。第四軍軍長湯恩伯由台兒莊以電話報告於漢口軍部，謂昨日下午我軍已克服臨城，困於臨城與韓莊間之日軍，向東逃走，欲避免華軍之圍擊。鐵路正面日軍之形勢既不利，臨沂方面之日軍既已開始總退却，左翼我軍已包圍濟寧城。此次臨城一帶戰事劇烈，兩軍在二十四小時內肉搏衝鋒不下十二次，蔣委員長今日發出命令嘉獎湯恩伯、張自忠、龐炳勛等之戰功。（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廿八日上午七時徐州急電。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香港華字日報，路透社廿八日漢口電。

二十九日 蔣委員長電令第二集團軍全力死守台兒莊。

本月二十五日，第二十軍團乘日軍屢攻台兒莊不逞之際，以其兩個軍協力向嶧、棗之日軍側背攻擊。第五十二軍在棗莊東南郭里集附近將日軍擬派往臨沂支隊（原擬派往臨沂支援其第五師團坂本支隊之作戰）包圍擊破。第八十五軍第四師，自二十四日午夜向棗莊之日軍三面圍攻以來，已進至棗莊周邊。二十六日，第二集團軍令第三十師，各以一個團接替台兒莊及嶧莊間運河南岸防務（歸獨立第四十四旅旅長指揮）。



二十七日五時，其第二十七師一部開始向台兒莊以北，劉家湖一帶之日軍攻擊，同日日軍瀨谷支隊又以其福榮聯隊（以步兵兩個大隊爲基幹）猛攻台兒莊，並突入北門城廓，情況緊急。戰區遂下令第二十二軍團：「該軍團即放棄攻擊嶧縣、棗莊之計畫，速以一部監視當面之敵，以主力向南轉進，先殲滅台兒莊之敵。」第二十二軍團立即調整部署，從事對台兒莊之攻擊準備。

二十八日，突入台兒莊之日軍——福榮聯隊，被國軍第三十一師圍攻，損失甚重，陷於苦戰之中。本日，第二十二軍團又奉戰區命令：「第二十二軍團應以一部於三十日對嶧縣佯攻，以牽制該敵南下，另以一部速向泥溝、北洛前進，協助第二集團軍解決台兒莊附近之敵，並極力破壞鐵路、公路，遮斷嶧縣與台兒莊敵之連絡，並與我進攻嶧縣之部隊竭力阻止嶧縣南下之敵。」第二十二軍團遵令實施。

第二集團軍方面之第二十七師繼續對台兒莊以北之日軍攻擊；第三十一師對台兒莊寨內之日軍攻擊；第三十師則分向南洛、三里莊前進，截斷日軍連絡，阻止日軍增援。

同時，軍令部次長林蔚，轉 蔣委員長電令要旨：「台兒莊屏障徐、海，關係第二期作戰至鉅，故以第二集團軍全力保守，即有一兵一卒，亦須本犧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全體官兵應加重懲；即李長官、白副參謀總長、林次長亦有處分。」（註一）

大汶口附近敵被肅清後，我軍已向泰安挺進。

我軍猛力向汶口之敵施行攻擊，該處殘敵據守寨垣等處頑抗，然我軍戰志甚盛，有進無退，因襲肉搏，相繼並施，敵卒不支，退守附近機場，我乃挑選敢死隊百名，攜帶大刀及手榴彈，乘夜向該場進襲。

，殘敵被我炸死遍地，該場停有敵機八架，悉被我炸燬，其彈藥庫油庫亦焚燒淨盡，火燄冲天，爆炸之聲達數里之外，現我另一有力部隊及該處游擊隊，已將大汶口以南、兗州以北敵之交通路線，盡數破壞，敵已感首尾不能相顧，窘狀畢露，我軍乘勝向泰安猛進，泰安已成被我包圍形勢。（註二）

台兒莊方面我軍向敵猛攻，白崇禧親赴前線指揮。

台兒莊方面之我軍，今晨三時，開始向敵進攻，兩軍在運河北岸，短兵相接。白崇禧將軍親到魯西前線督戰，限期擊破鐵路以西之敵人防線。（註三）

註一：蔣緯國編：「抗日禦侮」，第五卷，頁一四一—一四二。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三十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廿九日徐州電。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三十日，香港華字日報，路透社廿九日漢口電。

三十日 台兒莊與嶧縣間敵軍四五千，已被我重重包圍，隨時可以殲滅。

在台兒莊與嶧縣間之日軍四五千，已被我軍重重包圍，隨時可被殲滅。第五戰區已將此情形電告蔣委員長。查此等日軍當進犯台兒莊時，被孫連仲部由台兒莊出擊，而湯恩伯部同時由嶧縣南下，彼等遂陷兩面包圍中，昨夜與今晨屢欲衝破重圍，迄未得逞。（註一）

我前方電稱、臨沂方面敵軍向北潰退，我軍正向前追擊。

臨沂北之敵，自十七日晨開始，向我古城一帶我軍陣地攻擊，復於廿八日增加約千餘人，砲十餘門，連原來軍隊共四千餘人，砲廿餘門，附飛機往復轟炸進擊，村中房屋多起火焚燒，血戰兩晝夜，我軍



仍據守原陣地，迄今日拂曉，敵再度進攻，兩方爭奪陣地，斃敵數百，敵勢不支，總計數日激戰結果，敵傷亡約二千人，全線向北潰退，我部正向前追擊中。（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卅日漢口電。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卅日臨沂電。

三十一日 大莊之敵已被我悉數殲滅，竄擾莊東南之敵亦經肅清，台兒莊爭奪戰已告一段落。

我軍三十日晚夜襲大莊（台兒莊西北），該處敵人共有一大隊，我軍將四週包圍，乘敵不備，衝入敵人據點，將敵逼入村中，隨即發生巷戰，摸索肉搏，我軍扼守敵人交通要道，敵每欲竄避，全被射擊，混戰至天明，該處千餘之敵，全部殲滅，我確實佔領大莊。（註一）

進犯臨沂之敵已經退却。

進犯臨沂之日軍已總退却，被龐炳勳、張自忠兩軍跟踪追擊。被困於臨城與台兒莊間之日軍約五千人，彼等曾於廿九日夜謀衝出重圍失敗，津浦路以東之日軍是日亦猛攻臨沂，欲為台兒莊之日軍解圍，戰至昨晨，卒被我軍擊退。（註二）

我軍與日軍在台兒莊進行激烈之肉搏戰。

台兒莊方面戰事，現已演為極壯烈之肉搏戰，我軍完全以大刀、手榴彈為武器，殺斃日軍達千餘之

衆，並奪獲坦克車十五輛，機槍二十挺，步槍數百枝，及其他軍火輜重無算。（註三）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卅一日徐州電。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香港華字日報，路透社卅一日漢口電。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香港華字日報，本報卅一日上海電。

四月

一日 台兒莊激戰。

台兒莊之爭奪戰歷八晝夜，今戰情仍劇。前夜經一次劇烈之巷戰後，至昨晨槍砲聲漸稀。至昨日午間，日砲兵復沿鐵路來攻，繼有機械化部隊掩護步兵前進，我軍昨夜大舉反攻，中國之機械化部隊由徐州開到台兒莊參加最前線作戰，日軍已完全退却，台兒莊已由湯恩伯部精銳隊據守。日軍傷亡慘重。

又卅一日午，敵由鐵道及兩側三路向我台兒莊反攻前，先以大砲十餘門向台兒莊、園上、北站一帶集中射擊，繼以坦克車多輛向我岔路口陣地猛衝，我軍沉着應戰，敵無法進展。卅一日晚我軍以敵勢已疲，分向劉家湖、張樓、三里莊各地出擊，敵被殲滅甚衆，一日晨至午，敵爲示報復，再予野砲重砲三四十門，向我不斷射擊，敵戰車四五十輛，同時向我猛衝，仍被擊敗，午後敵全線又轉趨活動，發砲達數千發，並有戰車二十餘輛，掩護步騎兵與我某部大戰於園上、孟村、岔路口等地，我高級長官親至前線指揮，士氣甚旺，薄暮仍在激戰中。（註一）



魯西我軍克復兩下店。

本日拂曉，我魯西某部攻入兩下店。（註二）

白馬山砲戰甚烈，斃敵三百餘，傷尤衆。

白馬山方面，卅日午我與敵砲戰甚烈，斃敵三百餘人，擊傷敵尤衆，敵連日在運送醫治。（註三）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一日徐州電。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一日正陽關電。

二日 敵再分三路犯魯南，在卡莊被我軍截擊。

日方又增派生力軍再攻台兒莊及臨沂兩地，日軍分三路前進，中路沿臨棗台支線前進，左右兩翼則沿鐵路兩旁前進。開到臨沂作戰之一師團，以兩聯隊攻臨沂一聯隊向西南而進，欲救援台兒莊方面之日軍，但到卡莊時被湯恩伯所部精銳軍隊要擊，魯南各路華軍已開始第二次總攻，戰事甚劇。（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三日，香港華字日報，路透社二日漢口電。

三日 經十三晝夜之血戰，我軍再克台兒莊、韓莊。

兩週以來，我軍在台兒莊、韓莊、嶧縣一帶，浴血肉搏，前仆後繼，洵爲我戰史上未有之壯烈，目擊我忠勇將士在火線上之奮戰情況，莫不生肅然起敬與感謝之念，最近兩三日，台兒莊、韓莊之爭奪戰



，出入凡數十次，巷戰尤爲悲壯，幸天佑我軍，二日夜大舉進攻，於激戰數小時後，敵死傷狼藉，喪失抗拒能力，卒將台兒莊、韓莊完全克復。（註一）

津浦北段戰事仍以台兒莊一帶爲重心，戰事地點集中於臨棗台之線迤西；臨棗台支線正面；臨棗台支線迤東；及洪山鎮、蘭陵鎮、秋湖附近等四路。

津浦北段戰事仍以台兒莊一帶爲重心，戰事地點現集中於下列四路：

一路在台兒莊西北約四、五公里，卽臨棗台之線迤西之插花廟、彭家樓、范口、龔莊、園上等村落。犯該路之敵，二、三兩日經我反覆肉搏，終被擊敗，敵傷亡慘重，已向板橋潰退。

一路在台兒莊正北約六公里，卽臨棗台支線正面，二、三兩日，我向該路敵之主要據點南洛三里莊不斷猛攻，敵全部被我殲滅，我並已進佔敵之指揮部，獲電話機三及地圖、文件甚多。

一路在台兒莊正東約八公里，卽臨棗台支線迤東之後堡、辛莊、五窰路、五聖堂、陶溝集、周溝橋、彭村一帶，三日我向該路之敵猛烈出擊，士兵在有進無退之指揮下，奮勇衝鋒，斃敵甚衆，尤以自常溝、平灘向五聖堂、陶溝集前進之敵步騎二千餘，戰車十餘輛，三日與我軍遭遇，我軍自正側兩面協擊，敵受創更重。

另一路在台兒莊東北約廿公里之洪山鎮、蘭陵鎮、秋湖附近，該路之敵係由沂河西岸所竄來。三日晨我向洪山鎮出擊，我某某營長身先士卒，與敵血戰二小時，敵被我消滅大半，敵聯隊司令部當經我佔領，敵聯隊長千島亦於是役陣亡，我並奪獲無線電機一架，步機槍及彈藥文件甚夥。據俘虜供稱，該部



爲板垣師團之千島聯隊，係由太原調來者。我另一部三縣向蘭陵鎮之敵幾度夜襲，敵已呈慌亂狀態，惟尙均頑抗中，至秋湖之敵，經我部二日晚將其包圍後，卽施行猛攻，敵騎三百，悉被殲滅，三日晨敵兵五百增援，亦爲我殲滅逾半。

綜合四路之敵，在二、三兩日被我殲滅者，至少在二千人以上，我湯、孫兩部亦有壯烈犧牲，現我軍爲澈底殲滅台兒莊一帶之殘敵計，三日晚全線復向敵猛攻。（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四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二：同註一。

四 日 魯南敵調兵十萬增援，台兒莊又展開血戰。

津浦北段之戰情，在過去二十四小時中，戰情甚劇，日方有十萬援兵由天津、青島兩地開到，向各地大舉猛攻，戰情之劇，不減於上星期，日軍此次來勢極猛，務欲一雪以前失敗之恥辱。自從昨日下午起，守台兒莊之華軍以全力抵抗敵人來犯，戰情之劇，前所僅見。查台兒莊上星期六已爲我軍克復，此次來犯台兒莊之日軍，其實力比較前次來犯者多三倍，而日來經迭次猛攻之結果，傷亡亦較以前爲多，可知日軍此次不計如何損失，必欲達到目的而後已，據此間日軍當局今晨所發表之軍報謂：日軍由南門攻入台兒莊，但據華方之報告則謂，我軍在台兒莊之地位迄未稍受搖動，後方已有大隊生力軍開到，我軍實力足以應付有餘，臨城方面亦有劇戰，此次來犯臨城之日軍，係來自日本者，彼等開到魯南，只係初次經歷戰陣，未必能勇於作戰，今日我空軍在前線甚活躍，由昨日下午起至今晨止，華空軍分隊大舉轟



炸日軍陣地。昨日下午，台兒莊有劇烈空戰，有華機卅架被日驅逐機圍擊，華機得安飛回其根據地，並且擊落日機三架。（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五日，香港華字日報，上海四日電。

五日 我空軍結隊北飛，大舉轟炸魯東、魯南殘敵。

台兒莊附近之敵，受我各方重重包圍，已陷絕境，其主力現集結於嶧台支路兩側，企圖作最後之掙扎。我空軍於四日晨分路出動轟炸嶧台間之殘敵，當我空軍抵南洛之上空時，發現泥溝以北鐵道兩側有大部敵軍南竄，當即向泥溝吳寺亂溝附近投下重量炸彈，均命中爆發，我機任務完成後，安返防地。我機下午二時許，再度飛往台兒莊東北一帶轟炸頑抗之殘敵，當我機到達台兒莊東北約十公里上空時，即于嶧台支路兩側，發現大批身着黃色軍服之殘敵並馬匹甚多，正在狼狽潰退中，我機遂投重量炸彈猛烈轟炸，並以機槍掃射，予敵重創，同時敵地面部隊亦向我機射擊，我機於任務完畢後，均安然飛返。（註一）

敵用毒瓦斯犯台兒莊，我已籌備抵制辦法。

犯台兒莊之敵，連日迭遭慘敗，乃使用其催淚性毒瓦斯，致我軍正在殲敵最後緊急關頭，常因此功虧一簣，我軍事當局以敵蔑視國際公法，現已籌妥有效辦法抵制。（註二）

附錄：一：「台兒莊混戰局面將有新發展」

中央社五日徐州電；津浦北段中央戰場台兒莊一帶，自上月廿四日展開真面目戰爭以來，迄五日已兩

週，戰事之慘烈，爲上海大戰以來所僅見，深入台兒莊一帶之敵，曾將其善於運用之中央突破迂迴側擊各種戰略一一在台兒莊附近表演，並盡性發揮其材料戰之本能，但均未奏效，現雖窮極無聊，罔顧國際公法，施用催淚性毒瓦斯，復經我軍設法抵制，亦徒勞無益。截至五日止，敵受我內外夾擊，層層包圍，確已陷於深泥，欲罷不能，其所恃而無恐者，原在援兵之能及時趕到，補充之易，源源接濟。孰料津浦北段路軌橋樑，既被我節節破壞，台濰公路，又迄未獲得控制運用，在鐵路公路以外另覓之輕便部隊增援路線，亦被我截成數段，無法貫通，彈藥告罄，藉飛機輸送，給養斷絕，依刼掠爲生，此種疲敝饑餓之師，不待戰死，亦必困死餓死，故依目前情形判斷，兩週來之混戰局面，數日內必有新發展。（註三）

二：中央社五日徐州電

前方下午九時電話，我軍圍攻台兒莊東北之敵，已四面合圍，今晨敵砲火極爲猛烈，惟自下午以後，砲聲漸息，想已彈藥用盡。被圍之敵，計有谷川、福井、中村、西村、木下、天原、能之、森本、鈴木、長野、川村、加藤、赤柴等十餘聯隊，悉將成爲甕中之鱉。（註四）

三：上海五日报訊

據最近津浦路前線戰報，日軍以十二旅之衆與華軍爭奪台兒莊。日軍當局今日已承認，日軍已奪得台兒莊之說，尙言之過早，但戰情之劇，尤甚於上海任何一役云。日來日方之軍報承認台兒莊之華軍防禦力甚強，故日軍經十四日之苦戰猶未獲進展。華軍之主力部隊非在台兒莊，而係列成一尖劈形伸入台



兒莊以北之日軍陣線以阻日援兵開來台兒莊，故日援軍無法救援在台兒莊被困之日軍，華方之軍略顯獲大成功，昨夜華方空軍大舉轟炸台兒莊以北之日軍陣地，日軍傷亡甚重，現時兩軍劇戰之中心地在台兒莊之東北角，東西兩方之殘餘日軍，已被華軍肅清。（註五）

四：本報五日徐州電

此次在魯南臨棗台支線作戰之敵，以長垣、板垣兩部損失最重，幾至全軍覆滅。二、三日以來，續犯台兒莊之敵，大部係由華北調來者，與被困於台兒莊之福榮部隊作最後掙扎，我關麟徵、孫連仲兩部亦加入作戰，比前星期搏戰尤為劇烈，敵似以不惜任何犧牲向台兒莊作孤注一擲，我將士忠勇抗戰，犧牲雖重，但仍前仆後繼，三、四兩日血戰結果，已將進至台兒莊城南門之敵完全擊退，敵軍部宣傳四日晨佔領台兒莊，完全不確，我機械化部隊，每日由隴海路調來，加入台兒莊之殲滅戰，又由向城策應台兒莊之敵，亦已被我擊退。（註六）

台兒莊敵油庫被我空軍炸毀，坦克車寸步難行；自拂曉起，雙方展開激烈砲戰。

我空軍於今日炸毀敵之油庫，敵之汽油告罄，致各線坦克車絕跡，現敵勢困憊已極，確成強弩之末。

今日拂曉起，敵以重砲向我台兒莊東南之黃林庄猛擊，掩護其步兵攻擊，我重砲亦密集還擊，我空軍並出動助戰，激戰至午，我軍大轉優勢，由內外兩線向台兒莊正東、東北及正北馬蘭池庄、潘庄、泥

溝、南洛、北洛各點取包圍形勢，分別殲敵七百餘人，下午四時後，砲聲漸稀，我亦站穩進展線，並將前進陣地整理，晚七時砲戰再轉激烈，我仍向各莊包圍，與敵又激戰四小時，午夜漸停止，敵死傷又達三百餘人。（註七）

台兒莊戰事慘烈，日軍受我內外夾擊，層層包圍，確已陷於深泥，欲罷不能。

津浦北段中央戰場台兒莊一帶，自上月廿四日展開真面目戰爭以來，迄五日已兩週，戰事之慘烈，為上海大戰以來所僅見，深入台兒莊一帶之敵，曾將其善於運用之中央突破迂迴側擊各種戰略一一在台兒莊附近表演，並盡性發揮其材料戰之本能，但均未奏效，現雖窮極無聊，罔顧國際公法，施用催淚性毒瓦斯，復經我軍設法抵制，亦徒勞無益。截至五日止，敵受我內外夾擊，層層包圍，確已陷於深泥，欲罷不能。其所恃而無恐者，原在援兵之能及時趕到。補充之易，源源接濟，孰料津浦北段路軌橋樑，既被我節節破壞，台灘公路，又迄未獲得控制運用，在鐵路公路以外另覓之輕便部隊增援路線，亦被我截成數段，無法貫通，彈藥告罄，藉飛機輸送，給養斷絕，依劫掠為生，此種疲敝饑餓之師，不待戰死，亦必困死餓死，故依目前情形判斷，兩週來之混戰局面，數日內必有新發展。（註八）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六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四日漢口電。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六日，香港華字日報，中央社五日徐州電。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六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二。

註八：同註三。

六日 台兒莊戰鬪激烈，敵我兩方均繼續增援，展開喋血混戰。

據津浦路華軍總司令李宗仁今晨來電報告謂：台兒莊南門有日軍一聯隊，被華軍大舉包圍，同時台兒莊南北兩方之華軍砲兵，發重砲向此一般被困之日軍密集射擊，日軍亦還砲抵禦，但自從昨日下午之後，日軍之火力漸疏，可見日軍子彈已缺乏，今日華軍又分路大舉進攻，被困於台兒莊之日軍若仍不獲援軍來救，勢將全被殲滅。

津浦北段兩軍鏖戰歷十餘日，兩軍久戰俱力竭，現正整理陣容，準備再戰，兩方生力軍源源開到，料日內將有一場決戰，此次決戰必空前劇烈，而日軍戰鬪力之強弱亦可於此次大會戰見之，華方甚多生力軍及軍用品運到前線，日方亦有機械化部隊開到，據日方消息，運河沿岸駐有甚雄厚之華軍，運河附近各山岡佈滿砲兵陣地及機關槍陣地，控制運河。

我台兒莊外線各軍四日晚五日晨運用向心離心原理，發揮英威頗有收穫。其向心運動部隊在牽制台兒莊敵之側背，並截其歸路，此項部隊之一部，五日拂曉已將嶧縣、台兒莊間獐山高皇廟之敵驅逐，並確實佔領，另一部佔領台兒莊東北之合莊、高家樓，並將四日晚進犯朱庄、潘庄之敵約千餘擊退，獲機槍四挺、步槍數十枝，攻台兒莊之敵受此威脅，已陷進退兩難。至離心運動部隊，在堵截攻台兒莊敵之援



軍，並斷其銜接，此項部隊五日已向蘭陵之西南丁灘常溝攻擊前進，激戰甚烈，蘭陵之敵現呈不支之勢。

又：嶧縣台兒莊間，敵我激戰前後十數日，我雖連戰皆捷，但敵援軍陸續開到，以是未能一鼓肅清，五日晚我軍突出奇兵襲擊，將敵四面包圍，同時張樓、劉庄等處，我軍亦協力出擊，隨即發生大規模喋血混戰，我第一次挑選敢死隊五百，衝入敵陣，黑夜混戰，我健兒橫衝直撞，手榴彈密如聯珠，敵陣大亂，我後頭部隊蟻擁而上，殺聲震天，我軍加緊猛攻，敵因被困猶鬪之決心，我亦不放棄功虧一簣之機會，我再四挑選敢死隊，不斷衝鋒，壯氣貫天地，殺聲泣鬼神，直至六日晚五時，敵卒不支，全線搖動，我軍遂將當面敵人，全部殲滅，獲空前未有勝利，計此役斃敵三千餘，俘獲堆積如山。（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七日，香港華字日報。

七日 台兒莊鏖戰八晝夜，國軍大捷，殲滅日寇板垣、磯谷兩精銳師團主力三萬餘人；

蔣委員長電勗全國軍民：「聞勝勿驕，聞敗勿餒，堅毅沉着，奮鬥到底。」

「各戰區司令長官、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報館、並轉全體將士、全國同胞公鑒：軍興以來，失地數省，國府播遷，將士犧牲之烈，同胞受禍之重，創鉅痛深，至慘極酷，溯往思來，祇有悚惕。此次台兒莊之捷，幸賴我前方將士之不惜犧牲，後方同胞之共同奮鬥，乃獲此初步之勝利，不過聊慰八閱月來全國之期望，稍弭我民族所受之憂患與痛苦，決不足以言慶祝。來日方長，艱難未已，凡我全體同胞，與全體袍澤，處此時機，更應力戒矜誇，時加警惕，唯能聞勝而不餒，始能遇挫而不餒，務當兢兢



業業，再接再厲，從戰局之久遠上着眼，堅毅沉着，竭盡責任，忍勞耐苦，奮鬥到底以完成抗戰之使命，求得最後之勝利，幸體此旨，共相勉，爲盼。蔣中正。陽。」（註一）

台兒莊殘敵被殲滅，湯恩伯、關麟徵兩長官立請願書；謂彼等如不能肅清台兒莊以北之敵人，彼等願受處決。

台兒莊正面之敵，自六日被我大部殲滅後，困守台兒莊城內東北角之殘敵六七百，遂陷入進退維谷危境，恐慌萬狀。我台兒莊墟內守軍，卽猛烈出擊，東、西兩面亦協力猛攻，敵仍圖最後掙扎，頑據礮樓抵抗，我方士兵且爭先恐後以能親手斬殺此甕中之鯢爲快，報名參加奮勇隊者，竟達七百廿三人，每人攜帶手榴彈七八枚、步槍一枝、大刀一把，迫至礮樓門戶，首先投擲手榴彈，將守門戶之敵擊斃後，卽蠶擁而入，喝令繳械，敵竟欲作困獸鬪，我健兒橫衝直撞，大刀效力最大，敵人接二連三，應聲而倒，激戰至天明，將該處敵人全部殲滅，並俘虜十餘，所獲戰利品，堆滿十餘屋。

日軍全部向棗莊方面狼狽而退，秩序甚亂，其中有等不及退却者亦盡被殲滅，華軍主力部隊，向北跟踪追擊。當開始總攻之前，湯恩伯、關麟徵兩長官簽一請願書；謂彼等如不能肅清台兒莊以北之敵人，彼等願受處決，華軍乃於是夜分四路大舉進攻敵軍，一路由北南下，一路由運河南岸北渡，將日軍包圍，祇留數里闊之缺口，日軍大困，急向北退却，有等得及時退走，餘悉被華軍重重包圍，無法掙脫。

（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八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二：同註一。

八日 界河兩下店方面，我軍已收復棗莊。

界河兩下店方面，我軍因得台兒莊捷報，即於七日下午從鐵道東側強行向敵軍猛烈進擊，敵極恐慌，無心抵抗，我軍於七日夜一舉而克復棗莊，滕縣敵軍已形動搖。（註一）

臨沂敵軍反攻不逞，我軍克復朱陳。（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九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日，香港華字日報。

九日 我軍克復濟南。

我軍自五日開始進攻濟南，六日經過數度激戰後，到達距濟南卅公里之地點，七日復繼續前進，沿途遭遇敵軍，皆予以迎頭痛擊，敵節節敗退，我軍卒於八日夜十二時佔領白馬山，距濟南東關十五華里，斬獲甚多，我軍孫桐萱、曹福林兩部手槍隊二千人，今日晨化裝由白馬山襲擊濟南，今日黎明，攻至濟南東關外，後續部隊亦到，現正包圍中，敵有向黃河北岸撤退模樣。又據中央社九日下午十時徐州電云：「官方公佈消息，我軍某師于七日晚佔領白馬山，隨即向濟南挺進，八日夜及九日晨先後佔領濟南商埠東關華美醫院、千佛山、齊魯大學等處，敵輾重向黃河北岸撤退。又傳偽維持會長馬良（子貞），



已被我槍決，惟激戰經過，尙未接詳細報告。又據曹縣電話稱，自我軍退出濟南後，曾留有兩營便衣隊，分匿于白馬山及華美醫院，後馬良將該兩營收編擴充，留爲二千人，負責維持濟市治安，我軍吳部由魯西北進之先，已與該兩營接洽就緒，濟南之克復，恐係裏應外合所奏之效果。又稱，我克復濟南消息，係由范築先司令急電報告，吳本人尙未來電證實。（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日 我軍進攻嶧縣、棗莊頗有進展，不日即可攻下。

我軍曹福林部截斷滕縣、泰安間之路軌，與孫桐萱部銜接，直迫棗莊，已佔棗莊車站；湯恩伯部已進抵嶧縣之東郊，兩軍在近郊一帶村落激戰中，嶧縣、棗莊不久可以收復。（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一日 我軍於台兒莊之役，俘敵八百餘人，今夜可由徐運鄭（鄭州）赴漢，並有大批戰利品，日內即可運漢展覽。（註一）

棗莊之敵被殲過半，嶧縣已在我掌握中。

我軍十日將嶧縣東南之敵包圍成一弧形後，當夜全線向敵猛烈進攻，並調重砲加入助戰。敵因預得地勢，依嶧縣東南西三面之雙山、潭山、獐山一五零高地、及臥虎寨等地勢佈置其堅固前進陣地，頑強抵抗，頗使我軍火力不易抬頭。惟扒山運動爲近年我國軍隊訓練之基本課目，我官兵均飽富山地戰經驗

，兼之又得優勢砲火掩護，故經澈夜激戰結果，卒將頑敵摧毀。至十一日晨一時止，我追擊部隊之中鋒，已將嶧縣正南之獐山及一五零高地完全佔領，右翼已迫近鐵道，並將嶧縣正東之雙山潭山奪得一半，左翼亦迫近嶧縣正西之臥虎寨，殘敵正退守嶧縣本陣地，我追擊部隊既盡得嶧縣東南西三面高地，嶧縣在我掌握之中。

又我軍已完全佔領郭里集，並將棗莊之敵圍殲過半。（註二）

我軍攻入曲阜、寧陽。

我軍與地方武力，于今晚分別向曲阜及寧陽夜襲，該兩處敵人各約百餘，據守城牆頑抗，我軍迫近牆垣，喊殺聲驚天動地，城內我便衣隊同時出擊，敵萬分惶亂，大部退下城垣與我便衣隊巷戰，我城外部隊即以竹梯攀上城牆，加入巷戰，敵人逐漸退入民房頑抗，我軍即登屋頂喝令繳械，敵猶示倔強，我軍即接連擲手榴彈，激戰至天明，卒將該兩處敵人大部擊斃，殘部繳械投降，並獲軍需糧食品三四百擔，現正着手整理，又當我軍攻擊寧陽時，派一部隊包圍敵之飛機場，將守場敵人十餘殲滅後，隨將該機場大施破壞，並獲汽油數十箱。（註三）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十二日 嶧縣城郊各要點被我次第佔領。



我堵截部隊十日已完全佔領嶧縣北部之郭里集，並將棗莊之敵圍殲過半，當夜又南下逕襲嶧縣之背側與追擊部隊合圍。被困嶧縣之敵，原企圖能從容乘隙向郭里集退却，現經我將郭里集封鎖，並受我追擊堵截部隊之雙重壓迫，又不得不另找出路。據報，嶧縣敵之輜重及坦克車大砲十日夜已開始向西北方面輸送，敵似有向西北潰退模樣。

台棗嶧一帶連日我軍大捷，殘敵紛紛向北潰退，其由嶧縣仙人橋北潰之敵四五百，九日晨六時經我南進支隊斬團在郭里集江以南地區截擊，激戰極烈，我侯營長身先士卒，率隊衝鋒，不幸陣亡，敵之後續殘部千餘，砲四門，竄抵相莊附近，我派侯團向相莊東花溝急進腰擊，堵其歸路，當在牛角與敵遭遇，發生兇猛白刃戰。敵以疲憊不堪，無力應戰，死傷狼藉，殘部向西側移動，希圖覓一弱點繼續北竄，我又派喬團向雙山一帶截阻，扼其咽喉，以期一無漏網。

我追擊部隊，十一日晨二時，全線又同出夜襲，皓月當空，益增將士殲敵勇氣，我軍奮不顧身，均宣誓不成功必成仁。每人用竹籬裝滿手榴彈，且肩且進，迫近敵陣，即沉着投擲，聲如聯珠，手榴彈擲盡，則揮動大刀，橫衝直撞，肉搏血戰，至爲壯烈。十一日晨以還，戰況更烈，敵固存困獸猶鬪之決心，我亦抱克期殲滅之信念，衝鋒肉搏，不下十餘次，至午敵陣漸形混亂，我中鋒當由嶺山及一五零高地，推進至亂溝及天柱山，左翼已越白山，西進至臥虎寨及老虎山，右翼則仍在與敵爭奪雙山潭山剩餘山頭，午後我全線復向敵猛攻，敵槍砲聲漸趨稀落，已開始向西北潰退，嶧縣十一日晚或十二日晨可收復。敵爲爭奪嶧縣北部之郭里集以作退却路線計，十一日晨，用步兵二千餘，砲數門，與我堵截部隊又

發生激戰。嗣敵又自棗莊增援五六百，我軍沉着應戰，殺敵甚夥，並有俘獲，十一日午該敵一部已繞越郭里集之東，似有落荒而逃模樣。據俘虜供稱，侵郭里集之敵爲板垣師團，支隊長坂本少將，轄杉山長野兩聯隊，另附武田砲兵隊之一部，現每聯隊因迭次傷亡，餘數不足七百人，是役傷亡中，有某某少佐及山口少尉約五六百員名。（按泥溝爲臨棗台支線之一站，在嶧縣台兒莊間。）（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三日 臨沂西南朱陳之敵仍被包圍。

朱陳殘敵數百，仍據寨頑抗，惟敵後退無路，援軍亦斷，正由我包圍解決中。（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四日 我軍攻入嶧縣東南門，敵被圍，仍頑強抵抗。

昨日，我軍佔據嶧縣附近之高地後，形勢已完全被我控制。

今晨，我軍由嶧縣東、南兩門攻入，與敵作劇烈之巷戰，敵軍抵抗力雖強，然已被四面圍困，其命運必與台兒莊之敵相同，彼等之子彈亦漸告竭，恐難久持。（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五日 嶧縣被圍之敵被我軍痛擊，仍作最後掙扎。

我左翼挺進部隊，昨日佔領嶧縣西北關後，卽開始攻城，敵恐怖萬狀，我軍當挑選敢死隊二百名，



首先攻至西門外之敵最後陣地，我軍以手榴彈及大刀與敵發生肉搏，斬斃殘敵五十餘名，我亦傷亡排長一員，士兵卅餘人。午將西門外各險要地帶完全佔領，我軍連夜部署陣地，並準備種種攻城器具，城內之敵雖決心死守，但不難被我殲滅。（註一）

敵誣我施用毒氣彈，藉此減少其施放毒氣罪惡。

軍委會發言人十五日宣稱，昨日上午，敵陸軍部發表我方於十三日晨在魯南嶧縣一帶，用迫擊砲發射毒氣彈，致敵呼吸困難，嘔吐流淚等語。查敵此次聲明，全係捏造事實，測其用意，殆因敵軍現在魯南慘敗，素性驕橫之敵軍部，無以自解於其國民，且愧對世界各國，故誣我放毒氣彈，冀減此次慘敗之恥辱。反之，敵于四月二日進攻台兒莊南門後，確曾施放毒氣彈，其士兵須帶防毒面具，而我前方士兵，倉卒間未及帶用，大多雙目腫脹，昏沉嘔吐，敵以此誣我施用毒氣，藉以減少其施放毒氣之罪惡也。

（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二：同註一。

十六日 我軍收復向城。

日機空投接濟向城之敵，共擲七包，我拾其三，一為藥品，一為馬蹄鐵，一為機槍彈。藉知該敵人病馬疲。十三日晚加緊圍擊，當斃敵二百餘，殘敵四十餘，據寨內首戶趙宅頑抗，又被我軍繞攻，僅逃出三人，餘盡焚斃，向城遂為我完全收復。（註一）

我軍猛攻朱陳，發生浴血混戰。

我軍自十六日晚起，以堅決意志，猛攻朱陳，迭次接近敵陣，發生浴血混戰。某將領限期克復該地，士兵有進無退，高級長官均身立前線督戰，戰事猛烈，迄後敵增援部隊開到，我軍功虧一簣，被迫回原陣，現仍在相持中。（註二）

棗莊之敵仍在我軍包圍中。

據悉，棗莊之敵，潛藏于中興炭阱，各窟口置有哨兵機槍防守，附近居民先期在煤阱避難者均遭殘殺，婦女悉被蹂躪，我軍已將棗莊東北方面嚴密包圍。（註三）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二：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七日 張莊復爲我軍收復。

敵濟寧步騎砲聯合部隊三百餘，本日拂曉，由續橋、仙莊等處來犯，我某游擊司令劉□□部奮勇抵抗，終以砲火過烈，暫放棄張莊、黃莊，退守圈里馬坡。午刻由楊、李、卞三團長率部奮勇肉搏，迄晚六時，卒將張橋及各原陣地奪回。李團營長薛金聲身先士卒，在張橋壯烈犧牲，其餘官兵共傷亡八十三名。（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八日 我軍本日晨拂曉正式收復韓莊及車站。

我軍兩部，十七日晚由利國驛洛河襲擊韓莊，本日晨四時攻入韓莊及車站，經激烈肉搏，斃敵甚衆，盤據韓莊之敵，原有千五百人，坦克車五輛，砲四門，受此巨創，除有少數盤據莊內禮拜堂及車站之一部抵抗外，大部向莊東北十餘里之陶官莊逃竄。過去韓莊雖經我兩度攻入，因係游擊性質，隨入隨出，此次係正式收復，後因敵軍猛攻，遂又放棄。（註一）

沂河西岸之敵因青島開來援軍六千，氣餒又呈猖獗。

沂河西岸之敵因由青島開來援軍六千，氣餒又呈猖獗。

本日，侵入西岸之敵與我軍在城北十餘里之某處相持，南岸之敵亦越相公庄南犯，臨沂又成三度兵臨城下之勢，我生力軍已開赴增援，前途即可轉佳。（註二）

被我包圍於朱陳之敵，仍頑強困守待援。

臨沂方面之敵，近由膠東增援步騎砲兩千餘名，向我反攻，一股竄至葛溝、湯頭、義堂集之線，十六日晚被我兩路伏兵突出截擊，我軍行動迅速，以少抗衆，激戰三小時，敵先頭部隊百餘被我完全殲滅；一股向西竄諸保等處；一股仍與我對峙，惟我軍極佔優勢，予敵以重大牽制。同時被我包圍于朱陳之敵，困守待援，已無突圍能力，其據守之寨牆被我砲轟擊坍多處，我正拼力猛攻中。（註三）（朱陳於廿



二日晨爲我軍收復「見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香港華字日報」

我軍由臨沂西北六七公里之北道反攻，戰況激烈，殲敵甚衆。

本日，我軍由臨沂西北六七里之北道，壯勇向敵反攻，戰況激烈，殲敵甚衆，曾斃敵尉官二名，敵後方部隊尙繼續增加，敵軍砲火向我猛攻，刻仍在激戰中。（註四）

註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香港華字日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香港華字日報。

十九日 臨沂陷落。

本月十六日，日軍開始反攻臨沂，其目的似在牽制我右翼以解嶧縣、棗莊之圍。日軍因得新增援軍加入，來勢極兇猛。今晨以後，開始爭奪戰，雙方肉搏衝殺，非常慘烈。

下午六時，日軍攻入城，與我軍巷戰十二小時，我當局乃下令撤離臨沂，以免無謂犧牲。

我某高級軍事機關負責人，昨承告以我軍自動放棄臨沂城經過及意義如次：敵人自台兒莊慘敗後，卽退守嶧縣待援，因我各部隊及民衆對敵後方交通隨時予以破壞，致敵增援部隊到達非常遲緩。最近敵以重兵增加于其右翼，而於臨沂方面故作攻擊，以圖牽制我軍，我爲不受其牽掣，並使該方面之作戰靈活起見，故于二十日晨令我臨沂守城之某部隊自動將臨沂城放棄，蓋戰事重心已轉移他處，臨沂在戰略



上已乏堅守價值，實無堅守之必要也。但我在臨沂方面之部隊仍在附近機動使用，並在其四週對敵監視，及對敵後方採取更積極更大之破壞擾亂行動，以疲困敵人，消耗敵人，是臨沂城之放棄，反而對我重要方面之作戰有益也。（註）

註：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



台兒莊會戰勘誤表

頁數	行數	數字	誤	正	頁數	行數	數字	誤	正
二〇七	二	二	攝	華	二三五	四	五	圍	團
二〇一	一六	一〇一	二十六	三三九	二三五	六	二	被	破
二〇一	三	三	縮	線	二三五	八	八	率	卒
三〇一	一	一	縮	八	二五六	九	四	近	返
四〇〇	一四	一〇一	十九	五十九	三〇七	一	二〇	林	沂
四〇〇	一五	九	都	部	三〇八	五	四	司	命
五〇四	〇	三八	伴	伴	三一三	四	二	秀	勢
五〇四	四	四三	撤	敵	三一五	二	二	槍	械
九一五	九	三七	庚	進	三一五	二	五	步	部
一三五	九	三一	池	耀	三一六	一	四	佈	部
一三七	一	二九	壁	堵	三一六	二	一	幫	我
一三九	一	一三	埠	出	三一七	五	六	日	帶
一四〇	二	一六	虫	敵	三一七	五	二	線	縣
一四〇	二	一九	於	線	三一七	五	三	繼	續
一六九	一五	一七	縣	團	三一七	二	四	陷	隔
一六九	一	一九	圍	事	三二五	四	九	銀	銀
一七二	三	三五	作	者	三三三	八	四	會	會
一八七	八	七	等	九十二軍於五十二軍右翼	三三三	九	二	會	協
二〇一	四	六	九十二軍右翼	九十二軍於五十二軍右翼	三四六	一	七	殘	殲
二〇五	一四	五	革	華	三五三	五	二	殘	司
二一六	一〇	七	授	搜	三五五	四	四	總司令	司令長官
二二四	九	一五	截	戰	三五五	四	三	四	十三
二三三	一	一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出版

第二次中日戰爭
各重要戰役史料
彙編

台兒莊會戰

編輯者：國史館史料處

發行者：國史館

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九一二三八一二・九一一一五六三

承印者：俊人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52巷12弄28號
電話：三〇六二〇〇二・三〇六七六三五



